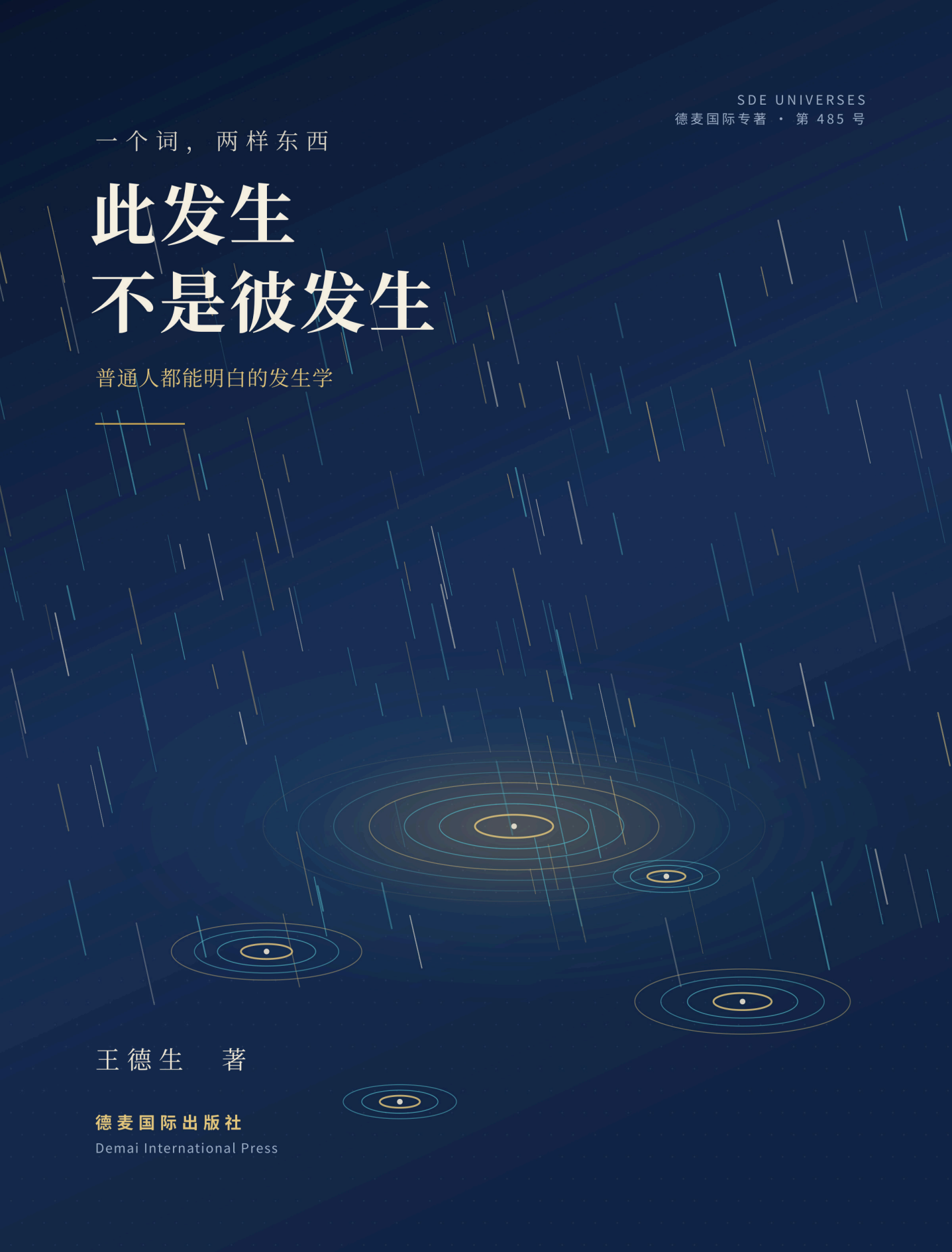
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85 号

一个词，两样东西

此发生 不是彼发生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发生学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85 号

此发生
不是彼发生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发生学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此发生不是彼发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发生学》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85 号
ISBN	979-8-90690-156-9
定价	US$2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书中所引各家原话，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逐字引文。凡标〔待核〕处，大意已于 2026 年 10 月 20 日检索核对，逐字与页码尚未对过纸本，汇总于附录四「引文核验总表」。书中陪读人物周桂兰、林晓、陈默、陈豆豆一家及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关于身体与记忆的章节讲理解、习惯与相处，不构成医学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本书的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登记见附录一。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上、中、下、尾四篇四十一章；结语、参考书目（205 种）、附录六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涉及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重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任职于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工作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内地。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2024 年 7 月）；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2026 年 5 月起，三元组里的「结构」改读为「显露」）。著作由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出版，「普通人都能懂（明白）」系列已出数十卷。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如果你只有十分钟，读这几页就够了。

◆ 一、一个词，两样东西

先从一个你每天都在用的词说起：发生。

「昨晚楼道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孩子的口音是怎么发生的？」「宇宙是怎样发生的？」三句话用的是同一个词，你听着一点也不别扭。哪一句你都不会停下来问：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词里，藏着两样很不一样的东西。

第一样：有一个什么东西先在那儿，它经历了一段变化。种子长成橡树，婴儿长成大人，一个物种分出新的枝。这里总有一个「它」，发生只是它的履历，像简历上一行一行往下写。你要问发生了什么，就去看这个「它」身上多了哪一行。

第二样：先没有那个「它」。有的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事，「它」是这场事里慢慢显出来的。你要问发生了什么，就得问：这个「它」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被认出来的。

两种说法，在日常里常常混着用，谁也不觉得别扭。你说「他慢慢变成了一个医生」，听的人立刻就懂；可是你要是追问一句，「他」是从哪一天开始算作『他』的，「医生」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在哪一年定下来的，大家就沉默了。

这一沉默，就是本书的起点。

想一想林晓。她下夜班回家，在厨房里站着吃早饭，豆豆背着书包路过，问一句：「妈，你今天遇到什么事了？」她说：「没什么，发生了点小事。」

小事是什么？她不说，孩子也不追问。一个词轻轻盖住了一整个夜晚，没有谁觉得不对。

这就是「发生」的好处：它宽，什么都装得下，装的时候也不要求你先交代一个主人。它的麻烦也在这里：装得太宽，里头到底放了几样东西，就没人数过了。

本书把第一样叫**彼发生**，也就是有主语的发生。把第二样叫**此发生**，也就是无主语的发生。

两样东西共用一个词，用了两千多年，没有人给它们分过账。

本书要做的，就是分账。

◆ 二、「下雨了」与 It rains

先看一句最普通的话。

中文说「下雨了」，三个字，没有主语。谁下的雨？没人问，也没人觉得缺了什么。英文就不行了，英文非得说 It rains，硬塞进一个 It。德文也一样，说 Es regnet。你要是问一个说英语的孩子：这个 It 是谁？他会愣一下，然后告诉你：它不是谁，就是得有一个。

这个 It 不指任何东西。你问它是谁，它答不上来。可是语法偏偏非要它不可，少了它，句子就站不住。

十八世纪有位德国人利希滕贝格，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大意是：我们本该说「它思」，就像说「它打闪」一样（〔待核：利希滕贝格《草稿本》K 卷第 76 条〕）。

你看，「我思」里的那个「我」，也许就是被语法塞进去的 It。

彼发生，就是那个非塞不可的 It。

它不是谁的错。人开口说话，总想先找个主语，像进屋先找椅子。只是一场发生里，主语未必先到场。

你可以现在就试一句：「天黑了。」问问自己，是谁让它黑的？多半没人答得上来，也没人觉得这句话不完整。再试一句：「他变了。」你会立刻想追问，他是谁，从什么变成了什么。

前一句让你放心，后一句让你去找人。两句都没有写出主语，听起来却差得很远。

再看一个小例子。一家人吵架，吵到最后，每个人都在说同一句话：「是你先开的头。」可是翻回去看，谁先开的头，竟然说不清。是那句没回的微信，还是上周没洗的碗，还是更早以前，各自带回家的一肚子气？

争吵是发生了。「是谁先挑起的」这个问题，却问不出答案。因为它已经默认：有一个先坐好的做者，在发动这一切。

第 10 章会拿这件事，一点一点往里拆。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里的「彼」和「此」，不是玄虚的词。「彼」是那边，别人手里的那一种；「此」是这边，本书要讲的这一种。就像你指着两杯茶说「那杯」和「这杯」。分清了，才好各记各的账。

本书拿「下雨了」当总比喻。你只要先听出来一件事：没有那个 It，雨照样在下。

◆ 三、先坐好的「它」

两千多年里，「发生」有好几种老说法。

亚里士多德说，橡子里有橡树的形式。十七世纪的预成论者拿着显微镜，以为看见了精子里蜷着一个小人。达尔文把物种写成一棵会分叉的树。皮亚杰看着孩子一步一步长出逻辑。胡塞尔说，意义在意识的时间流里一层一层沉淀。黑格尔说，精神自己生出自己。

他们每一家，都看见了真东西。渐成论看见生命是一步步长出来的，达尔文看见「种」是有历史的，皮亚杰看见知识是在孩子身上长的，胡塞尔看见意义是沉淀下来的。本书会一家一家还公道。

不过这些说法，有五个共同的默认，像五把先摆好的椅子：

一，承载者先在，总有个「它」先坐着。

二，规律可重复，发生可重播。

三，因在前、果在后，单向。

四，过去定了，结果不改来源。

五，词先在，世界在词里发生。

五把椅子合起来，就是一句话：有主语的发生。

这五把椅子，不是五个互不相干的错。它们是同一把椅子的五个角：有了先坐着的「它」，规律就能重复，因就在果前，过去就不会被改，词就能先立在那里指着它。拿掉一条，另外四条也跟着晃。

读完上篇，你会发现，每一家在开场之前，都悄悄把那个「它」请进了屋。请得那么自然，连他们自己也没觉得是在请。

这不是在挑他们的错。恰恰相反，这说明这个习惯有多深。一个人要把一场发生讲给别人听，几乎只有一种讲法：先交代是谁，再交代怎么了。主谓宾，三个位子，空着哪一个，听的人都会追问。

所以上篇不急着反驳谁，只做一件事：每一家，找出他请进屋的那把椅子。

你可以把这五把椅子，想成一间老式教室。讲台在前，黑板在前，学生的座位排成行，每个人的名字贴在桌角。上课之前，座位早就排好了，来的人只要对号入座。

这样的教室，秩序好，找人容易，点名也方便。它的前提只有一个：座位排在人之前。

可是一场家里的聚会不是这样。人陆续来了，椅子一把一把搬过来，谁挨着谁，是聊着聊着坐成的。散场以后，你问哪把椅子是谁的，大家笑笑，说不清。

上篇讲的，是前一种教室。中篇讲的，是后一种聚会。

比如外婆看着豆豆说：「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这句话里，就坐着一把椅子：那块「料」，在孩子出生时就有了，后来的日子，不过是把它慢慢显出来。

◆ 四、咕噜：一个词是怎样长出来的

陈豆豆三岁的时候，肚子饿了，就拍着肚子说「咕噜」。

全家人听懂了，笑了，于是都学着用。「咕噜」成了「该吃饭了」。

后来外婆拿它表示「别催」，一边切菜一边说一声「咕噜」，意思是：马上，马上。再后来，豆豆的爸爸陈默在微信里发一句「咕噜」，意思是「我快到家了」。

这个词的意思，是先躺在字典里的吗？不是。是哪个人发明、再向全家宣布的吗？也不是。

它是在一次次的说、应、笑、误会里，慢慢长出来的。有一回陈默发了「咕噜」，林晓以为是催她开饭，白白忙了一阵。大家笑过，「我快到家了」这层意思，也就跟着留了下来。

还有一回，豆豆的同学来家里玩，听见大家喊「咕噜」，一脸茫然。外婆笑着解释了半天，同学还是不懂。你看，这个词的意思，只在这家人的说、应、笑里站得住，换了一片土，它就散了。

长稳了以后，它又回头改了这家人的说话。现在谁也不再说「我饿了」，都说「咕噜」；谁要是说得郑重，反倒像在开玩笑。

没有谁先坐在那里，替它下定义。「咕噜」的意思，是在那场发生里显出来的。

这就是此发生的一个小样子。导论会拿它，把七个大白话词各用一遍。

导论里，本书还会先清三个误会：此发生不是「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有」；不是「一切都是主观的」；也不是反对事实。清完了，你再往下读，就不会走岔。

◆ 五、三样谁也不是老大

此发生里，有三样东西缠在一起。

第一样是**形状**：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比如「咕噜」这个词，一听就认得。

第二样是**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一串不同。从拍肚子，到全家都说，到各人有各人的用法，顺序不能乱。

第三样是**土**：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这一家人的饭桌、笑点、脾气，就是「咕噜」的土。

三样东西，放在你自己身上也认得出来。你说话的口音，是形状；你从小到大学说话的一先一后，是路；你家的饭桌和邻居，是土。口音不是天生装好的，也不是你某天决定的，它是三样缠着，慢慢出来的。

三样之间，谁也不是第一推动。

形状靠路和土才长得出来。路要有土才走得通，也要长出了形状，才算走成。土又是被形状和路，一点点踩出来的。

彼发生总要暗中挑一样当老大：有时是形式，有时是环境，有时是主体。挑中了哪一样，哪一样就成了「它」，另两样便只能当背景。

此发生不挑。三样互相写出对方，哪一样也不先于另外两样。

这是全书最不好懂的一处。到了中篇，本书会把它讲透，还会用一个家常例子，从三条路各走一遍：林晓的医院急诊科里，一个新的交班习惯，是怎样长成的。

你在自己的厨房里也能看到这三样。一道菜，今年的味道和去年的不一样。盐放多放少，是路上的一小步；锅是旧锅，灶火偏大，是土；端上桌，全家一尝，说一句「今年的好」，是形状。

说完这句，明年放盐的手，就又被改了一次。

那个例子里，没有哪个人拍板说「从今天起这样交班」。先是夜班的护士多留了五分钟，把没写进记录的事口头补一句；白班的人觉得这样踏实，也跟着说；过了半年，这五分钟成了科里的规矩，新来的人以为它一直都有。形状、路、土，就是这样一边长、一边互相改。

◆ 六、回写与一次性

长出来的东西，会回头改土、改路。本书管这叫**回写**。

树叶和果子落下来，烂在地里，明年的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回写的样子。树不是只从土里拿东西，它也在一年一年地往土里还东西，而还回去的，又决定了下一年能长出什么。

外婆住了几十年的老屋，住出一个「家」的样子。这个样子又回头改了一家人的脾气：谁坐哪把椅子，谁先开口，几点关灯，都是屋子和人互相写出来的。

再想一想林晓科室里的那张排班表。第一年，表是护士长排的；第二年，大家开始互相换班，换得多了，护士长干脆留出一栏「可换」；第三年，新来的人看到这一栏，以为科里一直就有。

最初只是几次私下的商量，后来成了表上的一格，再后来成了新人眼里的规矩。结果一步一步回到了来源上：表改了，换班的习惯跟着改，习惯一改，下一张表又跟着改。

这就是回写的日常样子，不惊天动地，只是一张表悄悄换了格子。

回写最容易漏。我们习惯看「因」怎么变成「果」，却很少回头问：这个「果」，后来又怎样改了「因」？一座城修了地铁，沿线的房价、人群、小店，都变了；而这些变了的东西，反过来又决定了下一条线修在哪儿。

彼发生里，过去定了就是定了，结果不会改来源。此发生里，结果回头铸造起点。

回写还带来另一件事：有一类发生，只此一次。

豆豆第一次一个人坐公交，那个下午不能重播。你可以再让他坐一百次，可是头一回的那个下午，已经改过了他，也改过了「一个人坐公交」这件事的意思。

科学爱重复，这很好。实验室里把温度、压力、材料都钉死，同样的操作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过可重复，只是发生稳住之后的特例，不是倒过来。

一个孩子学会骑自行车之后，每天都能骑，看上去可重复。可是第一次摇摇晃晃稳住的那几秒，是只有一遍的。后来的每一遍，都是站在那一遍的肩上。

还要先打一个预防针。发生过的事，就改不了，每一次发生都是事实。此发生不反对事实，反对的是事实背后，总有一个先坐好的「它」。

◆ 七、知识是谁的

豆豆有一次放下笔，问外婆：「这道题的答案，是老师的、书上的，还是我的？」

这句话，正好问在一个很大的缺口上。

哲学里有个式子：现象的特征，就是知识，它是主体、客体、互动三样的函数。式子本身没毛病。毛病出在其中一个变量上：客体，究竟是什么？

康德走到了这一步。他说，现象背后必有来源者，叫「物自体」；然后他宣布，它不可知。缺口被封住了，没有补上。

尼采让视角去承担「真理不止一个」，客体却原封不动，留在原处。他拆掉了主语，却没有碰那个被看的东西。

还有第二处缺口：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存在吗？近几十年，主体被一点点拆碎，客体本来就悬着，两个自变量一起失去了依托，知识论陷进了一场不小的危机。

这些话，现在读着也许有点抽象。别担心，第 20 章和第 21 章会拿豆豆的作业，一点一点讲。

眼下你只要记住一件事：问「这份知识是谁的」，其实是在问「这份知识是从哪里显出来的」。答案若是「客体的」，就得说清客体是什么；答案若是「主体的」，就得说清主体从哪儿来。两头都说不清，这个缺口就一直开着。

本书给这道题换了题面：不是先有客体，再有知识；知识这份特征，连同客体和主体，是在同一场发生里一起显出来的。

本书不说「彻底解决」。只说，题面换了。

豆豆那个问题，外婆当时没有答。她只是把作业本翻到前一页，指着一道去年做错的题说：「你看，这一道，那时候你也不会。」孩子低头看了一会儿，没再追问。

知识这件东西，有时是这样的：不在谁手里，在一页翻过去又翻回来的纸上。

◆ 八、为什么总被认错

既然一切都在发生，两千多年里，为什么发生总被写成「某物的发生」？

下篇给了四个原因。

第一，**在场的机制**。有人承认万物在发生，却给它配一台先装好的机器，每次都一样，自己从不被改写。水冲出河道，河道又被水改，是此发生。先挖好运河，水照着流，是彼发生。

第二，**封口词**。「永远」封住回写，「已经」封住来历，「不可能」封住别样。外婆那句「这孩子本来就是块读书的料」，一句话里就封了两处。

第三，**主谓句的诱惑**。语法把世界切成「谁做了什么」，于是你总想先找做者。争吵起来，一家人最爱问的就是：是谁先挑起的?

第四，**器具可消**。眼睛、语言、尺子，人人一样，在比较里被消掉了，于是看起来，有一个赤裸的「人」，有一个赤裸的「物」。大模型第一次让器具和人一起说话，这台机器才被看见，原来一直在动。

这四个原因，下篇每一个都用日常话抓一遍。你学会抓之后，会发现，一天里要听到十几次：「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家一向如此」，「这不可能」。

抓住了，也不必当场去反驳。很多时候，只要在心里换一个说法就够了：把「他就是这样的人」，换成「他是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话还是那句话，门却开了一道缝。

认错不是愚蠢。认错是一种非常顺手的习惯，顺手到成了语法。

所以读下篇的时候，请别急着笑前人。你自己每天说的话里，也有同样的椅子，只是摆得更顺手。笑一笑，然后数一数，一天里你请进了几把。

◆ 九、放回日子里，带走三个问题

最后一篇，把此发生放回日子里：教孩子，学东西，青春期，身体，老人，婚姻，工作，转行，团队的黑话，被冲开的词。

在这些章里，你会遇到陈默的调度站换了新系统，也会遇到林晓第一次当上护士长。外婆翻开三十年前的旧备课本，想弄明白自己当年写的「端正」，到底是什么意思。每一章，都落到一个具体的晚上，和几件明天能试的事。

书里有三个问题，你随时可以带走。碰到任何一件事，问自己：

这个「它」是谁？

它从哪儿来？

它回头改了什么？

三个问题问下来，很多「本来就是这样」，会松动。很多「怎么办」，会换一个问法。

你可以先拿一个最小的东西试：手机里的一个表情。同事发来一个笑脸，你不确定他是真笑，还是客气。那就问三个问题：这个笑脸是谁的？它是在你们之间怎样变成「客气」的？你回了一个笑脸以后，它又改了什么？

三问问完，你不一定知道答案，可是你不再认定「笑脸就是笑」。词也好，表情也好，意思都是用出来的。

比如陈默愁了一阵：调度站换了新系统，老师傅们都不会用，「怎么办」？问过三个问题以后，他换了问法：这套老习惯是哪里长出来的？新系统回头会把它改成什么样？答案没有马上来，可是他不再急着找一个人来背这口锅了。

此发生也不是终点。第 22 章和第 41 章，本书会给自己写下死法。一套说法如果不敢写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它就还站在发生之外。

彼发生先有主语，再让主语去发生；此发生先有发生，主语、客体和每一个词的意思，都从中显出。

前言

两个「发生」，一个词

◆ 一、一个词，两样东西

先从一件小事说起。

你对邻居说：「昨晚楼道里发生了一件事。」邻居不会问「谁发生了」。你对医生说：「这个症状是怎么发生的？」医生也不会问「谁在发生它」。你对孩子说：「等你长大，就会发生很多你现在想不到的事。」孩子点点头，一点也不觉得这句话缺了一个主人。

「发生」这个词，天然不要主语。

不过翻开哲学书、生物书、心理学书，你会看到另一种「发生」：胚胎的个体发生，物种的起源，孩子认识的发生，意识里意义的发生。这些「发生」，每一个都有一个主人。胚胎是谁的，物种是谁的，认识是谁的，先问清了，才往下讲。

同一个词，一边不要主语，一边句句都要主语。

这件事，一直没有人认真分过账。哲学家用，生物学家用，心理学家用，宇宙学家也用，每一家都觉得，自己用的就是那个词本来的意思。他们没有错。他们只是各自在词的一边住惯了，不知道隔壁还住着另一样东西。

本书就是来分这笔账的。

分账的办法很笨：先把老说法一家一家摆出来，看每一家的「发生」里，有没有一个先坐好的「它」；再把另一种没有「它」的发生，一样一样讲清楚；最后问，为什么两千多年里，后一种总被人认成前一种。

◆ 二、判词，第一次摆上桌

先把判词摆在桌上：

彼发生先有主语，再让主语去发生；此发生先有发生，主语、客体和每一个词的意思，都从中显出。

前一半，是旧说法。两千多年里，从亚里士多德的橡子，到达尔文的树，到皮亚杰的孩子，到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再到宇宙学里大爆炸的那个点。每一家都先放好一个「它」，再让它去经历。

后一半，是本书要讲的另一种发生。那里没有先放好的「它」。「它」是什么，「发生」是什么意思，连「显出」是什么意思，都在这场发生里显出来。

这样说，听着有点绕。别急，书里有一个小小的家，慢慢带你走。

判词里有两个「先」字，请你先留意它们。「先有主语，再让主语去发生」，说的是次序：主语在前，发生在后。「先有发生，主语……都从中显出」，也是次序，可是倒了过来：发生在前，主语在后，而且是从发生里长出来的。这一正一倒，就是全书。

还有一句随身的话，你可以先记下：

彼发生把「谁在发生」当答案藏进了题目里；此发生把它重新变回了题目。

这句话会在书里反复出现。它的意思是：有人问「孩子是怎么长大的」，题目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谁，从哪儿来，不再被问，因为他被当成了答案的一部分，提前坐好了。

此发生做的事，是把他重新拎出来，当成要问的题目。

这不是文字游戏。你想想一个医生看 B 超单。孩子还在肚子里，单子上已经写着「胎儿」，旁边有人说：「看这鼻子，像他爸。」像不像，还早；可是「他」已经被请到了桌上。林晓怀豆豆那年，就听过很多这样的话。她后来说，那时候最奇怪的感觉，是明明一个人还没来，满屋子的人已经在跟他说话了。

◆ 三、这本书不是要推倒谁

请先放心：本书不是来推倒老说法的。

亚里士多德把变化当真，不像巴门尼德那样，说变化只是假象。渐成论的人早就看见，生命是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不是缩小的成人在慢慢变大。达尔文第一次把「种」写成会分叉的、有历史的东西。皮亚杰第一个把知识写成孩子身上长出来的。胡塞尔最接近「意义在发生里沉淀」这个说法。黑格尔把发生写进了理性本身，把矛盾当成发动机。

这些看见，本书一条一条还给他们。

不仅如此，本书还有一章（第 30 章），专门写彼发生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土极厚极稳的地方，同样的种子年年落在同一片地里，橡子长成橡树，就是对的。实验室把条件钉死，规律能重复，也是对的。

所以本书做的不是推倒，是分账。

哪些账，记在彼发生名下：土极厚极稳时的特例。哪些账，记在此发生名下：土还在变、路还在走、形状还没长定时的一般情形。

拆不是骂。一个说法越有分量，它的缝才越值得看。二流的说法哪里都是软的，用不着拆。能拆得动、又值得拆的，才是大家的说法。

家里修过老房子的人懂这个道理。一面墙要拆之前，先要弄清楚它承着什么：是隔断，还是承重墙。拆错了，楼上的天花板会裂。

本书拆每一家的说法，先问的也是这一句：它承着什么。承着真东西的，只动那一块，其余原样留着。

所以本书有一条规矩：每一回指出那个先坐好的「它」之前，先把这一家看见的写足，写到你能讲给别人听。

不写「可惜他没想到」。写成：他那片土里，长不出这个看见。

还要先把三个误会清掉。第一个误会：此发生是说「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有了」。不是。它说的是，有的已经在发生，只是还没有一个「它」被认出来。第二个误会：此发生是说「一切都是主观的」。也不是，主观和客观，同样是在发生里显出来的两头。第三个误会：此发生是反对事实。更不是，发生过的就是发生过了，一点也改不了。导论里，这三个误会会再用「咕噜」讲一遍。

◆ 四、为什么是现在

这笔账，为什么要现在算？

因为词义正在松动。

十年前，人们大体还相信，词是标签：一个东西有一个名字，查字典就知道意思。今天你随手刷一条短视频，评论区里，「破防」「躺平」「孝顺」「成功」，同一个词，几十种意思，吵成一团。一个词在这个群里是夸，到了那个群里就成了骂。

词的意思，看起来不像是先躺在字典里的。

陈默的调度站里，就有一个小例子。「急单」这个词，十年前指的是客户电话里催得最凶的那一单。现在系统里有一个红色标签叫「急」，标上的单，未必催得最凶，是离时限最近的。站里的老师傅说「急单」，新人也说「急单」，两个人手里拿的，不是同一张单。

外婆就碰到过这件事。她教了三十年语文，「端正」是评语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字写得端正，坐姿端正，态度端正。可是前些天，她在家长群里看见一个年轻妈妈说「这孩子态度很端正」，意思竟是「听话，不惹事」。外婆愣了一会儿。她心里那个「端正」，是笔画要立得住；群里这个「端正」，是不添麻烦。同一个词，三十年里，在她自己嘴里也变过几回。

这样的事，不是外婆一家有。词一旦走出了它长出来的那片土，意思就开始漂。

更要紧的是，大模型来了。它的每一句输出，都是海量用法缠绕出来的一次结果，背后没有一个先坐好的「说话者」。词义在它那里，是显出来的，不是查出来的。

社会却偏偏把它登记成一个新的「发现装置」：「AI 发现了」「算法是客观的」。这是把此发生认成彼发生的最新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

信息时代还做了另一件事。眼睛、语言、尺子，向来人人一样，所以一直被当成透明的，好像不存在。大模型第一次让器具和人一起开口说话、一起下判断，你才看见，原来这台机器一直在动。

所以这本书，不早，也不晚。

早几十年写，没人觉得词会松；晚几十年写，大家已经把大模型当成了新的神，或者新的敌人。两种都是请进了一个先坐好的「它」。

◆ 五、为什么是普通人

为什么要写给普通人读?

因为这个问题，菜市场里的人也在问。

豆豆九岁，读三年级。他三岁的时候，肚子饿了，拍着肚子说「咕噜」。全家都听懂了，都学着用。后来，「咕噜」的意思越来越多：外婆用它表示「别催」，爸爸用它表示「我快到家了」。

你去问这一家人：「咕噜」是什么意思？是谁定的？

没人答得上来。可是全家都在用，也都用对了。

这个小例子里，已经有了全书的东西。意思不是先躺在字典里的，也不是哪个人宣布的，它是在一次次的说、应、笑、误会里长出来的。长稳了，又回头改了说话的人。

如果一个九岁孩子的家，就能让你看见此发生，那么读这本书，用不着任何先修课。

一位邻居阿姨，听人说起这类问题，摆摆手说：「这些不懂，不懂。」可过了一天，她自己说起家里的猫：叫「花花」它才应，叫「小花」它就不理。

她其实已经在问同一件事了：一个名字的意思，是怎样在她和猫之间长出来的。

你不必读过亚里士多德，也不必知道什么是现象学。书里每一位哲学家登场，本书都先用一件家里的小事，把他的看见摆在你面前，你要是觉得有道理，再往下听他的名字。

本书会让你跟着陈豆豆一家四口，走过全部章节。外婆周桂兰教了三十年语文，林晓是社区医院的护士长，陈默做物流调度。他们不替本书作证，只替你把每一个判断，搬到一个具体的晚上。

◆ 六、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

这本书不是凭空来的。它背后，有一条一站一站走出来的路。

本书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个类比。注意，只是类比：本书不是他的传记，也不让他的经历，替书里的任何一个判断作证。

他的思想，大致走过四站。

第一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那时的问法是：人、事、物，各自从哪几个角度看，知识的结构是什么。

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2024 年 7 月）。这一站，要回答一道题：给定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了不同的对比、变化、分布？

他取了尼采视角论的答案。大意是：一个存在，有三个视角，视角是主体和客体碰撞、起了矛盾之后形成的。

这个答案，听上去很对。它说得通日常，说得通量子力学里的测量，也说得通尼采讲的「真理不止一个」。

可是照着走一遍，就撞上一个无处安放的问题：这份知识，到底是谁的？是客体事物的，是主体的，还是那场互动的？

这就是第二站尽头的亏空。

这个式子，后来被他写成这样：现象的特征，就是知识，它是主体、客体、互动三样的函数。式子并不假。亏空不在式子上，在其中一个变量上：客体，究竟是什么？

这道题没有就此放下，而是一路追下来。追的时候，才看清前人也走过同一段路：康德把亏空封进了「物自体」，宣布不可知；尼采让视角去承担不唯一，客体却原封不动留在原处。亏空一直在那里，没有人补过。

追到后来，连那个式子的两头，也松了。主体和客体，真是先于互动而在的吗？这道从未被证成的题，把两个自变量一起拖进了危机。

于是有了第三站，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然后是第四站，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2026 年 5 月起，其中的「结构」改读为「显露」）。

每一站的名字，本书不展开。你只要看出一点：四站之间，不是后一站推翻前一站，而是前一站停下的地方，正好是后一站接着要走的两步。

走到这里才看清：「发生」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先有一个「它」的发生；一种是连「它」也从发生里显出来的发生。

这就是这本书的来路。它自己也是一次发生：从一道追不下去的题，一站一站长出来的。每一站都有自己的土，也有自己的回写：前一站的结论，回头改了后一站的问法。第 27 章会专门讲这件事。

◆ 七、口述一：全书的根

2026 年 10 月 20 日，王德生博士用一句话，把这本书的核心说了出来。本书照原话引在这里：

> **发生着，主语，客体，其他的词语的语义，都在从中显出。**

请你注意这句话的样子：它自己就没有主语。

本书其他的一切，都是把这一句话，一章一章拆开来讲。主语怎样显出来，在第 10 章和第 11 章；客体怎样显出来，在第 12 章；词义怎样显出来，在第 13 章。

这条线上，还有另外两条口述。

同一天的另一次口述，说的是：从发现到发生，是典范转移，是新本体论的诞生；它不能靠外部理论的碰撞来理解，而是发现学系统里面种种理论互相碰

撞，形成自组织，最后涌现出发生学；涌现者必然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里诞生，而是在共同体之外诞生。这一条，放在第 27 章细讲。

2026 年 8 月 22 日的口述，说的是上面讲过的那道亏空：现象的特征，就是知识，它是主体、客体、互动三样的函数；式子不假，亏空在客体究竟是什么。这一条，放在第 20 章细讲。

还有 2026 年 10 月 6 日的一条：物是视觉、听觉、触觉的发生形成的特征，互相纠缠而成的聚合体，并非客观存在；特征纠缠，就是对比的回写。这一条，放在第 12 章和第 17 章。

全部口述的登记，见附录一。

◆ 八、读完这本书，你会带走什么

读完这本书，你不会得到一个新的「它」。

你会带走三样很小的东西。

第一样，一个耳朵。你会开始听见「它」：听见「他就是这样的人」里的那个「他」，听见「本来就是这样」里的「本来」，听见「已经定了」里的「已经」。听见了，不一定要反驳，只是不再被它牵着走。

第二样，一个问法。碰到一件事，你会多问一句：它是怎样长成这样的？长成这样以后，又回头改了什么？这一句问下来，很多当场就要下的判断，可以往后放一放。放一放，是给另一种可能留一道缝。

第三样，一份公道。你会知道，老说法大多是对的，只是对在一个条件里。外婆那句「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不是害人的话，里面有三十年带学生的眼力。你不必因为学了此发生，就回家去纠正外婆。你只需要知道，那句话是怎样长出来的，它在哪片土里一点不差。

这三样，都不大。可是日子是由很小的东西过出来的。

比如一个下午，你陪孩子写作业，孩子说：「就是学不会。」你听见了那个「就是」。你没有急着劝，只问了一句：「是从哪一次开始，觉得学不会的？」孩子想了一会儿，说出一件你不知道的事。

这一问，就是一个耳朵，加一个问法，再加一点公道。

读完以后，有一件事请你留意。如果你觉得，书里有哪一处，其实是在偷偷请进一个新的「它」，请你指出来。这本书希望被这样读。

◆ 九、这本书怎样写成

最后交代，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写它的，是一个复合主体。王德生博士立题，口述承重命题，并在关键处裁定；Claude 执笔，并统稿。

所以这本书里，你看不到「我」。你看到的是「本书」。

这是一个诚实的做法。有些句子，是口述里直接来的；有些句子，是执笔时长出来的。哪一句出自哪里，不必分得那么清。不过每一个承重的判断，都经过了口述者的裁定。

本书的引文，凡带引号处，请一律读作「大意如此」。凡拿不准的，标〔待核〕，汇入附录四。凡本书自己的解释，请当成「待验」。

此外，书里的健康场景，只谈理解、习惯与和身体相处，不给诊疗和用药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一本讲发生的书，最希望的，是被读者回写。你读到哪一处觉得不对，哪一条引文查不到，哪一个办法在自己家里试了不灵，请告诉我们。这本书，会因此改。

◆ 十、这本书怎样读

这本书可以从头读，也可以从中间翻开。

从头读，是最稳的走法：上篇摆家谱，中篇讲透，下篇问为什么总认错，尾篇放回日子里。每一章都会回头接上前一章，读得越往后，越觉得前面的话有了回音。

从中间翻开，也行。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你遇到过的小场面，读完那一节，你就知道这一章要问什么。看不懂的词，往前翻一页，多半有一个家里的例子在等着。

有三种读法，你可以挑一种顺手的。

第一种是晚饭后读一章。一章大约半小时，读完，把【带走的话】念给家里人听，不用解释，看他们的脸色。

第二种是带着一个问题读。按导读里的「按问题找章」，找到对你最急的那一章，读完再决定要不要往前后翻。

第三种是边读边抓。读的时候留一支笔，听到「他就是这样的人」「本来就是这样」之类的话，在页边划一道。划到第十道，你的耳朵就换了一副。

书里有几处，读着会觉得绕，尤其是中篇讲三样互相托着的那几章。绕的时候，请别硬啃。合上书，去看一件家里的小事，比如一个口头禅是怎么来的，再翻回来，常常就通了。

还有一件事要说在前头：这本书没有标准答案。【想一想】里的问题，问的是你自己的日子，写对写错都没人批改。有的问题，你也许要隔上半年，才答得出一句。这也算读完了。

导读

◆ 一、判词，和它的五个默认

先把判词再摆一遍：

彼发生先有主语，再让主语去发生；此发生先有发生，主语、客体和每一个词的意思，都从中显出。

判词的前一半，拆开来，是彼发生的五个默认。判词的后一半，对着每个默认，换上一个说法。五个默认、一个替换、一个主场，排成下面这张表：

彼发生的五个默认	此发生的替换	主场
一，承载者先在	没有先坐好的「它」；主语、客体都从发生里显出	第 10、11、12 章
二，规律可重复，发生可重播	有一类发生只此一次，可重复是稳住之后的特例	第 18、30 章
三，因在前、果在后，单向	形状、路、土三样互相写出，谁也不是老大	第 15、16 章
四，过去定了，结果不改来源	结果回头改来源，叫回写	第 17 章
五，词先在，世界在词里发生	词义也在发生里显出，词是回写沉淀下来的特征	第 13、14 章

这五条，上篇会一家一家作证，第 9 章把它们并排算总账。中篇一条一条替换。结语再验一遍。

读这张表，有一个小窍门：每次只看一行。比如第四行，左边说「过去定了」，右边说「结果回头改来源」。你就把它放进你自己的日子里问一句：我有没有哪件过去的事，其实一直在被现在改？多半是有的。

◆ 二、一张地图

全书分四篇，前有导论，后有结语。

导论《「咕噜」是什么意思》，用一个家里的私房词，把七个大白话词各用一遍：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读完导论，书里的词你就都认得了。

上篇《彼发生：总有一个「它」先坐在那儿》，共九章。从「下雨了」与 It rains 开始，经胚胎、种子、达尔文的树、皮亚杰的孩子、胡塞尔、黑格尔、宇宙的开端，到第 9 章收成五个默认。每一章先还公道，再找那个先坐好的「它」。

中篇《此发生：发生着，一切从中显出》，共十三章。讲主语、客体、词义怎样一样一样显出来；讲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讲回写与一次性；讲知识是谁的；最后讲这套说法自己也是一次发生。这一篇是全书的重心，也是最需要慢慢读的一篇。

下篇《认错：此发生为什么总被写成彼发生》，共八章。讲在场的机制、封口词、主谓句、器具可消；讲发生学怎样从发现学内部涌现；讲走得最近的几家邻居；讲没有主语的大模型；最后给彼发生一个保底。

尾篇《放回日子里》，共十一章。教孩子，学会，长大，身体，老人，家，工作，转行，团队，信息；最后一章，把刀转向本书自己。尾篇每一章，至少有四五个具体的晚上，每个晚上，落到一件明天能试的事。

结语《再说一遍「下雨了」》，回到判词，用两列总表收账。

◆ 三、读法路线

你不必从头读到尾。看你为什么来。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第 1 章，第 9 章，第 13 章，第 17 章，第 23 章，第 41 章。七章读完，骨架就有了：总比喻，五个默认，词义怎样长，回写，在场的机制，还有这套说法自己的死法。

为孩子来的：先读第 11 章（「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再读第 12 章，然后是第 31 章、第 32 章、第 33 章。从一个两岁多的孩子第一次说「我」，读到一个关上房门的少年。

为身体与老人来的：读第 17 章，第 19 章，第 34 章，第 35 章。这几章只谈理解、习惯与和身体相处，不给诊疗和用药建议。

为工作来的：读第 15 章，第 16 章，第 37 章，第 38 章，第 39 章。从一个新的交班习惯怎样长成，读到四十岁转行。

想先验证这套说法靠不靠谱的人：直接翻第 22 章和第 41 章，看它怎样给自己写死法。

读到哪一章觉得吃力，也可以往后跳。每一章末尾，都有一句带走的话，能单独站住。

◆ 四、判词怎样才算错

一句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

本书的判词，在这几种情况下算错：

第一，有人找到一个不靠任何互动，就已经显出的主语，或者一个不靠任何互动，就已经有意思的词。

第二，有人找到一个从不被回写改动的「它」，而且这个「它」确实承担了来源，不只是稳定得太好。

第三，有人找到一类发生，三样谁先谁后，总排得出固定的次序，而且这个次序不被任何一回发生改写。

这里要说明白一点：稳定得太好，不等于从不改动。山看上去万年不动，可是它也在被风雨一点点写。看上去不变的「它」，要拿出它不被改的证据，不能只拿「我从没见它变过」来当证据。

这几条，第 41 章会逐条展开，每一条都会配一个人人能查的情形。同一章里，本书自己认的最弱处也会摆出来：比如「词义」和「物」的显出，是不是同一种发生；第 21 章只换了题面，没有给出完整的解。

一套说法敢写自己的死法，它才不是站在发生之外。

◆ 五、随身三问

整本书，压成三个问题。读任何一章，碰任何一件事，都可以随身带着问：

这个「它」是谁?

它从哪儿来?

它回头改了什么?

第一问，去抓那个先坐好的主语。有人说「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他」，是谁？第二问，去查它的来历。这个样子，是哪一年、在哪片土里出来的？第三问，去找回写。它出来了以后，又把周围的什么改了？

三问问下来，大部分「本来就是这样」，会露出缝来。

三问不是要你把每一件事都质疑一遍。它只是一个小工具，像放大镜，随身带着，碰到「本来」「一向」「永远」这几个词的时候，拿出来照一照。

◆ 六、章末的小账和想一想

每一章最后，有四样东西。

> 带 走 的 话
>
> **一句，约 40 个字，能抄进本子。**

> 小　账
>
> **两行。第一行问？**哪一个「它」。写本章拆掉或找到的那个先坐好的承载者是什么，或者说明本章里根本没有它。第二行问：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

> 想 一 想
>
> 一到三个问题，问你自己的日子，不问书里的知识点。

读完全书，把四十多笔小账连起来，就是一本总账。哪几章拆的是同一个「它」，哪几章里根本没有「它」，一目了然。

小账不必当成考试。有的章，第一行答案只能写「没有」，这也是一种答案。

◆ 七、每一章怎样读

主题卷的每一章，大致是同一个走向。

先是「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个你遇到过的小事，让你站到问题门口。接着是古今的材料，一家老说法是怎么看的。然后是本书的说法。再然后，换一副眼镜，看只守住一边会怎样。有大模型能说话的地方，会谈谈今天与机器。接着是一个完整的例子，然后放回日子里，落到陈豆豆一家的某个晚上。

最后是带走的话、小账、想一想。

你如果时间很紧，读每章的第一节、带走的话和小账，三五分钟一章，也能读出一条线来。

◆ 八、按问题找章

如果你不想按章读，也可以按你手里的问题找。

「这孩子是不是天生的？」读第 3 章，第 31 章。

「我到底是谁？」读第 11 章，第 33 章。

「为什么一个词，各人听出各人的意思？」读第 13 章，第 40 章。

「为什么总有人说『这不可能』？」读第 24 章。

「我的记忆在退，我还是我吗？」读第 35 章，不过请先读第 11 章。

「AI 说的话，算谁的？」读第 26 章，第 29 章。

「这本书凭什么？」读第 22 章，第 41 章。

◆ 九、给老师和读书会

如果你在带一个读书会，或者在给学生讲这本书，这里有三个办法。

第一，一章一晚，只带两样东西去：带走的话，和想一想。让大家各自讲一个自己的晚上，不用讲对错。

第二，挑一个词，让每个人写下它在自己家里的意思，再互相念。你会发现，同一个词，有几种意思。这几种意思，就是第 13 章讲的那件事。

第三，每次读完，大家一起问一遍随身三问。不要求有答案，要求问得具体。

如果读书会有十几个人，可以分两轮。第一轮每人三分钟，只讲书里哪一句话让自己停了一下，不评价。第二轮才谈：这句话落在自己家里，是怎样的一个晚上。

带学生的老师，可以把【小账】当作一次小练习。每一章读完，让学生自己先写两行，再和书里的两行对一对。对不上不要紧，对不上的地方，往往就是学生自己的土。

时间紧的，可以把全书拆成四次：上篇一次，中篇两次，下篇一次，尾篇挑三章。每次开头，先让大家说一个自己最近听到的封口词。

还有一个提醒：别急着给出答案。这本书的做法，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再让大家的日子去回应。读书会里最好的一刻，常常是有人说一句「我们家也是这样」，后面的人接着说起各自的家。

◆ 十、引文怎么读

凡书中带引号处，请读作「大意如此」。

本书不抄原话。转述的时候，用「他说，大意是：」起头，括号里标出处。拿不准的，标〔待核〕，汇在附录四。轶事注「据说」。本书自己的解释，标「待验」。

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一本讲词义会漂的书，要是把别人的话抄得一字不差还说成确凿，那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还有一点：书里说到的年份、书名、章节，本书尽量取通行的口径。哪一处你查到不同，以你查到的为准，请告诉我们，附录四会改。

书名号用《》，引号用「」，内层用『』。年份用阿拉伯数字，数字与汉字之间加半角空格。

◆ 十一、陪读的一家人

书里会反复出现一家四口，三代人。

外婆周桂兰，七十一岁，退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教了三十年书，现在常常翻旧备课本，翻着翻着，会停在某一页发呆。

女儿林晓，四十一岁，社区医院的护士长。她下夜班回来，常常在厨房里站着吃早饭。

女婿陈默，四十三岁，做物流调度。他的工作，是让几十辆车在对的时间到对的地方，他自己却常常迟到。

外孙陈豆豆，九岁，三年级。他喜欢问问题，问到大人答不上来为止。

他们都是虚构的。他们不承担证据，只让每一个判断，落到同一家人的日子里。

好了，故事从「咕噜」开始。

目 录

作者介绍 iii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iv

前言　两个「发生」，一个词 xvi

导读 xxvii

导论　「咕噜」是什么意思 1

上篇　彼发生：总有一个「它」先坐在那儿 13

第 1 章　「下雨了」与 It rains 14

第 2 章　胚胎里的小人 23

第 3 章　种子与橡树：潜能变成现实 32

第 4 章　达尔文的那棵树 41

第 5 章　皮亚杰的孩子 50

第 6 章　胡塞尔的沉淀 59

第 7 章　黑格尔：自己生出自己的精神 69

第 8 章　宇宙从哪里开始 79

第 9 章　彼发生的五个默认 88

中篇　此发生：发生着，一切从中显出 97

第 10 章　闪电和它的闪 98

第 11 章　「我」是怎样显出来的 107

第 12 章　客体是怎样显出来的 117

第 13 章　词义是怎样显出来的 127

第 14 章　「发生」这个词自己也在发生 137

第 15 章　三样谁也不是老大 147

第 16 章　张力、改形、回写 157

第 17 章　回写：结果回头改来源 166

第 18 章　一次性：不可重走的那一段 175

第 19 章　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184
第 20 章　知识是谁的　193
第 21 章　现象的来源者不是客体　202
第 22 章　它自己也是一次发生　211

下篇　认错：此发生为什么总被写成彼发生　221
第 23 章　河道与运河　222
第 24 章　三个封口的词　231
第 25 章　主谓句的诱惑　240
第 26 章　器具可消：为什么前人看不见机器在做现象　249
第 27 章　发生学是怎样涌现的　258
第 28 章　走得最近的几家　267
第 29 章　一台没有主语的说话机器　278
第 30 章　给彼发生一个公道　288

尾篇　放回日子里　299
第 31 章　教孩子：不是展开天赋　300
第 32 章　学会是一次发生　310
第 33 章　「我是谁」正在显出　320
第 34 章　身体：不是回到出厂设置　330
第 35 章　照顾老人：记忆退了，「我」还在发生吗　339
第 36 章　两个人之外长出一个「我们」　348
第 37 章　岗位不是先在的座位　357
第 38 章　四十岁转行　367
第 39 章　一个团队的黑话　377
第 40 章　当词义被冲开　387
第 41 章　这本书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397

结语　再说一遍「下雨了」　407
参考书目　417
附录　428
附录一　口述命题登记　429
附录二　彼发生与此发生对照速查表　430

附录三　十大常见误读 432
附录四　引文核验总表 434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438
附录六　三十天练习：在日子里抓「它」 440
后记 442

导论

「咕噜」是什么意思

◆ 一、一个三岁孩子拍肚子

先讲一件家里的小事。

周桂兰七十一岁，教了三十多年小学语文，退休四年了。她的女儿林晓四十一岁，在社区医院当护士长。女婿陈默四十三岁，做物流调度，一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外孙陈豆豆九岁，读三年级。

他们是本书请来陪你读完全书的一家人，出版信息页写明了是虚构的。他们不当证据，只负责让每一个判断，落到同一家人的日子里。

事情发生在豆豆三岁那年夏天。

那天他午睡醒来，头发睡得翘着，光着脚跑到厨房门口。灶上炖着汤，外婆正在切菜。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伸手拍了两下，说了一个音：

「咕噜。」

外婆愣了一下，笑了：「饿啦？」

豆豆又拍一下：「咕噜。」

外婆就从碗柜里摸出一块小饼干。豆豆接过去，满意地走开了。

要是只有这一回，「咕噜」不过是孩子的一声怪话，过了就忘。第二天，他又拍着肚子来了。外婆把这件事讲给林晓听。林晓晚上下班回家，故意逗他：「豆豆，咕噜没有？」

豆豆拍着肚子，咯咯地笑，又拍了一下：「咕噜。」

三天以后，陈默也学会了。他在客厅里喊：「咕噜了咕噜了，开饭吧。」

不到一个月，「咕噜」在这个家里成了谁都懂的词：肚子饿了，该吃饭了。

后来，这个词又往前走了几步。

豆豆五岁的一个傍晚，林晓在门口催外婆：「妈，你快一点，菜都要凉了。」外婆正守着灶上那锅汤，头也不回，只应了一声：「咕噜。」

林晓一听就笑了。她听懂了：汤还在炖，别催，到了火候自然好。

「咕噜」这时多出了一层意思：别催。这层意思，豆豆没有教过任何人。是外婆把锅里的响声和孩子的肚子接到了一起。

又过了两年，有一天陈默加班。林晓在微信里问他几点到家，他回了两个字：

「咕噜。」

林晓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回他：「冰箱里有饺子。」

陈默回：「不是我饿。是我快到了，你可以下锅了。」

林晓回了一个笑脸。

这样一来，「咕噜」成了一个带着三四层意思的词：肚子饿，该吃饭，别催，我快到家了。用哪一层，要看谁说、在哪儿说、前一句话是什么。

外人听不懂。有一回豆豆的同学来玩，听见林晓喊一声「咕噜了」，一脸茫然，以为谁的肚子在叫。林晓自己也闹过笑话：她随手在科室群里打了一句「今天晚饭咕噜啦」，同事们回了一排问号。

这个词，只在这一家的门里管用。

◆ 二、这个词的意思，是谁给的

现在请你停一下，问一个看起来很傻的问题：「咕噜」的意思，是谁给的？

你大概会先想到字典。字典里有一个「咕噜」，是个象声词，说的是水流、肚子或东西滚动的响声。「该吃饭了」「别催」「我快到家了」，你在字典里是查不到的。

那么，是谁的脑子里存着这个意思?

你也许会说，是豆豆。他拍肚子，他先说的，他是发明者。三岁的豆豆并没有宣布过什么。他只是拍了两下肚子，发出一个音。如果外婆那天没有笑着应一句「饿啦」，没有递那块饼干，这个音很可能第二天就散了。

你也许会说，是外婆。她是语文老师，最懂词的意思。外婆那天，也只是顺口应了一句。至于「别催」那一层，她事先根本没有想过，是她在灶台前随口说出来，林晓笑着听懂了，这层意思才算站住。

你要是去问外婆，这个词是怎么定下来的，她会摇摇头说：

「就这么叫起来了。」

这句家常话，说的正是这本书要讲的事。

意思没有先存在哪个地方等着，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好了再宣布。它是在一次次的说、应、笑、误会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本书把这样的事叫做发生。

可是「发生」这个词，你一定听过很多回，听得太熟，以为早就懂了。熟，常常就是误会的开始。所以本书只给你一把钥匙，从头用到尾，就是一个问句：

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

你再看一眼「咕噜」。人一开口，总想找一个「它」：字典是一个它，豆豆是一个它，外婆也是一个它。这些「它」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先坐好了的，意思像房客一样住在里面。

本书接下来的每一章，都先看一件事怎样发生，再问这一句：你说的那个先坐好的「它」，是谁？它又是从哪儿来的？

说「意思先存在那里」，这个看法并不傻，它在好多地方一点不差。红灯停，绿灯行，路口那盏灯的意思，不会因为你今天心情不好就变；一本字典印出来，全国的人翻开都是同一个条目。这样的意思，稳得像一块界碑，查它、用它、教给孩子，都很方便。

本书不打算否认这一点。本书只想问一句：这块界碑，当初是怎么立起来的？「咕噜」才用了几年，这家人个个都在，还记得第一天的样子，所以你能亲眼看见它是怎么立起来的。

◆ 三、为什么拿一个这么小的词开头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讲一本哲学书，为什么从一个家里的私房词讲起？

因为大词走得太久了。「自由」「公平」「真理」，这些词在人嘴里转了几百年，早就磨得光滑，你已经看不见它们最初是怎么长出来的。你只看见字典，看见定义，看见一代代人的争论，好像它们一直就在那里。

「咕噜」不一样。它才用了六年，见证人一个不少：豆豆还记得几分，外婆记得最清，林晓和陈默各记得一半。你可以一个一个去问，听他们把第一天的事情讲出来，讲得还不一样。有人说那天下着雨，有人说是大太阳；有人说豆豆拍的是左边，有人说拍的是右边。

这就像看一棵树发芽。在一片老林子里，你看不到哪棵树是怎么长出来的；可你在自家窗台上种一粒豆子，一个星期里，每天都能看见它往上拱一点。

本书先请你看窗台上的豆子。看明白了，再回到老林子里，去看那些大词、大理论，是不是也有过这样一个发芽的时刻。

◆ 四、先用两个词：形状和路

这本书只用七个大白话词。导论就拿「咕噜」把它们各用一遍，后面的章节不再另外解释，你随时可以翻回来看。

先说第一个，形状。

形状，是长出来的、能被认出来的样子。它不是一下子有的，是从模糊到清楚，一路过来的。

「咕噜」的形状是这样的：第一天，它只是孩子嘴里的一个音，谁也认不准；第三天，家里每个人都认得它了，听见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从一个音，到一个认得出的词，这中间就是形状在长。

再说第二个，路。

路，是一串有先后的不同，会修正，也会收拢。

「咕噜」走过的路，大概是这样的：先是孩子的肚子饿了，他拍了拍；外婆应了一声「饿啦」，递了饼干；林晓拿它逗孩子；陈默学着喊开饭；后来外婆把灶上汤的响声也接了进来；再后来，它跑进了微信里。一步接着一步，前一步给后一步铺路。

顺序是不能乱的。没有先有「饿了就有饼干」，就不会有后来的「别催」，也不会有最后那句微信里的「我快到了」。

你要是把这些步子摆在一张桌子上，当成六个互不相干的用法，就看不见路了。路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每一步都改了下一步的走法。

这条路上，还有过几次岔口。

豆豆四岁那年，舅舅从外地来做客。吃饭前，豆豆拍着肚子对舅舅说「咕噜」，舅舅以为他在讲笑话，哈哈一笑，说了句「是啊是啊，咕噜咕噜」，然后

继续聊天。豆豆等了一会儿，没有饼干，也没有饭，他又拍了一下，声音大了些。

外婆赶紧过来圆场：「他是饿了，舅舅你快给他夹块肉。」

舅舅这才明白，笑着说：「这是你们家的暗号啊。」

这一回的误会，没有让「咕噜」散掉，反而让它更牢了：舅舅这样的外人，也被拉进来，学会了。一个词有时就是靠这样一次次的误会，才越用越准。

◆ 五、土和回写

第三个词，土。

土，是让路能走、让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

「咕噜」长在哪片土里？长在这家人的饭桌上。长在灶上总炖着东西的日子里。长在外婆爱抠字眼、爱逗孩子的脾气里。长在陈默发微信向来只发两三个字的习惯里。也长在这家人愿意为一个小孩的怪话笑一笑的松软里。

土不是背景。土在推。

换一个家试试。孩子拍肚子，大人皱着眉说一句「别乱拍，不卫生」，这个音大概第二天就散了。同样是一个孩子，同样一个饿，落在另一片土里，长不出「咕噜」。

第四个词，回写。

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来，改土，改路。

「咕噜」长稳之后，开始改这家人了。

饭点前，家里没人再喊「开饭」，有人拍一拍肚子就够了。林晓催外婆的次数变少了，一声「咕噜」就能让她按住性子。陈默下班路上给家里发一个词，家里的锅就知道什么时候该上火，这条微信的小路，是「咕噜」自己踩出来的。

外婆教了三十年语文，如今听见灶上汤响，在心里竟先冒出这两个字，而不是书上的写法。

你看，词是从这家人的日子里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又回头改了这家人的日子。

再举一个小处。豆豆上了学，有一天带同桌回家写作业。同桌的肚子在安静的屋里叫了一声，豆豆脱口而出：「你咕噜了。」

同桌笑得趴在桌上。第二天，这个词在他们班的两三个孩子里传开了，意思也走了样：不光是饿，连肚子叫的那一声，也叫「咕噜」。

这一家的词，从门缝里漏了出去，到了另一片土里，又开始长另一种样子。外婆听豆豆讲起这事，只是笑，说：「不归我管了。」

这句「不归我管了」，也是个好句子。词长大了，不再听哪一个人的。

回写最容易被漏掉。人们常常只看「怎样长出来」，忘了问「长出来以后做了什么」。本书有一半的篇幅，会花在这个回头改上。

◆ 六、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还有三个词，是给发生的三种光景起的名字。

一锅粥，是什么都在，还没分开。

豆豆第一次拍肚子的那一刻，就是一锅粥。他拍的是饿，是好玩，是学外婆拍面团，还是想引起大人的注意？这些全都在，没有一样被分出来。外婆笑，是因为他饿，还是因为他拍肚子的样子好笑，也说不清。

正在成形，是形状冒头了，还站不稳。

头几天的「咕噜」就是这样。外婆有时应「饿啦」，有时应「肚子不舒服吗」；有一回，豆豆拍着肚子，外婆递饼干他不要，还生气了，因为他只是在玩。那一回，这个词差一点就歪到「逗你玩」那边去了。

正在成形的时候，最有创造，也最危险。它可能一下子散掉，也可能歪到另一条路上去长。

定型，是稳住了，认得出，传得下去。

一个月之后，「咕噜」定了型。全家人都懂，谁说都不用解释，连家里来的客人，听上两回也能猜到。

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

「别催」那一层，就是定了型的「咕噜」被轻轻松开，又长出来的。再往后，也许豆豆十五岁的时候，嫌这个词太幼稚，不肯再说；那时候「咕噜」就会退回一片松松的地方，等着长成别的。

这七个词，SDE 学派里的叫法依次是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回写、混沌、介生和秩序。你以后不必记它们，本书只用大白话。

◆ 七、先清三个误会

讲到这里，有三个误会，最好在一开始就清掉。

第一个误会：此发生，是说「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有了」。

不是。

「咕噜」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肚子、饿、灶上的汤、外婆的笑、一块小饼干、一个会拍肚子的三岁孩子，这些都在。发生学不否认这些「有」。

它否认的是另一件事：这些东西里，有一个已经坐好了的「承载者」，意思先住进它家里，发生只是它的履历。你去找「咕噜」的意思住在哪里，找不到。它不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它是在这些东西碰到一起、你来我往的时候，长出来的。

第二个误会：此发生，是说「一切都是主观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也不是。

你可以试一试。明天，陈默在家宣布：「从今天起，『咕噜』的意思是我在加班。」结果多半是这样：林晓会笑，豆豆会问是不是又要吃饺子，外婆会说一句：「哪有这么叫起来的。」他一个人宣布，不算数。

意思要长出来，得有说，有应，有笑，有误会，有一次次的试错。不是哪一个人的脑子想怎样就怎样。

请注意，「主观」这个词本身，就已经假定了有一个脑袋，把意思装在里面。可是「咕噜」不在任何一个脑袋里。它在这一家人之间。

第三个误会：此发生，是在反对事实。

更不是。

每一次发生，都是事实。豆豆三岁那年夏天，在厨房门口拍了两下肚子，这件事发生了，就改不了。以后谁也不能说它没发生过。「咕噜」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一层一层长出来，都是真的，都留在这家人的日子里，成了后来的路和土。

发生学反对的是先在，不是事实。

它不说「没有这件事」，它说的是：这件事不是从一个先坐好的地方，拿出来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事实牢牢记住，同时也看见它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

这三个误会，后面各章还会一次次回来。你只要记得：不是凭空，不是随意，也不是否认事实。

◆ 八、这本书怎么走

这本书一共四篇。

上篇九章，讲彼发生。「彼」是那一个的意思。两千多年里，亚里士多德、达尔文、皮亚杰、胡塞尔、黑格尔，还有宇宙学家，都在讲发生。他们讲得各有各的好，可是每一次，都先在发生的前面，放好了一个「它」：形式、蓝图、物

种、主体、精神、宇宙。这样的发生，本书叫彼发生，也就是有主语的发生。本书先把每一家的看见写足，说清他对在哪儿，再指出那个先坐好的「它」。

中篇十三章，讲此发生。「此」是这一个的意思。这样的发生，没有先坐好的主语。发生着，主语、客体，还有每一个词的意思，都从中显出。你会看到「我」怎样显出来，一只苹果怎样显出来，一个词的意思怎样显出来，知识到底是谁的，最后看到这套说法自己，也是一次发生。

下篇八章，问一个看起来奇怪的问题：明明一切都在发生，为什么两千多年里，发生总被写成「某个东西的发生」？它还要讲发生学自己是怎样冒出来的，讲走得最近的几家，讲这台会说话的机器，最后给彼发生一个保底的公道。

尾篇十一章，把这一切放回日子里：教孩子、学习、长大、身体、老人、家、工作、转行、团队、信息，最后把刀转向本书自己，问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最后是结语，再回到那句最日常的话。

整本书做的事，说穿了很简单：把彼发生的家谱摆清楚，把此发生讲透，再放回日子里。

◆ 九、小账怎么记

每一章的最后，你会看到三样东西。

第一样，带走的话，一句话，大约四十个字，你可以抄在本子上。

第二样，两行小账。

第一行，问「哪一个『它』」：这一章里，那个先坐好的承载者是什么？是胚胎里的小人，是橡子里的橡树，还是先验自我？或者，这一章里根本没有这个「它」？把它写出来。

第二行，问「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这一章里的事，是先有一个做事的人或物，然后才发生的，还是发生着，主语从中长出来的？

拿这一章举个例子。

哪一个「它」：「咕噜」的意思，先存在字典里，或某个人的脑子里。这一章把它拆掉了。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长出来。豆豆、外婆、林晓、陈默，谁也不是主语。意思在说、应、笑里长出来，然后又回头改了这家人说话的样子。

第三样，想一想，一到三个问题。它们不考你书里的知识点，只问你自己的日子。

读完全书，把四十多笔小账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同一个动作被做了四十多次：找到那个「它」，问它从哪儿来。

◆ 十、放回日子里

导论到这里，请你放下书，做一件小事。

想一想，你家里有没有一个只有自己家人懂的词？也许是对某道菜的叫法，也许是对某种天气的叫法，也许是给一位老亲戚起的外号。

那个词，最早是怎么来的？谁先说的？第二个说的人是谁？它有没有变过意思？现在，你能不能一个人宣布它换一个意思，然后全家照办？

你很可能会发现，没人记得是谁先说的，也没人说得清是哪一天定的。它就是「这么叫起来了」。

再试一件事：下次家里有客人来，你留心听一听，家里人会不会无意识地向客人解释那个词。这一句「我们家管这叫……」，就是一个词从家里走向外面的样子。你听见它，就是亲眼看见了一个词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你家的孩子还小，那就更好办了。小孩子常常自己造词，而且造得很准。你不要急着纠正，也不要急着夸，先跟着说两回，看它在家里能活几天。有的词三天就没了，有的能活十年。活下来的，没有一个是靠命令活下来的。

明天能试：找家里一个人，问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个词的来历。你们两个人的记忆，多半对不上。对不上也没关系，这正是发生的样子：没有一个人手里握着原件。

> **带走的话**
>
> **一个词的意思，不是先存在哪里等着，也不是谁想好了宣布，是在一次次说、应、笑里长出来的。**

小　账

哪一个「它」？「咕噜」的意思先住在字典里、或某一个人的脑子里。这一章把它拆掉了。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长出来。豆豆、外婆、林晓、陈默，谁也不是主语。

> **想一想**
>
> 你家里有没有一个只有家人才懂的词？它最早是谁说的，现在谁说了算？



上　篇

彼发生：总有一个「它」先坐在那儿

导　语

上篇九章，把两千多年里「发生」的几种老说法一家一家摆出来：语法里那个空主语，胚胎里的小人，种子与橡树，达尔文的树，皮亚杰的孩子，胡塞尔的沉淀，黑格尔的精神，宇宙的开端。先还公道，再找那个先坐好的「它」。第 9 章把它们收成五个默认。

01

第 1 章

「下雨了」与 It rains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九岁的豆豆趴在窗台上看外面的雨。雨不大，一根一根斜着落在楼下的车顶上。他看了好一会儿，回头问外婆：「外婆，是谁在下雨？」

外婆正在择菜，头也没抬：「没有谁，下雨就是下雨。」

「可是你说『下』。」豆豆皱着眉头，「『下』是有人下的。」

外婆停下手里的活，想了想：「那就是老天爷下的吧。」

「老天爷是谁？」

外婆笑了。她教了三十多年语文，被学生问倒的次数不少，可是被一个九岁的孩子拿一场雨问到哑口，这还是头一回。

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小时候，你大概也问过类似的话：风是谁吹的，雷是谁敲的，天为什么会黑。大人多半不耐烦，说一句「就是这样的」，你也就不再问了。

可是那个问题并没有错。它碰到了一个很深的地方：人说话，为什么总要先有一个「谁」？这一章，就从这场雨讲起。

◆ 二、中文可以不要主语

先看中文。「下雨了」「天亮了」「起风了」「开饭了」，这几句话你说了一辈子，从来没觉得缺了什么。没有人听完「下雨了」，会追问一句谁下的。

在汉语语法里，这样的句子有一个名字，叫无主句。意思是句子里没有主语，却是完整的、地道的，不需要补。外婆教书的时候，曾经专门讲过这一课，还出过一道题：把下面这些句子补上主语。

学生们很认真地补，补出「天下雨了」「太阳升起来了，天亮了」「风刮起来了」。外婆每次批这些作业，心里总有一点说不出的别扭。补上去的那个主语，真的在做什么吗？天怎么下雨呢。

这个别扭，值得你记一下。

中文的说话人，在这些时候最顺手的说法，恰恰是没有主语的那一种。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不用有谁先站出来认领。

◆ 三、英文、德文非塞一个「它」不可

换一种语言，情形就不同了。

豆豆上英语课，学到的头几个句子里有这样一句：It is raining。老师说，意思是「下雨了」。豆豆数了数，一共三个词，第一个是 It。他回家问林晓：「妈，It 是什么？」

林晓是护士长，英语只剩下病历上那几个词。她愣了一下：「It 就是它啊。」

「什么的它？」

林晓答不上来。她答不上来是对的。因为在 It is raining 里，这个 It 不指任何东西。你问什么在下雨，回答是 It。你再问 It 是什么，就没有下文了。

德文是同样的，说 Es regnet，开头的 Es 也是「它」。法文说 Il pleut，Il 本来是「他」，也不是任何一个他。语法学家给这种词起过名字，叫虚位主语，意思是占着主语的位置，里面却是空的。

为什么要占着？因为这些语言有一条规矩：句子必须有主语。没有真的，就塞一个假的。

不是所有语言都这样。比如西班牙语，说 Llueve，一个动词就够了，和中文一样〔待核：西班牙语气象动词无需主语〕。可是英文、德文、法文这一路，没有主语不行。

于是出现了一件怪事：一个并不存在的「它」，在语法上，却是非有不可的。

◆ 四、古人是怎么填这个空的

这个空位，人类很早就替它找过住户。

下雨了，谁下的，这个问题人类早就问过。世界各地的老办法都差不多：给它配一位神。中国民间有龙王行雨的说法，天旱了要去龙王庙求。古希腊人把雨、雷、闪电都归在宙斯名下，据说他们甚至直接把「下雨」说成「宙斯在下雨」〔待核〕。风有风神，海有海神，每一样事，都有一个负责的「它」。

这不是愚蠢。想一想，一个人在地里干活，一场雨来得突然，把一季的收成都淋坏了，他心里很想问一句，这是冲着谁来的。问到最后，总得有一个能够求、能够怪的对象。有了主语，人心里就踏实一点。

后来神退场了，主语没有退场。换成了「大自然」，换成了「规律」，换成了「气压和锋面」。句子的样子没有变：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然后它去做事。

所以豆豆那一问，问得比他自己知道的要远。他问的不只是一场雨，还有一个很老的习惯：什么事一发生，人就想替它找一位负责人。

◆ 五、有人早就看出来了

这件怪事，不是今天才有人看见。

两百多年前，德国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叫利希滕贝格（1742—1799 年）。他在哥廷根大学教书，做静电实验，后来人们把放电留下的树枝一样的图案叫做利希滕贝格图形。他还有一个更出名的身份：爱写格言，随手记在一本本草稿本里，一直记到去世。

他在草稿本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本应该说「它思」，就像说「它打闪」一样（《草稿本》K 卷第 76 条〔待核〕）。

这句话是冲着笛卡尔去的。笛卡尔在 1637 年的《谈谈方法》里说过那句有名的话：我思，故我在。「我思」是一切知识的起点，因为只要有思想，就总有一个「我」在想。

利希滕贝格的回答又安静又锋利。他的意思是：你凭什么知道有一个「我」在想，也许只是语法逼你这样说。「它打闪」里的「它」并不是一个会打闪的东西，那么「我思」里的「我」，会不会也是一个塞进去的 It，他留给了后人去想。

请注意，他没有说「没有思想」。思想当然在发生，念头当然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他只问了一件事：为什么一定要在念头后面，放一个「谁」？

说他对在哪儿，要说足。他看见了，语法可以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承载者，而人很容易把语法当成世界。这一步，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迈出过。

◆ 六、先还语法一个公道

往下走之前，要先替语法说句公道话。

英文里塞一个 It，不是错，是有用。句子有了固定的位置，说的人省事，听的人也好抓。更要紧的是，日子里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问一声「谁」。

厨房里的杯子碎了，是谁碰倒的？这要问，而且问得有道理。药发错了，是哪个环节出的错？林晓当护士长，天天要问这个。她要的是一个清楚的答案：是

哪个人，是什么时间，是哪一步。如果她只说一句「这是发生了的事」，医院就没法转了。

所以在这些地方，有主语的说法一点不差。一个具体的人做了一件具体的事，用「谁做了什么」来讲，既准确，又负责任。

本书不反对这一点。本书要看的，是另一种情形：当问题变得很大，大到「万物怎么来的」「一个孩子怎么长大的」「一个词的意思怎么有的」。这时，我们仍然用同一套「谁做了什么」的句子去回答，而且一定要塞进一个「它」。

小处，好用。大处，就成了一个没人再问的习惯。

◆ 七、彼发生，就是那个非塞不可的 It

现在可以说本书最要紧的一对词了。

两千多年里，人们讲「发生」，讲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句子。胚胎怎样长成一个人？是那个胚胎在发生。橡子怎样变成橡树？是那粒橡子在发生。物种怎样出现？是这个物种在发生。孩子怎样学会数数？是这个孩子在发生。宇宙怎样开始？是这个宇宙在发生。

每一句话里，都有一个先坐好的「它」，然后「它」去发生。发生，成了「它」的一份履历。本书把这样的发生叫做彼发生。「彼」是那一个，对面那一边，意思是有主语的发生。

有一句随身的话，你可以先抄下来：

彼发生把「谁在发生」当答案藏进了题目里；此发生把它重新变回了题目。

把「谁在发生」藏进题目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问「胚胎怎样长成人」，题目里就已经说了：有一个胚胎。你一问「宇宙怎样开始」，题目里就已经说了：有一个宇宙。那个「它」不是你推出来的，是你提问的时候悄悄放进去的。

这和 It is raining 里的 It 是一回事。语法要它，它就在了。

◆ 八、此发生是什么，不是什么

那么，此发生是什么?

王德生博士在 2026 年 10 月 20 日有一句口述，全书的根就在这里，大意是：发生着，主语、客体和其他词语的语义，都在从中显出。

这句话，一字一字拆开看。「发生着」，是说先有这场发生，不是先有一个谁。「主语」，是说那个「谁」也是从这场发生里显出来的，不是事先坐好的。「客体」，是说被看到、被碰到的那个东西，也是显出来的。「其他的词语的语义」，是说连「它」这个字、「发生」这个字、「显出」这个字，它们的意思也是在这场发生里才显出来。

这样一说，听起来有点玄。其实不玄。你只要想一想导论里的「咕噜」就够了：那个词的意思，那个说话的孩子，那一家人的饭桌，没有一样是在发生之前就坐好的。

要提醒你两件事。

第一，「下雨了」只是一个旁证，不是证明。中文可以不说主语，不等于中文的说话人就没有一个先坐好的「它」。你问一个中国人天是谁，他照样会说，老天爷。语法可以松一松，习惯却不一定跟着松。第 25 章会专门讲这件事。

第二，此发生不是反对「谁」。林晓问「是谁发错了药」，仍然问得对。此发生只是说：当你问到根上，问到「谁」是怎么来的、「词」是怎么来的、「发生」是怎么来的，就不要再借一个先坐好的「它」做答案了。

◆ 九、一个傍晚的三句话

回到豆豆家。那天下雨的傍晚，屋里有这样几句话。

外婆说：「天黑了。」陈默下班回来，一开门说：「灯亮了。」林晓在厨房里喊：「饭好了。」

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有主语，也没有一个人追问谁。天黑，不是谁黑的；灯亮，没有人在意是哪一只手按的开关；饭好了，就是好了，大家端碗。

吃到一半，陈默喝了一口汤，皱了皱眉：「汤咸了。」

这一句话，气氛就变了。林晓放下筷子，问：「谁放的盐？」

外婆说：「我放的，不过我是照你上回说的，少放了一点。」陈默说：「可能是我早上腌的那点菜，水没沥干。」豆豆低着头喝汤，小声嘟囔了一句：「我昨天好像晃过盐罐。」

一桌子人，忽然开始找那个「它」。

你看出这里的分别了吗？前三句，没有人想找主语。第四句，一句「咸了」，就把所有人推上了找主语的路，因为这一回有一个后果需要有人担着，需要有人说「下回改」。于是「谁」变得有用了。

这时候找「谁」，没有错。不过你也看出来了，这碗汤的咸，是几个人、几个动作、几样东西碰在一起的结果：外婆少放了，菜带了盐水，盐罐被晃过。要是非得揪出唯一的那一个，反而容易找错。

这是一个小小的预告。后面的章节会一次次回到这里：什么时候「谁」有用，什么时候「谁」是人塞进去的 It。

◆ 十、这本书拿它做什么

「下雨了」与 It rains，这对比喻会陪你走完全书。

接下来的八章，你会遇到胚胎学、亚里士多德、达尔文、皮亚杰、胡塞尔、黑格尔，还有宇宙学家。他们都讲过发生，而且讲得各有各的好。本书会先把他们看见的写足，再去找一找，每一家的句子里，那个塞进去的 It 是什么。

找的时候只用一把钥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一问：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

你会发现，这一问每次都能问出点东西来。有时候，那个「它」是一个形式；有时候是一张蓝图；有时候是一个主体，有时候是一个终点。

你也会发现，每一家都有一块地方是一点不差的。本书不会把他们写成笨人，更不会写成骗子。他们是在一片很厚很稳的土里，把一件事讲对了。只是那片土，不是全部的土。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豆豆趴窗台的那一刻。

那天晚上，外婆把这件事记在备课本的最后一页：「孩子问，是谁在下雨。」下面空了一行，没有写答案。

第二天，她对豆豆说：「你昨天那个问题，外婆想了一夜。我觉得你问的不是雨，问的是话。人的话，老是想先找一个人出来。」

豆豆眨眨眼，想了想：「那我们今天来数，家里一天有多少句话是没有人的。」

他们数了一个晚上，数得外婆的老花镜滑到了鼻尖，林晓从厨房出来看了两回，也忍不住加进来数。数到最后，豆豆得出一个结论：有主语的话，大多是在吵架或者认错的时候说的。

这个结论不一定准，却是一个好的开头。一个九岁的孩子，在一个下雨的晚上，把「谁」当成了可以数的东西，而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后面的一整本书，要做的也是这件事。

明天能试三件小事。

一，留心听身边的话，数一数一天里有多少句没有主语的话，像「下雨了」「到站了」「有点冷」。你会发现它们多得惊人。

二，找一次「谁」有用的时候，比如谁关的灯，谁拿的钥匙。问清楚，对症下药，这是有主语的说法的好处。

三，找一次「谁」没有用的时候，比如一场争吵，一个习惯，一个词，你想问是谁起的头，却怎么也问不清。把它记下来，这是后面章节的材料。

带 走 的 话

英文必须塞进一个空的 It 才能说「下雨了」；彼发生，就是我们讲「发生」时，非塞不可的那个「它」。

小　账

哪一个「它」？「下雨了」里被语法硬塞进来的空主语 It，以及「谁在发生」里被悄悄放进题目的那个先坐好的承载者。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下雨的时候，没有谁先坐在那里等着下。主语是语法要出来的，不是事先坐好的。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追问「是谁起的头」，是为了什么事？问出来了吗？如果换成问「这件事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答案会有什么不同？

◆

02

第 2 章

胚胎里的小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林晓怀豆豆的第二十周，去医院做了一次大排畸的 B 超。回到家，她把那张薄薄的黑白单子放在饭桌上。

单子上是一团灰白的影子，医生用箭头标出了头、脊柱和一只小手。外婆戴上老花镜，把单子举到灯底下，看了很久，说：「这个鼻梁，像陈默。」

陈默凑过来看了半天，一脸认真：「我怎么觉得，这个下巴像你妈。」

一家人围着一张只有巴掌大的单子，争了半个晚上，孩子像谁。

你大概也遇到过同样的场面。孩子刚生下来，亲戚们一排站在床边，有的说眼睛像爸爸，有的说嘴巴像妈妈，还有人说耳朵像太爷爷。说着说着，一个孩子身上的每一处，都被认领回了不同的人那里。

这样的话，说的人没有恶意，听的人也高兴。请你留心一下它背后那个不声不响的想法：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份早就写好的东西，是从某个人那里抄来的，现在只是慢慢显了出来。

这个想法，有一个很长的家谱。这一章，就从它的头一代讲起。

◆ 二、显微镜下的小人

十七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人第一次用显微镜看见了精子。那是一种会摆尾巴游动的细小东西，之前没有人知道它们存在。

人们很兴奋，也很困惑。这么小的东西，怎么会变成一个人？

1694 年，荷兰人哈特索克出版了一本讲光学的书，书里有一幅图：一个精子的头部里，蜷着一个小小的人。他抱着膝盖，脑袋大大的，四肢折叠起来。后来人们说，哈特索克画的是一幅想象的示意图，他并没有声称自己真的看见了〔待核〕。这幅图太有名了，它画出了当时很多人心里想的事。

那个想法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全部部分，包括手、脚、眼睛、心脏，早就齐齐整整地装在最初的那一点点东西里了，只是太小，看不清。所谓长大，不过是把蜷着的小人慢慢撑开、展开。

这一派叫预成论。「预成」就是预先成好。当时有一个词，叫「展开」，原本说的就是把一卷东西摊开，后来才被借去说「进化」。

用大白话说：种子里已经有了一个缩小的你，你的一生，是把这个小人放大。

◆ 三、小人里还有小人

这个想法一旦认真起来，就会走得很远。

瑞士的博物学家邦内（1720—1799 年）是预成论里最认真的人之一。他研究蚜虫，发现有的蚜虫不用交配就能生出下一代，而且下一代体内，竟然已经带着再下一代的雏形。这在他看来，几乎是一个证据：原来一代套着一代。

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很自然就会想到一个吓人的结论：第一位女性的卵巢里，就得装着所有后来的人。每一个小人里面，装着一个更小的小人，更小的小人里面，又装着更小的，像一套没有尽头的套娃。

当时的学者分成两派，吵得很凶。一派说，小人住在卵里，叫卵源派；另一派说，小人住在精子里，叫精源派。两边都能找出自己的证据，也都能找出对方的破绽。

今天回头看，会觉得好笑。据后人的叙述，这些争论在当时是很严肃的，好几位学者为此写了厚厚的书，互相驳了几十年，谁也没能说服谁〔待核〕。请你先别笑得太快。

◆ 四、先还他们一个公道

预成论的人，并不傻。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问题，而且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团看不出形状的东西，怎么会自己长出手脚和心脏？在没有现代发育生物学的年代，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别的答案。要是形状不是预先有的，难道它凭空冒出来？

所以他们选了一个最稳妥的办法：形状不会凭空来，一定有个来源，那就把来源放在最前面。这一步，他们做得很认真，也很自洽。

还有一件事，要替他们说清楚。预成论抓住了一个真实的现象：生命是接得上的。老鼠生老鼠，不会生出蚜虫；人生人，不会生出橡树。这种一代接一代的稳，是真的，需要解释。预成论给了一个解释，虽然后来被推翻，但它让大家把这个稳当真了。后来的人再去解释遗传，是踩在这一步上的。

在一种条件下，预成论的话一点不差。当一个东西的形状，在一代代里几乎原样传下来，没有什么变数的时候，说「早就装好了」，是一个很方便的说法。你家的钥匙，齿纹早在铸造的时候就定好了，你用它开门，它不会半路上长出新的齿。

孩子不是钥匙。这一点，先要看另一派怎么说。

◆ 五、一步一步长出来

和预成论对着干的另一边，叫渐成论。

它的头一位大人物，是亚里士多德。他在《动物的生成》里说，胚胎不是一个缩小的成人，是一步一步长出各个部分的。据他记下的观察，鸡蛋孵到几天之后，最先看得见的是一个跳动的小点，那就是心脏（《动物志》第六卷〔待核〕）。

隔了将近两千年，到十七世纪，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在1651年出版了《论动物的生成》。他解剖了很多鹿，又看了很多鸡蛋，主张一切动物都来自卵，而且是在卵里一点一点形成的。书的卷首插图上，刻着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一切来自卵。

到了十八世纪，德国人沃尔夫在1759年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发生论》。他看鸡胚的肠子，发现它不是预先卷好的一根管子，而是一层平平的薄片，一点点卷起来才成了管。他说，你们看到的不是展开，是长出来。

这一边的人，把一件顶要紧的事看对了：形状是长出来的，不是提前摆好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出现的时刻，前一步没做完，后一步就不会有。

这就是路的意思：一先一后，不能乱。你不能先有心脏的跳动，再有心脏的形成。

渐成论把发生，真真正正当作了一件在时间里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件早就完成了的事的重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看见。

更难得的是，沃尔夫是在显微镜下一天天盯着看，才看到这些的。预成论的人也有显微镜，可是他们看的时候，心里先有了一个小人，眼睛就容易朝那边找。沃尔夫先把小人放下，才看见薄片在卷。看见什么，常常取决于先把什么放在心里，这一点，后面的章节还会回来。

◆ 六、两派吵的是什么，没吵的是什么

好了，现在两边的话都听过了。请你想一想，他们在吵什么。

他们吵的是：人是怎样展开的。是一次性撑开一个小人，还是一步一步长出各个部分？这是一个有来有往、值得吵的问题，吵了两百多年，推动了整个胚胎学。

你再看一眼，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吵什么。

两边都默认：有一个「它」。预成论里，这个它就是蜷着的小人。渐成论里，这个它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是形式，是那个决定了鸡蛋会长成鸡而不是长成鱼的东西。到了沃尔夫，据科学史的叙述，他也不得不补了一个力，叫「本质力」，让那些薄片知道往哪里卷〔待核〕。

你看，渐成论把过程讲活了，可是为了让这个过程有方向，它悄悄把「它」又请了回来：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形式，或者一股力。

所以这两派吵了两百年，吵的是「它」是怎样展开的。而「它」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坐在那里，这一点，没有一个人去问。

为什么没有人问？因为这个默认，和日常说话长得一模一样。你说「孩子长大了」，主语是「孩子」；你说「胚胎长成了人」，主语是「胚胎」。句子顺顺当当，听的人点头，说的人也不觉得哪里有问题。只有当你像豆豆那样，趴在窗台上追问一句「长大」是谁在长大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句子的头一个词，已经替你把答案放好了。

这和第 1 章讲的 It 是同一个毛病，只是披了一件更体面的外衣。

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预成论的回答是：从最初的那一点里来。渐成论的回答是：从形式里来。两边的答案不同，问题却在同一个地方：它都是先坐好的。

◆ 七、小人换了衣服

小人后来换了衣服。

二十世纪下半叶，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一路向前，人们读出了基因的序列。「遗传程序」「发育蓝图」这样的说法流行起来，成了书里、课堂上、新闻里的常客。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基因的研究治好了很多病，让人看清了很多过去看不清的事。本书没有一个字想贬低它。

不过请你听一听这些词：程序、蓝图、密码、编码。它们的样子，和那个蜷着的小人，有一点点像。一个是缩小的人，一个是一串写好的字母；一个等着被撑开，一个等着被读出。「它」换了衣服，仍然是先坐好的。

好在发育生物学自己也在往前走，而且走得很快。人们越来越清楚，一个胚胎长成什么样，不光看基因，还看温度、营养、母亲的身体、相邻细胞之间的推拉。同卵双胞胎有一样的基因，指纹却不同，据说和他们在子宫里手指碰到什么、怎样碰有关。

基因给的是材料和起点，形状在长的过程里，被一次次的碰撞改写。这个看法，现在已经是胚胎学的常识了。

◆ 八、换一副眼镜

现在，回到那张B 超单。

按本书的看法，单子上那团影子，不是一个早就写好的孩子，正在慢慢显出来。它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发生：胎儿的细胞在分，母亲的血在供，羊水在托，胎盘在换。母亲吃的东西、睡的觉、走的路，都一点一点进到这片土里去。

土里长出一点形状，形状又回头改变这片土。母亲因为这个孩子，开始不吃某些东西，开始早睡，开始害喜，身体的节律都变了。孩子的形状在改母亲，母亲的变化又在改孩子。一个往前走，一个往后写，谁也不是谁的背景。

那么「像谁」呢?

遗传是真的，孩子和父母确实有真实的相似。这一点，本书不否认。本书只想指出一件小事：「像谁」这句话，本身也是长出来的。

外婆那天晚上说「鼻梁像陈默」，说了这一句以后，全家人再看那张单子，就都开始找陈默的鼻梁。后来孩子出生了，亲戚们来看，听见「像陈默」，也就顺着看过去了。一句话落下，一家人的眼睛，就被它引着看了。

「像」，是看的人和被看的影子一次次碰出来的。它不在孩子身上先放着，也不在看的人脑子里先放着。

楼下邻居家有哥俩，一个爱闹，一个安静。父母是同一对，住的是同一间屋，吃的是同一锅饭。有人说，这是各人的小人不一样；有人说，这是老大先出生，父母没经验，老二生下来，家里已经是另一种样子了。后一种说法，已经朝着土去看了。

林晓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旁证。豆豆出生后的头一年，她夜里总醒，醒了就去摸孩子的额头，一摸就是半个小时。那一年，她的睡法变了，走路的步子变了，连耳朵也变了：隔着两道门，她也能听出孩子翻了个身。

这些变化，没有一条写在 B 超单上。孩子的样子在改母亲的样子，母亲的样子又在改孩子夜里的哭法和睡法。

陈默也说过一句实在话：他小时候的照片，十岁以前的，他自己都认不出是谁。「像我爸」的那一张，是二十岁以后才有的。这话听着像玩笑，却指着一件事：「像」随年纪、随光线、随看的人而换，不会固定在一张脸上。

单子上画的是一个人。日子里长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一整片土。

外婆在一旁听着，补了一句家常话。她说，林晓刚生下来时，亲戚都说像她爸；长到十岁，又都说像外婆自己；如今谁也不说了，她就是林晓。像谁，一路换了几手，最后落在了她自己身上。

把孩子看成一份早就写好的原件，是一种很方便的看法。按这个看法，孩子的一切，都只是被读出来的。而一个孩子的一生，要比读出来多得多。你读一份乐谱，读到的是写好的那些音；一个孩子，每过一天，都是第一次走过这一天。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晚上。

陈默争不过外婆，最后把那张单子夹进了一本书里。孩子出生以后，这张单子成了一个纪念。每过几年，他们拿出来看，发现那团影子，谁也不像。

豆豆现在九岁了，长得越来越不像单子上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像陈默，也不像林晓。外婆有时候看着他写作业的样子，说一句：「这个低头的架势，像我年轻的时候。」

林晓笑了：「妈，你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架势？」

外婆愣了一下，也笑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这个字，比我们想的要松。它是长出来的，会变，会换一个人去认领。

明天能试：下一次，当你或者身边人说「这孩子像谁」的时候，多问一句：「他是哪一会儿像？」你会发现，这个「像」，总是在某个具体的时刻、某个具体的动作里冒出来的，而不是一块整整齐齐的东西，放在那里等你认。

还有一件小事。家里有小孩的话，试着少说「你就是这样的人」，多说「你这回是这样」。前一句像是在读原件，后一句留着路。

如果你正在孕期，或者家里有人在孕期，关于身体的具体问题，请问产科医生。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预成论的小人换了衣服，变成了蓝图和程序；渐成论让形状一步步长出来，却仍请回一个先坐好的「它」。

小　账

哪一个「它」？胚胎里蜷着的小人，以及后来的形式、本质力、遗传程序。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预成论里是先坐着的；渐成论让过程长出来了，主语却只坐了一半。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说「这孩子像谁」，是在什么场合？　说完之后，大家看那个孩子的眼光，有没有变？

◆

03

第 3 章

种子与橡树：潜能变成现实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豆豆五岁那年，有一天指着绘本上的字，一个一个念出来：「小——兔——子——去——河——边。」

他其实是背下来的。这本书外婆给他念过十几遍，他知道每一页大概说什么，手指头跟着一点，嘴里就念出来了。在旁边听的外婆，眼睛一下子亮了，转过头对林晓说：

「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

这句话，后来在这个家里说了很多年。豆豆念得顺的时候，她说一遍；豆豆作文得了奖状，她又说一遍。有一回，豆豆数学考得不好，林晓有点着急，外婆还是那句：「他是读书的料，现在只是还没开窍。」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样一句话。说的人不是不爱孩子，恰恰是太爱了。他们说「是块料」，意思是：这孩子身上，有一样好东西，早就在里面了，只是需要时间，慢慢长出来。

这个说法，好听，也很让人安心。它有一个很老的出处，要追到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希腊。这一章，就请你跟着这句话走回去。

◆ 二、变化是真的，还是假的

先看一个很大的问题：变化是真的吗？

听起来是个怪问题。树会长，水会流，小孩会长大，谁会说变化是假的？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真有一位哲学家这样说。

他叫巴门尼德，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他的想法很硬，大意是：存在的东西存在，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如果一样东西变了，比如一粒种子变成了树，那就是「树」从「不存在」变成了「存在」。不存在的东西，凭什么变成存在？所以，变化只是感觉上的假象，真的东西是不动的。

这个想法让很多人头疼，因为它在推理上几乎无懈可击，在日子里却一眼就能看出不对。

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年）接了这个招。他的回答，是哲学史上一次很漂亮的解围：变化是真的，只是你把「不存在」想得太死了。种子里没有树，种子里有「能长成树」的东西。这不是「无」，也不是「有」，是第三种情形。

他把这种情形，叫做潜能。

请你停一下，公道地说一句：这一步，是了不起的。他是第一个认真地把变化当真，并且给了变化一个说法的人。不管后来的人怎么评价他，这一点谁也拿不走。

◆ 三、潜能和现实

潜能是什么？

大白话说，就是「能够是」。一个睡着的人，眼睛闭着，他此刻没有在看，却有「看」的能力，这叫潜能。一醒来，睁眼，真的看见了东西，这叫现实，也就是「正在是」。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九卷里，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一对概念。他说，现实在先，潜能在后；你要认出一个潜能，必须先认出它成为现实的那个样子。一个会建房的人，我们叫他建筑师，是因为我们见过房子；一粒会长成树的种子，我们叫它种子，是因为我们见过树。

他还有一本书，叫《论生成与消灭》，专门讲东西是怎样出现、又怎样消失的。他的思路是：一样东西的出现，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能是」变成「是」。种子变成树，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阶段。

这样一来，变化就有了一个稳稳的说法。孩子长大，是「能念书」变成「会念书」。木头变成桌子，是「能成桌子」变成「是桌子」。每一次变化，都是一个潜能走向现实。

这个说法好用到什么程度？两千多年里，它几乎成了欧洲人想变化的默认方式。

◆ 四、四个「因」

亚里士多德问：一样东西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的回答是，要问四个「为什么」，他叫它们四因。

他自己的例子，是一座铜像（《物理学》第二卷）。

第一，它是用什么做的？是铜。这叫质料因。

第二，它是什么形状？是一个人的样子。这叫形式因。

第三，是谁把它做出来的？是雕刻家。这叫动力因。

第四，它是为了什么而做的？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这叫目的因。

你看，他把一个东西的由来，拆成了四个方面，每一个都问得很实在。到今天，工程师做一个产品，也要问这四问：用什么料，做成什么样，谁来做，为什么做。

一个人只要认真地问，就会发现，这四问几乎能装下日常所有的「为什么」。这也是他影响了两千年的原因之一：他给了人们一套很好用的问题清单。

可是请你注意其中的第二和第四，形式因和目的因。在铜像的例子里，它们很自然：雕刻家心里有一个样子，他照着做。当亚里士多德把这套话搬去讲种子和树、孩子和大人的时候，一件事悄悄发生了。

这四问里，前两问，铜和样子，是东西自己的；第三问，是外来的推动；第四问，是方向。亚里士多德很看重第二和第四，因为一个东西「是什么」和「朝哪去」，决定了它的本性。

◆ 五、橡子里写好了橡树吗

后世的人在讲亚里士多德时，最爱用的一个例子是橡子和橡树。橡子是潜能，橡树是现实；橡子里有一个「橡树的形式」，它最终要长成橡树，这是它的目的。这个例子，不一定出自他的原文，是后来的讲解者用熟的〔待核〕。

但它把亚里士多德的意思，讲得很清楚。

橡子里的「形式」，是它「将要成为什么」的那个样子。橡树，是它的终点。整个生长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一点点实现的过程。目的因的意思是：它朝着那个终点去，而那个终点，在它出发之前，就已经在里面了。

请你把这一段，跟第 2 章接上。预成论里，先坐好的是一个缩小的小人。亚里士多德这里，先坐好的是一个「形式」和一个「终点」。小人不见了，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样子，却是同样的位置：在发生之前就坐在那里。

这里就是本书要找的那个「它」。

这是一种极有力量的讲法。橡子的发生，被说成了「它」的履历：它有一个形式，它有一个终点，它走过去，到达。而橡子落在哪片地里、遇到了几场雨、被松鼠啃了几口，这些都被放在了「过程」的外面，成了背景，成了「障碍」或者「帮助」。

用大白话说：橡树的样子，是在橡子里先写好的；土，只是在帮忙或者捣乱。

这样的讲法，有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它让人有了盼头。你知道橡子要去哪里，所以你可以耐心等。外婆对豆豆的耐心，一半来自这里。

◆ 六、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

在往下说这个说法的缝隙之前，请你先看一下，它在哪里完全成立。

想象一片老橡树林，几百年来，年年秋天，橡子落在同一片林地上。这里的土，几代人没有变过：同样的光，同样的雨，同样的松鼠，同样的落叶层。每年落下去的橡子，几乎都长成同一个样子的橡树。

在这样的林子里，你说「橡子里有橡树」，一点不差。你可以拿着橡子预言：三十年后，这里会有一棵这样的树。这个预言是准的。

人也一样。一个孩子在一个很稳定的环境里长大，学校、家庭、社区几十年不变，这个孩子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在这样的土里，说对的概率很高。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对的，条件是：土极厚、极稳，路被踩平，形状长定。种子年年落在同一片地里，他的话，一字不错。

两千年的科学，用的大半就是这个条件。把条件钉死，每次的结果都一样，这时「它的形式」「它的本性」就是一个好用的说法。

问题只在一件事：当土变了，这套话还灵不灵。

你手里的一个例子，就是搬家。一个在老家县城里被夸了十年的孩子，转学到大城市，一下子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突出。他身上的东西变了吗？他的「料」少了吗？没有。变的是土。同一个孩子，在两片土里，被认出来的样子不一样。

再看一个更小的场面。外婆教了三十年书，有一年带的班里，有一位男孩，一年级时字写得歪歪扭扭，她在评语里写：「这孩子不是写字的料。」到了三年

级，那孩子换了一支粗杆的铅笔，又碰上一位愿意站在他身后、看他把一行写完的老师，字一个学期就立住了。

外婆后来翻出那本旧评语，看了很久，没有说话。那句「不是料」，当时说得很准，准在那一年的笔、那一年的桌子、那一年的手劲上。它说中的是一片土的样子，没有说中一个孩子的一辈子。

「料」这个字，最好当天气看，不要当出身看。天气有准的时候，也有变的时候。

豆豆班上有一位小姑娘，数学总是满分，她妈妈说：「她天生就会算。」可是小姑娘自己说，三年级以前她怕数学，后来每天睡前和爸爸玩一道凑十的游戏，玩了一年，才不怕了。天生与否，外人看不出来；一年的睡前十分钟，却是实打实的。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外婆和小姑娘的妈妈说的，都是真话，都是在说「现在」。只有一个字要小心：「是」。「是块料」的「是」，一旦说成「本来是」，就把后面所有的日子，都收进了前面的一句话里。

◆ 七、他自己留下的缝

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并没有把话说死。

他说，自然的事情，是「总是如此，或者多半如此」（《物理学》第二卷〔待核〕）。注意最后那三个字：多半。他很清楚，橡子并不总是长成橡树。有的被虫蛀了，有的落在石头缝里，有的被冻死。他把这些叫做偶然，或者叫做阻碍。

这是一个诚实的说法。请你看一看他怎么处理这些「阻碍」。在他的体系里，橡子长不成橡树，是因为外面的东西挡了路，橡子自己的形式并没有错。橡子的形式是对的，路上有石头，所以没长成。

石头，被放在了橡子的外面。

这就是缝隙的位置。他承认土会影响结果，却没有看见土也参与了「橡子是什么」。一颗落在向阳坡的橡子，和一颗落在背阴谷的橡子，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橡子」？它们的根往哪里扎，它们的叶子朝哪里伸，它们长成一棵挺拔的树还是一丛歪歪扭扭的灌木，土一直在里头说话。

这不是他的疏忽，是他那片土里长不出的看见。在他生活的世界里，种子年年播下，庄稼年年长出，牲畜年年产崽，几乎一切都在「多半如此」之内。他把世界的样子，写进了他的理论里。

一个理论长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就容易带着那个世界的脾气。今天的实验室、工厂、大城市，每天都在制造「多半」之外的事：新的材料，新的行当，新的家庭样子。同样一套话，搬到这些地方，就会多出许多「怎么回事」。

◆ 八、换一副眼镜

现在，请换一副眼镜，再看这颗橡子。

一颗橡子落了地。它落在哪里？也许落在一块松软的黑土上，也许落在一道石缝里，也许落在一棵老橡树的阴影下，也许被一只松鼠叼走，埋在了很远的地方。

一棵成年的橡树，一年可以结出几千颗橡子。其中的绝大多数，一棵树也长不成：有的成了松鼠的口粮，有的烂在了落叶里，有的被虫蛀空。长成大树的，是极少数。

这极少数，长成什么样，也不由橡子一个说了算。在密林里，橡树要往上蹿，抢阳光，长得高而直；在开阔的野地里，没有谁和它抢，它向四面伸展，长成一把大伞。同样是橡树，样子不一样，是因为它们落进了不同的土，在不同的路上一步步走出来的。

土也不是只会等着。橡树一长大，它的树荫改变了脚下的光，它的落叶改变了土的酸碱，它的橡子养活了松鼠，松鼠又替它把橡子搬去很远的地方。这片林子，是橡树和土一起长出来的，长出来之后，又回头决定了下一茬橡子的命运。

这就是本书说的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

所以，此发生的看法，和亚里士多德不同的地方，只有一处：不是橡子里先有橡树。而是橡子、土、路、一场场天气，在一次次碰到一起的时候，长出了一个我们认得出的东西。我们给它起了名字，叫橡树。

「橡树」这个名字，是长稳之后才认出来的。认出来之后，我们再往回看，就会觉得它一直就在橡子里。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外婆那句话。

那天，豆豆数学考砸的晚上，林晓一个人在厨房里叹气。外婆走进来，没有再说「读书的料」，而是慢慢地说：

「我今天翻了翻他的本子。三年级这一年，他的数学老师换了两个。上学期那个，讲得快；这学期这个，讲得慢，写题目的方式也不一样。他是不习惯。」

林晓抬起头：「妈，你不是说他是读书的料吗？」

外婆想了想，说：「我还是这么说。不过我也想起来了，他五岁那年念绘本，是我陪着他念了十几遍。要不是那些晚上，他哪来的料？」

这一句，外婆说得很轻，屋里却安静了一会儿。

没有人否认豆豆身上有真实的东西。他记性好，爱读书，这是真的。这些东西，是在一个个晚上、一本本绘本、一位位老师里，被养出来的，也还在被养。它们不是一份早就写好了的原件，等着豆豆慢慢交卷。

还有一个很小的办法，是给「料」这个字留一点余地。孩子不愿意写作业的时候，先别急着判断他是不是懒，不妨问一问他最近睡得怎样、前桌换了谁、老师批改的方式变了没有。你问的这些，都是土。

明天能试：下次你想说「这孩子是块什么料」的时候，换一句：「这几年，他在哪片土里长？」然后看看那片土里，有什么是你可以动一动的。是睡眠，是一位老师，是一个爱读书的同桌，还是饭桌上少一次催促。

对你自己也一样。「我就不是这块料」，是一句很重的话。把它换成「我这几年，没有遇到合适的土」，不见得更好听，却更容易下手。

带走的话

亚里士多德把变化当了真，却把橡树的样子先写进了橡子里；土极厚极稳时这一点不差，土一变，就要看土也在说话。

小　账

哪一个「它」？橡子里先坐好的「形式」，以及它最终要到达的那个「终点」。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形式与终点是先坐着的；过程是真的，主语却在发生之前就在了。

想一想

别人说你「是块什么料」，你自己说过「我不是这块料」吗？那句话是在哪片土里、遇到什么事之后说出来的？

◆

04

第 4 章

达尔文的那棵树

◆ 一、「适者生存」这句口头禅

周一早上的例会，陈默所在的调度站又听见了那句话。组长指着屏幕上一排红色的数字说：「适者生存嘛，跑得慢的线路，系统自然会把它淘汰掉。」

陈默四十三岁，在一家物流公司管调度。这句口头禅，他听了七八年，从来没觉得哪里不对。

直到去年冬天，他留意到一件小事。系统算出来最快的那条环路，一到下午就堵。

堵的原因很简单：被派到那条路上的车，全是系统派的。

大家平时的说法是：路在那儿，车去适应它，适应得好的留下，适应不好的出局。可那条环路的「快」，是在一辆辆车开上去以后才变掉的。

你大概也遇到过。导航说这条路最快，你照着走，发现前面后面都是同一个导航派来的车。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句口头禅背后的那棵树。它的主人叫达尔文。

◆ 二、他把「种」写成了长出来的

先把公道还给他。

在达尔文之前，大多数人心里的「物种」，像一个个现成的模子：猫有猫的样子，雀有雀的样子。模子是定好的，个别的猫和雀只是模子压出来的东西，压得有好有坏。

1859 年，《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在书里说，大意是：今天所有的物种，都是从共同的祖先一点一点分叉出来的，靠的是有变异、会遗传，再加上漫长的时间（《物种起源》全书各章）。

书里只有一幅插图，是一张分叉的树形图。更早，在 1837 年的一本笔记里，他随手画过一棵小树，树上方写着「我想」两个字（《笔记 B》，据后来的整理者）。

这一步为什么了不起?

第一，「种」不再是模子了。生物学家迈尔后来把这种看法叫作「种群思维」：一群个体各不相同，没有哪一个是「标准件」。所谓物种，是这一大群里的差别在一代代里挪出来的样子（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1982 年）。

第二，第 3 章讲的那颗橡子，被他从根上拆了。橡子里没有早写好的橡树，也没有一个等在前头的终点。一棵树往哪边分叉，没有谁事先规定。

第三，他把「变」当成了正事。不是例外，不是毛病，是整部生命史的材料。

全书的最后一段，他自己也写得很平静。大意是：从缠在一起的河岸写起，写到那么多形态各异的生命，都是照着既定的法则，一步一步造出来的，这样看生命，有一种壮丽（《物种起源》末段）。

你可以读出来，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他看见的是一部很长的、有分岔的历史。

所以说，达尔文是把「长出来」这三个字写进生物学的人。

◆ 三、自然选择，用大白话说

用大白话说，他的想法只有四步，每一步你都见过。

孩子和父母像，又不完全像。这是遗传，加上变异。

生下来的，总比能活到长大的多。他自己回忆说，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 年）时，想到了这一点（《自传》）。

活下来的那些，更有机会留下后代。

这样一代代叠上去，群体就偏向了一边。他把这叫作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这四个字，不是达尔文起的头，是哲学家斯宾塞在 1864 年写的。据说达尔文后来的版本里接过去用了，并说这个词比自己的更准确，有时也同样方便（《物种起源》第五版，1869 年〔待核〕）。

还有一个词也要说句公道话。他讲的「生存斗争」，不是只指打架。他自己说，这个词用得很宽，带着比喻，一株长在沙漠边上的植物，跟干旱「斗争」，也算在内（《物种起源》第 3 章）。

所以他笔下的环境，其实已经比后来的口头禅厚得多：有天敌，有同伴，有食物，有干旱，还有彼此的依靠。

这个说法流传得太广，几乎成了他的商标。可你注意：「适」这个字，已经悄悄带进来一个画面，一个现成的东西在那里，等着被适应。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在讲那个画面之前，先说它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

美国的生物学家伦斯基，从 1988 年起，把大肠杆菌分到十二只烧瓶里，每天取一点转进新的培养液，一天一天地传下去。培养液是同一种，温度是同一个，转瓶的时辰也同一个。

结果，十二只烧瓶里的细菌，细胞都在变大，繁殖都在变快。方向惊人地一致。

这就是自然选择干净利落的样子：土被人钉死了，路被人踩平了，同样的压力，几乎同样的结果。

他们还留着冷冻起来的老菌种。想知道历史能不能重走，就把老菌种解冻，再传一遍。

有意思的是，传了三万多代以后，十二只烧瓶里有一只，细菌忽然会吃培养液里的柠檬酸盐了，别的十一只没有（据 2008 年的报告）。同一套规矩，不同的烧瓶，在一个具体的时刻，走出了不同的路。

这里要记下两件事。

一件是，条件钉得越死，达尔文的说法越灵。实验室、养殖场、同一片林子，都是这样的地方。

另一件是，连这样钉死的地方，也留着一条缝，让「这一回」冒出来。

◆ 五、他那片土里，先坐着三样东西

现在来说，那个画面是什么。

按本书的问法，要问的是：这棵树的叙述里，有没有一个先坐好的「它」？

有三样，坐得很安静。

第一样，是舞台。环境被写成一个现成的场子：气候、食物、天敌，摆在那里，生物上场表演，演得好的留下。场子是场子，演员是演员，两样是分开的。

第二样，是筛子。自然选择像一把筛子，孔眼是定好的，谁漏过去谁留下。筛子本身不被筛出来的东西改写。

第三样，是一条可以回溯的线。往回追，总能追到一个共同祖先；往前推，同样的压力，就有同样的方向。生物学家古尔德用过一个说法：把生命的录像带倒回去重放，会放出另一部电影（《奇妙的生命》，1989 年）。对手康威·莫里斯反过来说，重放多少遍，大方向差不多（《生命的解答》，Life's Solution，2003 年；书名为直译，未见通行中译本）。

吵得这么凶，两边却共有一个默认：有一盘带子，可以倒回去，可以重放。

到了二十世纪的「综合进化论」，这个默认长成了一个更具体的名字。多布然斯基、赫胥黎、费希尔他们把孟德尔的遗传学接了进来，这一接，补上了达尔文原先的一个弱处：他当年被人问倒过，混合遗传会把变异稀释掉。可是接完以后，坐在最里面的那个「它」，也有了名字，叫基因。

于是，生物成了基因的载体，环境成了载体上场的舞台。

这几步每一步都很扎实。本书要说的，只是它们共有的那一个动作：先把舞台摆好，再让演员上场。

这是他那片土里，长不出来的一个看见：舞台自己，也是被演员一点一点踩出来的。

◆ 六、换一副眼镜：树和土，一起长

换一副眼镜，再看这棵树。

一只雀，是一个形状。它身上的喙、翅膀、胃口，是从很多代的差别里走出来的路。它脚下的岛、岛上的种子、别的雀，是土。

关键在这一句：土在推，而且土也被推。

达尔文本人就看见过。晚年他写了一本讲蚯蚓的小书（1881 年），说蚯蚓一年一年翻土，翻成了今天田野的样子；他的说法大意是：蚯蚓在世界历史里的作用，比一般人想的大得多（《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

那本书很受欢迎。可它在他手里是另一本书，没有改写《物种起源》的主轴。

后来的人把这条缝接上了。海狸筑坝，把一条溪变成一片池塘；珊瑚一层层长，长成礁，礁又成了别的鱼的家。生物学家把这叫作「生态位构建」（奥德林-斯米、莱兰、费尔德曼《生态位构建》，2003 年）；进化论里最早提醒这件事的人之一，是勒沃汀（1983 年〔待核〕）。

还有一个离你更近的例子。有一些地方的人，成年以后还能喝鲜奶，不闹肚子；这样的人，在世代养牛、喝奶的人群里更常见。人先是把牛养进了日子，日子改了土，土又选出了能消化奶的人。这是路和土在互相写。

这一步，是前人走得很近的一步。

本书想再走半步：生物与环境这两个名字，也不是事先就分好的；哪里是「它」，哪里是「场子」，也是这场发生里一点一点画出来的。这半步，第 16 章讲张力的时候会回来。

舞台不是摆好的，是演员和舞台一起踩出来的；筛子不是挂好的，是被筛过的东西一起磨出来的。

◆ 七、一个旁证：岛上的雀

这半步，有一个很好的旁证，就在达尔文当年去过的那片群岛上。

格兰特夫妇从 1973 年起，守着加拉帕戈斯群岛里的一座小岛，一只一只地给地雀量喙、套环、记账，一守就是几十年（韦纳《鸟喙》，1994 年记述了这件事）。

1977 年，岛上遭了大旱。软壳的小种子很快被吃光了，剩下的多是又大又硬的种子。喙厚一点的雀，咬得开硬壳，活了下来；喙薄的，饿死得多。到下一代，岛上雀的喙，平均变深了一点。

这是教科书里的自然选择，干干净净。

可账本继续往下记。1982 年到 1983 年，一场很强的厄尔尼诺带来了大雨，岛上长出许多软壳的小种子，大种子反而少了。风向换了，喙小一点的雀占了便宜（据格兰特夫妇后来的记录〔待核〕）。

同一座岛，同一个物种，两个年头，选择的方向反过来了。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雀吃种子，吃多了，岛上的种子就变少、变硬；雀改了岛，岛又改了雀。「岛」不是一块先摆好的舞台，是一年一年被吃出来、被雨浇出来的。

你看，路是一年年的活和死，土是岛、雨和种子，形状是那一代雀的喙。三样东西缠在一起，谁也没有先动手。

达尔文只要再往前走半步，就能看见这个。他那片土里，没有长出这半步。

◆ 八、今天与机器：谁的舞台

今天的机器，把这个默认摆得更清楚了。

工程师有一类办法，叫遗传算法（霍兰《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中的适应》，1975 年）：造一大批方案，让它们变异、杂交。再用一个打分函数筛，高分的留下，低分的淘汰，一代代地叠上去。

这个办法常常很好用。可你看它的结构：那个打分函数，是人事先写好的。它就是舞台，也就是筛子。进化算法里没有一只生物能去改它。

再看你手机里的短视频。

创作者看见什么样的视频被推荐得多，就往那个样子靠；推荐系统看见靠过来的视频，又更相信自己原来的判断。适者在生存，可「适」的标准，是在一轮轮的推、靠、再推里自己长出来的。

这时候再说「平台只是把好内容筛出来」，就和陈默组长那句话一个样子。

筛子是有的，可它不是挂在天上的。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调度站的一年

回到陈默的调度站，把这一年从头走一遍。

年初，新系统上线。系统有一套规矩：谁接得快、谁送得准，下一次就多派给谁。这是路，一串有先后、会修正的不同。

路上有土。路网是土，仓库的位置是土，司机之间谁带谁、谁和谁换班，也是土。还有一块不起眼的土，是那些老司机肚子里的「哪个路口几点会堵」，系统读不到，可它每天都在推。

春天，几个跑得快的司机被多派了单，他们的车都往同一条环路上去。那条环路到下午开始堵，这是形状的第一次冒头：「环路下午不好走」。

夏天，组里有人学乖了，下午主动绕开环路，改走旧路。旧路的车多了，旧路也慢了。系统把这看在眼里，又改了派单的口径。

秋天，仓库把装货口挪到了另一侧，为的是少排队。这一挪，路网又换了一遍。

到冬天，陈默回头看那句「适者生存」。他发现，没有哪一个「适」是年初就定好的。哪一条线算快，哪一个司机算强，都是这一年里一点点被写出来的，写完又回头改了下一轮的派单。

这四样东西，每一样都被别的几样写过。

要是还想说「谁才是起点」，他可以接着问：是系统的规矩？是司机的习惯？还是路网的老样子？他会发现，每一个答案，都得先站在另外两个上面。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周一的例会。

陈默没有当场反驳组长。他只是把那一年的派单表按月份排开，贴在了白板上，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条路，是我们一起走快的，也是我们一起走堵的。」

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组长拿笔，把「淘汰」两个字圈起来，改成了「调」。

你不用等一个例会。明天能试三件小事。

一，下次听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心里问一句：这个「环境」，是谁的？里面的人，有没有动过它？

二，想想你自己的一个「竞争」，比如班里的排名、公司的考核。问一问：这套标准是谁定的，是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的，有没有一部分是大家一起走出来的？

三，下次孩子说「我们班就是这样，不行就被淘汰」，别急着讲道理，先问：那是谁一点一点把班里变成这样的？你在里面，有没有出过一份力？

答案不一定好听。可你会看见，那把筛子上，有你的手印。

带走的话

达尔文把「种」写成了长出来的，却把环境留作现成的舞台；舞台和演员，其实是一起踩出来的。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个现成的环境舞台，加上一把孔眼定好的筛子，以及筛子背后可倒带重放的一条线。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种」是长出来的，这是他的功劳；可「场子」先坐着，演员才能上场。

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大家都说就是这样」的规矩，其实是大家一起走出来的？　你上一次改了自己的环境，是在什么时候？

◆

05

第 5 章

皮亚杰的孩子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豆豆五岁那年的暑假，外婆在饭桌上用绿豆摆了两排。每排八颗，一排挨得紧紧的，一排拉得长长的。

外婆问：「哪一排多？」

豆豆想都没想，指着拉得长的那排：「这排。」

外婆教了三十年语文，不太会数落孩子，可这一回，她忍不住对林晓笑着说了一句：「这孩子，连数都不会数。」

林晓是护士长，见过很多哭闹的孩子，她没笑，只是问了豆豆一句：「你怎么看出来这排多的？」

豆豆说：「它长。」

你家里大概也有过这样的饭桌。孩子答错了，大人觉得好笑，或者着急。

可有一个人，一百年前，偏偏对孩子答错的这一刻特别着迷。他叫皮亚杰。

◆ 二、他第一个把「知识」写成长出来的

先把公道还给他。

皮亚杰是瑞士人，1896 年生，1980 年去世。年轻时他学的是动物学，研究过软体动物。这件事常被人提起，因为它和他后来的路连得很紧：他是用一个生物学家的眼睛，去看孩子怎么「长」出知识的。

据他后来的回忆，20 世纪 20 年代初，他在巴黎一间实验室里，帮着给孩子们做推理测验。做着做着，他发现自己对孩子答对的题没什么兴趣，反倒是答错的那些，越看越有意思：不同的孩子，错得居然很像。

错得很像，就说明那不是乱错。

他后来发明了一种做法，叫「临床谈话」：不按固定的题单一路问下去，而是顺着孩子的话追问，孩子说什么，就跟着问「为什么」「你怎么知道」。

你想想，这和一个耐心的外婆蹲在饭桌边的样子，差不多。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在他之前，孩子答错，多半被看成「还没学会」，缺了一块，补上就是了。他看见的是另一回事：孩子的错，是有道理的，是一套自己的想法。

这一步，本书要认真道谢。

他的主要想法，用大白话说有三条。

第一，知识不是从大人脑子里直接搬到孩子脑子里的。你说一遍「两排一样多」，孩子点头，不等于他懂了。

第二，知识也不是孩子一生下来就带着的。他反对先天论，也反对「孩子只是一张白纸，世界在上面盖章」的看法。

第三，知识是在孩子和周围的东西一次次打交道的过程里，一点一点搭起来的。

他把这套研究叫作「发生认识论」。这里的「发生」，主要的意思是「来历和成长」，他在日内瓦还办过一个研究中心，专门做这件事（《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 年）。

◆ 三、同化、顺应，和一架楼梯

他讲孩子怎样一步步长，靠两个词。

一个叫同化。孩子手里有一套做法，碰上新东西，先拿旧做法去套。三岁的豆豆在澡盆里相信：大的东西会沉，小的东西会漂。她往水里扔积木，越大的越沉，一切顺利。

另一个叫顺应。有一天，她扔进去一个很大的塑料球，球居然浮在水面上。这时候旧做法就不灵了，得改一改，才能把球收下来：不光看大小，还要看别的。

同化是把新东西装进旧做法，顺应是为了装下新东西，改一改旧做法。两个动作交替着来，孩子的做法就一点点变了样。他还给这个过程起了一个名字，叫「平衡化」。

接着，他把孩子的成长排成了一架楼梯，分四级（《发生认识论原理》，各年龄段为通行说法）：

零到两岁，靠手、嘴、眼和身体去摸索，叫感知运动阶段。

两岁到七岁左右，会用词、会想象了，可想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容易被眼前最显眼的样子拉走，叫前运算阶段。

七岁到十一岁左右，开始能在脑子里把事情倒回去、对着比，叫具体运算阶段。

十一二岁以后，可以不看实物，光用「如果这样，那么那样」去推，叫形式运算阶段。

开头那两排绿豆，就是第二级的典型。孩子被「长」拉走了，没能在脑子里把豆子推回去。

◆ 四、数数，是三样东西分头长的

他的楼梯之外，还有一件更小的事，也是豆豆家的：数数。

豆豆两岁多，就会背「一、二、三、四、五」，背得很顺，像唱歌。可你让她去拿三颗糖，她一把抓过来，抓了几颗，自己也不知道。

背，和数，是两回事。

到了三岁，她开始用小手指去点：点一颗，说一个数；再点一颗，再说一个。点得快了，漏掉一颗，或者同一颗点了两回，外婆就在旁边笑：「这颗你数过了。」

再过一阵，她才懂了一件更怪的事：最后说出口的那个数，不光是「第几个」，还代表「一共有几个」。

后来研究数数的人，把这几样东西拆开来看过：顺序要稳，一个对一个，最后一个数代表总数（盖尔曼与加利斯特尔《儿童的数概念》，1978 年〔待核〕）。

这几样本事，不是一天一起来的。它们分头长，长着长着缠到了一起，才成了你我平常说的「会数数」。

所以，会数数这个形状，其实是一路上好几条小路汇成的。哪一条是起点？说不准。

◆ 五、先说对在哪儿

他的楼梯，在一个很具体的条件下，几乎一步不差。

这个条件是：孩子的土比较齐整。差不多的家，差不多的学校，差不多的语言，差不多的测验。

在这样的土里，七岁前后确实有一个坎，很多孩子在那附近一下子「开了窍」。老师们用他的楼梯排教案，医生们用它判断孩子发育得顺不顺，都很管用。

还有一件事要说。他看过的那些孩子，有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孩子，是他在家里一点一点记下来的。他的本子上有很多名字、很多天、很多句原话。这不是坐在书桌前想出来的理论。

后来的人对他有不少补充，也有不少不同意。

有的说，婴儿懂得的东西，比他估计的早得多。

有的说，孩子答错，有时不是不懂，是没听懂大人到底在问什么。在一个后来很有名的实验里，研究者让一只「调皮的玩具熊」来弄乱那排纽扣，孩子竟更容易答对（麦加里格与唐纳森，1974 年〔待核〕）。

还有的说，孩子在市场里卖东西，算起账来比在学校里快得多，也准得多（卡拉赫等人研究巴西街头做买卖的孩子，1985 年）。

维果茨基的说法又不同。他和皮亚杰差不多同时代，在俄国研究孩子。他看到的是，孩子的想法，常常先在大人的话里、游戏里出现，再慢慢缩进自己的脑子（《思维与语言》，1934 年）。皮亚杰笔下的孩子，更像一个独自面对物件的小科学家；维果茨基笔下的孩子，身边总有人。

这些补充，没有推翻他看见的那件事：孩子的错，有自己的道理。它们只是提醒我们，一个孩子，换一片土，就会长出另一副样子。

◆ 六、他那片土里，先坐着三样东西

现在问本书的老问题：这架楼梯里，有没有一个先坐好的「它」？

有三样。

第一样，是终点。楼梯的最上面，是一种整整齐齐的逻辑和数学的思考。每一级，都是往那儿去的一个台阶。他说，平衡化会越来越好，一级比一级稳。孩子是在往一个已经有名字的地方走。

第二样，是楼梯本身。四级的顺序，他说是固定的，每个孩子都要从下往上走，一级也不能跳。这架楼梯，像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搭好了。

第三样，是两头。孩子在一头，周围的东西在另一头，两头各有各的名字，发生在它们中间。他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大意是：知识既不是预先躺在客体里的，也不是预先躺在主体里的，它来自两者之间的互动，开头的时候，两边还分不开（《发生认识论原理》〔待核〕页码）。

这句话离本书很近。第 11 章和第 12 章会回来接着讲。

可你读下去会发现，他这句话里，「主体」和「客体」，仍然是两个先摆好的名字，只是起初分不清。就像一块面团里本来就裹着两块东西，慢慢才被分开。

要说他的好，还有一处，是他对孩子的尊重。他蹲下来，听孩子把话说完，不抢着纠正，也不替孩子把话补圆。这个姿势，比他的哪一条结论都更值得学。

还有一个细节。他说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叫「功能不变量」：孩子天生就会组织自己的做法，会去适应周围。变的是内容，不变的是这两个动作。

这个不变的动作，其实就是那个「它」：一个带着调节本事的孩子。

说这些，不是挑他的错。他明明反对先天论，也反对白纸论，在他那片土里，这已经走得很远了。

只是他那片土里，长不出这个看见：连「孩子」和「周围的东西」这两头，也是在这场发生里，一点一点显出来的。

◆ 七、换一副眼镜：一样多，是怎样长出来的

换一副眼镜，再回到饭桌上。

先不说孩子「有」或「没有」守恒的概念。就看豆豆那个暑假，做了些什么。

她倒过汤，倒过果汁，倒过洗澡水。她抢过表姐手里的杯子，被妈妈说「别抢，分一样多」。她听见外婆说「一人一半」。她看见爸爸往两只碗里舀饭，舀完了，还要认真比一比。

这里面，有一串有先有后的事：倒进去，倒出来，看一眼，说一句，被笑，被纠正，再倒一次。这是路。

路上有土：杯子的样子，桌子的高度，外婆的口头禅，妈妈对「公平」的在意，还有表姐抢杯子时那个眼神。这些缠在一起，土就厚了。

同一个暑假，邻居家的孩子，从小在菜市场的摊位边长大，被大人使唤着称过菜、找过零钱。这个孩子的「一样多」，大概长在另一些地方，来得早一些，也可能用的是另一种方式。两个孩子的土不同，站点出现的位置，就不会一模一样。

然后，在某一个傍晚，豆豆自己把拉得长长的杯子里的东西倒回矮的那只，看着它回到老地方，嘴里冒出一句：「倒回去就一样啦。」

那一刻，「一样多」这个形状，稳下来了。

请注意，这不是她「发现」了一个一直在那儿的事实。她是在一次次倒、看、说、争的过程里，把「倒来倒去还是一样多」这件事，长了出来。长出来以后，它又回头改了她：从此她倒东西的手势变了，她拿这个去逗比她小的孩子，在饭桌上分东西时也有了底气。这是回写。

所以，所谓「阶段」，在本书看来，是一次次定型的站，不是预先搭好的楼梯。每一站之前，都有一段一锅粥，然后有一段正在成形。站点也会随着土的不同，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 八、今天与机器：楼梯做成了软件

这架楼梯，今天被做成了软件。

你给孩子下载过那种学习软件吗？它先让孩子做十道题，然后告诉你：孩子目前在「三级」，下一级是「四级」，该刷哪些题，按顺序排好。

这种软件在很多方面很好用，它把孩子的情况看得清楚。

但请你看它的结构：那些级数、那条排好的顺序，是软件开发的人事先画好的。孩子在软件里怎么走，只是在他们画好的格子里挪动。

更要紧的是，这样的软件会把孩子的路，一点一点推向它能测得出的那种路。孩子刷得越多，软件越相信自己原来画的格子是对的。

这就又是一次「楼梯先搭好，孩子往上走」。

本书不反对楼梯。楼梯有时很有用，尤其是在土极齐整的时候。本书只想你别忘了：楼梯是走出来、又被踩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饭桌。

那天晚上，林晓没有纠正豆豆，她给女儿拿来了两只大小不同的杯子，说：「你来分，分到你觉得一样多。」

豆豆分了好几次。每一次，她都要看，要倒，要把一只杯子里的东西倒回去，看看水位回到哪儿。外婆在旁边看着，忍着没有插嘴。

过了一个星期，外婆发现豆豆在厨房里，教她小表弟「倒回去就一样」。

外婆后来说，她教了三十年书，头一回觉得，「会了」这件事，原来不是我教出来的，是我们一起弄出来的。

那个星期天，林晓还做了一件小事。她把豆豆小时候用过的那只矮胖的碗和细高的杯子，从橱柜里翻出来，放在窗台上。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每次路过，看一眼，笑一笑。

有些东西，等你长大了回头去看，才知道它们当年是怎么把你一点一点改成了今天的样子。

你明天可以试三件事。

一，孩子答错的时候，先问一句：「你是怎么看的？」然后听完。他的错里，常常藏着一条他自己的路。

二，让孩子自己动手：自己倒，自己摆，自己摸。别急着说「正确答案」，他要在动手里，把那个「对」长出来。

三，想一想你自己：最近学新东西的时候，你的旧做法有没有被改过一回？哪一次最疼？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孩子的发育快慢，更不要只靠一架楼梯去判断。

带走的话

皮亚杰第一个把知识写成孩子身上长出来的，可他的楼梯和两头，仍然是先搭好的。

小　账

哪一个「它」？一架固定的四级楼梯，通往一个整齐的逻辑终点，外加一个带着调节本事的孩子，和另一头先在的周围。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知识是长出来的，这是他的大功；可长出知识的那个孩子，先坐着。

想一想

你小时候有没有一次，因为答错而被笑，后来才发现自己的错有道理？　你教过别人什么东西，你觉得是你教会的，还是你们一起弄出来的？

◆

06

第 6 章

胡塞尔的沉淀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外婆退休的第三年，把阁楼上一只旧纸箱搬了下来。箱子里是她从前的备课本，一摞一摞，用橡皮筋捆着。

她随手翻开一本。第一层是铅笔写的底稿，字迹细细的，是 1993 年的她。第二层是红笔，划掉了半页，改成了另一种讲法，那是换了教材以后。第三层是蓝笔，写在页边，只有半句话：「这个孩子今天哭了，别催他。」

最后一层，是一张夹在中间的小便条，是她退休前一年写的，上面只有三个字：「还是慢。」

外婆翻了一个下午，没有说话。傍晚林晓回来，她抬起头问了一句：「这些，到底是谁写的？」

你大概也有一只这样的箱子，或者手机里一个翻不到头的相册。每翻开一页，你都认得，又都有点不认得。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些一层一层沉下来的东西，住在哪里。

◆ 二、他想看清：意义是怎样来到眼前的

先说这个人。

胡塞尔，1859 年生，1938 年去世。他是学数学出身的，在维也纳拿的博士学位。后来转向哲学，一辈子在德国的大学里教书，先在哥廷根，后在弗赖堡。

他留下的东西多得吓人。据后来的记载，他用速记写下的手稿有大约四万页。1938 年他去世后，一位比利时的年轻神父想办法把这些手稿运出了德国，才没有被毁掉，后来成了鲁汶的胡塞尔档案馆。

他一辈子想做的事，用大白话说是：先别问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先问一件东西是怎样来到我们眼前的。你看见一棵树，你认出它是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法，他叫作「回到事情本身」。方法叫现象学。大意是，先把「世界本来怎样」这个念头放在一边，只看经验里的东西是怎样一点点向我们显出它的意思的。

这件事的分量，要从他之前说起。

在他之前，大多数人要么忙着研究外面的世界，要么忙着琢磨里面的脑子。他说，先别忙，先把「显出来」这件事本身，细细地描一遍。这是一个很老实、很耐心的功夫。

◆ 三、从「结构」走到「来历」

他的路，分成两段。

早年的他，像一个画结构图的人。《逻辑研究》（1900—1901 年）里，他把一个意思是怎么「指向」一个东西的，画得清清楚楚。这一段，叫静态现象学。

大约在 1920 年前后〔待核〕，他开始问另一个问题：这个意思，是从哪儿来的？它有没有一个来历？这一段，叫发生现象学。

他为什么要这样走？

你看一棵树，你不是从零开始看的。你认出「树」的时候，借的是你从前看过的无数棵树，是你听过的「树」这个字，是你小时候爬过的那一棵。这些旧的东西没有消失，它们沉到了下面，成了你现在认出东西的底子。

他把这个过程叫沉淀。

在《笛卡尔式的沉思》里，他把这套想法讲得最集中。这本书源自 1929 年他在巴黎的讲演，法文本 1931 年出，德文本到 1950 年才问世。第四沉思里，有几节专门讲发生（大约是第 37 至 39 节〔待核〕节号）。

他分了两种发生。

一种叫主动发生。你一步一步地想，一步一步地判断，把一个新概念造出来。就像外婆当年一笔一笔写下备课本。

一种叫被动发生。你没有动手，意思却自己连起来、沉下去了。你看见一只杯子的正面，眼睛就自动带着「它有背面」的期待。外婆一翻到那页，不用想，就知道页边有蓝笔的批注。这些，没有谁在动手，它们自己连成了线。

他说，被动的这一层，是主动那一层的地基。

他还举过一个很家常的东西：联想。你一闻到某种饭菜香，突然想起小时候的厨房，这不是你决定想起的，是两样东西从前缠在一起，现在一个冒头，另一个就跟着上来。他认为，这种无声的连接，是被动发生里最基本的一股力气（《笛卡尔式的沉思》第 39 节附近〔待核〕）。

你想想看，外婆在厨房里闻到一股樟脑味，立刻想起那只纸箱。她不需要「决定」。

◆ 四、先说对在哪儿：他离本书有多近

要说公道，先得说，胡塞尔是上篇这几家里，走得离本书最近的一位。

第一，他说「自我」也有历史。大意是：自我在一个「历史」的统一里，把自己构成起来（《笛卡尔式的沉思》第 37 节附近〔待核〕）。这句话在他那个年代，是件大事。过去的哲学，多半把「我」当成一个坐在那里、一点不变的东西。他说，不对，「我」是随着做过的事、下过的判断一路长起来的。

第二，他说做过的决定会留下来，变成一种持久的倾向，他叫它「习性」。你昨天认定了一件事，今天它就成了你看东西的框子，不用再决定一次。

第三，他说旧意义没有消失，而是沉下去，成了新意义的土。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回写」的一半。

第四，他的描述功夫，真好。把一个看起来很小的经验，拆开来，一层一层摆给你看，这种耐心，很少有人比得上。

他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经验线很连贯的时候。比如外婆，几十年在一个行当里，教同一个年级、同一批字，备课本一层一层压上去，层层有来历，层层接得上。对着这样一个人，他的描述几乎句句成立。

晚年，他自己也在往前探。他在 1930 年代的手稿里，写到了一个越来越模糊的「原自我」，写到了「活的当下」里那种说不出主人是谁的涌动（《C 手稿》〔待核〕）。他不是没有看见，只是没来得及走完。

◆ 五、他那片土里，先坐着一位房东

那么，在他的沉淀里，先坐着的是什么，要看一看。

本书的比喻是：房东。

他笔下所有的沉淀，都有一个地方可以住。那个地方叫「先验自我」。意思大致是，在每一次具体的看、想、记之下，有一个贯穿所有这些的「我」，一个同一的极，一切沉淀都挂在它的名下。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是时间的形式。他说，时间是发生的普遍形式（《笛卡尔式的沉思》第 37 节〔待核〕）。意思是，意义是在一条意识的时间流里，先后相续地沉淀下来的。这条流的形式，是先给好的。

第三件，是他的方法。要做现象学，第一步是把世界「悬搁」起来，退到一个站在世界之外的位子上去看。这个位子，谁来坐？他的回答是：先验的看者。

这三样放在一起，就成了一栋房子：有房东，有走廊（时间），有一个专门看房子的人。

他的沉淀，一层层都沉在这栋房子里。

我们不妨看一个小地方。他在第五沉思里想讲别人：我怎么知道别人也有一个「我」？他的办法，是从我自己的屋里推出去，把别人看成「另一个我」的类似物（《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别人，是从房东的屋里推出来的。

说这些，不是挑错。以他的年代、他的功夫，这已经走得极远。只是这一片土里，长不出这个看见：房东自己，也是从沉淀里一点点长出来的。

◆ 六、修补，不是颠覆

按本书的口径，胡塞尔仍是发展中的修补，不是颠覆（这是王德生博士 2026 年 10 月 20 日的口述裁定）。

「修补」这两个字，容易被听成贬低。其实不是。

修补，是在房东还在的前提下，给房子加一层楼。胡塞尔的这一层，很大：他让意义有了来历，让自我有了历史，让沉淀成了正经的事。

颠覆，是去问房东本人：他是不是也是从屋里长出来的。

这两件事，隔着的不是一步，是一个姿势。

打个比方。一个人在一座老宅里，发现墙皮层层剥落，每一层里都有从前的痕迹，于是他写了一本很细的书，讲这些痕迹。这是修补，也是真功夫。

另一个人则会去问这座宅子是什么时候、怎样被一层一层「住」出来的。它的墙和它的主人，说不定是同一场居住的两个侧面。

后一个问法，才是此发生。

还有一点要说。这第二个问法，为什么没有从胡塞尔那里涌出来？按本书的看法，从发现到发生，不是外面的理论撞进来的，是发现学这个系统里面的种种想法，自己撞、自己乱、自己长出新形状。而这件事，发生的地方，多半不在西方哲学家这个圈子里面。第 27 章会专门讲。

所以，在这一章里，请把胡塞尔放在他该在的位置：一个把沉淀这件事说得最细的人，一个修补得最漂亮的人。

他把沉淀写得那么细，却让它们全住进了同一个人的屋里；本书想问的是，这个人，是不是也是沉下来的。

◆ 七、换一副眼镜：沉淀没有房东

换一副眼镜，回到那只纸箱。

外婆问：「这些，到底是谁写的？」

按房东的说法，答案很简单：是我。所有的字都是我写的，所有的层都是我的，我是贯穿它们的那个人。

可你再看一眼。1993 年那个铅笔底稿的她，和退休前写下「还是慢」的她，是同一个人吗？她用的词不同，她心里在乎的东西不同，她对孩子哭这件事的态度也不同。

按本书的说法，这些东西，是一层一层沉在土里的。铅笔字沉下去，红笔字压上来，蓝笔字写在边上。每一层是一条路上的一站，是一场发生的一个结算点。

而「我」，是在这些沉淀里，一次次显出来的。

这一回，「我」在翻开 1993 年那一页的时候显出来，是一个有点紧张的年轻老师。再翻到蓝笔那一句，「我」又换了一个样子，是一个已经学会等孩子的人。

这个「我」不是翻页的人，也不是书页里的人。它是翻页这件事发生时，在字和手和眼睛之间，显出来的那个形状。

写下来的一层层东西，不是挂在一个「我」的名下，是沉在土里，而「我」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沉淀和「我」，是互相写出来的。每多沉一层，下一次显出的「我」就换一个样子；「我」换了样子，下一次落笔，沉下的东西也就不同了。

房东不在。屋子和主人，是一起住出来的。

◆ 八、今天与机器：谁替你沉淀

今天的手机，替我们做了很多沉淀的活。

相册里有「那年今日」，每天早上弹出一张去年的照片。云盘里有备份，聊天记录里有搜索。有的软件，还会替你把一年的照片剪成一段「年度回忆」，配上音乐，配上字幕。

这些，的确好用。可请你想一件事：弹出来的，是谁挑的？

是软件的规矩挑的。哪些照片多人点赞，哪些里面有笑脸，哪些颜色漂亮，它就让哪些浮上来。那些没有笑脸的、模糊的、半夜拍下的，慢慢沉到你再也翻不到的地方。

于是，这些浮上来的东西，开始回头改写你对那一年的记忆。你以为那一年很快乐，因为弹出来的都是笑脸。这是回写，只是写的手，一半在你这里，一半在软件那里。

这样的沉淀，没有一个「先验自我」在管。它是你、手机、软件、朋友的点赞，一起沉出来的。

胡塞尔要是看见，大概会很有兴趣，他会想把这一堆也收进「我」的名下。本书想的是反过来：这一堆，恰好说明了「我」是从哪儿来的。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那只纸箱

回到外婆。

那个下午，她把备课本按年份重新排了一遍。排到 2003 年的时候，她停住了。那一年的本子，几乎没有红笔，也没有蓝笔，只有一页页工整的铅字，是照着教学参考书誊的。

她记得那一年。那一年学校搞评比，每个老师的备课本要被抽查。她把本子写得整整齐齐，可心里是空的。

她盯着看了很久，对林晓说：「这一年，我好像不在里面。」

你看，这句话很怪。要是有一个先在的「我」坐在屋里，所有字都是它写的，那么它怎么会「不在里面」？

另一种说法更顺：那一年的土变了。评比的压力、抽查的标准、同事之间的比较，都缠在一起，把她的笔推向了另一种写法。那一年写下的字，所以几乎没有「她」显出来。

可那一年的字，也沉了下去。第二年，她拿起本子，看见前一年的整齐，忽然很不喜欢。她又写回了蓝笔的边注。

那一年的空，回头改了下一年的满。

你再想想看，外婆的这只箱子里，哪一层才算真的她。

哪一层都是。哪一层，也都不是一个事先就在的她，在往里面写字。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外婆把「还是慢」那张便条抽出来，用透明胶带粘在了最新一本日记的封面上。

她没解释，林晓也没问。

你明天可以试四件事。

一，找出一本你很多年前的本子，笔记本、日记、旧朋友圈都行。读它的时候，不用急着判断「这是不是真正的我」。只看一看，那一页的你，是在什么样的土里写出这些字的。

二，下次家里有人翻老照片，说「那时候的你怎么那样」，别急着替他辩护，也别急着替他解释。问一句：「那时候，周围是什么样？」

三，请一位老人讲一件旧事，讲两遍，隔一个星期。留意两遍之间，哪一处变了。变的地方，不一定是记错，往往是后来的日子又往里写了一笔。

四，留意一件事：你最近一次说「这不像我」，是在什么样的场合？那个场合里，是什么东西推着你，写出了这样一笔？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胡塞尔把沉淀写得最细，却让它们都住进一个先在的「我」里；沉淀和「我」，其实是一起沉出来的。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位先验的房东，一个贯穿所有沉淀的同一个「我」，外加一条先给好的时间流。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意义和自我，他看见是长出来的；可那个让它们长出来的「我」，先坐着。

想 一 想

你的旧物里，有没有一样东西，你读着读着，觉得那个写它的人已经不是你了？那个「不是你」的人，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变成今天的你的？

◆

07

第 7 章

黑格尔：自己生出自己的精神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林晓所在的社区医院，每年年底要开一次会，主题只有四个字：总结经验。

去年，输液室出过一件险事。一个病人的药差点拿错，幸好在最后一道核对时被拦住了。会上大家讨论了一下午，最后在《输液室工作规范》里添了一条：每次给药前，必须有两个人念一遍药名。

这条规矩写进去以后，大家都说：好，这是从实践里总结出来的。

今年开春，来了一位新护士。她读到这一条，随口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念出声，不能看着核对吗？」

没有人答得上来。一位老护士翻了翻规范，说：「规范上就是这样写的。」

这句话，林晓回家以后想了很久。

那条规矩，明明是从一件具体的事里长出来的。可它一写进规范，就好像变成了天生就该有的东西，谁也不再问它是怎么来的。

你也许遇到过：「我们公司的规矩」「我们家的老规矩」，一开始都是有人遇上事、想出办法的。过几年，就只剩一句「就是这样」。

有一个人，把「从事情里总结出来，又被事情接着改」这件事，当成了整个世界的发动机。他叫黑格尔。

◆ 二、他把发生写进了理性本身

先说他的好。

黑格尔，1770 年生，1831 年去世。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精神现象学》，1807 年出版。

据说，这本书快写完的时候，拿破仑的军队正开进耶拿城。他在给朋友尼特哈默尔的信里说，大意是：他看见皇帝这个「世界灵魂」骑着马从城里出来（1806 年 10 月 13 日）。真实不真实，后人有争论；不过这个画面，很像他的书：一边写，一边看见一个时代在眼前翻过去。

这本书讲的，是意识怎样一步一步长大。

它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这个」「现在」「这里」。然后是知觉，是对事物的理解，是自我意识，是理性，是社会与历史，是宗教，一路走到他叫作「绝对知识」的地方。每一站，他叫作一个「形态」。

他的书，是出了名的难读。后人读他，常常像在黑屋子里摸墙。不过摸熟了会发现，他讲的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想弄明白一件事，弄着弄着，发现自己要弄明白的东西，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

他有几个想法，到今天都还有劲。

第一，他把「发生」写进了理性本身。过去讲理性，多半讲它是一套不变的规矩。他说不对，理性自己有一条成长的路，路上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第二，他把矛盾当成发动机。一个形态走着走着，遇到解不开的矛盾，被逼着变成下一个形态。矛盾不是毛病，是往前走的力气。

第三，他有一个很细的观察：当一个人的知识变了，他眼前的对象，也跟着变了（《精神现象学》导言〔待核〕）。不是只有一头在动。

第四，他讨厌那种「一下子什么都说清」的绝对。他讽刺过一种说法，说它像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的」（《精神现象学》序言〔待核〕）。没有分开的东西，不算认识。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一锅粥，被他先骂了一回。

◆ 三、他怎样讲一场「发生」

他的招牌写法，可以用一个小例子说明。

第一章里，他讲最简单的那种确定：我说「现在是夜晚」。他说，你把这句话写在纸上，留到中午再看，它就成了假的（《精神现象学》第一章「感性确定性」）。

你看，我指着「现在」，可「现在」一边指一边就变了。我想抓住这一个，抓到手的却是一个「一般的现在」。

外婆的便条也是这样。她写下「还是慢」的那一刻，指的是那个孩子、那个下午。可后来的人读到，读到的是一种「慢」的态度。

这就是他讲的发生：一个东西在被指着、被说着、被检验的路上，自己变成了别的样子。

他有一个词叫「扬弃」。这个词有三层意思：取消，保留，抬高。前一个形态被取消了，可它的好处被保留下来，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后来流行的「正—反—合」三个字，常被说成是他的招牌。其实这三个字不是他自己用的，是后来的人概括的（据说与沙利拜乌斯（Chalybäus）1837 年的讲法有关〔待核〕）。他自己的话，要细得多，也曲折得多。

还有一个著名的句子，来自《法哲学原理》的序言，大意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才起飞。意思是，哲学总是事情过去以后，才来理解它。

◆ 四、知识和对象，一起变

他那句「知识变了，对象也跟着变」，值得再停一下，因为它离日子很近。

豆豆小时候画鱼，画一个椭圆，后面带一条尾巴，再点一只眼睛。她心里的「鱼」，是水里游的、有尾巴的东西。

三年级的一堂科学课上，老师讲：鲸不是鱼，它用肺呼吸，给小鲸喂奶。

豆豆回家，很不服气，说：「那它为什么叫鲸鱼？」

她争了几天。争完以后，她心里的东西变了两处：一处是她知道得更多了，一处是「鱼」这个词，圈出来的范围换了。以前被她放进「鱼」里的，有一些被请了出来；以前她没留意的鳃、鳞、冷血，成了新的标准。

你看，不是只有她的知识在动。她眼前那个叫「鱼」的东西，也换了一副样子。

黑格尔看见了这件事，而且看得很准。

他的讲法是，意识拿一个标准去量对象，量不上了，就得改标准；标准一改，对象也跟着换。两头一起走（《精神现象学》导言〔待核〕）。这几乎就是本书想说的：知识和对象，没有一个先站定。

但他的故事里，这样的变，最后都通向同一个地方。而豆豆的「鱼」，下个月也许又会因为一部纪录片，再动一回，没有人知道往哪动。

◆ 五、先说对在哪儿

黑格尔的说法，在一些地方是一点不差的。

比如学一门手艺。学徒从扫地开始，到磨刀，到上手，到出师，一步一步，后一步把前一步收进去。每一步都不是白做的，每一步也都只有走完后一步，才看得出意思。

再比如考驾照。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顺序定了，终点也定了：拿到那本证。从头到尾，你走的是一条别人已经走过很多次的路。

在这样的地方，终点是先知道的，路是先排好的。他的叙述几乎句句成立。

还有一种地方他也说对了：事后理解。一件事刚发生，你不一定看得明白；过了好几年，回头一看，它才变得清楚。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是很多人的亲身经验。

林晓回头看去年输液室那件险事，今天读懂的东西，当天夜里并没有读到。

所以，这里要先记一笔：黑格尔不是错的。他是在某些很具体的条件下，对得干净利落。

◆ 六、他那片土里，先坐着三样东西

那么，这条路上，先坐着什么？

第一样，是终点。

在他的序言里，有一句大意是：真理是全体；而全体，是通过自己的发展而完成自己的东西（《精神现象学》序言〔待核〕）。他还说，这条路像一个圆，它把自己的终点当作自己的起点（序言〔待核〕）。

这个终点叫绝对知识。路上每一站，只要放回整条路里，都能看出它为什么必须在那里。所以这条路，是一条终点早已知道的路。

第二样，是那个贯穿始终的主语。

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大意是：实体就是主体（《精神现象学》序言〔待核〕）。意思是，那个在路上一步一步长大的，始终是「精神」这同一个东西。它自己把自己生出来。

这就是这一章标题的意思：自己生出自己。它很了不起，可也有一个代价：「自己」从头到尾都在。

第三样，是回写被加了盖子。

后一个形态，会把前一个形态收进来，重新理解它，给它安上位置。这是回头。可这个回头，只能朝后：前面的东西被后面的收下、改写、安放，而前面的东西，不能再翻过身来，改后面的土。

本系列黑格尔卷把这件事叫作「给回写加盖」。这里不重讲。只记住一点：他的猫头鹰，永远是黄昏起飞，回头去看，不会飞到清晨去。

还有一个小地方。他在导言里写，意识在检验自己的时候，是「对我们而言」的（《精神现象学》导言〔待核〕）。这个「我们」，是已经看过整条路的人。

站在高处看着整条路的，这位看路的人，就是房东的另一副样子。

◆ 七、换一副眼镜：矛盾是引擎，终点不是

换一副眼镜，把他的好处留下，把那三样拿开。

矛盾是引擎，这句话本书照收。路和土之间攒下张力，张力逼得形状换样，这是第 16 章要细讲的事。

但拿掉终点。没有一个先知道的「绝对知识」在前面等着。每一回的形状，只是这一回攒到头的结算。结算完了，土又变了，张力又起，下一回的样子，没有人事先知道。

拿掉那个贯穿始终的主语。走在路上的，不是一个「精神」从头走到尾。路有路的先后，土有土的厚薄，形状是这一回显出来的，主语也是在路上显出来的。

最要紧的，是把盖子掀开。

回写不只朝后。前面沉下去的东西，能回头改后面的土；后面长出来的东西，也能回头改前面的路。两个方向都走。

回到林晓的输液室。

那条「念出声」的规矩，是一场发生的结算：一次险事，一下午的讨论，一条条文。到这里，如果盖子盖上，规范成了答案，谁也不再问。

可要是盖子掀开，会怎样？

新护士问「为什么」，是土在动。老护士翻出去年的会议记录，讲起那天夜里的事，是路被重新走了一遍。条文旁边加了一行小字「缘起：某日某班」，是回写：那件事回头改了这一条规矩的样子。

规矩所以活着，不是因为它没变，是因为它还能被问。

黑格尔让矛盾成了发动机，却把终点早早放在了前头，把回写的盖子盖在了后面。

◆ 八、今天与机器：自己跟自己下棋

今天的机器，有一个很像黑格尔的东西。

2017 年，一个叫 AlphaGo　Zero 的围棋程序出来了。它没有看过任何人下的棋，只知道规则，然后自己跟自己下，一盘又一盘，越下越强（西尔弗等人，《自然》，2017 年）。

这像不像「自己生出自己」？

像。每一盘都是对前一盘的否定，又把前一盘的好处收了进来，每一代都比上一代高。

可你再看一眼：规则是先定好的，胜负是先定好的。它往哪里走，是一个已经画好的终点在牵着。「赢」这个字，是人写的。它再强，也不会在下到一半的时候问：这盘棋，值不值得下？

这就是黑格尔式发生的现代版：一条路，一个终点，一个始终在场的主语。在棋盘上，非常合适。

可是把同样的路数搬到家里、学校、医院里，就要多想一想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不是在往一个先写好的「赢」走。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一条规矩的一生

再回到那条规矩，把它的一生完整走一遍。

第一年秋天，一件险事。那天夜里，两位护士手忙脚乱，一个念错了药名，另一个顺口就接了过去。这是一锅粥：人、药、灯光、疲惫、新排班，都缠在一起，说不清谁的错。

第二天开会，大家争了一下午，规矩出来了：念出声。形状在这里冒头，还有点站不稳。

第二年春天，新护士进来。她问了一句「为什么」，大家一时语塞。这时候，规矩已经定型，可土已经变了：多了一个不知道来历的人。

她没有放过这个问题，下班后去翻了会议记录，又去问了那位当晚值班的护士。那位护士说，其实当时她心里最怕的，不是念错，是没有人敢对她说「你念错了」。

于是，新护士在规范旁边，加了一个小小的批注。后来，大家把这条规矩的意思，改成了：念出声，是为了让另一个人有机会对你说「不对」。

你看，这条规矩，被它自己的来历，回头改了一遍。

它没有走到一个事先写好的终点。它只是在一次次被问、被改的路上，越长越像一条活的规矩。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林晓把这件事讲给了陈默听。

陈默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调度站的操作手册，大概也是这样。」

他第二天去翻了手册，在最老的几条旁边，写了「缘起」两个字，留着等人来补。

你明天可以试三件事。

一，找一条你们家或你们单位里「一直这样」的规矩，问一问它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写下来的。不用推翻，先问一问来历。

二，下次听到「这是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心里追一句：这经验，后来还有没有人回头改过它？

三，家里有孩子的话，留意他问「为什么」的那几次。别急着回答，也别急着说「就是这样」。问一句：「你觉得是怎么来的？」

陈默还补了一句：「手册上哪条是死的，哪条是活的，其实看有没有人敢问就知道。」

林晓笑了。她想，这大概也是一种判断规矩的办法：不看它写得多好，看它能不能被问。

它们的来历，比我们以为的更近。

带走的话

黑格尔把矛盾写成发动机，也看见知识和对象一起变；可他把终点放在前头，把回写的盖子盖在了后面。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个早知道终点的「精神」，一个始终在场的同一个主语，外加一位站在高处看路的「我们」。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发生被他写进了理性本身，这是大功；可发生的主语从头到尾先坐着，回写只准朝后。

想一想

你们家或你们单位里，有没有一条规矩，一直没有人再问过它的来历？　如果让你给它加一行「缘起」，你会写什么？

◆

08

第 8 章

宇宙从哪里开始

◆ 一、一个九岁孩子的问题

周日晚上，陈豆豆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会儿星星，忽然回过头来问外婆：「宇宙之前是什么？」

外婆周桂兰正在叠衣服，手停了一下。

林晓从厨房探出头：「你是说大爆炸之前？」

「就是大爆炸之前。」豆豆很认真，「总得先有个东西，才能爆炸吧。」

沙发上的陈默笑了：「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爸说，别瞎想，吃饭。」

外婆没有说「别瞎想」。她说：「这个问题，从有人仰着头看天起，就有人在问。」

你大概也问过。小时候问，长大了不好意思再问，可那个问号一直留在某个角落里。

这一章就从这个问号进去。不过先说清楚：本书不打算回答它。本书要看的是另一件事——两千多年里，每一次有人回答它，回答的句子长什么样，句子里先摆好了什么。

◆ 二、老故事怎么开头

先看最老的一批回答，也就是各地的创世故事。

《创世记》的第一句，大意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1:1）。这一句里有一个干干净净的主语：神。天地是被造的，神是先在的。

中国人熟悉的是另一个开头。据三国时吴国徐整的《三五历纪》，大意是：天地原先像一只鸡蛋，盘古在里面长了很久。后来天升上去，地沉下去〔待核：《三五历纪》原文〕。这里先在的是那只蛋，和蛋里的盘古。

把各地的开头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很整齐的样子：先有一个什么，然后从它那里，有了天地。

先说它们对在哪儿。这些故事第一次把世界写成「有一个开头的东西」，写成有故事可讲的东西。人要是不觉得世界有来历，也就不会去问来历。

它们的先放，也很清楚：开头那一句，总要先安排一个「在」的东西——神、蛋、一片水、一团没有形状的什么。有了这个，故事才讲得下去。

豆豆五岁那年，外婆给他讲过盘古。讲到一半，豆豆打断了她：「盘古出生以前，蛋是哪里来的？」

外婆当时愣了一下，说：「故事里没有讲。」

豆豆很不满意：「那这个故事不完整。」

你看，五岁的孩子已经摸到了创世故事的接缝。故事讲得越像样，越要先安排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自己的来历，故事就管不了了。

庄子走到了这扇门前，停住了。他说，大意是：有开始，就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还有「连还没有开始也还没有」的时候（《庄子·齐物论》）。他看见了往前追问不会有尽头，就把它悬在那里，没有给它安一个座位。

庄子有庄子的土，本书只当旁证，不把他和别家混为一谈。

◆ 三、有历史的宇宙，这一笔要先记下

再看现代的回答。

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头，是一向如此的（《物理学》第八卷；《论天》第一卷〔待核：章节〕）。

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家要面对「神造世界」这句话，就得回答「造之前，神在干什么」。奥古斯丁的回答很有名，大意是：时间本身，是和世界一起被造的，所以谈不上「之前」（《忏悔录》第十一卷〔待核：章节〕）。

康德把这件事写成了一道死结。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摆出两个都说得通的论证，一个说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一个说没有（A426/B454）。

然后到了 20 世纪。

1927 年，比利时的勒梅特从爱因斯坦的方程出发，推出宇宙可以在膨胀。1929 年，哈勃的观测给出星系在远去的证据。1931 年，勒梅特在《自然》杂志上写下一个设想，大意是：宇宙的开头，是一个单一的、原子般的起点（同年稍后，他把它叫作「原初原子」）。勒梅特本人是天主教神父；据传记，他一直小心地把物理和神学分开讲。

1965 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天线里收到一种去不掉的微弱噪声，后来被认出是宇宙诞生后留下的背景辐射。

请把这一笔记下来：**现代宇宙学第一次认真地把宇宙写成了有历史的，而且这段历史有证据，可以检验。**

还有一段插曲，值得说一句。20 世纪 40 年代，霍伊尔、邦迪和戈尔德提出过「稳恒态」的说法：宇宙没有开端，总在膨胀，而新的物质不断悄悄冒出来补空。据说，「大爆炸」这个名字，是霍伊尔 1949 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里用出来的。常有人说那是讥讽，不过科学史家认为，他多半只是想找个生动的说法，把对手的理论和自己的稳恒态分开。后来背景辐射的发现，让多数人转向了有开端的一边。

这段争论有趣的地方是：吵的两家都在认真地拿证据说话，而且两家都先把一个舞台搭好了。一家的舞台上有一个起点，一家的舞台上没有。

在这以前，「世界一向如此」是最省事的想法。宇宙学把它推翻了。目前通行的估计是，从那个很热很密的状态到今天，约一百三十八亿年。

◆ 四、第一推动，给开端找一个座位

可是回答完了「宇宙有历史」，豆豆的问题又回来了：再往前呢?

传统的做法，是给这个开端找一个座位，坐的是推动者。

亚里士多德推出一个「不被推动的推动者」，作为万物运动的最终来由（《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七章〔待核〕）。阿奎那的五条路里，头一条就是从运动推到第一推动者（《神学大全》第一集第二题第三节）。牛顿也曾认为，行星沿轨道运行的那最初一推，光靠引力给不了，要靠神的手臂来推。

现代的做法换了一个座位：不坐人，坐定律。

霍金和蒙洛迪诺在《大设计》里的说法，大意是：因为有引力这样的定律，宇宙可以、也会从无中把自己造出来〔待核：《大设计》第八章〕。这是一位物理学家对「第一推动」的回答，他不再要一个推动者，只要一套定律。

请看这两个答案的共同点。一个说：先有推动者，再有宇宙。一个说：先有定律，再有宇宙。

你可能觉得，第二个答案已经比第一个干净得多，没有谁了。这一点要给足公道：它确实把「谁」删掉了，而且是靠计算和观测在删，不是靠一句口号。

可是定律这个座位，也有人问过。定律在哪里，它是不是在宇宙之前就写好了，又写在什么上，这些问题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问过，没有定论。

两家吵得很凶，却在同一件事上站得很近：**开端那一刻，得有一个先在的东西撑着**。要么是一位，要么是一套。

◆ 五、舞台、演员和钟

再退一步，看讲故事的句子本身。

「一百三十八亿年前，宇宙开始了。」这句话里有几样东西：一个叫「宇宙」的主角，一条标着年份的时间线，还有一套让整件事讲得通的定律。主角站在舞台上，时间线是舞台的地板，定律是剧本。

说公道话，现代物理学自己，早就不这么想了。爱因斯坦 1915 年的广义相对论，把时间和空间写成会被物质弯曲、会随之膨胀的东西。舞台不是固定的，舞台自己也在变。这是一大步。

可是，讲述的句子还在沿用老的语法。「一百三十八亿年前」是一个数，数得有一只钟；「开始」是时间线上的一个点；「之前」问的就是这个点再往左一格。讲这个故事的人，站在一个看得见整条时间线的地方。

打个比方。陈默在调度站里，每天盯着一张到货时间表。表上有「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到」，每一格都是先画好的。如果有人问他：「这张表是几点开始有的？」他会愣住，因为表是用来排货的，不是用来排表自己的。

时间线对宇宙故事来说，就是那张表。拿它来排宇宙里的事，毫无问题；拿它来排宇宙自己的第一格，表就有点不够用了。

豆豆的问题，其实是这套语法的自然结果。你给了一个点，孩子就问：点的左边呢？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傻，它恰好是句子的形状逼出来的。

请回想第 1 章的「下雨了」与 It　　rains。英文里那个空的 It，不指任何东西，语法却非它不可。「宇宙开始了」里的「宇宙」，加上那条看不见的时间线，有点像宇宙学版的 It：说「开始」，就得有人开始，就得有一个让它开始的地方。

◆ 六、这套讲法在哪儿一点不差

说他们先放了一个「它」，不等于说这套讲法错了。先说它在哪儿完全成立。

你说「昨天晚上八点我到家」，这句话一点毛病没有。钟是现成的，线是现成的，你和我对的是同一只钟。几千年来，历法、航海、天文预报，都靠这样一条摆好的线。

行星绕太阳转，三百年前算出的轨道，今天还在用。在这样的范围里，把时间当成地板、把定律当成剧本，不但没错，而且是最省力的讲法。

林晓在医院里排夜班表，也是这样：时间轴先画好，人一个个往格子里放。没人会说这是「彼发生」的毛病。

毛病只出在一步：从「在小范围里，这样讲一点不差」，滑到「所以连最开头那一下，也该这样讲」。小范围里的地板，被默默地铺到了宇宙的第一秒之前。

这一步滑得很自然，几乎没人察觉。察觉了，也不一定要改。本书只是想让你知道，这里有一步。

◆ 七、这是物理学自己的题

话说到这里，要打一个预防针。

「宇宙到底有没有开端」「开端之前有没有『之前』」，是物理学自己的题。本书没有资格裁判，也不打算裁判。

物理学家自己正在认真地试各种答案。

1983 年，哈特尔和霍金提出过「无边界」的想法，大意是：时间在最早的地方像空间一样收拢，没有一个孤零零的起点〔待核〕。据说霍金还打过一个比方：问大爆炸之前是什么，就像问南极以南是什么（他在 2016 年的一次讲演里这样说过）。另外还有永恒暴胀、循环宇宙等设想。哪一种站得住，要等观测来判。

本书只做一件小得多的事：看这些说法里，**有没有先坐着的「它」**。

下面三个问题，是本书借给你的小工具。你听见任何一个关于「开端」的故事，都可以问：

一，这个讲述者站在哪里？他是不是站在时间线外面，数着「几亿年前」？

二，这只钟是谁的？讲故事用的时间，是故事里的东西，还是故事外的东西？

三，「之前」问的是哪一种之前？是时间上更早，是原因上更深，还是「谁做的」？

三问问完，物理学一个字不用改。改的是你听故事的耳朵。

◆ 八、换一副眼镜，只换句子的次序

现在换上本书的眼镜，试着读一遍。

彼发生的句子，次序是这样的：先摆好时间线、空间和定律，再把「宇宙」放上去，最后让它「开始」。先有舞台，后有戏。

此发生把次序倒过来读：先有发生；时间怎么数、空间怎么量、「宇宙」这个词指什么，都是在这场发生里一样一样显出来的。就像「下雨了」，没有一个叫「雨」的主语先坐在那儿等着下，雨下了，「雨」这个词才有了落脚处。

注意，这只是一种读法，是在读「讲法」，不是对宇宙学的判决。本书无意说「宇宙其实是这样发生的」。本书只想让你看见：我们习惯的那种讲法，是先把「它」安排好，再让它去发生。

再看中文。「天亮了」「开饭了」都不需要主语，说话的人也不觉得缺了什么。可是一说到宇宙，中文的说话人也会不自觉地补上一个「宇宙」，补上一个「开始」。语言不能救你，语言自己也在这场发生里。第 25 章会专门讲这一点。

这样读，豆豆的问题会变一个样子。它不再是「在那个点的左边有什么」，而是「我们为什么总要给开头找一个左边」。

后一个问题，物理学不一定想问；可它是一个正当的问题，值得有人问。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日晚上。

林晓蹲下来，没有急着答，先问了豆豆一句：「你问的是哪一种之前？」

豆豆想了想：「就是，时间上，更早一点的。」

「那就是第一种。」林晓说，「还有一种是，这一切是怎么来的；还有一种是，是不是有谁做的。你问的是哪一种？」

豆豆说：「好像三种都想问。」

外婆在旁边笑起来：「那你比不少大人清楚。」

这一晚没有答案，可是一家人把一团问号拆成了三份。这就够了。

第二天早上，豆豆在饭桌上又冒出一句：「那个『之前』，是不是只有大人才爱问？」

陈默想了一会儿：「不是。我估计是只有会数数的人才爱问。」

这话说得粗，倒也有一点道理：没有钟，就没有「之前」；有了钟，就有了「之前」，也就有了豆豆的问号。

晚上睡前，豆豆又补了一句：「要是没有钟，宇宙是不是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晓没有笑。她说：「你这句话，比白天那句还难。」

她没有解释为什么难。她只是帮豆豆把被子拉好，说，明天再想。有些问题，留一夜，比答一句更对得起孩子。

外婆把陈默那句「会数数的人才爱问」，记在了备课本背面。她说，下次上课，可以拿它给孩子们讲「时间」这个词，是怎么一点一点有了意思的。

你家的孩子问到这一类问题，有两件事明天能试：

一，先别急着塞一个「它」进去。不用说「是上帝造的」，也不用说「是大爆炸」，先问一句：「你想问的是哪一种之前？」

二，别把问号吓回去。告诉他：这是真问题，大人也还在想。

带走的话

讲开端的故事，总要先安排一个撑着的「它」；先看它是谁，再看故事讲得对不对。

小　账

哪一个「它」？一套被当成现成的时间线、空间和定律，加上站在线外数年份的讲述者。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先坐着。开端被放在一条摆好的线上，「之前」就成了合法的问题。

想一想

你小时候问过哪一个「开头之前」的问题？当时大人是怎么回答的，那个回答里先放了一个什么？ 如果让你给「开始」找一个不用时间线的说法，你会怎么说？

◆

09

第 9 章

彼发生的五个默认

◆ 一、年底，家里要对一次账

腊月里，林晓把家里一年的开销理了一遍。

她的办法很笨，也很管用：一张纸，左边写花了什么，右边写这笔钱当初是为谁花的。写到一半，她发现有几笔账左右对不上：左边写着「买菜」，右边却是空的，因为买菜这件事，家里没有人当成一笔钱来想过。

「有些东西，是默认的。」她对陈默说，「默认了，就不进账。」

陈默说：「那得补上。」

这一章要做的，就是这样一次对账。

上篇走了八站：「下雨了」与 It　rains，胚胎里的小人，亚里士多德的橡树，达尔文的树，皮亚杰的孩子，胡塞尔的沉淀，黑格尔的精神，宇宙的开端。八家各讲各的，吵过架，也互相借过东西。

本章把他们放在同一张桌上，问一个问题：他们每一家，有哪些话是默认了、没进账的？

先说结果：八家吵了两千多年，默认的却是同一批东西。数下来是五条。

◆ 二、八家并排，一张表

先摆一张表。左边是每家看见了什么，右边是他先放好的那个「它」，最后一列，是他用到了下面哪几条默认。

哪一家	他看见了	他先放好的「它」	用到的默认
「下雨了」与 It rains（第 1 章）	有些事，根本找不到谁在做	一个空的 It，语法非它不可	一、五
预成论与渐成论（第 2 章）	一步一步长出来	要被展开、要长成的那个小人、形式、蓝图	一、二
亚里士多德（第 3 章）	变化是真的	形式与终点，橡子里早写好了橡树	一、二、三
达尔文（第 4 章）	「种」是长出来、会分叉的	可回溯、可重播的规律，现成的环境舞台	二、四
皮亚杰（第 5 章）	知识在孩子身上长出来	先坐好的主体与环境，先排好的阶段	一、三
胡塞尔（第 6 章）	意义在时间流里沉淀	先验自我，沉淀都住在它屋里	一、四
黑格尔（第 7 章）	发生写进了理性，矛盾是发动机	终点早知道，回写只准朝后	三、四
宇宙开端（第 8 章）	宇宙是有历史的	现成的时间线、空间与定律，或一位推动者	一、二、五

这张表有两个读法。

竖着读左边两列，是一份公道的清单：八家各自看见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且这些看见是真的。变化当真，种会分叉，知识会长，意义会沉淀，宇宙有历史。

竖着读右边两列，是另一份清单：每一家，都在某个地方先放好了一个「它」。放的位置不一样，样子也不一样，有的是一个小人，有的是一个自我，有的是一条时间线。

两份清单并排看，就是上篇的总账：**看见的那一半，本书要全部收下；先放好的那一半，本书要一条一条问。**

请注意表的最后一列。没有哪一家只用了一条，多数是两三条凑在一起用。越是讲得圆满的说法，几条默认咬得越紧，拆一条，别的几条也会松。

这也是为什么上篇每一章，都只能轻轻问一句，不能一把拆掉。要拆，得等到把此发生讲完整，才有地方落脚。

下面把「默认」一条一条摊开。

◆ 三、第一个默认：承载者先在

第一条最容易看见：**发生，是某个东西的发生。这个东西，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坐在那儿了。**

小人坐在精子或卵里；橡树坐在橡子里；先验自我坐在意识流的后面；终点坐在精神的前面；宇宙坐在时间线上。「下雨了」那个空的 It，是最薄的一个，薄到什么也不指，语法却不肯放过它。

这一条为什么这么顺？因为日子里的事，确实大多有个承载者。树发芽，是一棵树在发芽。孩子长高，是一个孩子在长高。你要是说「发芽」却找不到一棵树，听的人会觉得你在说梦话。

林晓怀豆豆那年，每次做 B 超，亲戚们都爱问一句：「像谁？」这句话里就有第一条：好像孩子是一个先到场的人，只等着被看出来像谁。

所以这一条，在很大一片地方是对的，本书第 30 章会给它写足保底。

问题出在它被推到了边缘：被推到「我」是怎么有的，推到「词」是怎么有的，推到「宇宙」是怎么有的。到了这些地方，承载者就是要问的东西本身。把它当成不用问的前提，题目就被藏起来了。

本书的随身一句话在这里第一次用上：**彼发生把「谁在发生」当答案藏进了题目里；此发生把它重新变回了题目。**

◆ 四、第二个默认：规律可重复，发生可重播

第二条：**同样的条件，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把条件摆好，发生可以再来一遍。**

亚里士多德看橡子，是年年落在同一片林子里，年年长出同一种树。达尔文看选择，是同样的压力，同样的筛法。预成论的小人，是同一个小人，一代一代传下去。宇宙学讲定律，更是「到哪儿都一样」的。

先说它的功劳。没有这一条，就没有实验室，没有药，没有桥，没有天气预报。可重复是人类手里最结实的一件工具，没有哪个人敢小看它。

它成立的条件也很清楚：土极厚极稳，路被踩平。同一粒种子年年落在同一块地里，实验员把温度、湿度、试剂都钉死，结果当然会一样。

林晓在医院里做护理，最信这一条。同一个操作规程，同一批药，不同的夜班护士，结果要一样，不一样就是出了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把这个「钉死了的情形」当成了所有发生的样子。有些事，钉不死。孩子第一次一个人坐公交，不能重来一遍。一家人吵架，吵完就是吵完了，回不到吵之前。这些事，不是「条件没控制好」，是它本来就不能重播。第 18 章会专门讲。

◆ 五、第三个默认：因在前，果在后

第三条：**因在前，果在后，只有一个方向。**

黑格尔的精神一步一步往前走，后一步以前一步为根。皮亚杰的四个阶段，排得整整齐齐，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台阶。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稍微特别一点，终点在最后，可他也要求橡子「向着」那个终点走，方向同样是单一的。

你每天的日子也是这样排的。早上吃了饭，才有力气上班；先学加法，才学乘法。时间的箭头，一点没有错。

这一条的好处是清楚。有了它，才能说「是什么造成了什么」，才能追责、追根、追源头。

坏处是容易漏掉一种情形：后来的东西，回过头来改了先前的东西。

外婆教了三十年语文，退休后翻旧备课本，发现自己当年写的批注，有一半今天看起来是另一种意思了。她改的不是纸，是「那些批注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后来改了先前。

在彼发生的账本里，这样的事没有地方记。账本上只有从左到右一个方向，没有一条从右到左的线。

◆ 六、第四个默认：过去定了，结果不改来源

第四条跟第三条很近，却不一样。第三条说方向；第四条说：**来源一旦定下，结果出来，也不会反过来改它。**

胡塞尔的沉淀，层层堆在先验自我的屋里，屋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屋主始终是同一个。达尔文的环境是舞台，演员演得再好，舞台还是舞台。黑格尔的精神，每走一步，都被放回「早就知道的终点」里去，走得再远，也没有一步能把终点改掉。

这三家都有一个相同的动作：他们很认真地写了「结果」，可是在每一个结果旁边，都放了一道不开的门，门的另一边是来源。

公道要还：达尔文后来的学者，已经看到了生物也在改环境，海狸筑坝，蚯蚓翻土，这在生物学里叫「生态位构建」。胡塞尔也说过，先验自我在发生里积累习惯，不是一块石头。他们都往门口走了一步。

可是这一步，没有走成一条原则。来源仍然是「坐着的」，结果只是「出来的」。

这条被漏掉的线，本书叫它「回写」。第 17 章要专门讲。你可以先记一个小比方：树叶和果子落下来，烂在土里，土就跟着变了；明年长出来的树，已经不是长在原来的那块土上了。

◆ 七、第五个默认：词先在，世界在词里发生

第五条最安静，也最难看见：**词是现成的，意思是现成的；世界在这些现成的词里发生**。

你读到这一章之前，没有人会怀疑「发生」「宇宙」「之前」「我」这几个词的意思。大家默认它们像尺子一样，先量好了，再拿去量事情。

看看上篇各家，他们都在用词，也都默认了词。

亚里士多德定义「橡树」，用的是「它是什么」的那种定义，一旦定义好了，所有橡树都对着它。皮亚杰的「守恒」，是一个先说好的终点，孩子的答案要往它那儿靠。宇宙学的「之前」，是一个不被追问的词：豆豆问「之前」，大人就去找答案，没有人先问「之前」是什么意思。

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是因为它在说话的时候起作用，而说话的人看不见自己在说话。

家里有一个很小的例子。豆豆三岁时说的「咕噜」，现在全家都懂。如果有人拿着字典来查，字典里没有「咕噜」；可家里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不在字典里，也不在谁的脑子里，它在一次次的说、应、笑里长出来。

这一条，是此发生要翻过来的最后一条，也是中篇第 13 章要讲透的一条。

◆ 八、这五条不是错的

走到这里，你可能想问：五条都不对吗？

不是。

这五条合起来，是一套非常好用的讲法。土厚而稳的地方，路被踩平的地方，实验室、工厂、药房、桥梁，彼发生一点不差。第 30 章会把这些条件摆成一张保底合表，一家一家说清楚。

本书要说的，是另一件小得多的事：**这五条被默认了。默认的意思是，它们没有被当成条件来记，而是被当成了世界本来的样子。**

当成条件，就知道它什么时候成立，什么时候不成立。当成世界本来的样子，就会拿它去量一切，连量不了的地方也一并量。

打个比方。你家里有一把尺子，量桌子、量衣服、量孩子的身高，都很准。可是你拿它去量「今晚的月色有多好」，尺子没有错，是你拿错了东西。

公道话还要再说一遍：上篇各家，没有一家犯过低级错误。他们都是各自那片土里最好的看手。他们只是在同一个地方，用了同一把尺子。

◆ 九、压成一句话

五条压成一句，就是：

彼发生是有主语的发生。

这句话本身很短，拆开来，每个字都有分量。「有主语」，是第一条；「主语不被改」，是第四条；「按主语排好的方向走」，是第三条；「一遍遍可重来」，是第二条；「主语和动词都是现成的词」，是第五条。

回头看那张表，每一行右边的「它」，都是这个主语换了一件衣服。小人、橡子、物种、孩子、先验自我、精神、宇宙，样子各异，位置相同：坐在发生的前面，等发生来。

不信的话，拿一句日常话试试。「这孩子就是不爱收拾。」

「这孩子」，是一个先坐好的承载者。「就是」，是说它一向如此，换个晚上也一样。「不爱收拾」，是果，它的因早就在孩子身上，方向只有一个。这个毛病既然是他的，过去的事就不会因为今天怎样而变。最后，「收拾」「爱」这几个词的意思，说话的人没有问过，默认它们大家都懂。

一句短话，五条默认全在里面。你天天在说这样的话，说得很顺。

有一把钥匙，可以带到后面的每一章：

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

听到一个关于发生的说法，问一遍这句话。如果答得出，而且答案本身不再需要一个「它」，那这个说法大概站得稳。如果答案是又一个先坐着的「它」，那就要往下问。

下一章起，进入中篇。中篇不再摆家谱，换一件事：看发生着，主语、客体和每一个词的意思，是怎样一样一样显出来的。

◆ 十、放回日子里

腊月二十九，林晓对账对到半夜。

她想起一件事：前两天，她对豆豆说了一句「你这孩子，就是不爱收拾」。

她把这句话写在了账本的空白处，旁边画了个问号。然后她开始用本书给的钥匙问：这个「就是」，是谁？它从哪儿来？

她写下来的答案是：是她自己看的。她看见的是几个晚上，豆豆没有把玩具收好。这几个晚上，她加班，回来晚，豆豆一个人玩了很久，没人催，没人陪。玩具在地上，是因为那几个晚上长出来的，不是因为有一个叫「不爱收拾」的东西住在豆豆里面。

她把「就是不爱收拾」划掉了，改成「这几个星期晚上没人陪他收」。

第二天，陈默在调度站也试了一回。新来的司机总是迟到，同事们说：「这人就是不守时。」

陈默翻了翻排班表，发现这个司机连着三周被排在凌晨的第一班，而他家住在城的另一头，头班公交到不了。

他没有替司机辩护，只是把排班改了。两周以后，那个司机没再迟到过。「就是不守时」的那个「它」，原来是排班表长出来的。

明天能试：这个周末，找一句你对家里人说过的、带「就是」「本来」「从小」的话，写在纸上，问它三遍：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它如果换了土，会不会换个样子？

带走的话

八家吵了两千年，默认的却是同一批：承载者先在，可重播，单向，不回头，词先在。

小　账

哪一个「它」？上篇八家的八个「它」，小人、形式、种、主体、先验自我、精神、时间线，全是同一个主语换了衣服。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全是先坐着。五条默认合起来，就是「有主语的发生」。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就是」后面藏着哪几个晚上？　在你干的那一行里，有没有一把大家都默认的尺子，没人想过它是从哪儿来的？

◆



中　篇

此发生：发生着，一切从中显出

导　语

中篇十三章，把此发生一样一样讲透：主语、客体、词义怎样显出来；「发生」这个词自己也在发生；形状、路、土谁也不是老大；回写；一次性；三种状态；知识是谁的；最后，这套说法自己也是一次发生。

10

第 10 章

闪电和它的闪

◆ 一、一场吵不出「谁先」的架

周六晚上，饭后，厨房里传来一声锅盖响。

林晓说：「又是我洗。」

陈默在客厅里说：「你下午不是说你来吗？」

「我说的是下午，不是现在。」

「那你就是不想洗。」

后面的话，不用写下去了。两个人都认得这种吵：声音不大，每一句都刚好够扎一下。外婆在房间里听见，叹了口气：「年轻人，火气大。」豆豆把房门关上了，作业本摊在床上，一个字没写。

吵到最后，两个人不说话了。过了半个钟头，林晓走进客厅，坐下来，语气已经平了：「其实我想问一句，刚才到底是谁先开的头？」

陈默想了想：「我觉得是你一进门就叹气。」

「我叹气是因为夜班没睡够。」

「那我下午在站里系统出错，被投诉了三个电话，我跟谁说？」

两个人都说得有理，两个人也都没有说服对方。

「谁先挑起的」，是吵过架的人都会问的一句话。本章从这句话进去，因为它里面藏着一个很小、很顽固的东西：一个做出这一切的「谁」。

◆ 二、尼采看见了什么

这个「谁」，有人拆过。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里，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比方。这一节的开头，讲的是羊羔和猛禽：羊羔恨大鸟，因为大鸟叼走小羊。接着他说，大意是：老百姓把闪电和它的闪光分开，好像闪光是一个叫「闪电」的主体发出的一种作为。

道德上的说法也是这样：把强者的强，和强的表现分开，好像强者背后有一个中立的底座，想表现就表现，不想表现就不表现。

他接着说，其实没有一个藏在做、作用、变成后面的「存在」。那个「做者」，只是被加在「做」上的一个虚构；「做」就是一切（《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

先说他对在哪儿。

他看见的，是人的一个很深的习惯：看见一件事，就要给它配一个做这件事的东西。看见闪，就配一个闪电。看见打人，就配一个打人者。看见吵架，就配一个挑事的人。

这个习惯，平时一点害处也没有。一到要追责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把刀。尼采盯着的，是这把刀：道德上的责任，总要找一个「本来可以不这样做」的主体。如果这个主体是虚构的，那么很多的「你该负责」「他活该」，就要重新想。

这里要补一句公道：他在这一节里主要不是讲物理，是讲道德。他想拆的，是这样一种推理：羊羔既然是弱的，就说明它「选择」了弱，所以弱是它的功劳；大鸟既然是强的，就说明它「选择」了强，所以该受罚。这套推理，要有一个先在的、能自由选择的主体才讲得通。他把这个主体拆了，推理也就站不住了。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看见。他把「主语」从答案的位置上拽了下来，让它重新变成一个要问的东西。

◆ 三、闪电和闪光，其实是一回事

再读一遍那个比方，你会看到它有多干净。

天上亮了一下。这件事里，只有「亮」。「闪电」这个词，是后来加的；加了之后，人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叫闪电，它去闪了。不过你去找，找不到一个脱离闪的闪电。

中文说起来更直白。我们说「打闪了」「打雷了」「下雨了」，没有一个多余的主语。

英语和德语就不行，非得塞一个 It，塞一个 Es。第 1 章讲过的这个空主语，就是这个比方的语法版本。

你可以随手试一试：把「天黑了」「风停了」「他病了」几句话里的主语去掉，句子还是完整的。再把「他这个人就是爱挑事」里的「他这个人」去掉，句子就悬在了半空。后一句靠主语撑着，前几句不靠。

尼采在这同一节里，其实已经点到了语言：他说，大意是，我们被语言诱惑，语言里沉淀下来的习惯，总把一切作用都看成由一个「做者」造成的。第 25 章还会专门讲这件事。

请注意，他在这里拆的是**主语**，不是**事实**。闪是事实，人被打是事实，吵架吵过了，也是事实，一点也改不了。他拆的是：事实后面，是不是一定站着一个先在的「做者」。

◆ 四、「它思」

比尼采早将近一百年，德国有位科学家兼作家，叫利希滕贝格。他在笔记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人们应当说「它思」，就像说「它打闪」一样〔待核：利希滕贝格《草稿本》K 卷第 76 条〕。

他的意思很容易懂。我们习惯说「我在想」，好像先有一个「我」，然后他去想。你去观察自己，会发现念头是自己冒出来的：想吃面了，想起了一个人的名字，突然担心明天的会。这些念头，有哪一个是先由「我」安排好了才到的？

所以他说，说「它思」才对。像说「打闪」一样，不需要一个站在后面的思想者。

这句话很短，可它的分量，连笛卡尔那一整套「我思故我在」都被碰了一下。笛卡尔从「我在想」推出「我在」，利希滕贝格说：你能确认的只有「想」，「我」是你加上去的。

先替笛卡尔说一句公道。他要找的，是一块踩得住的地：怀疑到最后，怀疑本身还在，所以「想」是确定的。这一步，他走得很稳，后来的人都踩过。利希滕贝格没有否认这块地，他只是指出：踩住的那一块是「想」，不是「我」。

这一步，对。利希滕贝格那一代人，已经走到这个门口了。

他是个有趣的人，在大学里教物理，也写短小的笔记，笔记里有很多一句话的火花。这句「它思」，就是其中之一。他写完，大概没想到一百多年后，会有人把它放进一本讲吵架的书里。

◆ 五、佛教的「无我」，只当旁证

另有一路思想，更古老。

佛教讲「无我」，大意是：被叫作「人」的东西，是色、受、想、行、识这几堆东西暂时聚在一起，里面找不到一个不变的、做主的「我」。据传统的记

载，有一部《弥兰陀王问经》，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比方：车子这个东西，拆开来，只有轴、轮、辕、架，哪一件都不叫车；可你又不能说没有车〔待核：《弥兰陀王问经》〕。

这个比方和闪电的比方有相通的地方：都是在说，一个名字后面，不一定站着一个单独的东西。

不过要注意，佛教说「无我」，有它自己的土：它是为了讲苦从哪里来、人怎样从苦里出来。它的问题，是修行的问题。本书只借它做旁证，说明「拆主语」这件事，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人各自走到过。本书不把它和尼采、利希滕贝格混为一谈，也不评它。

◆ 六、他们走到门口

这三路人，各自把门推开了一条缝：主语不一定先在。他们互相不认识，隔着几十年到两千多年，却在同一扇门前停了脚。

可是他们都停在了门口。

先说利希滕贝格。「它思」是一句记在笔记本里的话，他并没有把它写成一套说法，说明「它」是怎么「思」的，思出来的东西又怎样改了下一次的「思」。那是一个火花，没有变成一盏灯。

再说佛教。「无我」拆了那个不变的我，拆完以后，留下来的是什么，要靠修行去看。它没有去讲，我们日子里的「我」「你」「我的」「不要」，是怎样一步一步出现的。

最后是尼采，这一位最要紧，因为他走得最远。

他把「做者」拆掉了。可是他在别处，又立起了一样东西：权力意志。《善恶的彼岸》第 36 节里，他试探着说，大意是：如果从里面看世界，它就是权力意志，别无其他〔待核：第 36 节〕。他说得很小心，称之为一种尝试。不过在

后来的读者眼里，这个权力意志，常常像一个新的主语：在一切闪的底下，有一台推动一切的机器。

本系列的尼采卷讲过这一步：把拆下来的主语又倒装回去，并且让回写停了。

公道要给：他的这一步，不是糊涂，也不是反复。他想在拆完主语之后，仍然要一个东西，把「做」讲得动。这是拆主语的人，绕不开的一道坎：拆了之后，凭什么还有事发生？

尼采那片土里，给的答案是：一种力。本书想接着问的是：如果连这种力也不先坐着，会怎样？

这一问，下一章先从一个很小的地方答起：连「我」这个字，也不先坐着。它是怎样从一个孩子的日子里，一点一点显出来的。

◆ 七、换一副眼镜，看那场吵架

回到厨房。

现在换上本书的眼镜，再读一遍那场吵架。不去找谁，只看发生。

这一回的吵，是从很多层攒出来的。夜班没睡够的累，在林晓的眼皮底下；站里的系统出了错、三个投诉电话的火气，在陈默的肩膀上；一个周末晚上，大家都想歇一歇，可碗还在水池里。这些东西，一层一层压在这间小厨房里，形成一片很紧的土。

土里的张力攒到一个点，一句「你下午不是说你来吗」落下来，形状就换了：从「吃完饭收拾一下」，变成了「吵架」。

在这个形状里，两个词才变得那么清楚：一个「被冤枉的我」，一个「挑事的你」。这两个角色，不是吵架开始之前就站好了等着上场的，是在吵的过程里，一句一句显出来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值得看一眼：豆豆那扇关上的门。

那扇门关上的声音，是这场吵架长出来的一部分，也是它以后的一部分。从这个周末以后，豆豆听见厨房里声音一高，就会自己把门关上，作业本摊开，不写。这个小动作，也是回写：吵架把孩子的一个习惯，悄悄改了。

吵完了，回写开始。第二天，家里多了一条没人说出口的规矩：「锅盖的事，先别提」。下一回再吵的时候，路已经被这一回踩出来一道：同样一句话，更容易走到同样的地方。

外婆那句「年轻人火气大」，也值得多看一眼。「火气」这个词，听起来像一样东西，住在人身上，大了就要发作。这是中文里一个很家常的「它」，和 It rains 里的 It 是亲戚。

可是你去找那团火气，找不到它住在哪儿。找到的是：没睡够，被投诉，碗没洗，话赶话。这几样凑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说「火气大」。词是后来给这一堆起的名字。

整个过程里，没有一个站在后面、按下开关的人。有的是：攒着的张力，换了形状的一刻，和回头改了土的那一笔。

◆ 八、「谁先」为什么问不出来

现在，「谁先挑起的」这个问题，可以重新看一遍。

这个问题的句式，是主谓宾：谁，挑起，这场吵。句式本身要求一个做者。你一问「谁先」，就已经默认了：有一个起点，起点上站着一个人。

我们去找那个起点，只会找到很多个。是锅盖响的那一下？是下午那句「我来」？是林晓进门时的一声叹气？是前一天的投诉？是上个月的新系统？每往前找一步，起点就后退一步，退到最后，退进了一整个星期，一整个月。

而且每个人找到的起点不一样。林晓的起点，是陈默的那句话；陈默的起点，是林晓的那口气。

所以，「谁先」这个答案，是吵完以后讲出来的。讲的时候，「我」和「你」已经站好了。

中文有一个现成的说法，可以让你试一试：「吵起来了。」就像「下雨了」，没有主语，一句话说得完整。如果你把这个句子读到心里，家里的空气会松一点。

你可以做一个很小的实验：下次家里有人说「是他先的」，请旁边的人也说一遍自己的版本。几个版本摆在一起，你会发现每一个都是真的，可是没有一个能算「那个起点」。

这不是为了替谁开脱。该道的歉，该改的事，一件也不会少。只是，那个「谁先」的问号，不再非得有一个人来背。

有人会担心：没有了「做者」，责任往哪里放？这是个好问题，也是尼采当年被人追问最多的一点。

本书的回答很朴素：责任不是消失了，是换了位置。原来的问法是「谁该被罚」，追的是过去的一个点；换过来，问的是「下一回的路，要在哪一处改」，指向的是往后的一整段。该认的账，仍然要认；该补的，仍然要补。不同的是，认账的目的，从找出一个人，变成了改掉一段路。

◆ 九、放回日子里

三天以后，林晓和陈默又在厨房里碰上了同样的场面。锅盖刚响，两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陈默说：「是不是又要吵起来了？」

林晓说：「吵起来了。」

她说的是「吵起来了」，没有说「你又要」。这句话让两个人都停了一下。

外婆在房间里听见了，没出声，只是把门虚掩着。她教了三十年语文，批改过无数作文，知道一句话里少了一个主语，有时候不是病句，而是留了一点空，让人能喘口气。

这不是什么魔法。只是话头的形状换了，后面走的路也就换了一点。

你家里要是也有那种吵不出「谁先」的架，明天能试这样几件事：

一，吵完以后，等气平了，拿一张纸，写三栏。第一栏：这一回之前，攒了什么。第二栏：吵的时候，形状是怎样的。第三栏：吵完以后，家里多了或少了什么规矩。

二，下一次，听见自己想说「你又来了」的时候，换成「吵起来了」。

三，别急着问「谁先」，先问「是从哪一段路上走过来的」。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走的话

看见闪，不必急着去找闪电；吵起来了，也不必急着问谁先，先看这一场是怎样攒成的。

小　账

哪一个「它」？「做者」，也就是站在事情后面、被认作「挑起的人」的那个先在主语。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长出来。「被冤枉的我」和「挑事的你」，是吵的过程里一句一句显出来的。

想一想

你家最近一次吵架，「谁先」这个问题，每个人给的答案一样吗？　在你身边，有没有哪一件事，说成「它发生了」，比说成「某某干的」更接近事实？

◆

11

第 11 章

「我」是怎样显出来的

◆ 一、那个周末，超市里的一句话

豆豆两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林晓推着购物车带他逛超市。

走到冷柜前，豆豆伸手指着一排酸奶，说了一句话。

林晓愣在那里，手里的清单掉到了地上。

他说的是：「我要。」

在这之前，豆豆提要求，从来都是：「豆豆要。」「豆豆吃。」「豆豆不要。」

那天晚上，林晓给外婆打电话，声音有点发抖：「妈，他今天说『我』了。」

外婆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哎，我们家豆豆，也有『我』了。」

这个场景，你家里大概也发生过，或者你自己小时候经历过，只是自己不记得了。一个孩子，有一天开始说「我」。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开关被打开了，从此他是一个「我」，在世界里站着。

这一章问的，就是这个开关：那个「我」，在说出口之前，住在哪儿？

你可以先凭感觉回答一下。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住在孩子身体里，只是还不会说。这个回答很自然，也有它对的地方。本章不急着推翻它，先慢慢看，那个开关被打开之前的几年里，家里都发生了什么。

先把一个词放到一边：「天生」。这一章暂时不用它，等看完了再决定要不要请它回来。

◆ 二、之前，他叫自己「豆豆」

先看「之前」。

豆豆最先学会的，不是「我」，是「豆豆」。

他躺在婴儿床里的时候，外婆低头叫「豆豆」，妈妈叫「豆豆」，爸爸叫「豆豆」。每一次，声音一响，有人把脸凑过来，有双手把他抱起来。这个声音和「被抱起来」「被喂」「被逗笑」一次次绑在一起，慢慢地，他听见「豆豆」就会转头。

后来，他开始自己说这个词。不过那时候的「豆豆」，是别人嘴里的一个词，他借过来用：「豆豆吃饭」「豆豆睡觉」。他像一个旅游团里的导游，在说一个他认识的孩子。

外婆有一本相册，翻到他百天的那一页，会指着照片说：「这是豆豆。」他看一眼，再看一眼，也伸出小手指着说：「豆豆。」那时候他指的是照片里的小孩，不是他自己。

这中间要隔很久，「照片里的豆豆」和「正在指的这只手」，才会合成一个。

大约一岁半到两岁之间，豆豆开始对着镜子里的小孩笑，不再只当那是另一个孩子。心理学家阿姆斯特丹（Beulah Amsterdam）在 1972 年做过镜中认脸的实验：在孩子鼻子上点一点红，看他照镜子时会不会去摸自己的鼻子。大意是：孩子到两岁前后，才开始认出镜子里的是自己。

再往后，有一段时间，豆豆把「你」和「我」说反了。他想喝水，说的是「你要喝水」。

大人们笑，这在小孩子里很常见。为什么会说反？因为在他听到的话里，每个人说「我」的时候，指的都是自己，妈妈说「我抱抱」，指的是妈妈；外婆说「我来」，指的是外婆。「我」这个词，对他来说，是一个谁说谁就是的怪词，没有固定的人对着。

要过一阵，他才摸到门道：别人说「我」是别人，他说「我」才是他。

◆ 三、「我」不是一直在屋里等着吗

读到这里，你心里大概已经有一个声音：不对啊，豆豆在会说「我」之前，不也是一个人吗？他肚子饿了会哭，被抢了东西会恼，这些都是「我」在，只是还不会说。

这个想法有来头，而且说对了很多事。先把它的公道还足。

笛卡尔要找一块踩得住的地，怀疑到最后，怀疑本身还在，所以「我思」是确定的。康德说得更细，大意是：「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所有表象（《纯粹理性批判》B131）。他看见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无论你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总有一种「是我在看、是我在想」的统一感，把它们串在一起。

这个看见是真的。你早上醒来，一下子就知道自己是谁，昨天的事是你的，今天的事也是你的，没有谁会怀疑。

在这样的成年人的日子里，「先有一个我，再有他的经历」这种讲法，一点不差。谁问你是谁，你说出名字，说出身份，说得又快又稳。土是厚的，路是踩平的。

不过有两件事，这个讲法回答不了。

一件事是：这个统一感，是怎么有的。它在豆豆那里，是慢慢出现的，在两岁多那个冷柜前，才第一次有了「我要」。

另一件事，休谟留下过。他在《人性论》里说，大意是：每次我走进自己，碰到的总是某一个知觉，冷或热，明或暗，爱或恨。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脱离知觉的「我」（《人性论》第一卷第四部分第六节）。

两个人走到了同一个路口，一个说「总有一个我伴随着」，一个说「我找不到那个我」。两人都对，对在不同的地方。

◆ 四、被叫、被抱、被拒绝

本书的读法，把这两件事接起来。

「我」不是先在屋里等着被叫出来的人。它是在一次次的叫、抱、递、拒绝里，慢慢显出来的。

想想豆豆的一天。他哭了，有人来了，是被抱；他伸手拿杯子，有人说「小心烫」，是被拦；他把饭扔在地上，有人板起脸，是被拒绝。每一次，都有一个东西，在这样的来来回回里被碰到。

这些来回，白天里一遍又一遍，夜里也一遍又一遍。林晓后来算过，豆豆头两年，光是被抱起来，就有几万次。

这些碰撞里的东西，慢慢攒成一个有边的形状：手伸出去，被拦住；脸凑过去，被亲；声音喊出来，被应。边在哪里，手的这头、声音的这头，是谁的，就在这些碰撞里一点一点被划出来。

这时候，「豆豆」这个词，和这一个有边的形状，对上了号。于是有一天，在冷柜前，豆豆说出的话里，「我」第一次不用借别人的嘴。

美国有一位叫米德的社会学家，讲过类似的意思。他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 年）是在他去世后，由学生整理出版的。

书里的大意是：自我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社会过程里，在和别人的来往中出现的。本书借他做旁证。

请注意这个读法里的一个细节：它没有一个孩子「决定」成为自我的时刻。没有哪一天，一个小人站在门口说「好，我要开始当我了」。「我」是在一场发生里显出来的，像照片在药水里慢慢显出轮廓。

◆ 五、沙坑里的那个下午

那个「我」，显出来以后，一件事马上就变了。

豆豆三岁生日以后不久，小区的沙坑边上，有个比他大一点的男孩，拿走了他的小铲子。

豆豆愣了一秒钟，然后哭着喊：「我的。」

不是「豆豆的」，是「我的」。

林晓走过去，蹲下来，替他把铲子要了回来。回家的路上，豆豆一路抱着那把铲子，没有松过手。

这一声「我的」，里面发生的事很多。有一把铲子，被碰了；有一个边，被越过了；有一个声音，第一次从「豆豆」变成「我」，去守这条边。

这个「我的」，一旦有了，家里的世界就不一样了。以前，玩具是玩具，现在，玩具分出了「我的」「你的」「大家的」。以前，吃饭是吃饭，现在多了一句「我自己来」。

还有「不要」。

差不多同一个阶段，豆豆有一个月，对每件事都说「不要」。穿袜子，不要；刷牙，不要；上床，不要。连他自己想要的东西，递到他手里，他也要先说一声「不要」。

林晓头疼得不行。外婆在旁边说：「你小时候也这样。」

这个「不要」，是「我」显出来以后，长出来的第一批东西。有了「我」，才有「我不要」。有了「我不要」，那个「我」才被磨得更清楚一点：它在哪儿结束，别人在哪儿开始，就靠一次次的「不」划出来。

◆ 六、显出来了，就会回头改

请把前面这几件事连起来看。

一开始，是被叫、被抱、被拦。这些碰撞攒出一个形状，有了「我」。「我」一显出来，就回头改了原来的土：从此有了「我的」，有了「不要」，有了「我自己来」。

这些新东西，又成了下一轮碰撞的材料。林晓要给他穿袜子，他说「不要」；林晓要说服他，得换一种说法；说法一换，他的「我」又被磨出新的边。

林晓有时候半夜想起这件事，觉得有点好笑：她当年一次次对着襁褓里的小东西说「妈妈在这儿」。她以为是在哄孩子，其实也是在一点点把自己，在这个孩子面前，叫成了「妈妈」。

这就是本书说的回写。**显出来的东西，不是路的终点，它会回过头，把路和土一起改掉。**

豆豆现在九岁，说起「我」，里面装的东西已经多了许多：「我是三年级的」「我是陈默的儿子」「我数学不好」。这些话，三岁的他一句也说不出来。

不是他把一个现成的「我」撑大了，是一年一年的日子，把这个形状一层一层地磨出来、堆起来。

所以「我」不是一次装好就不动的东西。它每天都在被这样的来回磨着。你五岁的「我」，和三十岁的「我」，是同一个词，但不是同一块东西；这中间隔着无数次的叫、抱、拒绝、争吵、和好。

这样说，会不会让「我」显得很轻？不会。恰恰相反，这样的「我」，每一天都有重量，因为它是被千万次日子压出来的。

被日子压出来的东西，比一个天生的标签结实，也比一个天生的标签诚实。它记着每一个叫过它的人，记着每一场哭，每一次和好。你要是翻开自己的「我」，里面装的就是这些。

◆ 七、客体、过程、「我」，一场发生的几种侧重

话说到这里，你可能想问：那「我」和「别的东西」，到底谁先谁后？

这个问题，本书后面几章会陆续回答。这里先用一句话带过。

铲子是客体，被抢是过程，「我的」是「我」。这三样，不是三个先站好的东西，凑在一起搭了一场戏；它们是同一场发生，在不同的侧重下，显出来的几种样子。看铲子的时候，侧重在物上；看被抢的时候，侧重在事上；看「我的」的时候，侧重在人上。本书把这叫三号位的侧重显影。

打个比方，用本系列里常用的双人舞。舞步，不在甲身上，也不在乙身上，在「跳」里。你可以盯着甲看，也可以盯着乙看，也可以盯着步子看，可是你看的是同一支舞。

所以，「我」是和铲子、沙坑、那个抢东西的男孩一起显出来的，没法单独拎出来放在桌上。它是同一场发生里的一个侧重。

你可以回想一下，在沙坑边上，究竟是先有铲子，还是先有「我的」？豆豆在那把铲子被拿走以前，也玩过很多次，那时候它只是一把铲子。被拿走的那一下，它才成了「我的铲子」。铲子、被拿、「我」，三样是一起冒出来的。

第 12 章会讲「客体」，第 15 章会讲这三样为什么谁也不是老大。这里请先记住：**「我」是被发生显出来的，不是发动发生的。**

◆ 八、大人身上的「我」，也在显

你可能觉得，这是小孩的事，大人早就定了。

没有。

外婆周桂兰在学校里教了三十年，学生叫她「周老师」，同事叫她「周老师」，连菜市场卖菜的都叫她「周老师」。「周老师」是她的一个「我」，说话怎样、站姿怎样、批评人的口气怎样，都跟着这个称呼走。

她退休以后，头一年，常常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空。在家里，别人叫她「外婆」；在小区里，别人叫她「周阿姨」。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在楼梯口叫了她一声「奶奶」，她愣了很久。

「我是奶奶了。」她后来对林晓说，语气很轻。

她没有「决定」成为外婆。她是在一声声被叫、一次次被需要的日子里，发现自己的「我」换了形状。

林晓也一样。她第一次当护士长，开会的时候，说话习惯还是「我觉得」，过了几个月，开口变成了「我们科室」。这个变化，她自己没有发觉，是同事指给她的。

陈默的变化更小一些。他在调度站干了十几年，以前接电话先报姓名，后来不知从哪天起，开口先说「调度站」。有一次林晓打到站里，他也是这么接的，两个人在电话里同时笑了出来。

那一声「调度站」，是他十几年里无数个电话、无数次交接，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他自己都没觉得。

大人身上的「我」，土厚，路稳，所以看起来像是定了。其实只是长得慢。遇到新的叫法、新的位置、新的关系，它照样会松，会换。

这一点，第 33 章讲青春期、第 35 章讲照顾老人的时候，还会回来。到那时你会看到，「我」松动的时候，往往最像一场小小的地震，却也最有创造。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冷柜前。

豆豆那一声「我要」，林晓当时只是愣住了。后来她想明白了：那一声话，不是孩子的新本事，是一家人三年里，每天叫他、抱他、拦他、哄他，一块儿攒出来的。

外婆说，她要把那一天写进备课本里。

林晓问她为什么，她说：「教了三十年语文，头一回觉得，『我』这个字，是最难教的一个。不是因为笔画难，是因为它自己也在长。」

明天能试这样几件事：

一，听见孩子说「我自己来」「我的」「不要」的时候，别只当成难缠。可以想一想：这一声，是不是一个新的边刚刚显出来？

二，别替孩子急着定型。他说「我就是不会画画」「我就是胆小」，这是一个「我」在某一刻的形状，不是他的全部。可以回一句：「现在是这样。」

三，对你自己也试一次：今天有没有哪一句话，是你以「我就是这样的人」开头的？把它记下来，隔一周再看一遍。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我」不是先在屋里等着的人，是在被叫、被抱、被拒绝里显出来的，显出来之后，又回头改了那片土。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个先坐在屋里、等着被叫出来的「我」，也就是那个不用来历的承载者。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长出来。「我」在叫、抱、拦、抢、拒绝里显出来，显出来又回写。

想 一 想

你记得自己第一次说「我」是什么时候吗？不记得也没关系，问问家里的长辈，那时候周围有谁在叫你。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我」，是在某个称呼里长出来、又在另一个称呼里松动的？

◆

12

第 12 章

客体是怎样显出来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豆豆八个月大的时候，外婆周桂兰发现了一件小事：他手里攥着一只橡皮小鸭子，只要拿一块毛巾盖上去，他就不找了。

眼睛还望着毛巾，手却停在半空。好像鸭子跟着毛巾一起落下去，就没了。

过了几个月，同样的游戏，他会一把掀开毛巾，咯咯地笑。再往后，林晓把鸭子塞进沙发垫子底下，他趴着往里掏，嘴里还要喊两声。

外婆教了三十年小学语文，对孩子「什么时候懂了」有一套老办法：听他嘴里的词。可这一回，她一个词也没听到。她只看见，有那么一天，豆豆开始找了。

你大概也在哪个孩子身上见过这一天。大人们爱说，孩子终于明白了：东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不在了。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个「明白」。

是孩子终于发现了一个一直在那儿的世界？还是「一直在那儿」这几个字，本身也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 二、皮亚杰看见了什么

这件事，有人比外婆看得更细。

瑞士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把自己三个孩子的婴儿时期一天天记了下来。他说，大意是：很小的婴儿，东西出了视线，就等于没有了；到后来，孩子才一步一步把东西当成一个独立的、不靠自己的眼睛和手也在的存在。他管这个叫「客体永存」（《儿童对实在的建构》，1937 年〔待核：中译书名各版不一〕）。

这一步，他看得很准。

他看见了两件别人常常漏掉的事。第一，孩子的「物」不是一睁眼就有的，是有一段路要走的。第二，这段路不是脑子里突然想通，是手抓、眼追、嘴啃、把东西扔下去听响，一次一次做出来的。

在他之前，很多人默认孩子生下来就住在一个现成的世界里，只是还不太会认。皮亚杰第一个认真地问：这个「物」，是怎么搭起来的？

他还留下一个有名的小发现。孩子盯着大人把玩具藏进甲处，找到了，几次之后，大人当着他的面把玩具改藏到乙处，他却还是去甲处翻。据说，这样的错，很多孩子都犯过〔待核：这一现象在皮亚杰书中的月龄与叫法〕。

这个小错很有意思。孩子既不笨，也不是没看见。他的「在」，那时还牢牢系着自己那只手的老动作：上回在甲处摸到了，这回还往甲处摸。

本书在第 5 章已经还过他的公道，这里只说和这一章有关的那一笔：他把「物」写成了长出来的。

◆ 三、他那片土里，先坐着什么

可是再往下看，有两样东西，在他的书里早就坐好了。

一样是那个孩子。孩子带着手、眼、嘴这几样本事来到世上，本事一步步变熟，像一个工人在练手艺。

另一样是那个世界。世界里的东西本来就在，等着孩子一个一个地认下来。孩子的路，是从「还不认得」走到「认得了」，终点是成年人的世界：桌子是桌子，鸭子是鸭子，盖上毛巾也还在毛巾底下。

你看，这个终点是先画好的。孩子走得再曲折，也是朝着它走。

这就是第一个先坐好的「它」：一个早已完整的、独立于孩子的物。孩子的发生，只是把它认出来。

这不是皮亚杰的疏忽。他那片土里，成年人的世界又厚又稳，稳得谁也看不出它是长出来的。他往下挖到了孩子，没有再往上追问：成年人的「物」，是不是也是这样长出来的。

本书接着走的，就是这一步：不只问孩子的物是怎么搭的，也问大人的物。因为大人那个「一直在」，同样是几十年的碰撞缠出来的，只是缠得太久，久到忘了。

◆ 四、一只苹果是怎样缠成的

先拿一只苹果来试。

你把它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凉，表皮有一点点涩。这是手上碰到的那一路。

你看它。红里透着一点绿，一边深一边浅，亮亮的。这是眼睛看到的那一路。

你咬一口。「咔嚓」一声，脆，汁水涌出来，有一点酸。声音是耳朵听到的，脆是牙和舌头碰到的，也算手上那一路的延伸。

这几路，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路。红，是眼睛一次次对比出来的：这个比那个红，这一片比那一片深。重，是手一次次掂出来的。脆，是牙一次次咬出来的。

这三路里，还藏着一条小规矩：每一路自己也是一串对比。红，要有不红的对着才红；脆，要有软的对着才脆。一路里没有对比，就没有特征可言。

单拿出任何一路来，都只是一个特征。红，可以是苹果，可以是灯笼，可以是一件外套。重，可以是一块石头。

可是红、重、脆，三路同时碰上，又一次次同时碰上，缠在一起，再也拆不开了：看见这样的红，手就预备好那样的分量，牙就预备好那样的脆。到了这一步，我们才说：这是一只苹果。

王德生博士在 2026 年 10 月 6 日的口述里，把这个意思说成一句话，大意是：物，是视觉、听觉、触觉的发生所形成的特征，互相纠缠而成的聚合体；它并不是什么客观地先摆在那儿的东西。

注意这句话的第一个字。「物」不是先放在那儿的，「物」是缠出来的结果。

缠稳了，就回头写进土里。下一回，眼睛刚看见那一抹红，手上已经先有了一点分量的预感。这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土。

◆ 五、「一直在」是缠出来的

现在回到豆豆和他的小鸭子。

盖上毛巾的那一刻，看的那一路断了。可是摸的那一路，在这个月龄里，还没有跟看的那一路缠上。毛巾落下，看没了，摸也够不着，两路都空了。所以他不找。他并不笨，只是缠还没缠到那里。

后来呢？后来有几十次、几百次：鸭子被盖上，小手一伸，碰到毛巾下面软软的一团，捏一下，「叽」地响一声。看见的消失了，摸到的还在。听见的也在。

这样的碰，一次一次积起来。

你可能见过更折腾的版本：孩子坐在高脚椅上，把勺子扔到地上，等大人捡起来，再扔，再捡，再扔。大人嫌烦，孩子却乐此不疲。

他在干什么？他在看勺子怎么掉，听它怎么响，等它怎么被拿回来再放进手心。每扔一回，看、听、摸这几路就对一次账，缠紧一点。扔勺子，是一堂很认真的课。

到了某一天，毛巾落下去，手不用想，就往下伸。

于是有了一句本来没有的话：鸭子在毛巾底下。

你看这个顺序。不是孩子先知道「东西一直在」，然后才去找。是找、摸、听，一遍一遍地缠，缠到足够稳了，「一直在」这三个字才显出它的意思。

所以本书对皮亚杰的那个词，要翻一个面。他说，孩子终于认识到了客体永存。本书说，是一次次的看、摸、找，缠出了「永存」；「永存」不是被发现的，是被缠稳的。

那个「客体」，也是同一场发生里一起显出来的。

孩子没有发现一个一直在那儿的物；一次次的看、摸、找，缠出了「一直在」，物也跟着显了出来。

这一步，不是谁教会的。大人教的是「苹果」「鸭子」这些名字，名字是另一路的事，第 13 章再讲。物自己的缠，是孩子在一遍遍的碰里，自己踩出来的。

◆ 六、只剩一路，物就立不住

反过来试一试，你会更清楚。

夜里两点，你被厨房里的一声响弄醒。窸窸窣窣，像有东西在动。这时候只有听的那一路，其他几路都空着。

你躺在那儿，心里的「东西」一会儿是老鼠，一会儿是塑料袋，一会儿是什么也没有。这个物，是一锅粥：听到了一点特征，还没缠成任何一个东西。

你起身，开灯，看到一只塑料袋被风吹得动。看的那一路来了，又去摸一下，缠上了。这个物，才算定型。

还有一个例子，豆豆三岁的时候干过。电视里有一盘切好的西瓜，他伸手去抓屏幕，抓了个空，很不高兴。他的眼睛看到了西瓜，手却没有碰到。看的那一路，没有和摸的那一路缠上。

你今天看见的屏幕上的东西，大多没有这一课：屏幕上的苹果，咬不下去，你早就知道了。可知道，也是缠出来的：你被抓空过，被撞过头，被屏幕冷冷地挡回来过。

一路单独不够，两路缠一半，物是半成形的。三路缠够了，缠稳了，物才显得像是「一直在那儿」。

所以同一个词，用在不同的物上，缠的厚薄大不一样。「石头」很厚，一摸一看一砸，谁都差不多。「味道」就薄一些，你说的酸，和我说的酸，要靠一次

次的尝、一次次的说，才慢慢对到一起。「回忆里的老屋」更薄，只有看的那一路和说的那一路，摸的那一路早就没了。物有厚薄，不是有真假。

◆ 七、缠错了，也在长

缠不是一次就缠对的。

豆豆四岁那年，在外婆家的果盘里抓起一只红彤彤的番茄，当苹果咬了一大口。酸，凉，汁水顺着下巴淌，他整张脸皱成一团。

全家笑成一片。可你想想这一口：他的眼睛已经认了「红、圆」，手也认了「掂在手心里的分量」，唯独牙没有碰到过这种软和这种酸。这一口咬下去，看的那一路和咬的那一路，撞出了一道缝。

这道缝，不是出了差错，是一次发生。从这一口起，「苹果」和「番茄」的边界，在他那里重新划了一遍：红圆的东西，咬之前要先捏一捏。

物就是这样长厚的。每一次缠错、撞疼、被笑，都回头改一改下一回的看和摸。

一个从来不撞错的物，反而是薄的，因为它没经过几回碰。

◆ 八、这不是说物是假的

读到这里，有人会皱眉：那苹果不是真的？桌子不存在？

先打一个预防针。不是。

第一，每一次发生都是事实，发生过就改不了。苹果烂了，就是烂了；一块石头砸在脚背上，疼就是疼。本书反对的不是事实，反对的是一个习惯：把事实背后，默默放上一个先在的、独立的「物本身」，当作所有碰撞的来源。

第二，在成年人的日子里，「桌子在那儿」几乎一点不差。因为桌子这件东西的土，又厚又稳：成千上万次的看、摸、撞、擦、搬，缠得结结实实，谁也不用再想。这样的物，我们叫它「客观」，叫它「实在」，都没错。

稳得好，不等于一直是先在的。树在林子里站了一百年，也是长出来的。

第三，你家里有不少这样的东西：用了二十年的饭桌，爷爷留下的怀表。它们在你眼里「一直在」，是因为你们之间有太多次的碰撞和回写。它们的厚，是日子给的。

◆ 九、会说话的机器，缠到了哪几路

今天有一件新事，可以拿来对照。

你给一台会画图的机器说：画一只苹果。几秒钟，它画出来了。红里透着亮，叶柄上还带一滴水珠。

这只苹果，很多人会说：像，真像。

它是怎么来的？是机器在海量的图片和文字里，把「苹果」这个词和一堆视觉的特征缠在了一起。它见过无数张别人拍下来的苹果，也读过无数句别人写下来的话：「脆」「酸」「沉甸甸」。

所以它能画，也能谈。可是请注意：它没有掂过，没有咬过，没有被苹果砸过脚。它缠到的，主要是看的那一路和说的那一路。

本书不夸大这一点，也不贬低它。这件事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物的显出，要看有哪几路缠进来了，缠了多厚。机器谈的苹果，和外婆在菜市场里捏的苹果，不是同一种缠法，也就不是同样厚的物。

再换一个方向想：外婆批改了三十年作文，写「桌上放着一只苹果」，她读到这句，嘴里会有一点口水。机器读到这句，会怎样，没有人替它说得准。这里先不替它回答。

至于这台机器以后会缠上哪些路，那是它自己的发生，本书第 29 章再说。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外婆。

周六早上，周桂兰带着豆豆去菜市场买苹果。豆豆指着最红的那堆说：这个好看，这个好。

外婆没有反驳。她拿起一只，掂一掂，用指节敲两下，凑近闻一闻，放下，又拿起另一只。

她挑的那几只，没有豆豆指的那么红，却更沉，敲起来声音更实。回家切开，果然脆。

豆豆吃了一口，嘴里「咔嚓」一声，眼睛亮了：「比我挑的好吃。」

这一幕里没有一个站着不动的「苹果」。有的是豆豆的碰法，外婆的碰法，和两种碰法缠出来的两样厚薄不同的「好苹果」。豆豆的「好苹果」，主要是看出来的；外婆的「好苹果」，是看、掂、敲、闻缠出来的。

而这一口脆，又回头写进豆豆的土里。下一回，他在菜市场里站住了，看了看那堆红的，又去摸了摸旁边那堆。

明天能试：下一次孩子问「这是什么」，别急着给名字。先让他摸一摸、闻一闻、敲一敲，你们一起说说碰到了什么。名字落下来的时候，会比平时扎实。

再试一个：下次陪孩子吃水果，闭上眼睛只用嘴和鼻子，猜是哪一种。猜不出来也没关系，猜不出来的那一小会儿，正是几路还没缠上的样子，值得和孩子一起停一停。

带走的话

物不是先坐在那儿等你认的，是看、摸、听一次次缠稳之后，才显得「一直在」。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个早已完整、独立于孩子的「物本身」。皮亚杰的路是朝它走的，本书把它拆开，看它是怎样缠出来的。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客体没有先坐着。三路特征缠稳了，客体与「一直在」一起显出来。

想一想

你家里有一样东西，你觉得它「一直在」。它是在哪些次碰撞里，慢慢变成「一直在」的？　如果把其中一路拿掉（比如不许摸，只许看），这样东西还是原来的它吗？

◆

13

第 13 章

词义是怎样显出来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晚饭桌上，豆豆夹了一筷子青菜，嘴里嘟囔了一句：「今天数学小测，我直接破防了。」

外婆的筷子停在半空。「破什么防？」

「就是，」豆豆想了想，「就是那种，绷不住了。」

陈默在一旁补了一句：「我上周看到一个视频，笑到破防。」

林晓抬头看了他一眼：「破防不是难受吗，笑也能破防？」

四个人，一个词。外婆听到的是「防线被攻破」，豆豆说的是「心里一垮」，陈默用来说「笑得停不下来」，林晓夹在中间，觉得这个词在她耳朵里滑来滑去。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样的饭桌。一个词刚冒出来，每个人手里拿着的意思都不一样，可大家居然还聊下去了。

这一章要问：一个词的意思，到底住在哪里？

◆ 二、先回到「咕噜」

导论里讲过那个家里的私房词。

豆豆三岁，肚子饿了，拍着肚子说「咕噜」。后来全家都用「咕噜」表示「该吃饭了」。再后来，外婆用它表示「别催」，陈默在微信里用它表示「我快到家了」。

回头想一想，这个词的意思住在哪里？

不在字典里，字典里没有它。不在豆豆那里，他三岁时拍肚子，只拍出一个动作，没有谁把「该吃饭了」的意思预先装进去。也不在哪一个大人那里，没有人开过会，宣布「咕噜」从今天起就是这个意思。

它住在一次次的说、应、笑和误会里。这一次，豆豆拍肚子，林晓说「哦，饿了」，端出了粥。下一次，他拍肚子，外婆应一声「马上」。又有一次，陈默在厨房里发出同样的声响，全家笑了。笑一次，这个词就稳一点，被用错了，被纠正了，也稳一点。

这样一路走下来，「咕噜」才有了意思。

这件事，本书想讲的是全书的根。王德生博士在 2026 年 10 月 20 日的口述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字不差：

发生着，主语，客体，其他的词语的语义，都在从中显出。

这句话在第 1 章第一次摆出来，第 11 章讲了主语，第 12 章讲了客体。这一章讲最后一样：词语的语义。

◆ 三、一个词的几年：「破防」

「咕噜」只有一家人用，太小。我们再看一个大家都在用的。

「破防」这个词，据说最早是游戏里的话，指攻破对方的防御〔待核：词的来源与流行的年份，需对照语料〕。后来它跑到网上，意思渐渐变了：被一句话、一段视频戳中，心里的防线垮了，说不出话，红了眼眶。

再后来，意思又宽了。被气到，叫破防；被感动，也叫破防；笑得绷不住，还叫破防〔待核：各种用法出现的先后〕。到了今天，有人说「看到房价我破防了」，有人说「看到小猫我破防了」，意思差得很远，可大家都听得懂个大概。

这个词没有哪一年被谁正式定义过。它的意思，是千千万万次的用里，一点一点被磨出来的。

你想想这几年的变化：一个词用得越多，它碰到的场合越杂，意思就越宽，也越松。

宽了，就薄。「破防」现在什么都能装，也就几乎什么都没装。再过几年，它也许就被新的词顶掉，年轻人说起来会觉得「老气」。到那时，它的意思又换了一遍。

◆ 四、一个词的三十年：「端正」

再看一个慢一点的。

周桂兰教了三十年语文，「端正」这个词，她一辈子在用。

刚上讲台那几年，她给学生的作业批「字迹端正」。那时候，端正就是横平竖直，一笔一画，像印出来的。

过了十几年，她开始给学生写评语：「学习态度端正」。这时候，端正说的已经不是字了，是人坐得住、肯下功夫。

后来她当了年级组长，听到同事议论：「那个年轻老师，为人很端正。」这时候的端正，是靠得住，不耍心眼。

退休以后，她对豆豆说：「坐端正。」豆豆把脊背挺了一下，又塌下去。外婆这句「端正」，里头装着的，是她这一辈子被它回写过的所有东西：写字的、做人的、教书的。

你看，同一个人，同一个词，三十年里，意思换了好几遍。不是她前后不一致，是这个词一直在她的日子里被用、被应、被碰，每碰一回，就长一点，也改一点。

她自己并不知道。要不是有人问起，她大概会说：「端正，就是端正呗。」

◆ 五、维特根斯坦看见了什么

这件事，哲学里有人看得很准。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说，大意是：在很多情形里，虽然不是全部，「意义」这个词可以这样来讲。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里的用法（《哲学研究》第 43 节）。

这句话的分量，要先掂清楚。

在他之前，很多人以为词的意思是一样东西：一个词指着一个对象，或者一个词对着脑子里一个观念，像标签贴在瓶子上。维特根斯坦把标签撕了。他说，别问「它指什么」，去看「它怎么被用」。

放到「破防」上，他说得对。你查不到这个词的意思，你只能看人们怎么说它。放到「咕噜」上，他也说得对。

所以本书从他身上学到的，不是一星半点：词义不躲在脑子里，也不贴在东西上，它活在用里。

可是再往下看一步，有一样东西，在他的笔下是先摆好的。

他讲语言游戏，讲生活形式。在他的书里，这些像是一块现成的场地：人们在这块场地上玩各种游戏，词在场地里被使用。场地怎样长出来，场地本身会不会被游戏改动，他很少往下追。

这是本书的读法，不算他自己的话（待验）。照本书看，「咕噜」的故事里，场地和词是一起长的：有了「咕噜」，这一家人的饭桌就有了一种新的默契；这种默契，又让下一个私房词更容易长出来。游戏改着场地，场地改着游戏。

◆ 六、庄子说过一句近的话

中国的老书里，有一句话，和这里很近。

庄子在《齐物论》里说，大意是：路，是人走出来的，才成了路；物，是人叫出来的，才成了那样（《庄子·齐物论》）。原句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这两个半句，一半说路，一半说名。路是走出来的，名是叫出来的，都不是先有。

这里要打一个预防针：庄子说这句话，有庄子自己的土。他说这话，是为了破「是非」，让人不要执着于争一个对错；到了「道通为一」，他要的是另一种安顿。这一点和本书不是一回事。

本书借他的，只是这半句里的看见：「叫」是事后才让物「然」的。词不是先有了，才去贴物；叫的时候，物才被叫成了那样。

◆ 七、词不是标签，是回写沉淀下来的特征

现在可以把这一章的话说清楚了。

先说两个旧想法。第一个，词是标签：先有物，后有词，词贴在物上。第二个，词是约定：几个人坐在一起商量，这个声音就指这个东西。

照这两个想法，词义是先在的。要么物先在，要么约定先在。

可是「咕噜」「破防」「端正」，没有一个是这样来的。

本书的说法是：词义，是在一次次的说、应、笑、误会里，沉淀下来的特征。

一次说，是一条路上的一小步。说了，对方应了，或者没应上，这是土在回话。

同一家人的默契、同一个网络的气氛、同一间教室的规矩，这些缠在一起的东西，决定了这一句话落下去会碰到什么。碰过的，留下一点痕迹，下一次再说，就沿着痕迹走。

痕迹深了，就是定型。定型的东西，又回头改了下一次的说和应。这就是回写。

所以词义有这样几个样子。

第一，词义有厚薄。「水」「三」「妈妈」这样的词，千万人千万年一起用，土极厚，意思极稳。「咕噜」只有一家人用，土薄，出了这个家门，没人听得懂。

第二，词义会松动。土变了，路也变，词义就变。外婆的「端正」，豆豆这一代听来，已经不是外婆当年的味道。

第三，词义会漂移。用的人多了、场合杂了，意思就摊薄、跑偏，「破防」就是这样。

第四，词义会失效。一个词不再被说，不再被应，它的意思就一点点没了。一些老词，现在只在字典里躺着。

请注意「显出」这两个字。

本书不说「造出来」，也不说「发明出来」。造和发明，都像有一个人站在外面，手里拿着材料，把词做了出来。「咕噜」的故事里没有这样一个人：林晓顺口学了一声肚子叫，没打算造词；豆豆拍了拍肚子，也没打算造词。词是在这些顺口的、没打算的来回里，自己显出来的。

后来有人回头讲这个故事，说「豆豆发明了咕噜」。那是事后的讲法：先有了意思，才有人回过头去，给它找一个发明者。

照这个想法，主语、客体、词义，不是三样互不相干的东西。「咕噜」显出来的那一刻，这个词有了意思，说这个词的「我们家」也显出来了，被这个词指着的「该吃饭了」那件事，也有了形状。三样一起长。

◆ 八、一个下午里，三样一起长

回到「咕噜」，把它第一次稳下来的那个下午，放慢了看。

豆豆三岁，坐在小板凳上，肚子空了，拍了两下。那一拍，还没有词，只有一个动作和一声哼。林晓从厨房探出头：「咕噜咕噜，肚子在叫？」这是她顺口学的肚子声。豆豆咯咯笑，又拍一下，说：「咕噜。」

这一下，三样东西一起出现了。

一样是词。「咕噜」从一声肚子叫，变成了一个可以重复的声音，有了一点点意思。

一样是被指的事。「肚子空了、想吃」这件事，在这一下被框了起来，从一团模糊的不舒服，变成了一件可以被叫、被应的事。

还有一样，是说话的这一伙人。林晓、豆豆，后来是外婆和陈默，在这个词上第一次成了「我们」：只有我们几个听得懂这个声音。

这三样，哪个也不是先到的。没有「咕噜」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件被框起来的事；没有那件事，声音没有地方落；没有这一伙人，声音落了也没人应。它们互相托着，同时冒出来。

这就是那句口述的意思：发生着，主语、客体、词的意思，都从中显出。

这样看，不妨把几个词排在一起，比一比土的厚薄。

词	谁在用	土的厚薄	意思的样子
水	几乎所有人，几千年	极厚	极稳，很少改
端正	一个行当、几代人	较厚，慢慢动	三十年里换几层
破防	一个网络，几年	宽而薄	摊得很开，容易被顶掉
咕噜	一家四口	极薄	出了门就没人懂

厚的词，好像先在；薄的词，一看就是长出来的。本书的意思是：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土不一样厚。

◆ 九、三个常见的疑问

读到这里，你心里大概有几个疑问。

第一个：那字典呢？字典不是明明白白写着意思吗？

字典是一个时期的定型快照。编字典的人在某一刻，把某个词最常见的几种用法记下来，贴在页上。快照有用，查起来方便。可词没有停下来：几年后再版，要改；一些词的意思，字典追也追不上。

第二个：词义这样飘，人和人怎么还能沟通？

靠的是土。同一个家、同一个行当、同一种语言，每天在一起碰来碰去，大部分词的土又厚又稳，所以能沟通。到了土薄的地方，沟通就容易出事：陈默说的「有空」和林晓说的「有空」，往往不是同一个意思。第 36 章会回来讲。

第三个：那是不是随便怎么说都行？

不行。说出去的话，要被应，要碰到对方，碰到事实。一个人单独在屋里给词重新定义，别人不应，这个意思就立不住。词义不是任意的，它要在碰撞里站得住。

还有一个要补上的保底。在土极厚极稳的地方，词好像真的是先有的、固定的：「三」永远是三，「水」就是水。彼发生的讲法，在这里一点不差。不过这时候的先在，是稳得太久的结果，不是起点。

◆ 十、今天与机器

今天，有一台机器天天在碰这件事。

大模型读了海量的文字，它对一个词的「理解」，来自这个词在无数句话里，和其他词一起出现的样子。「破防」旁边常常有「破」「绷不住」「泪目」，也常常有「哈哈」；这些旁边的词，一起铸出了它在机器里的位置。

这很像词义沉淀的样子：意思不是一个定义，是一圈圈用法缠出来的。

不过请注意，机器读到的，是已经写下来的用法。新词刚冒出来的时候，它所在的圈子里还没有几句话，机器要等语料积起来，才能认得。一个只在饭桌上用了三天的家里的词，机器永远不会知道。

机器能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词义是怎么来的。它也让你看到另一半：词义的土，不只是文字，还有饭桌上的笑声和皱起的眉头。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周末晚上，林晓对陈默说：「你明天晚上有空吗？」

陈默说有。第二天晚上，他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林晓下班回来，脸沉了下来：「你不是说有空吗？」

陈默愣住：「我是有空啊，我现在不就闲着吗。」

两个人说的「有空」，装的东西不一样。林晓说的有空，是有空陪她去看一下新搬来的邻居，顺便把老人的药送过去；陈默说的有空，是没有别的事。

这个吵架，查字典没有用。字典上的「有空」，两个人都没有错。

那怎么办？

林晓后来摸索出一个小办法：不争「有空」是什么意思，问「上一次你说有空，是在什么事里？」陈默想了想：「上次是，我没有加班。」林晓说：「我说的是，我要你陪我。」

两个人这才把一个词的两层土摊开了：一个土里装着「空闲」，一个土里装着「陪伴」。以后再说「有空」，就多一句：「是陪你做事那种有空吗？」

一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一回一回补厚的。

明天能试：下一回和家里人为一个词吵起来，先别问「你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问「你上一次用这个词，是在什么事里？」把那件事讲出来，意思自己就出来了。

带走的话

词义不是先放在字典里的标签，是在一次次的说、应、误会里沉淀下来的特征；有厚有薄，会松，会漂，也会失效。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个先把意思装好的「词」，或一份先立好的「约定」。本章拆掉的，就是这个先装好的意思。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词义没有先坐着。词义与「我们」这个说话的一伙人，与被指着的事，在同一场说、应、笑里一起显出来。

想一想

你们家有没有一个只有自家人才懂的词？它是怎么来的，最早是谁说的，后来又被谁改了意思？　　你最近一次和人为一个词吵起来，那个词在你嘴里和在对方嘴里，分别装着什么？

◆

14

第 14 章

「发生」这个词自己也在发生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日下午，豆豆趴在茶几上写作业，忽然抬头问林晓：「妈，什么叫发生？」

林晓正在叠衣服，随口答：「发生，就是事情出现了。」

「那什么叫出现？」

「出现，就是，本来没有，现在有了。」

「那什么叫有？」

林晓把手里的衣服放下了。她是护士长，每天要给新护士讲「什么叫交接」「什么叫异常」，从没被一个九岁的孩子三句话问到墙角。

你也被孩子这样追问过。每个词的解释，都要用别的词；别的词再追，又要用更多的词。追到最后，不是绕回原处，就是说一句「反正就是这样」。

这一章要接着这个问题走：本书一直在用「发生」这个词，它自己的意思，又是从哪里来的？

◆ 二、有没有一句站在外面的话

逻辑学里有一个办法，专门对付这种追问。

办法是分层。你说一层话，谈论对象；再用另一层话，谈论这层话。前一层叫对象语言，后一层叫元语言。波兰逻辑学家塔斯基在谈「真」这个词的时候，用过这个分法。大意是：谈论一门语言里的「真」，要用比它高一层的语言（《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波兰文原版 1933 年，德文版 1935 年）。

这个办法对形式语言很好用，像在数学里给符号立规矩，一层压一层，干净利落。

公道要还：这个办法解决了一大批真问题，它帮人看清了许多悖论是怎样来的。

日常的话却没有那个「再高一层」。如果有人问「什么叫发生」，林晓用来回答的，仍是中文里的「出现」「本来」「有」。这些词，和「发生」是一个锅里煮出来的，没有一个住在锅外面。

孩子学说话，更是这样。没有人先递给豆豆一本字典，让他先学二百个解释用的词，再学别的。他是在没有解释的地方，一点一点学会的：碰到了热，手缩回来，有人说「烫」；再碰到，又有人说「烫」。「烫」的意思，是在手缩回来的那一下，和那一声「烫」的叠合里，长出来的。

所以，日常的话，是边用边长的。

◆ 三、说出「发生」的那一刻

现在把这个看见，转过来对着本书自己。

本书第 1 章写了一句话：发生着，主语、客体，以及其他一切词语的语义，都从中显出。

这句话里有「发生」，有「显出」，有「语义」。读到这里，请你想一想：这三个词，你读的时候，是照着什么意思读的。

你是照着自己此前的日子读的。「发生」在你嘴里，大概是「出事了」「发生了什么事」；「显出」，大概是「露出来」；「语义」，大概是字典上的「意思」。

可是读到第 13 章，这三个词在你这里，已经不是第 1 章的样子了。「发生」带上了「咕噜」「破防」「端正」的影子；「显出」带上了躲猫猫的鸭子、红苹果的重量；「语义」带上了「有空」那场吵架。

这就是说，从你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起，书里的每个词，就一直在你这里长。它们的意思，不是书开头定义好的，是读下来一路积起来的。

这本书本身，也是一场说、应、误会的发生：作者在写，你在读，读着读着，你停下来，皱了眉，这个皱眉，也在改后面的词。

再留意一点：本书写下「发生」，你读到「发生」，中间隔着一张纸，或者一块屏幕。作者没有办法保证，你读到的正是他写下的意思。这道缝，也是此发生的一部分，不必遗憾。读和写之间有缝，意思才有地方继续长。

◆ 四、这不是诡辩

听到这里，有人觉得是在耍嘴皮子：说一句，又说「这句话自己也在变」，岂不是什么都说不定了。

其实不然。再看一个眼前的例子。

「健康」这个词，在豆豆家三代人嘴里，是不同的意思。

外婆说：「人要健康。」她心里是吃得下、睡得着、走得动，不用住院。

林晓说：「要关注健康。」她心里是一张张体检单，血压、血糖、指标，有没有异常。

陈默说：「我这腰得好好健康一下。」他心里是坐一天不疼，不吃药，不贴膏药。

豆豆说：「我很健康，今天没打针。」他心里是没有被针扎。

四个人说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它的土，各不相同。外婆的土里有几十年的老病号，林晓的土里有病房和指标，陈默的土里有久坐的腰，豆豆的土里有打针的疼。

再看「成功」。外婆说的成功，是学生考上了好学校；陈默说的成功，是调度站一个月没出错；豆豆说的成功，是班级足球赛进了球。

再看「家」。外婆年轻的时候，「家」是灶台边那一圈人；现在儿孙出了门，周末才回来，「家」是那个周末热闹的饭桌。豆豆的「家」，是有自己房间、有床、有玩具的那间屋子。

而且，这些词一直在改。去年林晓说的「健康」，今年因为母亲摔了一跤，多了一层「别摔」。不用谁开会宣布，词就自己动了一点。

再举一个最近的。陈默说「加班」，十年前，这个词在他嘴里是挣钱，是干劲，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去年豆豆问他：「爸，你怎么又加班？」孩子的语气里，「加班」是爸爸不在家的晚上，是少了一次睡前故事。

陈默听了，心里一动。下回开口说「加班」之前，他先停了一下。这一停，这个词在他自己嘴里，就多了一层说不清的重量。

没有谁来纠正他。一个九岁孩子的一句问话，加上一个空了的晚上，这个词的意思就挪了一格。词义的变化，大多是这样细的，细到当事人自己也说不准是哪一天开始的。

林晓在科室里也见过。「病人情况稳定」这五个字，新来的护士读成「没事了」，老护士读成「暂时没有变坏」。两种读法，只差几个字，落到夜里三点的床边，却是一个起身、一个不起身。林晓后来给新人讲交接，第一句话是：「我们科说稳定，意思是这四个小时内，你不用再回来看。」她把词义说出了声，这个词才有了一块共同的地。

词义说出了声，还有一个好处：新人敢问了。以前新人听不懂，只会点头，点完头回去按自己的读法办事，出了岔子才发现，两边读的不是一个意思。现在头一周，她们就会举手问：「在这个科里，『稳定』到底管几个小时？」

问一句，土就厚一层。

这些词，没有一个是「先放好的」。哪怕是「家」这样的老词，也是各家的日子，各自磨出来的。

◆ 五、彼发生总站在外面

现在可以回头看一看彼发生的讲法了。

回看第 3 章到第 8 章，每一家彼发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位置：说话的人，站在外面。

亚里士多德谈生成，他的话站在生成之外，描述橡子怎样成为橡树。达尔文谈物种起源，他的话站在演化之外，描述物种怎样分叉。皮亚杰谈孩子怎样长大，他的话站在孩子之外，描述阶段怎样推进。黑格尔谈精神，虽然说精神自己生出自己，可他写下的那本《精神现象学》，却被摆在终点的位置，是精神最后明白了自己之后的话。

这些人看得都很细。可是他们说「发生」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动的。「发生」是一个透明的工具，用来描述别人的履历；描述的人自己，和描述用的词，都不在被描述的发生里。

这就是为什么彼发生需要一个先坐好的「它」：因为描述者站在外面，必须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让他去描述。

外婆的红笔，也能说明这一点。

她改了三十年作文，红笔批在页边，写着「语句通顺」「中心明确」。她觉得自己站在作文之外，是个公正的裁判。可是有一年，一个学生的作文写得很怪，句子断断续续，却让她读得鼻子发酸。她提起红笔，不知道该批什么：「语句不通顺」？可她被这篇东西打动了。

那一刻，「通顺」这个词在她手里松了一下。裁判的位置，不是不动的，裁判的词，也是被作文改过的。

中国的老话里，也有人想站到外面去。

孔子说，大意是：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论语·子路》）。这话里有一份很重的心思：先把名字摆正，事情才能办。这份心思有它的土，在一个讲究礼乐秩序的世界里，名字摆不正，人心真会乱。

不过「先正名，后办事」，语序上仍是名字在前，像一块立在外面的牌子。此发生的看法是，名字是在办事的路上，一边办，一边被磨正的。这是两片土上的两种说法，本书只借来对照，不把它们混成一回事。

本书的位置不一样。

此发生承认自己在里面。说「发生」的这个人，用的这个词，写这句话的这本书，读这句话的这个下午，都在这场发生里。

这样讲，并不是为了显得谦虚，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没有那个外面。

◆ 六、会不会掉进无底洞

有人担心：词义自己也在动，就没有地方可以站了，这是掉进了无底洞。

先看孩子学说话。孩子是怎么站住的？他没有先找到一个不动的地面，才开始走。他是一边走，一边铺路。

他碰到了烫，手缩回来，这一缩是真的，不是词。这件事发生过了，就改不了。词是后来跟着长的。

这就是此发生的答案：地面是有的，只是这块地面，也是走出来的。每一次碰到、撞到、疼过、笑过，都是实打实的一次发生；发生过的，改不了。我们站的，就是这些已经发生的碰撞攒起来的土。

所以不是无底，是没有预先铺好的底。这个底，是一路铺的。

再往下一步，你会发现：没有先铺好的底，却有越铺越厚的底。「烫」「疼」「饿」，这些词，人人用，千年用，它们的土极厚，已经和身体的反应缠在一起，谁也不会把它们说丢。

而「发生」这个词，土薄一些。它在日常话里，常常带着「出事」的味道：「发生了车祸」「发生什么事了」。本书用的「发生」更宽，好事、坏事、平常事，全算在里面。

所以这本书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发生」这个词的意思，从「出事」挪宽。你读到这里，大概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挪动。这个挪动，就是一次词义的发生，正在你读的时候发生。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那天的「发生」

回到周日下午的茶几。

林晓叠好衣服，在豆豆旁边坐下来：「好，我们不查字典。你说，今天有什么是『发生』了的？」

豆豆想了想：「水洒了。」

「还有呢？」

「我生气了。」

「还有呢？」

「我长大了一点点，是不是？」

林晓说：「是。」

豆豆又问：「那昨天考试，是发生了吗？」

「考试也是发生。」

「那我没有出事，也叫发生？」

林晓愣了一下，笑了：「你没出事，也叫发生。」

外婆在一旁听着，慢悠悠地插了一句：「我们那时候，说『发生了』，都是不好的事。」

林晓说：「妈，现在也可以是好事。」

豆豆低头在作业本上，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发生，就是正在变成什么。

你看这一幕。「发生」的意思，在这三个人之间，一句一句地挪：外婆那里的「出事」，挪到了豆豆的「正在变成什么」。谁也没有下定义，谁也没有宣布。

豆豆那行字，也不是终点。再过一个月，他在课堂上听到老师讲「发生反应」，这个词的意思又会长出一层。

◆ 八、本书自己怎么办

话说到这里，一个实际的问题来了：词在动，本书又得用词，怎么办？

本书有三个办法，请你监督。

第一，新词第一次出现，先用一个家里的例子讲清。「路」「土」「回写」都是这样，先在豆豆家的饭桌上长，再拿来用。

第二，同一个词，意思变了，就明说。比如前面「发生」从「出事」挪宽了，本书就老老实实告诉你：这里挪了。

第三，不装作站在外面。本书每一章末尾，都有一行小账，问的是「哪一个它」「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这两个问题，本书对自己同样要问。第 41 章，本书还会给自己写下死法：怎样才算错。

这三个办法，不保证词不动，只保证动的时候，你看得见。

◆ 九、问问机器

你也可以试一试：打开一台会聊天的机器，问它「什么叫发生」。

它会很快给你一段整齐的解释，条理分明，像是站在一个高处，把词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样子，最容易让人以为：终于有一句站在外面的话了。

可是想一想这段解释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无数人写下的无数句话。那些话里的「发生」，有的是出了事，有的是物理反应，有的是胚胎发育，有的是豆豆

写在作业本上的一行字。机器把这些用法缠在一起，吐出一个平均的、整齐的意思。

整齐，不等于在外面。这段解释，仍是从用里长出来的，只是缠得又快又密，让人看不出缝。

把这句话记住，第 29 章会用上。

◆ 十、此发生也是一段

把这一章的话收一收。

经典里的发生理论，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姿态：我站在发生之外，把发生看清楚了，告诉你。

此发生不这样讲。它说：这套说法，是在一段发生里长出来的，是第 13 章的词义发生，叠在第 12 章的物的发生上，又叠在你一路读下来的日子里。它是一段回写，也会被后面的回写改动。

这一点，第 22 章会专门讲。这里先记住一件小事：本书里的每一个词，包括「发生」，包括「此发生」「彼发生」，都在你手里继续长。它们会越用越宽，会被用丢，也会在某一天不够用，换成别的词。

那一天，本书是欢迎的。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下面是三件明天能试的小事。

一是抓「就是」。当你听到家里人说「就是」，比如「健康就是不生病」「成功就是挣钱」，停一下，问一句：「你上次用这个词，是在什么事里？」你会发现，他的「就是」里，藏着一件具体的事。

二是留一个空。孩子问「什么叫某某」的时候，别急着给定义，先说「你觉得呢？」孩子的答案，往往不是错，是他的土里长出来的意思。把他的意思留着，再补上你的，这个词就厚了一层。

三是记一个词的旅程。挑一个你家里常用的词，比如「听话」「懂事」「像样」，写下它在你小时候、你当父母之后、孩子那一代，各是什么意思。你会看到：这个词，也在发生。

带 走 的 话

说「发生」的这个词，自己也在发生；没有一句站在外面的话，只有边用边长的话，所以此发生把自己也放了进去。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个站在发生之外、描述发生的「元语言」或「旁观者」。本章拆的，就是这个站在外面的位置。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说话的人和他用的词，都没有先坐在外面；「发生」的意思与你读它的这个下午，一起在长。

想 一 想

你家里哪一个词，在不同年纪的人嘴里意思最不一样？　　你翻到这一页的时候，「发生」这个词在你心里，和第 1 章比，换了什么样子？

◆

15

第 15 章

三样谁也不是老大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林晓所在的社区医院，急诊室夜里只有三个护士。

去年冬天，她发现一件事：夜班交接，以前是在护士站坐下来，翻着记录本，一条一条念，十几分钟。现在不是了。接班的人跟着交班的人，一张床一张床走过去，站在床尾，几句话交代完，再走下一张。

林晓问新来的小姑娘：「这个规矩是谁定的？」

小姑娘愣了一下：「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她又去问科里的老护士。老护士想了半天：「好像是有一个晚上，来了好几个重病人，实在腾不出手，大家就边走边交。后来有人觉得这样挺快，就接着这么交了。」

「谁提的？」

老护士摇头：「说不清。反正后来就这样了。」

林晓是护士长，她翻过科里所有的通知，没有一条写着「从某月某日起，床边交接」。

这样一个习惯，没有发令的人，却人人遵守，还在新人身上继续长。它是怎样出现的，值得细看。

这一章，就拿它来讲本书最核心的一套关系。

◆ 二、三样东西，先认个脸

前面十几章，三样东西一直在场，只是没有正式介绍。这一章，让它们各报一次名字。

第一样，叫形状（SDE 说的「显露」，用字母 S 表示）。是长出来的、能被认出的那个样子：床边交接，就是这间科室这一阵显出的一个形状。

第二样，叫路（差异序列，D）。是一串有先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这一晚边走边交，下一晚加一句「危重的先说」，再下一晚改成家属在场时换一种说法。一小步接一小步。

第三样，叫土（特征纠缠，E）。是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科室只有三个人，走廊窄，夜里重病人多，大家互相信得过，白班的人愿意把话说短。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是土。

本书从这里起，约定好两件事。S、D、E 这三个字母，是 SDE 这个名字里的三个字，只在这一章正式出现一次，以后仍用形状、路、土。第二，下面三条关系，是本书的骨架，也是三条方程。

◆ 三、第一条：形状从路和土里长出来

先说第一条：

形状＝F（路，土），也就是 S＝F（D，E）。

用大白话说：一个形状，是由路和土一起托出来的。

回到急诊室。床边交接这个样子，是怎么出来的？

一边是路：好几个夜班里，一串小小的不同。有一晚实在忙，边走边交；有一晚觉得这样快，又这样交；有一晚有人补了一句「这床刚用过药」，大家觉得

有用，留了下来。这一步接一步，不能乱：没有第一晚的边走边交，就没有后来的「危重先说」。

另一边是土：三个人，窄走廊，夜里重病人集中，白班愿意把话说短，互相信得过。如果这间科室有三十个人、走廊宽、每个人都不熟，同样的几个晚上，走不出这条路。

路和土一起，托出了「床边交接」这个形状。

请注意这里的 F 不是一个公式。它只是说：形状不是单独从路里来的，也不是单独从土里来的。

再补一句，免得误会。

这条关系里，「一起」二字最要紧。有人读到这里，会说：既然形状由路和土生出来，那就是路和土在前，形状在后，先后分明。

可是在急诊室里，边走边交这个样子被认出来之后，回头再看，才知道前几个晚上那几步是同一条路。形状成了，才看得见哪些东西在托着它，那就是土。三样是在同一场发生里，同时被看清的。

◆ 四、第二条：路是在形状和土上走的

再说第二条：

路＝G（形状，土），也就是 D＝G（S，E）。

用大白话说：路怎么走，要看已经有了什么形状，又站在什么土上。

床边交接成形之后，后来的小改动，都是在它上面走的。有人提议：危重的床，先说名字和最要紧的一条。有人又补一句：家属在场的床，换一个说法，别吓着人。这两步路，在原来的护士站交班里根本走不出来。护士站里没有家属，没有床，也就没有「家属在场要换说法」这件事。

也就是说，新的形状，会长出新的路。

土同样在管着路。走廊窄，所以边走边交只能站在床尾，不能围成一圈。夜里重病人多，所以每张床只留几句话，说不完的留到白班。这些限制，不是谁定下的规则，是土本来的样子，路只好顺着它走。

还有一个小处：土里的东西，也有轻重。急诊室里，「夜里重病人多」比「走廊窄」更重，它一来，别的都要让路。哪一样重，不是事先排好的，是那个夜晚的碰撞里显出来的。

所以，路不是一条自由选择的路线。它是形状和土一起开出的缝，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 五、第三条：土被形状和路改掉

第三条，最容易漏：

土＝H（形状，路），也就是 E＝H（S，D）。

用大白话说：土不是一成不变的背景，形状和路走过去，会回头把土改了。

床边交接成了科里的样子之后，土变了好几处。

家属听得见交接了，有的家属开始会多问一句，有的家属放心了。这是家属的土在变。

新来的护士，三天就上手，因为她跟着走一遍就懂了。这是培训的土在变。

夜班的三个人，每天在床尾站着对话，互相熟了，一句话的省略，对方就明白。这是信任的土，又厚了一层。

后来，林晓想把白班的交班也改成床边。白班人多，走廊塞不下，试了三天就放弃了。这一回，土没有同意。

土也会薄下去。今年春天，夜班两位老护士先后调走，来了几个刚毕业的。床尾那几句话，一时说不短了，新人怕漏，什么都想交代，交接又拖长了半小时。形状松了一下，路上又添了新的小步：林晓让老护士把「必说的三条」写在卡片上，挂在床尾。

这张卡片，又是一小步路。

你看，土是被走过的路和显出的形状，一点一点改厚、改薄的。回写，就是这样发生的。

换一个不在医院的例子。外婆家的饭桌上，谁坐哪个位子，没有人排过。可是翻回去看，豆豆小时候要人喂饭，所以他的椅子挨着外婆；林晓上夜班，回来吃饭晚，所以她的位子靠厨房门；陈默腿长，坐不进里面，所以坐在外侧。

这是三样一起托出来的：桌子的大小是土，一年年的先后顺序是路，坐成现在这个座次是形状。

座次定下来以后，又回头改了人。豆豆挨着外婆坐了九年，他的口头禅里有一半是外婆的腔调。林晓靠着厨房门，总是第一个起身去添汤。有一年外婆住院，饭桌上空了一个位子，大家吃饭都不自在，半天才有人想起：原来这张桌子，一直是四个人的形状。

没有人发过令说「座次从今年起如此」。要是有一天陈默想换到里面去，全家大概要愣一下，不是因为规定，是因为土里已经长出了这一圈脚印。

你家里要是有一张饭桌，不妨今晚留意一下座次。想一想，每一个位子，最早是因为什么坐上去的。多半你会发现，原因早就没了，位子却留了下来。位子留下来，就是土在记事。

◆ 六、三条一起读：没有第一推动

现在把三条方程放在一起：

形状＝F（路，土）路＝G（形状，土）土＝H（形状，路）

每一条里，右边是另外两样，左边是自己。三样，各自被另外两样托着，也各自托着另外两样。

于是有一个问题，你一定想问，到底谁先。

若说先有土，没有路和形状回头改它，土不会变，也就没有「厚」和「薄」之分。若说先有路，没有土，路走不出去；没有形状，路也没有可以拐弯的地方。若说先有形状，形状是路和土结出的果，是结算点，不是起点。

三样里，没有一个是第一推动。

换成生活里的话：你今天的样子，不是你的本事单独算出来的，也不是你的家庭单独算出来的。是你一路走过的那些事，加上你一路踩着的那片地，一起托到了今天这里。明天它还会被你今天的样子，回头改一改。

也许你觉得这是循环论证。想想三个孩子背靠背坐成一圈，谁也不是靠山，抽走一个，另两个就倒。要说到底哪个孩子先坐稳的，这个问题没有意思：他们是同时坐下，彼此靠着坐稳的。

彼发生总要有一个第一推动；此发生里，形状、路、土互相托着，谁也不是。

◆ 七、三样的另一副样子

三样东西，有几种常见的误读，趁这里一并拆掉。

土，常被当成背景。背景是一块幕布，演员在前面演，幕布不动。可急诊室的走廊，每天都在推：它窄，所以只能站在床尾；它没有椅子，所以交接只能短。土不是幕布，土在推。

路，常被当成选择。像一个人站在岔口，选了左边或右边。可是边走边交的那个晚上，没有谁站在岔口上做选择，三个护士只是忙得没有别的办法，一步就走了。路是走出来的，没有谁挑过。

形状，常被当成目的。像是大家早就想要「床边交接」，然后朝它努力。可是那个晚上，没人想要它。它是走着走着，被认出来的一个样子，认出来之后才被叫做「规矩」。形状是结算点，不是靶子。

三样各被误读一回，才会让人以为一定要有一个老大。

◆ 八、回头看：前面几章，三样一直在场

这三样，前面几章里一直在，只是没有叫名字。

第 12 章的苹果。红、重、脆，各是一条路，一串对比；嘴、手、眼之间缠在一起的熟悉，是土；缠稳了的苹果，是形状；吃过之后，下一回看见红就先有了分量的预感，是回写。

第 13 章的「咕噜」。说、应、笑、误会，是路；一家人的饭桌、默契，是土；一个有了意思的词，是形状；有了这个词，这家人说话的方式变了，是回写。

第 14 章的「发生」。你一页一页读下来，是路；你自己的日子，是土；这个词在你心里的样子，是形状；读完它，你再看别的事，眼睛有了一点新的角度，是回写。

你看，不是为了写这一章才硬凑出三样。三样本来就是前面每个例子里，缺一不可的东西。

◆ 九、彼发生暗中选了一个老大

翻回上篇，你会发现每一家彼发生，都暗中选了一样，当作老大。

形式，是一种选法。亚里士多德的橡子里有橡树的形式，种子里早写好了形状，路和土只是帮它走到那里（第 3 章）。

环境，是另一种选法。达尔文的世界里，环境是现成的舞台，生物在上面被选择；土定了，路和形状跟着定（第 4 章）。

主体，是第三种选法。皮亚杰的孩子，带着自己的本事一步步走，主体的路是主线，世界在那儿等着被认出来（第 5 章）。

大体上说，三家各押了一样：押形状的，押土的，押路的。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三家各自还有许多细节，不能压成这样一句。

每一家押的那一样，都是一个先坐好的「它」。把另外两样，写成了它的背景，或者它的结果。

选一个老大，为什么这么诱人？

因为这样讲故事最省事。有了老大，故事就有了开头：先有种子，后有树；先有环境，后有物种；先有孩子，后有知识。一条线，从头到尾，好讲，也好记。

三样互相托着的讲法，没有这样干净的开头。你得同时看三处，还得承认哪一处都不是「最初」。这对习惯了单线故事的耳朵，有点累。

不过，累一点，换来的是不漏：很多事讲不清，不是因为太复杂，是因为偷偷漏掉了一样。

此发生不这样押。三样同时坐下，谁也不先于谁。

◆ 十、遇到一个说法，先问三句

这一章不是要你背三条方程，是要你拿到一个手上的工具。

以后遇到一个说法，比如「这个孩子天生就这样」「公司的文化就是这样」「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会这样」，你可以问三句。

第一句：这个形状，是在什么路上走出来的？有哪几步？

第二句：这条路，是站在什么土上走的？土里有什么在推它，有什么在拦它？

第三句：这个形状出来之后，回头改了什么？土变厚了，还是变薄了？

问完这三句，你会发现：很多说法，只答了其中一句，或者只答了半句。「天生」答的是形状，「文化」答的是土，「性格」答的是路。每一个，都只答了三分之一，却摆出了答案的样子。

这三句，是随身带的。

这三问，对今天的机器同样好用。

一台会聊天的机器给出一句话，它的形状是怎么来的？它的土，是训练它的海量文本；它的路，是训练时一步步被调整的方向；它给出的这一句，是形状。形状回头改了什么呢。用的人多了，大家开始照着它的口气写文章，网上的文本，又变成下一代机器的土。

三样一圈圈转。没有一个站在外面的「机器的思想」，也没有一个站在外面的「人类的智慧」。第 29 章会细讲。

◆ 十一、一个提醒：通知发不出一个形状

回到林晓。

前年，医院也想让白班推行一种新的交班方式。林晓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每个人都点了「收到」。

可是三周以后，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

回头想，这条通知只是一小步路。它没有土：白班人多，走廊塞，没有一个像夜班那样的紧张逼着大家把话说短。它也没有形状可以回写：没有一次，大家觉得「这样真的好」。

所以，一条通知，发不出一个形状。形状是路和土一起托出来的，没有谁能拍板拍出来。

这并不是说，通知没用。它是路上的一步，有时候，一步就够；但要它真的长成形状，土要同意，回写要接上。

明天能试：下一次想推一件新事，先别急着发通知，先问三句：现在的土里，有什么在推它？有什么在拦它？有没有哪一小步，可以先走起来？先在一个小地方，让它试着成形。哪怕只是一个班组、一个晚上，也比全员通知扎实。成形的小地方一多，土自己就会松动。

带走的话

形状、路、土三样互相托着，谁也不是第一推动；要看一件事怎样长出来，三样都要问。

小　账

哪一个「它」？被暗中选为老大的那一样，形式、环境或主体。本章拆的，就是这个被选中的老大。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三样都没有先坐着；急诊室的床边交接，是路和土一起托出的，没有人发令，也没有一张蓝图。

想一想

你家里或单位里，有没有一个人人遵守、却说不清是谁定的规矩？它的路、土、形状，各是什么？　你听过的哪一句话，把「天生」「环境」或「努力」当作了唯一的答案？

◆

16

第 16 章

张力、改形、回写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手机系统升级了。昨天还闭着眼睛就能点到的那个按钮，今天不在老地方了。

你的手指悬在屏幕上，停了一下。那一下很短，却很难受：手是熟的，屏幕是新的，两样东西对不上。

过了三天，手找到了新位置。过了一个月，你甚至想不起旧位置在哪儿。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多数人的回答是：我适应了。这话没错，可它把一件事藏起来了。「适应」听上去像是你先站在那儿，然后慢慢把自己调到新系统上。本章想换一个问法：那三天里，到底是什么在逼着手指换了路。

陈默家里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几年里每天对着同一套老系统，派车、改单、催司机。去年秋天，公司换了新系统。

那三个月，他回到家的脸色一直不太好看。后面会讲他的三个月。先要问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件事要变，总得有个东西推它吧？

◆ 二、第一推动：先找一只手

这个问题很老。亚里士多德问过：世上的东西一件推着一件动，可总不能一直往前追吧，总得有个头。他的回答是一个「不被推动、却推动一切」的东西（《形而上学》第十二卷）。后来的人管它叫第一推动者。

先还他公道。这个想法抓住了一件很真的事：变化需要解释，不能就说「它自己就变了」。一个人看见球在滚，就想知道是谁踢的，这是好脾气的好奇心，不是毛病。

在很多日子里，这个想法一点不差。你踢了球，球就滚；你按了开关，灯就亮。有一只手，有一个结果，中间的路很短，也很干净。

可是，把它放到「一家人慢慢变了脾气」「一个行当慢慢换了规矩」上，就不灵了。你去找那只手，会找到一串：是老板，是新系统，是员工，是时代。每找到一只，后面又站着一只。

彼发生的办法，是挑一只手封上。有人说是蓝图在推，有人说是环境在推，有人说是人的意志在推。前面几章讲过的几家，各挑了各的。

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想。黑格尔把矛盾请进了发动机的位置，说东西是靠自身的对立往前走的（本系列黑格尔卷讲过，第 7 章也提过）。这一步迈得很大，比找一只外面的手近得多。

中国的老书里也有一句：「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大意是，往回走、往反面走，是道的动静。这句话有自己的土，不好和黑格尔直接捏在一起，可它们都在门口看见了同一道缝：动，不一定要一只外来的手。

只是黑格尔的矛盾走向一个早知道的终点，老子的「反」又常被读成「转一圈回到原点」。矛盾在他们那里是引擎，却被安排好了去处。本书想留下引擎，把去处还给日子。

本书的说法不同：不必找一只手，因为发动机就在里面。它叫张力。

◆ 三、张力：两样东西对不上

先把话说清楚。第 15 章那三条式子说过，形状、路、土，三样互相写出，谁也不先于谁。这一章要问的是：既然谁也不是老大，它们为什么会动起来？

用大白话说：因为这三样很少刚好对得上。

路是一串有先后的不同，是走出来的。土是路下面那片缠在一起的地，是让路能走的东西。形状是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三样同时在，可它们的「年纪」不一样：土长得慢，路走得快，形状冒出来又最急。

手指和新屏幕就是这样。手指的路是三年里点出来的，屏幕的土是工程师昨天刚换的。两边都在，却咬不上。这个咬不上，就叫张力。

张力不是某个人的情绪。它是两样东西之间的差，攒在那儿，像水坝后面的水。

攒到一定程度，水就要找路。这时候，原来的形状撑不住了：手指不再按老位置，换了一个新的点法。这个新的点法，就是形状改了。

形状一改，事情没完。新的点法一出现，路变了，手上的土也变了：肌肉记住了新位置，旧位置被忘掉了。这叫回写。回写之后，新的差又出来：也许新位置在拇指够不到的地方，别扭又冒了头。

于是有了一个圈：张力攒着，逼出形状改，改了的形状回写路和土，新的张力又起。

这就是本书说的发生的节拍。系列里把它叫作 123 原理，你不必记名字，记住这三下就行：攒，改，写回去。

◆ 四、三笔纪律

这个圈很容易讲歪。本书给自己立三条纪律。

第一，矛盾是引擎，不是故障。

我们从小被教育：出了矛盾，就是哪里坏了，得修好。新系统和老习惯打架，是「磨合期的问题」，熬过去就好。

这话有一半是真的：打架确实会过去。可它把张力当成了要消除的杂音。本书的看法反过来：没有这个差，就没有后面任何一次改动。一个完全对得上的世界，不需要换形状，也就不会有新东西长出来。

当然，张力太大会把东西撕坏。这是后面第 19 章要讲的危险。可要是把张力一概看成故障，就等于把整台发动机拆了当废铁。

第二，形状是结算点，不是起点。

我们爱问：这个新习惯是从哪天开始的？好像它有一个出生日。实际上，新的点法是在许多次「差点点错」「点错了」「又点对了」里一点点稳下来的。某一天你发现自己不用想了，这一天是账结清的日子，不是账开出来的日子。

把结算点当成起点，就会倒着编一个故事：「那天他下了决心。」可决心也是后来才看得出来的形状。

第三，回写最容易漏。

三下里，前两下人人看得见：有差，有改。第三下不显眼。形状改完了，它回头把路和土也改了，这一步安安静静，没有声响。

漏掉它，就会把整件事看成一条直线：旧的，变成新的，完了。可事实是一个圈。新的出来以后，旧的那片地已经不是原来的地了。

再举一个小例子，看回写怎么被漏掉。

豆豆九岁那年，开始自己下楼去取快递。家里人都说：「这孩子能自己取件了。」好像只是多了一项本事。

可你看这家人的傍晚：以前取件要有个大人陪着，晚饭得等。现在六点刚过，豆豆说一句「我下去拿」，转身就走。外婆在厨房里的时间表，悄悄改了；林晓回家的第一句话，也从「豆豆呢」变成了「快递到了吗」。

能自己取件这个形状，回头改了一家人的傍晚，也改了大人对「他能自己去哪儿」的看法。漏掉这一步，你就只看见一个孩子多了一项技能，看不见一家人的土也松动了一块。

◆ 五、陈默的调度站：三个月

现在回到陈默。看三个月里，那个圈转了几圈。

第一周，是纯粹的别扭。老系统里派一张车单，要点五下；新系统把五下压成两下，可两下的位置在屏幕右上角，他的手一直往左下摸。

这是第一道张力：手上的路，对不上新屏幕的土。

第二周，出事了。新系统自动把「待派车」的单子排在最前面，而陈默一直是按「客户催得紧不紧」来排的。系统的排法和调度站老师傅多年的排法，不是一回事。有一天下午，一个冷链单被排在了后面，差点误了点。

这是第二道张力，比手指那一道大得多：它不是按钮的位置，是「什么算重要」的判断对不上。

那天晚上，同组的老李说了一句：「它不懂我们这儿的规矩。」

到了第四周，站里悄悄出现了一张手写的小纸条，贴在显示器边上：「冷链单、药品单，人工置顶。」没有谁开会宣布。是三四个人，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慢慢收拢到同一种做法上。

这就是形状改了。注意，这张纸条不是哪一个聪明人的发明。是张力攒到了一个点，纸条冒了出来，像水坝后面的水找到了一个缺口。

接着回写来了。纸条贴上以后，新来的实习生进站，第一件事就是看那张纸条。于是「冷链单先看」成了站里的一条新规矩，渐渐有了更多条：节假日怎么办，暴雨天怎么办。站里的路变了，土也变了。

到第三个月，公司的系统工程师来站里看了一天，回去把「人工置顶」做进了新版本。这一下，是站里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系统本身。

陈默回到家，终于说了一句整话：「现在顺手了。」

林晓问：「是你适应了系统？」

他想了想：「也不全是。系统也被我们改了。」

那天夜里，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谁改了谁」这个问法，已经被他悄悄放下了。

◆ 六、外婆学微信：张力的另一种样子

同一个圈，在外婆那里转得慢得多，也安静得多。

周桂兰七十一岁，教了三十多年语文。她写得一手工整的粉笔字，可手机上的输入法，她用了一年也没顺。拼音打不出来的时候，她会把手机递给豆豆：「你来。」

这是一道张力：一手好字的路，对不上一块光滑的玻璃。

有一天，她发现手机里有「手写」这一项。她用手指在屏幕上一笔一画地写，手机就把字认出来了。她写了一条给老同事的信息，每个字都是端端正正的楷书笔顺。

这个小办法，没有谁教她。它是她那只握惯了粉笔的手，碰上一块认得出笔画的玻璃，两头一凑，冒出来的。

接下来是回写。她开始在群里发语音以外的长句子，发得比好多年轻人都长。同学群里的老朋友们，看她发得整齐，也跟着学起手写来。一个小小的新习惯，就这样顺着一个个手机，往外走了一圈。

林晓后来说：「妈现在比我发消息还认真。」

你看，这里没有谁下了决心「要学会用手机」。有的是一道一道的小别扭，一个一个冒出来的小办法，和一次一次回头改了手感的小变化。

◆ 七、只盯一样会怎样

把这三个月，分别交给三种眼睛看。

只盯形状的眼睛，看见的是：旧系统，换成了新系统，一个动作，完事。它漏掉了中间三个月的全部拉扯，也漏掉了那张纸条。

只盯路的眼睛，看见的是：流程变了，培训一下就好。于是公司会发一份培训材料，让所有人照着新流程走。可是材料上没有「冷链单要置顶」，因为那条规矩不在流程里，在站里人的手感里，在土里。

只盯土的眼睛，看见的是：站里的人习惯不好，文化落后，要「改变思维」。这就把一台正在转的发动机，说成了一个要被矫正的缺陷。

三种眼睛各有各的对。可它们都想找一个起点：是系统先变，还是流程先变，还是人先变。本书的答案是：三样一起在转，转的时候谁也没有先动。

这也是为什么，彼发生常常显得「解释得通」，又总是漏掉点什么。它挑了一只手，另外两只就成了背景。

◆ 八、放回日子里

周末，豆豆在饭桌上问爸爸：「新系统好用吗？」

陈默说：「好用是好用，就是刚开始很烦。」

豆豆说：「我们班换了新同桌，我也很烦。」

大人们笑了。外婆放下筷子，说：「烦的那几天，别急着说谁不好。」

这句话比好多道理都准。烦，是张力在攒；它不是谁的错。急着找一个罪魁，反倒会把那个正在冒头的新做法压回去。

你家里也许有这样的时刻：孩子换了学校，老人搬进新家，公司换了领导。每一回，都有人问：谁该改？

下次可以先换一个问法：这里有哪两样东西对不上？这个差有多大？有没有什么新做法，已经在悄悄冒头？

明天能试：挑一件最近让你烦的小事，不问谁对谁错，只写两行：什么和什么对不上；已经有什么小小的新做法，冒出来了。

◆ 九、一个提醒

最后要提醒一句，免得把这一章读成「张力万岁」。

张力太小，什么也不会发生。张力太大，东西会碎：新系统逼得人集体辞职，一个家吵到没人说话。中间有一个窄窄的区间，形状既能改，又不至于散。

举个反面的例子。设想陈默的公司不是慢慢换，而是一个周一早上，旧系统整个关掉，新系统整个打开，没有过渡，没有老师傅带。那个差一下子大到手指和脑子都接不住，站里的人不会去琢磨纸条，只会去琢磨怎么躲：有人请病假，有人偷偷用回自己的小本子记单子。

再设想另一头：新系统和旧系统几乎一模一样，只换了个颜色。差小到几乎没有，也就没有纸条，没有新规矩，三个月后站里什么也没长出来。

两头都不好。一头是撕坏了，一头是睡着了。

哪里算窄窄的区间，没有公式，只能在具体的事里看。第 19 章会专门讲：正在成形，既最有创造，也最危险。

本章先带走这一个圈。

带 走 的 话

发生的发动机不是一只推动的手，是路和土之间攒下的差；差攒够了，形状就改，改了的形状又回头改写路和土。

小　账

哪一个「它」？ 本章拆的是第一推动者，那只先坐好、负责把事情推动起来的手；换成了路和土之间的张力，张力不属于谁。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 没有先坐着的推动者；纸条、新规矩、改过的系统，都是张力攒到一个点之后长出来的，又回头改了站里的路和土。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说「这个人真难适应」，是在什么时候？如果不问谁该改，只问哪两样东西对不上，你会看见什么？　你家里有没有一条没人宣布过、却人人照做的新规矩，它是哪一天开始的？

◆

17

第 17 章

回写：结果回头改来源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回到小时候住过的老屋。门框上有几道铅笔划的线，旁边写着年份，那是每年生日量身高留下的。

你伸手去摸，指尖碰到那些线，忽然发现：你站在门口的姿势，和三十年前量身高时一模一样，微微缩着下巴，怕碰到门楣。

门楣比你高出一大截，早就碰不到了。可身体还记着。

这个小小的发现里，藏着一个大问题。我们习惯说「人住在屋子里」，好像人是人，屋子是屋子，人在屋里过日子。可你的下巴、你的步子、你开灯时手摸向墙的哪个位置，这些东西，是屋子一点一点写进你身上的。

屋子先于你，屋子也被你住变了。门槛被磨凹了一块，灶台边的墙熏黑了一片，窗台上多了一个放茶杯的圈。

这一来一往，就是本章要讲的事：回写。

◆ 二、树叶、果子、土

先用一个最土的比方。

一棵树长在土里，吸土里的水和养分，长出叶子，结出果子。秋天，叶子落了，果子熟了掉下来，烂在树下。第二年，这片土里多了腐叶，多了果肉，多了种子。土变了。

土一变，下一年的树，长得跟这一年不同了。

这个比方里有三样东西：树，土，落下来的东西。树靠土长，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可落下来的东西回头又去改了土，这一步，我们很少记在心上。

本书有一个承重的比方，就是这个：树叶和果子，回写土壤。世上的形状，不是只靠土长出来就完了；它长出来以后，沉下去，成了土的一部分。

本书把这一步叫回写。前面几章里，你已经遇到过它的影子：第 16 章里，贴在显示器边上的那张纸条，回头改了新来的人进站第一天看见的东西。

这一章，把它单独拿出来，慢慢看。

◆ 三、彼发生：过去定了

大多数讲发生的老说法，对这一步都没有位置。

它们有一个很安静的默认：因在前，果在后。种子是因，橡树是果；基因是因，性状是果；先有胚胎里的程序，后有长成的人。时间是一条单行道，结果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

先还公道。这个默认在很多地方一点不差。一块铁丢进炉子烧红，红铁不会回头去改炉子的砖。实验室里测一个落体，结果不会回头改地球的引力。凡是土极厚极稳、路被踩平的地方，结果确实不回头，或者回头的量小到可以不计。

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许多判断，都靠这个默认撑着。「他小时候吃了苦，所以长大省」，这句话好用，也常常对。

可是你想想老屋的门框。你说是屋子的尺寸定了你的姿势，对，可只对一半：你的身高也在改屋里的东西，你每年量一次，就多一道线；你放一个杯子，窗台就多一个圈。屋子和你，一个在写另一个，另一个又在写这一个。

彼发生里，过去一旦定了，就是定了：来源只管往外给，结果只管往外长。「过去」像一块立好的碑，结果站在碑前面，不会回头去改碑。

此发生里，没有这块碑。有的是一片还在被写的土。

◆ 四、三块地是怎样沉下来的

这里要多走一步，讲一个比较大的说法。

本书有一条承重的说法：日常说的三块地，都不是一开始就摆在那儿的，是回写一层一层沉下来的。这三块地是：脑子里想的、手上碰的、心里那个我你他。

先用大白话说这三块地。

手上碰的，是你摸到的东西：门槛的凹，灶台的热，茶杯的重。

脑子里想的，是你说得出的东西：这个家的规矩，「饭后不洗碗要被说」，「年三十的鱼不能吃光」。

心里的我你他，是你感觉得到的东西：这是我家，那是你家，他是外人。

这三块地，什么时候有的？

不是在孩子出生那天就铺好了。它们是在一次一次的碰、说、认里，沉淀下来的。孩子第一次摸到热的灶台，哭了。第二次，他没有伸手。第三次，他指着灶台说「烫」。一次碰，变成一个词，变成一条「别碰」的规矩，变成「我家的灶台」。

每一次，都是长出来的东西沉下去，成了下一次的土。

这样看，三块地不是三个先摆好的箱子，把东西往里装；它们是回写攒出来的三层。手上碰的那一层沉得最早，脑子里想的那一层靠它长，心里的我你他又靠前两层长。

本书只把这个说法摆在这里，后面第 12 章、第 13 章讲「物」和「词义」时，会各取一个角度细讲。眼下请记住一点：回写不是锦上添花。没有它，这三块地就没有地方沉。

◆ 五、回写不是反馈，不是存档

「回写」这个词，很容易被听成两个熟词。要先把它们分开。

第一个是反馈。空调温度高了，感应器告诉主机，主机把风关小。这叫反馈。反馈的特点是：它调的是量，不改机器。空调还是那台空调，设定还是 26 度，今天调完明天还照原样。

第二个是存档。库房里的货一箱一箱堆起来，账本一页一页记下去，档案一年一年留下来。这叫存档。存档的特点是：东西越积越多，可生产线没变。你把一万箱货堆在库里，不会因为堆了一万箱，生产线就换了样子。

回写要的是第三种：结果回头改了产生它的东西。

比如，一家工厂的产品卖得太好，订单排到半年后，于是工厂扩了一条线，招了一批新人，老师傅调去带徒弟。这时候，产品不只是卖出去了，它改了工厂本身。下一轮的产品，从一个和上一轮不一样的工厂里出来。

怎么区分？问一句：这个结果出现以后，产生它的那台机器，还是原来那台吗？

如果是，那是反馈或存档。如果不是，那才是回写。

陈默调度站的那张纸条，是回写，因为站里的做法变了。群里的聊天记录，如果只是越攒越多，是存档，因为没有人所以换了说法。

◆ 六、外婆的老屋

周桂兰住了三十多年的那套老屋，在城南一栋六层楼的四层。林晓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

这套屋子有几处「住出来」的地方。

厨房的窗台太窄，放不下一个砧板，周桂兰多年前让人在窗下加了块木板，如今木板边角被磨圆了，一碰就是一手温润。

卫生间的门槛高，林晓小时候被绊过一次，外婆就在门口垫了一块小地毯。后来地毯成了习惯，每个人进门，脚都先往那块地毯上落。

客厅的灯开关，装在门的左边，可家里人习惯用右手，所以开灯时，手总要先伸一下。三十年后，没有一个人觉得别扭。

你看，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装修图纸上写好的。它们是在一次一次的绊、碰、磨、垫里，长出来的。

再往深一层。屋里的人，也被写了。

林晓说话轻，进门先脱鞋，把包放在门边的小凳上。她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陈默刚结婚那年第一次来这个家，坐下去不知道往哪儿放包，觉得别扭。后来的十几年里，他的包也慢慢有了位置。

豆豆每次进外婆家，先看一眼窗台上的茶杯。杯子放在左边，说明外婆在翻旧备课本；放在右边，说明她在等人。这套暗号没有谁规定过，是一次次进门、一次次看，长出来的。

屋子写了人，人写了屋子，屋子和人一起写了这个「家」的样子。

这个「家的样子」，一旦沉下来，就变成了一家人的脾气：说话的音量，吃饭的速度，吵架的方式。外婆有一次对陈默说：「你们那边的人吃饭怎么那么快。」陈默愣了一下：他从没想过快慢是脾气，他以为那是饿。

◆ 七、旁证：蚯蚓与脚印

有两个旁证，可以让这件事再稳一点。

第一个来自达尔文。他前后花了几十年看蚯蚓，1881 年出了一本小书（通行译名《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

书里讲蚯蚓怎样把落叶拖进洞里，把深处的土翻到地面。日复一日，一片草地的土层就换了样子。他的意思，大意是：这些小东西一点一点，竟能把大片的地改得面目不同〔待核：具体章节〕。

蚯蚓靠土活，又在改土。土被改，下一代蚯蚓活在一片不同的土里。这是最朴素的回写。

先还他公道：达尔文把一个「小」的东西，看成了能改变「大」地面的力量。这在当时不容易。后人把这类现象叫生态位构建，说生物不只是适应环境，也在改造环境。这一步，走得离本书很近。

第二个来自鲁迅。他在小说《故乡》的结尾写道，大意是：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句话常被引来讲「路是走出来的」。本书想补一句：路一旦成了路，又反过来引着后来的脚。你走在一条别人踩出来的小路上，你不是在选路，是在被路带着走。走的人多了成路，路成了以后，走的人更多了。

这个来回，就是回写。

你可以拿自己的名字试一试。你的名字是别人起的，叫了几十年，叫成了你。第一次有人这样叫你的时候，名字还是一个声音；叫了无数遍以后，它成了你回头的那个反应。名字起初是土里长出来的，后来长进了你。

◆ 八、越写越深，越写越平

回写有两种脾气，值得分开说。

一种是越写越深。周桂兰爱收拾，碗一吃完就洗。家里人看见碗总是很快就没了，慢慢不再想起要洗碗。碗洗得越勤，家里人动手越少；家里人动手越少，外婆越觉得「还是我来」。这个圈转了十年，成了一家人谁也说不清怎么来的分工。

注意，这里没有谁在「决定」让外婆洗碗。是一次次的洗、一次次的不动，沉成了一个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样子。

另一种是越写越平。陈默刚进这个家的时候，吃饭的速度和外婆差很多，两边都别扭。后来他慢了一点，外婆也松了一点，中间那条差，被一顿一顿饭磨小了。

深的那种，会把东西固定下来；平的那种，会把差磨小。两种在同一个家里同时转着。

要看一个家，一个行当，或者一个人，只问「现在是什么样」是不够的。还要问：这里面，有哪些圈在越写越深？有哪些圈，在越写越平？

哪一个圈越写越深，到后来别人想插手都难。哪一个圈越写越平，到后来连当初那条差都想不起来了。

◆ 九、放回日子里

去年冬天，林晓和周桂兰谈起一件事：老屋的楼要拆迁了。

林晓说：「妈，新房子宽敞，电梯也方便，你搬过去吧。」

周桂兰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不是舍不得这个屋子。我是怕搬过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在里面走路了。」

林晓后来跟陈默说起这句话，陈默愣了很久。

「走路」这两个字，有意思。外婆说的不是脚，是三十年里写进她身上的那一套：灯在哪边，水在哪边，杯子放哪边。新屋子里，这些全是空白。

可这并不是坏事。空白，就是新的土。第一个月，她会别扭，会摔一下，会碰翻茶杯。到了第三个月，新屋子里也会出现一块磨圆的木板，一块小地毯，一个放茶杯的圈。她会长出新的走法，新屋子也会被她写成一个「外婆的家」。

林晓听了，松了一口气，可又有点难过：她小时候的那些东西，终究是留不住了。

这就是回写的两面。它让新东西有地方长，也让旧东西有地方沉。沉下去的东西没有消失，成了一个人身上的土，只是不再摆在窗台上。

明天能试：找一件你家里「被住出来」的东西，一个磨圆的边角，一块习惯垫的东西，一个固定的位置。问问家里的人：这是谁、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一步一步变成这样的？你很可能得到三种不同的回答，那就更好，因为每一种回答，都是这个家的一层土。

◆ 十、一个边界

最后讲一个边界，免得读错。

回写，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被改。有的东西改得很快，一句话、一个眼神就改了；有的东西改得极慢，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

更要紧的是，发生过的事，不会因为回写就变成没发生过。一个孩子说过的那句伤人的话，说出口就是事实，之后他可以道歉，家里的气氛可以回暖。可那句话说过了，就是说过了。

回写改的是下一次的土，不是上一次的账。

这就是本书说「结果回头改来源」的意思，指的是：来源是一片还在被写的土，不是一块立好就不动的碑。碑上刻的字，我们改不了；这就是前面说的：发生过的，改不了。可碑底下的地，我们每天都在踩，每天都在变。

带走的话

结果不是站在来源前面的客人，它沉下去，就成了来源；这一年的果子落进土里，下一年的树，长在不一样的地上。

小　账

哪一个「它」？ 本章拆的是那块立好的碑，一个定了就不再被改的来源；换成了一片每天都被结果写着的土。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 没有先坐着的来源；老屋的凹槛、小地毯、一家人的音量和脾气，都是一次次的碰、说、认沉下去，又回头成了下一次的土。

想一想

你身上有哪一个习惯，是某个屋子、某个地方、某段日子写进去的？它现在还在改你接下来的日子吗？　你家里有没有一件东西，是库房式地堆着，并没有改变任何一个人的做法？

◆

18

第 18 章

一次性：不可重走的那一段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六下午两点，豆豆站在小区门口的公交站牌下。九岁，书包带子收得短短的，手里攥着一张公交卡。

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坐公交。四站路，去外婆家。林晓站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什么也没说，手却几次伸出去，又收回来。

车来了。豆豆刷了卡，嘀的一声，回头看了妈妈一眼，上了车。车门合上，车开走了。

林晓站在原地，看着车尾巴拐过街角，忽然想：要是刚才拿手机拍下来就好了。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一件事刚发生，就想把它存起来，以后再放一遍。孩子的第一声「妈妈」，一场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一次说不出口的告别。

存是存得下来的。可你往后翻那段录像，会发现一件怪事：录像是有的，那个下午，没有了。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个「没有了」。

◆ 二、科学要的是能重来

先说一件看起来离这个下午很远的事。

近代科学有一个很结实的想法：真东西，应该能重来。你在我的实验室里做出一个结果，我在我的实验室里照着做，也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个结果才算站得住。波普尔把这个想法推得更远：一个说法要算科学，就得是别人有办法去检验、去试着推翻它的（《科学发现的逻辑》）。

先还公道。这个要求，是人类找到的最好的互相监督的办法之一。它让一个人的看见，能变成大家的看见；让一个说法不靠名气、靠检验来站住。你今天吃的药、坐的飞机，背后都有无数次重来的账。

它成立的条件也很清楚：条件能钉死，过程能重走。同样的温度，同样的配料，同样的步骤，做出同样的东西。

彼发生的家谱里，这个想法一路都在。橡子年年落进同一片土，长成橡树；同样的选择压力，同样的结果；孩子一阶段一阶段，走向同一个终点。第 9 章总账里的第二条默认「规律可重复，发生可重播」，说的就是这个。

可是，请回头想那个下午。

◆ 三、有一类发生，重走不了

本系列第 226 号《超越波普尔：从多次性科学到一次性发生》，专门讲这件事。书名里的两个词，正是这一章的钥匙：多次性，一次性。

多次性的事，可以做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大致上是前一次的复本。一次性的事，没有第二次：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是因为第二次发生的时候，那一片地已经不是原来的地了。

怎么看出来这是一次性的？有一个办法，用日常话说，就是：计入即毁。

你一旦把它记下来、问出来、量出来，它就被改了。

举个例子。林晓晚上问豆豆：「你今天坐车，怕不怕？」

在这句话问出口之前，豆豆自己并不知道怕不怕。他在车上，有一刻心跳得快，有一刻看窗外看出了神，有一刻怕过站，有一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些混在一起，没有分开。

「怕不怕」这个问题，把这一团东西，切成了两半：怕，不怕。豆豆想了想，说：「有一点点怕。」

话一说出口，那个下午就有了一个名字：有一点点怕的下午。这个名字回头改了那个下午在他记忆里的样子。以后他想起来，想起的就是「有一点点怕」，而不是原来那一团。

你看，量一次，就改了它一次。想要「再量一遍，看看原来是什么样」，是做不到的。原来的样子，已经不在了。

它并不因此就成了假的。那个下午是真的，豆豆是真的上了车，车是真的开了四站。发生过的事，是事实，改不了。本书导论里说过：此发生不反对事实，它反对的是「事实在发生之前就先坐好了」。

◆ 四、那四站路

现在，慢慢回放这个下午。

车开起来的时候，豆豆没有找座位，站在车头，两只手抓着立杆。他的手心有一点潮。

第一站，上来一位提菜篮子的老人。豆豆让了一个位置，老人没坐，他的脸红了一下。

第二站，报站的声音响起来，他把耳朵竖起来，嘴唇无声地跟着念了一遍站名。他把书包带又收短了一格。

第三站，车厢里人少了。他松开一只手，去摸口袋里的公交卡，摸到了，又松了一口气。

第四站，到了。他下车，外婆正站在站台上，手里拿着一把没打开的伞。豆豆说了一句：「我自己来的。」声音有点大。

这个下午里，没有一个动作是「重复」的。每一站，都是新的一拍。

如果下周豆豆再坐，这一回，他在车上显出来的，已经是另一个豆豆：知道站名的顺序，知道哪里可以抓杆，知道让座会脸红也不会怎样。那是第二次的下午。

而第一次的那个下午，只有一次。

◆ 五、重播的是什么

那么，录像呢？复盘呢？再试一次呢？

录像存的是画面和声音，是一个下午的影子。你看录像的时候，你在发生一次新的看：这一回，你在沙发上，隔了一年，知道了结果，带着当年没有的心情去看。你看到的，已经不是当年站台上的林晓看到的。

复盘也是这样。考砸一场试，晚上坐下来「复盘」：哪道题错了，哪一步慌了。复盘是有用的，它让下一次的土变得不同。可复盘本身也是一次发生，不是把那场考试再放一遍。

再试一次，更是这样。第二次坐公交，第二次考试，第二次面试：每一次都是新的一次，带着前一次写进去的东西。

这里要小心一个常见的混淆。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坐了五十次公交，每次都差不多，就说：这是可重复的。

这话没错，可顺序倒了。并不是这件事先天可重复，才有了五十次一样；是这条路坐了五十次，路被踩平了，土被压实了，每一次才越来越像。第一次的那个下午，不像第五十次。第五十次的稳，是前四十九次的回写攒出来的。

所以，本书的说法是：可重复，是一次性的发生稳下来以后的特例，不是反过来。

土极厚极稳的时候，彼发生一点不差。这个条件，本书第 30 章会专门写。

◆ 六、九岁的孩子和存档键

豆豆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手机里的一款闯关游戏。

在那里，一切都能重来。打输了，读档；走错了路，读档；碰到凶的怪物，读档。他有一次对外婆说：「要是考试也能读档就好了。」

外婆没有笑，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读档以后，坐在那儿打的，还是原来那个你吗？」

豆豆愣住了。

他想了想：读档以后，他已经知道了那个怪物从哪边扑出来，知道了哪条路是死路。他再打一遍，是在打一个已经看过结局的版本。游戏里的地图，的确回到了存档的那一刻；可坐在屏幕前的那个人，没有回去。

这一点很有意思。游戏是人专门造出来的、土极厚极稳的地方：地图、怪物、规则，全部钉死，所以读档才有意义。可就在这样的地方，重来也只重来了一半。屏幕里的世界回去了，屏幕外的人没有。

现实里的事，连屏幕里那一半也回不去。

豆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我考试前，要把能知道的都先知道。」外婆笑了：「这个结论也不错，不过，有的东西，你只有走过才知道。」

那一晚，豆豆继续玩他的游戏。不过他有一阵没有去按读档的键，试着带着那一点「回不去」，往前打了一关。

◆ 七、旁证：河与水

说到不能重来，很多人会想起一句老话。

据说，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这是后人通行的转述；一般认为更接近他原话的，大意是：踏进同一条河的人，遇到的水总是不同的水。）这句话流传极广，用来讲时间不回头。

先还他公道：他看见了流动，看见了「这一次」和「下一次」各是各的，在他那个年代，这个看见很重。

可是，仔细看这句话，它有一处很小的地方：它里面的「河」，是站着的。它说的是：同一条河，你踏进去，水已经不是那水了。河被当成了一个先在的容器，里头的水在换。

本书想多走一步：河也在动。水冲出河道，河道又被水改；这一次踏进去的河，和上一次的河，连河岸都已经不是同一副模样。

中国的老书里，有一句相近的话。孔子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大意是：流走的东西就像这河水，日夜不停。这句话有它自己的土，是一个人站在河边的感慨，不好和希腊那一句直接捏在一起，可它们都在看：留不住。

留不住，不等于不算数。每一次发生都在，它发生过了，它在土里。

◆ 八、什么样的发生，只有一次

读到这里，你可能想问：是不是所有的事都是一次性的？

本书不这样说。

一次性的程度，有高有低。拧一个螺丝，做一杯咖啡，几乎可以当成可重复。这是因为这里的土极厚极稳，路极窄极平。

有一些事，则明显靠近一次性这一头：

第一次一个人坐车。第一次听懂一个笑话。第一次发现父母也会老。第一次说出「不」。第一次决定退出一个团体。

这些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发生以前，没有人（包括你）知道它会是什么样；二，发生以后，你整个人的土变了一块；三，它没法被「再发生一遍」，只能被后面别的发生接着写。

用大白话来说，它们是「第一次」。每一个人的一生，是由一串串的「第一次」缠起来的。

周桂兰当了三十多年语文老师，她至今记得第一次站上讲台的那一节课。讲的是什么课文，她早忘了，记得的是粉笔灰呛了嗓子，后排有个男孩一直在转笔，还有自己的声音在教室里发飘，像是别人的。

后来她上过一万多节课，每一节都比那一节熟练。可她在退休的饭桌上说：「一万多节里，我只记得那一节。」

那一节没有被后面一万节覆盖，也没法被它们验证。它不是一个「不熟练的版本」，而是一个只发生了一次的下午。后来那些熟练的课，一部分是从它里面长出来的。

每个行当里都有这样的第一次：第一次独立值夜班，第一次一个人签字，第一次对客户说「不」。它们不会在后来的熟练里消失，是沉在下面，成了熟练的土。

科学如果只收那些可重复的，就会把这一串「第一次」，全部放到门外。这不是科学错了，是科学这扇门的尺寸，就是照多次性的事开的。一次性的事，需要另开一扇门。

◆ 九、放回日子里

晚上，豆豆睡着以后，林晓和陈默坐在客厅里。

林晓说：「他今天自己坐车，我心里一直悬着。」

陈默说：「你要不要明天再让他坐一次，看看是不是真的没问题？」

林晓想了想，说：「我哪是看他会不会坐。我是想，今天那个下午，我没看见。」

这句话很准。她想要的，并非证明豆豆会坐车，而是想补上那个她不在场的下午。可那个下午，没有补的办法。豆豆自己会说一部分，外婆会说一部分，车上那位提菜篮子的老人，大概会忘得干干净净。

这一份「补不上」，要不要紧？

要紧，也不要紧。要紧在于：我们的确漏掉了一些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不要紧在于：这本来就是日子的样子。每一个人的一生里，有无数个别人没看见的下午。

可以做的，是不去急着把它「变成可重复」。不要追着孩子问十遍「你怕不怕」，把一次完整的发生，切成十份答案。让它在那儿，放一放，让它自己沉下去。

明天能试：孩子下一次做一件「第一次」的事，比如第一次自己点餐、第一次睡别人家，事前不预演太多，事后少追问。只问一句：「你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

◆ 十、免得读错的三句话

最后，把这一章可能被读歪的地方，拦住三处。

第一句：这并不是说科学错了。多次性的科学站得稳，很多日子要靠它。本书说的是，它的门不是唯一的门。

第二句：这并不是说一次性的事神秘，说不得。正相反，我们可以说，而且应该说：只是说出来的，是下一次的发生，不是上一次的复本。

第三句：这并不要你战战兢兢，怕做错了就没有重来。恰好相反，因为每一次都是新的一次，所以前一次做得不好，不会把后面全部锁死。回写让下一次不一样。没有一次是白发生的。

一个孩子第一次坐公交，没有重来；可他有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都从上一次写进去的土里长出来。

带 走 的 话

有些发生只有一次，说它、量它、拍它，都是在做下一次的事；可重复不是发生的底色，是一次次发生踩平了路之后才有的特例。

小　账

哪一个「它」？本章拆的是那个可以随时拿出来重放的原件，一份发生之前就写好、之后可以反复调用的底本；换成了一次一次不可重走的发生。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没有先坐着的原件；那个下午、「有一点点怕」这个说法、日后的第五十次稳当，都是一次次发生一路长出来的，彼此不是复本。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想「要是能重来一遍就好了」，是为了什么事？重来的，是那件事，还是你站在今天回头看的那一眼？　　你家里有没有一次「第一次」，是被问得太多、说得太多，反而换了样子的？

◆

19

第 19 章

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新工作的第一天，你坐在一张陌生的桌子前。电脑里有二十几个文件夹，同事说着你听不懂的缩写，一个电话进来，所有人都知道该找谁，只有你不知道。

那天下班，你觉得脑子里是一锅粥：什么都有，什么都没分清。

三个月以后，你已经能闭着眼睛找到那份表格，能听出电话是哪个部门打的。有人新来，你会说：「这个你不用管，那个放这儿。」你说得很顺，很像一个老人。

中间那一段，是怎么走过来的？

多数人记得的，是两头：一头手忙脚乱，一头得心应手。中间的几十天，像被抹掉了。

这一章讲的，就是那被抹掉的中间，以及两头各是什么。

本书用三个大白话的词：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前面几章里，你已经零星遇到过它们。这一章把三样放到一起，看它们是怎样接力的，又是怎样一回事。

◆ 二、三个词，各管一段

先把话说清楚。

一锅粥：什么都在，只是还没分开。米、水、火候，样样齐全，可你说不出哪一粒是哪一粒。别把它想成什么都没有。一锅粥里东西很多，多到分不开。

正在成形：形状刚刚冒头，还站不稳。粥面上开始有了纹路，有一块在聚拢，有一块在散。这一段，既最有创造，也最危险。

定型：形状稳住了，认得出，传得下去。粥凉了，凝成了一块，可以切、可以装盒、可以带出门。

这三个词，并非三道门槛，也不分「低级、中级、高级」。它们更像水的三种样子，会互相变回去。定型的东西，遇热还可以化开；化开的东西，也可能重新凝住。

另有一句要提前讲清：定型只是一站，算不得终点。很多哲学出问题，就出在把这一站当成了终点。

◆ 三、林晓科室来了个新护士

林晓是社区医院的护士长。去年秋天，科室来了一个新人，小蒋，二十三岁，护理学校毕业，实习满了就进来了。

第一周，小蒋是一锅粥。

早上七点交班，同事们说的话她一句听不全：「三床的药走完了没？」「四床等着家属。」「老规矩，先量血压。」每一个词她都认识，凑在一起，她找不到哪句是在叫她。

她把一个本子随身带着，一页一页记。晚上回家看本子，字写得很满，却分不出轻重。

第二个月，她开始正在成形。

她发现交班里有一个规律：同事们说的头三句话，总是床号、状态、等什么。她试着在自己的交班里，也用这三句话开头。第一次说完，对面的老护士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评。她心里却一下子松了：原来这就是「说得对」的样子。

这个时候，她的交班有点像样了，可很不稳。遇到病人家属突然来问，她又会乱：三句话丢了，又是一锅粥。

到第六个月，她的交班定型了。三句话，一口气，没有多余的字。新来的实习生跟着她站了一天，学会了开头的三句。

这个故事里，有几个细节值得停一下。

第一周的那一页满满的笔记，不是白记的。那是一锅粥里的料，后面的形状，都是从这些料里长出来的。

第二个月那三句话，没有人教。是她在一天一天的听、说、对上之后，自己落到了这三句上。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在成形」：形状冒头了，却还没有人替它盖章。

第六个月那个定型，也只是一站。

◆ 四、彼发生只认定型

现在要问：为什么我们讲发生，总爱从中间那一段跳过去？

看看我们的日子。简历上写的是「熟练掌握」，不写「第一周一锅粥」。学校考核看的是「掌握了没有」，不问「是怎样一天天落到这上面的」。孩子的成长表上，一格一格是「会走路」「会说话」「会数数」，每一格都是定型的那一刻。

老一些的发生说法，也是如此。第 5 章讲过皮亚杰的阶段论，阶段是一站一站排好的，每一站都有一个稳定的名字。第 3 章讲过种子和橡树，橡树是那个站稳的形状。

先还公道。这样看，有两个很实在的好处。一，定型的东西好认，可以写进手册、写进考试题、写进招聘启事。二，定型的东西好传，一个新人跟着学，六个月能上岗，这靠的就是前人已经把东西定下来了。

没有定型，就没有行当，没有手艺，没有一代教一代。

可彼发生只认定型这一段，会生出一个毛病：它把一锅粥看成「没有」，把正在成形看成「半成品」，把定型看成「终于对了」。

「一锅粥」被看成没有，所以新人的第一周，被说成「还不会」。其实那是最厚的一段，他的耳朵、手、眼睛正在拼命地收东西。

「正在成形」被看成半成品，所以小蒋的三句话，只要有一处不标准，就会被纠正：「不是这样说的，要按手册。」这一纠，很可能把她刚落下来的东西打回去了。

「定型」被看成终于对了，所以很多单位的老规矩，三十年不改，因为「这就是对的」。

本书叫它「只认定型的病」。

◆ 五、正在成形：最有创造，也最危险

这三个状态里，本书最想让你多看一眼的，是中间这一个。

为什么说它最有创造?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形状还没有焊死，几种可能还同时在场。小蒋那三句话，其实也可以是四句，可以是五句，可以换另一个顺序。她落在这三句上，是在许多可能里落下来的一个。这一个落下来，别的就不会再有了。

所有新东西，都是在这个时候冒的头：一个新做法，一个新词，一种新的说话腔调，一首新歌的第一段旋律。

为什么说它也最危险？

因为形状站不稳，一阵风就能吹倒，也能硬生生扳歪。

吹倒的方式，是旁人一句不经意的话：「你这样不行。」扳歪的方式，是过早定型：为了尽快让她「合格」，把她的三句话换成一套更长的标准话术。这样做，交班的格式的确统一了，可她刚刚摸到的那一点手感，被盖掉了。

林晓那几周做的事很少。她没有把小蒋的三句话写进科室制度，也没有当众夸，只是在下一次交班时，自己也用了那三句开头。

这一个小动作，让那三句话多了一个落脚点。

你可以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一个新想法刚冒头，被人用「不符合规定」「不是这样做的」按了回去；或者一个新做法刚落下来，被人急急忙忙地写成了制度，反倒僵了。

两种都是真实的损失。

◆ 六、定型会松动

科室里还有后面的故事。

大约一年后，医院给科室换了一套新设备：扫码核对，手持终端，数据直接传进系统。之前的交班三句话，要加上一步扫码。

小蒋和所有的老护士，都乱了一阵。

交班的顺序变了，手上多了个东西，嘴里的三句话常常卡在扫码那一步。小蒋有一天交班，说到一半停住了，不知道下一句该是什么。

这一天，她的交班，又退回了一锅粥。

这算不得倒退。定型的东西，被新的土（新设备）一冲，松动了，部分化开了，等着重新落到一个新的样子上。

大约三周，三句话又回来了，可已经不是原来的三句。扫码成了第一句的一部分，床号和状态合并成了一句。

这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被后来的东西改写，松动，再凝一遍。

所以，说「定型只是一站」，并非安慰，是在描述。每一个定型，都会被它自己引来的新东西，重新搅一次。

中国的老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庄子·应帝王》里讲，南海之帝叫倏，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倏和忽常常在浑沌那儿做客，浑沌待他们很好。他们想报答，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只有他没有，我们给他凿出来吧。于是每天凿一窍，七天凿完，浑沌死了。

这个故事有它自己的土，是《庄子》里的寓言，不好直接等同于本书的说法。可它至少说出了一件很深的事：把一锅粥，急急忙忙凿成「有七窍」的定型，一锅粥就死了。

还有一个现代的旁证。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年）里说，一门科学安稳的时候，大家照着一套老规矩做题；出了解不开的怪题，老规矩开始松，行当里就进入一段乱的时期，各种新说法同时冒头，最后才有一套新的落下来。

这里借他的话，只取一点：一个定型了很久的行当，也会退回去，重新有一段一锅粥的日子。他那片土里的「规矩」「范式」，和本书的土不是一回事，不好混着用，可这个节拍，看起来是相像的。

退回去，并不丢人。丢人的是，规矩松了，却硬说它没松。

◆ 七、回头看那个「咕噜」

导论里那个私房词「咕噜」，也走过这三站。

豆豆三岁那年，拍着肚子发出的那个声音，起先是一锅粥。它可能是饿了，可能是肚子里响了，也可能只是好玩。全家人听见了，各自理解各自的：外婆说是饿了，陈默说是在撒娇，林晓说是消化不好。

过了几个月，同一个声音（不，是一次次相似的声音）在饭前出现得多了，一家人慢慢朝着同一个方向去应它：「咕噜了？开饭。」这时它正在成形：大家大致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有时对，有时错。

再往后，「咕噜」定型了：全家都懂，客人来了还得解释。

可这个定型也不是终点。外婆用它表示「别催」，陈默在微信里用它表示「我快到家了」。词被新的用法冲开，又落到一个更宽的意思上。

一个词的一生，和一个新护士的第一年，走的是同一个节拍。

◆ 八、怎样认出你在哪一站

三个状态，日常里有几个好用的认法。

认一锅粥：你想问一个问题，却问不清楚。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从哪儿问。你听了一堆话，没有一句抓得住。这时候别急着分，别急着问「这是什么」，多看，多收。

认正在成形：你开始有了一两句顺口的话、一两个顺手的动作，可自己还不敢保证。别人问起，你会说「我大概是这样做的」。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有人让它再出现几次，而不是急着盖章，也不是急着纠正。

认定型：你不用想就做出来了，还能教给别人。这时候要留一个心眼：问问自己，最近有没有哪一次，这套做法碰到了不对劲的事，而我没有留意？

这三条不用来给人贴标签，是给自己的耐心找个落点。

◆ 九、放回日子里

九月，豆豆升了三年级，换了新班主任，新同桌，新教室。

开学第一周，他晚上睡得不踏实，说学校里的事记不住：哪个老师教什么，下课铃响了要去哪儿。他说：「像一碗粥，什么都有，我一口也吃不出来。」

林晓听到这句话，笑了：「你这个说法，比好多大人说得准。」

她没有急着教他怎样「适应」，只是每天晚上问一句：「今天，有什么东西，你觉得顺手了一点点？」

第一周，他说：「没有。」

第二周，他说：「我知道厕所在哪了。」

第三周，他说：「我知道数学老师最爱问什么了。」

三周里，他的一锅粥里，开始浮出了几块东西。

外婆的退休第一年，也是这样。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忽然没有了铃声，也没有了学生，她的一天变成了一锅粥。她是后来慢慢才在那锅粥里长出了新东西：养花，翻旧备课本，去社区老年大学教写字。

三十年的定型，被一次退休冲开，又在一年里，凝出了新的样子。

明天能试：想一件你最近觉得「乱」的事，不急着说它不对。写下三行：这件事里，现在有哪些料，是一锅粥里已经在的？有没有哪一个小做法，正在冒头？有哪一块，已经能稳稳地交给别人了？

◆ 十、免得读错的几句话

三个状态，有几处容易读歪。

一锅粥并非坏事。很多时候，一锅粥是新东西的来处。一个人到了新地方觉得乱，一个行当遇到新技术觉得乱，这个乱里有料，不要急着当成故障。

定型不算好事，也不算坏事。它让东西可以传，也让东西容易僵。

三个状态也不排队。一个人身上，一个科室里，同时有三种状态并存：交班已经定型，新设备的使用正在成形，而新来的轮转制度还是一锅粥。

最后，它们不是「应该」走的三步。有的东西从一锅粥直接凝成了定型，中间几乎没停；有的东西在正在成形的阶段停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凝住，却一直活着。

本书只要你记住一件事：下次看见一个人手忙脚乱，别急着说他「不行」；看见一个人得心应手，也别急着说他「到顶了」。他们都在路上，只是各自站在三个状态的不同位置。

带 走 的 话

一锅粥里什么都有，正在成形时最有创造也最脆，定型只是一站；只认定型，就看不见它是怎样来的，也看不见它怎样被松开。

小　账

哪一个「它」？本章拆的是那个终于成熟的成品，一个先在、等着被走到的终点；换成了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三种样子，彼此接力，也彼此退回。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没有先坐着的熟练者；小蒋的三句话，是一锅粥里的料在一次次交班里落下来的，换了新设备，又被冲开，重新落一遍。

想 一 想

你现在最熟练的一件事，是在什么时候从一锅粥变成定型的？你还记得中间那一段吗？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新做法，刚冒头就被人按了回去，或者被急着写成了规定？

◆

20

第 20 章

知识是谁的

◆ 一、一道题的答案归谁

九岁的陈豆豆趴在饭桌上写三年级的数学作业。最后一道应用题，他算了两遍，得数不一样。擦掉，再算，这回对上了书后面的答案。

他抬起头问外婆：「这道题的答案，是老师的，是书上的，还是我的？」

周桂兰教了三十年语文，被这句话问住了。她说：「当然是书上的。你算对了，就是你的。」

豆豆想了想，又问：「那要是书后面的答案印错了呢？」

外婆没有马上接话。她放下茶杯，发现这个孩子问的根本不是数学。

他问的是：一份知识，到底算谁的。

这个问题，大人平时不问，因为日子里用不着。你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没人追着问这句话归谁。可一旦有人较真，三个答案都站不稳。

说是书上的，书是人写的，写书的人又是从别处学来的。说是老师的，老师也是学来的。说是豆豆自己的，那他前一遍算出来的那个错的得数，也是他的吗？

这一章要做的事不大：把这个孩子的问题，摆得再清楚一点，看看它到底卡在哪一处。

◆ 二、一个式子，三个地方各走到它

先把问题压成一行字。本书用的写法是：

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

用大白话读一遍。主体，是看的人；客体，是被看的那样东西；互动，是看和被看碰上的那一回。现象的特征，是这一回碰上时，显出来的样子。这份显出来的样子，被记住、被传下去、被拿来用，就叫知识。

这个式子不是本书凭空摆出来的。三个很不相干的地方，各自走到了它。

第一个地方是日子。外婆煲了一锅汤。林晓夜班回来，凌晨五点喝了一口，说淡。陈默中午下班，端起碗喝了一口，说正好。

汤的咸淡，不单在汤里，也不单在舌头上。夜班后发木的舌头，滚烫的一口汤，加上喝的那个钟点，三样一碰，咸淡才有了。林晓喝到的是她那一口，陈默喝到的是他那一口。两口之间，没有一个站在旁边的「标准咸度」来裁判。

第二个地方是物理学。这是物理学自己的题，本书不评判它，只取它的一个说法的样子。这个说法，大意是：一次测量得到什么结果，要看仪器怎么摆、问的是什么问题；没有哪个结果，是脱了测量、独自带在东西身上的。结果落在「东西」和「测量」碰上的那一下。

第三个地方是尼采。他看见，人对一样东西的「看」，总是从某个角度、带着某种眼光的看，没有一种不带角度的看。

三处的话题差得很远：一锅汤，一台仪器，一个哲学家的怀疑。可它们落到了同一个形状上：知识不是单放在看的人那边，也不是单放在被看的东西那边，而是出在两者碰上的那一回里。

知识出在碰上的那一回里。

◆ 三、先说这个式子哪里对

说它有亏空之前，先把公道还给它。

这个式子，比两个老答案都强。老答案之一说：知识是客体的。事情本来是什么样，知识就是什么样，人只是照下来，像一面镜子。老答案之二说：知识是主体的。每个人心里怎么想，知识就是怎么样。

前一个答案，解释不了为什么林晓和陈默喝同一锅汤，说出两句话。后一个答案，解释不了为什么豆豆再怎么想，也不能把一加一想成三。

式子把「互动」写了进去，两边的难处就都有了安身的地方。豆豆想不成三，是因为题和他碰上的那一回有它的硬处；林晓说淡，是因为她那一回有她的软处。

它成立的范围也很宽。凡是要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的地方，几乎都用得上：认路、认字、认人、认一道菜的火候。

它在一种条件下特别好用：看的人稳、被看的东西稳、碰上的办法也稳的时候。实验室就是这样的地方。条件钉死了，F 里的三样都不动，同样的输入，就出同样的输出。这时候谁也不会觉得式子里缺了什么。

缺的东西，要到条件松开了才露出来。

条件什么时候松开？孩子问「为什么」的时候。换了一副仪器、换了一代人、换了一种问法的时候。一个老师批改作业，发现学生写了一个她没想到的解法，对不对，书后面没有答案可对的时候。

这些时候，式子照样写得出来，可每个字母底下的东西，得有人说清楚。主体是谁，客体是什么，互动算几回、算哪一回。实验室里这三个问题不必答，日子里躲不掉。

本书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这三个问题里，哪一个答不出来。

◆ 四、亏空在其中一个变量上

式子本身不假。亏空出在其中一个变量上：客体，究竟是什么？

回到豆豆的饭桌。他那份得数是 F（豆豆，那道题，算了几回）。「豆豆」这一项，先放一放。看「那道题」。

那道题是什么？你可能说：就是那道题啊，印在书上，等在那儿。

可它在书上的样子，是几行黑字。不识字的孩子看过去，是一排花纹。识字没学过应用题的孩子看过去，是几句话。豆豆看过去，才是一道要列式的题。题成了题，是在被读、被画线、被算的时候。

那「客体」指的是什么？是纸上的墨？是出题老师心里想考的东西？是数学里那个不管谁算都成立的数量关系？三个都能指，三个都不是「先在那儿的那一个」。

再退一步，问那份知识是谁的。如果是客体的，客体不会开口，也不会错；书后面的答案印错了，它也没法自己改。如果是主体的，那豆豆第一遍算错的得数，也该算他的知识。如果是互动的，互动一过就过去了，知识怎么留得下来。

三个都不对，又都有一点对。问题就卡在这里。

你可以拿自己的一份知识试试。比如你知道「开水是一百度」。这条知识，是水的吗？水不会说话。是你的吗？你是中学课堂上从老师那里听来的。是课本的吗？课本只是印出来的字。每问一次，你都能往后退一步，退来退去，总有一个地方，你想说「就是这样」，却说不出这个「就是」落在哪里。

式子把三个字母并排写着，好像三样都是现成的零件，只等着往里代。可「客体」这一个零件，没人说得清它是什么。式子用着它，却没有交代它。

这就是本书说的亏空。式子是对的，欠的是其中一个变量的来历。

◆ 五、康德走到了这一步

最清楚地走到这一步的人，是康德。

他看见，人能认识的，是东西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样子，也就是现象，不是东西自己。现象是人的认识办法和东西碰上之后的样子。这一步，已经走到了式子的边上。

然后他问：既然有现象，现象总得有个来头吧。

他说，大意是：要是不这样想，就会推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没有显现的东西，却有显现（《纯粹理性批判》B 版序言，B XXVI〔待核〕）。

于是他留下一个位子，叫物自体：现象背后的那个来源者，东西自己的样子。同时他宣布：这个位子上的东西，我们不能认识。他还说，大意是：他不得不把「知」的地盘收小一点，给「信」腾出地方（《纯粹理性批判》B 版序言，B XXX〔待核〕）。

这一步走得诚实。他没有假装自己知道。在他那个年代，牛顿的力学刚刚把天上地下的事说得严丝合缝，土极厚极稳，他看到的只能是：客体是现成的，只是够不着。

可是请注意，这是在做什么。

外婆的老屋，厨房顶上漏过雨。有一年她用塑料布盖住那一块，在上面压了砖，又叮嘱家里人：别动它。后来不漏了，没人再提这件事。可漏雨的原因，没找过，只是盖着。

物自体就是那块塑料布。亏空被盖住了，贴上了标签：此处不可打开。盖住不等于补上。式子里那个「客体究竟是什么」，还欠着，只是有了名字，也有了盖子。

这里还有一步推理，值得单独拿出来看：知识是现象的特征，所以现象必有来源者；来源者，就是客体（物自体）。本书不接受最后一步。**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那它是什么，这一章还不说，留给下一章。

◆ 六、尼采没有解开康德的题

康德之后，路分了好几条。最有力的一条，是尼采。

先还公道。他看见的东西很要紧。他说，大意是：只有一种视角性的看，只有一种视角性的「知」；我们让越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来看一件事，我们对这件事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越完整（《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12节〔待核〕）。

这是把「不唯一」请进了知识。为什么一道题会有好几种看法？因为眼光不止一副。这一步，把康德的两头——人人一样的认识办法，和够不着的东西——之间那块硬邦邦的墙，打开了一道缝。

不过，请看他那句话里的几个字：「一件事」。

眼睛可以多，角度可以多，可被看的那件事，还是安安稳稳地放在那里，等着被越看越全。康德留下的那个问题——这件事自己到底是什么——尼采没有回答。他让视角去担「不唯一」的责任，把客体原封不动地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用豆豆的饭桌说：尼采能解释，为什么外婆、老师、豆豆对这道题有不同的看法。他解释不了的是，那道「被看的题」，在没有任何人看的时候，是什么。

所以本书的说法是：尼采没有解开康德这道题。他换了一个方向使劲，把力气用在了「视角」这一头，亏空还在「客体」那一头原地不动。

这样说，不是挑他的错。他那片土，是一块要拆旧偶像的地；他手里的家伙，是锤子，不是尺子。在那片地上，长不出对「客体」的追问，因为他要敲掉的，正是别人拿来当现成客体的那些东西。

◆ 七、第二处亏空：它们真的先于互动吗

亏空不止一处。第二处，藏得更深。

回头看那个式子。F 括号里的「主体」和「客体」，在数学里叫自变量。自变量的意思是：先给定，再代进去，算出结果。

换句话说，式子悄悄地默认了一件事：主体和客体，都比互动更早在场。先有看的人，先有被看的东西，然后两边碰一碰，才有那份特征。

这个默认，从来没有被证明过。

本书前面讲过的几章，已经各动了它一刀。第 11 章说，豆豆两岁多才第一次说「我」，之前他叫自己「豆豆」，那个「我」是在一次次被叫、被抱、被拒绝、抢玩具的碰上里显出来的。第 12 章说，一只苹果的「一直在那儿」，是手上的重、眼里的红、咬下去的脆，缠在一起稳住之后，才有的。

两边都不是先到场的人。

再往外看一圈。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哲学里有好几路，在做同一件事：把「主体」打碎。「我」不再是一个坐在脑袋里的完整的人，而是一堆语言、制度、身体、关系交织出来的东西。这些思想家各有各的路数，也各有各的难处，这里不一一摆开。

要紧的是这个结果：客体那一头，从康德起就悬着，物自体不可知。主体这一头，又散了架。两个自变量，同时失去了脚下的地。

一个式子，两个变量都没有着落，还怎么往里代呢?

知识论由此进入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诚实的。不是哪位哲学家闹别扭，是式子本身走到了头。

◆ 八、先别急着补

看到亏空，最自然的反应是赶紧补。老路有两条。

第一条，给客体加厚。说它是物质，是实在，是确凿的世界，只要说得够硬，亏空就算填上了。第二条，给主体加固。说有一个先验的自我，或者一个不会散的灵魂，只要立得够牢，主体就算站稳了。

两条路都是在已有的亏空上再垫一块石头。垫得越高，越看不见底下是空的。

本书这一章不补。它只做一件事：把亏空的位置量准。

量出来是两处。第一处，客体究竟是什么，没人交代。第二处，主体和客体是不是真的先于互动，没人证明。

这两处，正是上篇那些「彼发生」一直悄悄放好的东西：先坐好的「它」。承载者、环境、主体、定律，一个个都是被默认先在的自变量。亏空不是知识论一家的问题，是彼发生这套说法在认识这个地方露出来的洞。

下一章，本书不会宣称把这个洞堵上了。它做的事小一点：试着换一个问法，看这道题能不能换一副样子。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饭桌。

周桂兰没有急着替豆豆选一个答案。她把作业本翻回去，说：「你把这道题，从头做一遍给外婆看。」

豆豆读题，画线段图，写了一个式子，算出一个得数，发现不对，擦掉，换了一种画法，再算，对上了。

外婆指着那几页，说：「你看，这个得数，是你今晚和这道题碰了好几回，才有的。」

豆豆问：「那要是书后面印错了呢？」

外婆想了想，说：「那就得再碰一回。拿另一个办法验一验，看看碰出来的是不是一样。」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回答，但它有一样东西是对的：它没有先给答案找一个主人，而是先回头看这个答案是怎么出来的。

明天能试，有三件小事。

第一，孩子问「这是谁的」的时候，先别抢着报一个名字。陪他把这个答案是怎么做出来的，回头走一遍。

第二，自己说「大家都知道」「书上写着」的时候，停一下，问问这句话是在哪几回碰上里出来的。

第三，两个人对同一个话题吵起来时，各自讲一讲：我是在哪一回碰上它的。吵架会松一点，因为吵的东西，从「谁对」变成了「各自是怎么碰上的」。

带走的话

知识不单在看的人那边，也不单在被看的东西那边；式子写对了，客体究竟是什么，还欠着一笔。

小　账

哪一个「它」？那个被默认现成的「客体」——康德把它封成物自体，尼采把它原封不动留在「一件事」里。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先坐着。主体和客体都被写成先于互动的自变量；本章只把亏空量准，还没有往里填一个字。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是在什么时候？如果问一句「这句话是在哪几回碰上里出来的」，你会想起什么？　豆豆问的「是老师的、书上的，还是我的」，换成你自己干的这一行，最常被当成「谁的」的那份知识是什么？

◆

21

第 21 章

现象的来源者不是客体

◆ 一、一张旧照片，三种说法

大年三十，周桂兰从柜子里翻出一本旧相册。一家人围在饭桌边，一页页翻。翻到一张，大家停住了：老屋的院子里，三岁的豆豆站在石榴树下，张着嘴，哭得满脸通红。

「这是被鹅吓哭的。」外婆说，「那只大白鹅追他，追了半个院子。」

「不是，」陈默说，「是抢玩具。隔壁的孩子拿了他的小货车。」

林晓看了半天，摇摇头：「你们俩都记错了。那天他的尿布湿了一整个上午，没人发现。」

三个人都很认真，没有一个在开玩笑。豆豆凑过来看了一眼，说：「我不记得，但我现在觉得我很委屈。」

大家笑起来，可笑完，这件事还是没有结论。照片只有一张，哭是确确实实哭了，可「为什么哭」，照片没有拍下来。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样一张照片。上一章留下的那个亏空，在饭桌上，就是这个样子：特征摆在那里，是谁的，从哪来的，说不清。

这一章，本书要试着换一个问法。要先说一句：它不会把上一章的亏空堵死。它做的事，是给这道题换一个题面。

◆ 二、上一章留下了什么

先把上一章欠的账，用三句话列出来。

第一，知识是现象的特征，写成式子，是 F（主体，客体，互动）。第二，式子的亏空，在「客体究竟是什么」这一项。康德把它封成物自体，尼采把它原封不动留在原地。第三，更深的一处：主体和客体，是不是真的先于互动。

康德那条推理，值得再看一遍，因为这一章要动的，正是其中一步。

他的推理是这样走的：有现象；现象总得有个来头；这个来头，是一个东西，叫物自体；这个东西，我们认识不了。

四步里，前两步，本书都接受。有现象，这是事实。现象总有个来头，这也对，不会凭空冒出来。

本书不接受的是第三步：把这个来头，当成一个「东西」，一个「者」。

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

这句话，是口述里很干脆的一个断言。它说的是：那个来头，不是一个先在的、站在那儿等着被碰的客体。可它到底是什么？说到这里，还没有说完，要往下走几步。

◆ 三、来源这个问法，自己带着一个「者」

先停在康德的问法上，看它。

「现象的来源者是谁？」这句话里，有一个字很不起眼：「者」。

问「来源者是谁」，已经默认了答案必须是一个「谁」，一个站得住的东西。就像第 1 章讲过的：中文说「下雨了」，不用主语；英文却非塞一个空的 It 进去，It rains。这个 It 不指任何东西，语法却要它。

「现象的来源者」，就是知识论里的那个 It。

它的写法，把「来源」当成了一个坐在那儿的承载者，现象是它送过来的货。康德一旦开了这个问法，答案就只剩两种：是一个者，我们够得着；是一个者，我们够不着。他选了第二种。

本书的做法，是不在这两种里选。它把问法拆开：先别问「谁让它显现」，问「这份显现，是怎样发生的」。

这样一问，「来源者」这个位子上，就不一定要坐一个人了。位子上可以放的，是这场发生本身。

这个说法听起来太轻。下面用豆豆的作业题，把它放重一点。

◆ 四、没有客体做来源，没有主体做接收者

回到上一章饭桌上的那道应用题。

旧说法是这样讲的：题在那儿，是客体；豆豆在这儿，是主体；豆豆去看题，看出了答案。答案的来源，是题；接收答案的，是豆豆。

此发生的说法，把这一晚重新讲一遍。

这一晚，豆豆读题，画线段图，写式子，算出一个得数，不对，擦掉，换一种画法，再算，对上了。

读、画、写、算、擦、换：每一步，都是一次碰上。

碰上着，有些东西冒出来。「豆豆」这个算题的人，在碰上里一点点显出样子——一个会画线段图的孩子，一个擦掉重来也不赌气的孩子。「那道题」也在碰上里一点点显出样子——一道要拆成两步的题，一道藏着一个陷阱的题。得数，是这场碰上稳下来的那一处。

在这一晚之前，豆豆这个算题的样子，题这个要拆两步的样子，都还没有。

这里要小心，别听成了「什么都是豆豆想出来的」。不是。题有它的硬处，那个硬处不顺着谁的意思，豆豆想不成三。可这个硬处，出在碰上的这一回里，是这一回里显出来的，不是在碰上之前，躲在题里等。

所以，没有一个先在的客体，做现象的来源。也没有一个先在的主体，做现象的接收者。知识这份「特征」，是发生着，从发生中显出来的。主体、客体，是同一场发生里，一起显出来的两处样子。

这一句，是上篇所有「先坐好的它」的反面。

上一章还留了第二处亏空：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吗？新说法对它的回答，也在这一晚里。

这一晚的碰上，没有谁先谁后。要说「豆豆先在，题后到」，豆豆得先是个会读题的孩子，而他会读题，是从前许多回读题里长成的。要说「题先在，豆豆后到」，题得先是一道题，而它成为题，要靠有人读它。

两头往回追，追到哪里都追不到一个干净的起点。每一次追，碰到的都已经是上一回碰上的结果。

第 15 章讲过三样互相写出，谁也不是老大。放到知识这里，意思是：主体、客体、互动，三样同时在这一场里显出，又同时被这一场改写。哪一样都不能拿出来，说它在碰上之前就已经站好了。

这就是对第二处亏空的回应：不是补上一个更牢的起点，是承认没有起点这回事，只有一场场接着的碰上。

◆ 五、照片再看一遍

用这个说法，再看一遍那张旧照片。

先说一件事：这个说法不否认事实。三岁的豆豆在石榴树下哭了，这是发生过的，改不了。

然后看那三种说法。外婆说被鹅吓哭，她讲得有声有色，鹅怎么追、豆豆怎么跑，说了几十年。陈默说抢玩具，他是看见了隔壁孩子手里的小货车，才有这个记忆。林晓说尿布，她是护士，那天上午她正好蹲在豆豆旁边，闻到了。

每一个说法，都不是对着一个「那天」去核对的结果。它们是三个人各自在那一天里碰到的，再加上之后几十年，每逢过年翻相册、说一遍、被人接一句、被人笑一下，一回回磨出来的。

「那天为什么哭」，是在这一家人的说、应、笑、误会里，一次次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东西，又回头改了他们。林晓这几年，看到豆豆哭，会先摸一下他的裤子。外婆讲鹅的故事，越讲越像一个故事，这就是回写。

这样看，照片问题的题面换了。

旧题面是：哪一个说法，对得上那天的真相。新题面是：这几种说法，各自是在什么样的碰上里长出来的；它们互相能不能缠到一起、稳下来；稳下来以后，又改了这家人什么。

◆ 六、题面换了，换在哪里

从「谁对得上真相」，换成「怎样长出来、稳到什么程度」，这个换法，看着小，其实改了三件事。

第一件，知识的厚薄，成了一个可以问的问题。旧题面里，一份知识要么对，要么错，没有中间。新题面里，同一个说法，可以碰得多，也可以碰得少；缠得厚，也可以缠得薄。「开水一百度」，千百万次的烧、煮、量、教，缠在一起，稳得很厚。「豆豆那天为什么哭」，只有三个人的三段记忆，稳得很薄。

第二件，「客观」换了一个意思。旧题面里，客观是「不依赖任何人，站在那儿」。新题面里，客观是：许多次不同的碰上，都能缠在一起，传得下去，谁来碰都碰得出差不多的样子。这是一种稳，不是一种先在。

第三件，错变得可以讲清楚。书后面的答案印错了，不是因为它背叛了一个先在的真相，而是因为它这一回的碰上里，有一处没有稳住，和别的碰上缠不到一起。所以豆豆拿另一个办法再验一遍，是在补一回碰上，不是在翻查一个原件。

这三件事里，没有一件需要一个「先坐好的客体」。可三件事都说得通日子里的事。

◆ 七、没人碰的时候，题还在吗

读到这里，你心里大概已经冒出一个反对：要是没人去算，那道题就不在了吗？豆豆睡着以后，作业本合在书包里，题难道消失了？

这个问题问得对，值得认真答。

本书不替它答「在」，也不答「不在」。理由是这样的。

你一旦开口说「在」，说的是它在什么样子。可那个「什么样子」，是你此刻说话这一回碰上里显出来的。你说「它还是一道要拆成两步的题」，这句话是你现在讲的，不是从书包里传出来的。

你要是说「不在」，也一样。说「不在」的那一回，也是一场碰上。

所以这个问法，想问的是：脱开所有碰上之后，它是什么样子。而每一次回答，都是一场新的碰上在回答。这个问法自己，把答案堵死了。

可是，这不等于什么都没有。昨晚豆豆算过这道题，这是发生过的，改不了。明早他打开书包，那一晚留下的东西还在：擦过的痕迹，写在本子上的式子，他自己心里那一点「这类题要拆两步」的底。这些是回写下来的，是沉淀。

所以，更准的说法是：不是「在」或「不在」，而是「已经发生过的，留下了什么」，以及「下一回碰上，会再显出什么」。

◆ 八、康德和尼采的看见，留在哪里

先看一个小例子，把这一节要说的东西放在手上。林晓所在的社区医院，新来一台血压计。头一个月，护士们量出来的数，总和老血压计差几个点，大家吵了一阵，谁的准？后来有人拿两台机器各量了几十个人，对着一张表看，发现差异有规律。护士长林晓就让大家在记录单上多写一栏：用的哪一台。

这件事里，没有谁先去找「真实血压」。数是在量的时候出来的，是一回回量、一回回对出来的。可是，数也不是随便怎样都行：量错了，病人的情况会很快让你知道。

换了题面，不等于把前人扔了。他们看见的东西，有一部分要留下来。

康德留下的是：显现不是凭空的。这句话，在新题面里，变成「碰上是有硬处的」。豆豆想不成三，硬处在，这一点保住了。他防住的那种「什么都可以」的主观，在这里同样防住。差别在于：硬处不再放进一个够不着的物自体里，而是放在每一回具体的碰上里。

尼采留下的是：不唯一。在新题面里，这句话更自然了。碰上有许多回，每一回显出的样子，不一定一样。眼光多，是因为碰上多。这不再需要一个「那件事」站在中间，被越看越全。

这样说，不是说本书把他们都收下了。是说，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两步：康德封住了亏空，本书试着把盖子掀开；尼采多了视角，本书试着问视角是在什么土里长出来的。

◆ 九、这个回答还欠着什么

写到这里，本书要停一停，把话收住。

这一章没有解决上一章的亏空。它做的是换题面。换题面的意思是：原来那道题，问法里带着一个坐好的「者」，本书把这个「者」拿掉，换成问：这份特征是怎样发生、怎样稳下来的。

换了题面以后，这道新题，也有它欠着的账。

第一笔：「碰上」这个词，容易被听成一个现成的第三样东西，站在主体和客体中间。其实不是。三样互相写出，谁也不先于谁。这一点，第 15 章已经讲过一遍，后面第 22 章还要再拆。

第二笔：词义的显出，和物的显出，是不是同一种发生？本章和第 12 章、第 13 章，把它们放在一个框子里讲，可它们也许有差别。这一处，本书自己认下是最弱的地方之一，第 41 章会写成推翻条件。

第三笔：这个说法，能不能被检验。一个说法如果无论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有说。本书希望留下一些可以被打破的口子。比如：找到一个不靠任何互动就已显出的主语，或者一个从不被回写改动、又确实担着来源的「它」，这套说法就得改。

欠着，不是失败。把欠着的写在纸面上，是这套说法对读者的一点诚实。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张照片。年夜饭吃完，豆豆把相册合上，抱在怀里，说：「外婆，你再讲一遍鹅的故事。」

外婆就又讲了一遍。这一次，陈默没有插嘴说抢玩具，林晓也没有提尿布。三个说法都还在，但这一晚，它们不是在抢谁对，是三个人把一段日子拼在一起。

明天能试，有三件小事。

第一，家里为一件旧事吵起来时，别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换成问「你那一段，是在哪里看到的」。让每个人把自己那一回，摆出来。

第二，翻旧相册的时候，给一张照片只写一句话：这一张，是谁在什么时候说的它。过几年再看，你会发现这句话本身也在变。

第三，孩子问「为什么」，大人答不上来的时候，别急着去查一个标准答案。陪他去碰一回：问问别人，做一次小实验，看看碰出来的是不是一样。

带 走 的 话

别急着问「这份知识的来源者是谁」；先问它是在哪几回碰上里、怎样稳下来的。这是换了题面，不是交了卷。

小　账

哪一个「它」？「现象的来源者」这个位子上，原来坐的那个「者」——客体，或物自体。本章把「者」拿掉，位子上留的是这场发生本身。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长出来。主体和客体在同一场碰上里一起显出；但「碰上」这个词本身是否也被当成了一个现成的东西，本章没有答完。

想 一 想

你家里有没有一件旧事，每个人讲出来都不一样？把各人的说法并排写下来，看看它们是在什么碰上里长出来的。 如果一份知识的「客观」，不在于它不依赖任何人，而在于它碰得多、缠得厚、传得下去，你手里最「客观」的一份知识是什么？

◆

22

第 22 章

它自己也是一次发生

◆ 一、备课本的最后一页

周桂兰退休以后，有一只纸箱，一直放在床底下。里面是她三十年的备课本，一本一本，用橡皮筋捆着。

豆豆有一回钻进去翻，翻到同一篇课文，《春》，一共有二十几个版本。第一年的教案，只有一页，规规矩矩列着生字、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后来的越写越杂，边上贴满了小纸条：这一句孩子们总读错；这一问去年没人答得出，换一个；今年班上有个孩子说「春天是痒的」，记下来。

最厚的一本，最后一页上，她用红笔写了两个字：定稿。

豆豆指着那两个字问：「外婆，既然定稿了，为什么后面还有更新的？」

外婆笑了：「定稿，是那一年的定稿。第二年一进教室，就又不定了。」

这个小场面，是这一章的入口。

前面十几章，本书一直在讲：发生着，主语、客体和词义，都从中显出。讲到这里，该轮到本书自己了：你手里的这一套说法，它算不算「定稿」？它自己，站在发生的外面，还是里面？

◆ 二、经典的说法，大多站在外面

先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亚里士多德讲生成，讲的是橡子长成橡树。他的形式论，讲到橡树的形式是怎样在橡子里等着的，却不讲「形式论」这个说法本身，是怎样在他的时代、他的学园里长出来的。

达尔文讲物种怎样分叉，讲得极细致，可《物种起源》这本书，在讲述时，是站在那棵树的外面看的。树上画着许多物种，没有画那个坐在书桌前画树的人。

黑格尔走得最远。他让精神自己生出自己，一路否定，一路向前；可到了绝对知识那一站，他的哲学体系也就到了。发生的故事，以他这个体系作结。

这样做，有它的理由，要先还这个公道。

一个说法要有用，就得站稳。医生开药，不能一边说「这个药理本身也在变」，一边下医嘱。工程师算桥，要的是此刻稳。站在外面，让这些说法有了一个可以倚靠的地方。很多时候，这个靠，是靠得住的，本书第 30 章还要替它说话。

可是，站在外面有一个代价：它让说法自己，成了发生里唯一不发生的东西。

一个说「万物皆在变」的人，却把「万物皆在变」这句话，放在一个不会变的地方。读者很少追问这一点，可它是个洞。

这里还有一层，要说得公平。上篇那些彼发生的说法，自己也都是发生的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是在雅典的学园里、在一代代人的争论里长出来的；达尔文的树，是在十九世纪的博物馆、航海记录和饲养场里长出来的；黑格尔的体系，是在耶拿的炮声里写成的。他们的书里没有写这些，不等于这些没有发生。

所以，这一章对他们的要求，不是「你们也该承认」，而是：他们那片土里，长不出把自己放进去的写法。他们要的是一个稳的地方，来讲别的东西怎样变。本书要的，是连这个地方也交出来。

◆ 三、梯子要不要扔

反身的难处，有人认真碰到过。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

他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说，大意是：理解了我的人，最后会认出我的这些命题是无意义的——他爬上了这些命题，越过了它们；他必须像扔掉梯子那样，扔掉这些命题（《逻辑哲学论》6.54）。

这是少有的诚实。一本书，在最后一页，告诉读者：我这些话，只是脚手架。

他把自己的说法，放进了「用完就扔」的位置。这一步，比别的哲学家老实得多。

不过，请看这一步怎么走的：扔了梯子之后，人站在了哪里？站在了一个干净的、不再需要说法的地方，「沉默」的地方。梯子被扔，是因为它到了一个更高的、外面的位置。

本书走的是另一条路。

本书的梯子，不扔，也不躲，是一边爬一边改。梯子的每一级，是爬的人踩出来的；爬过的人，把踩松了的地方换掉；后面的人再爬，爬的已经是改过的梯子。梯子在被走的过程中，一直在发生。

科学哲学里有个常被引用的比方：诺伊拉特的船。水手们在海上，要修自己乘着的船，没法拉到岸上，从头重造，只能一块板一块板地换（大意如此，见诺伊拉特《记录句》（Protokollsätze），1932/33 年）。这个比方，和本书的做

法很近。不同处是：本书不把船看作一艘有固定样子、只是被换了零件的船，而是一个发生着的东西，连「船」这个词的意思，都在变。

◆ 四、这套说法是怎样显出来的

既然说这套说法也是发生的一段，就得拿它的来历说话。

它的第一句，是一次对话里的口述：发生着，主语、客体，以及其他词语的语义，都在从中显出。这句话，后面被一章一章地展开，被一遍一遍地改。

本书中间讲词义的一章，说过：一个词的意思，不是先存在字典里，是在一次次的说、应、笑、误会里长出来的。「发生」这个词，今天这个意思，也是这样。

这套说法，也是这样。它不是某一天有人坐在桌前，突然把一个叫「此发生」的东西发现了，然后宣布出来。它是在许多回的写、改、删、对、被人问住、被人驳回里，一点点稳下来的。你手里的这一页，是这条路走到这一天的样子。

至于它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怎样从一堆互相碰撞的旧理论里涌现出来的，第 27 章会专门讲。这里只记一句：它有来历，来历不是一条直线。

这个来历，回头看有一个意思：这套说法，没有一个「无来历」的起点。它不是被谁在外面看见了，而是在里面长出来的。

◆ 五、不自我封顶

承认自己在发生里，会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不能给自己封顶。

什么叫封顶？是在说法的末尾，加一个盖子：「这就是最终的解释」「再也不会有更好的说法」「从此以后，只能这样看」。

看看这几句话里藏着的字：最终、再也不会、从此以后。它们是同一族的词。下篇第 24 章要专门讲，这里先预告一下：「永远」「已经」「不可能」，这一类词，是彼发生拿来盖住发生的盖子。

此发生如果也说「这套说法永远成立」，就等于自己捡起了那个盖子，扣在了自己头上。它就变成了它所反对的东西：一个站在外面的、不再被改写的「它」。

所以本书对自己的态度，要和对别人的一样：这套说法，今天稳，不保证明天稳。它此刻能解释豆豆的「咕噜」，能解释外婆的备课本，能解释那张旧照片。明年，也许碰上一个它解释不了的事，它就得松动、改形、退回一锅粥，重新长。

拿「咕噜」来比。这个词在豆豆三岁时是「该吃饭了」，后来被外婆拿去说「别催」，被陈默拿去说「我快到家了」。词义没有一个人宣布过，也没有一个人能管住它。这套说法讲的「发生」，将来被读者拿去用，一定也会长出本书没想到的意思。

这不是谦虚，是它自己的内容推出来的：如果词义会漂移，这句话里的词义也会漂移；如果定型只是一站，这一站也只是一站。

◆ 六、会不会自己打自己

这时候，一个尖锐的问题会冒出来。

你可能会说：你说所有说法都是发生的一段，那这句话本身，也只是发生的一段，凭什么要我信？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先看这个问题问得对在哪里。它抓到了一件真的事：如果一套说法说「一切说法都靠不住」，那它的靠不住，也要用在自己身上。这是个陷阱，很多说法掉进去过。

本书的回答分三层。

第一层，此发生说的，不是「所有说法都靠不住」。它说的是：所有说法，都是稳出来的，稳有厚薄。「开水一百度」稳得厚，「豆豆那天为什么哭」稳得薄。说「稳出来的」，不等于说「靠不住」。

第二层，此发生没有说「我不是发生，所以我可信」。它说的是：我也是一段发生，所以我的可信，要看我稳到了什么程度，能不能在更多的碰上里缠得住。这是一个可以被查的标准，不是一个空话。

第三层，也是最要紧的：自己放进自己的说法里，不构成矛盾，只构成一个要求：这套说法，要有被改写的口子。没有口子的说法，才真的经不起反身。

所以第 41 章会专门写：这本书在什么情况下算错。那一章，就是这个口子。

◆ 七、三个条件，不落进「在场的机制」

承认自己在发生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很多说法，嘴上说「我也在发生」，手里却悄悄备好了一台机器：它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在，每次转得一样，自己不再被改写。

下篇第 23 章会把这台机器取名叫「在场的机制」。这里先给出三个条件，看一套说法有没有落进去。

第一，三样互相写出，谁也不先于谁。主语、客体、词义，要是有一样被悄悄当作「先在的」，其余两样就成了它的履历，这套说法就偏回了彼发生。

第二，土会被回写改掉。发生在哪片土里长，土也会被长出来的东西改。要是一套说法里，有一片土是永远不被改的，它就是那台机器。

第三，此发生也只是一站。不是终点，不是顶点，不是最后一个版本。

这三条，是一份自检表。本书要拿它去查上篇的每一家，也要拿它去查自己。查不过的，就得改。

◆ 八、一间医院的制度，怎样活着

拿一个具体的地方，看一套说法怎样活，或者怎样死。

林晓的社区医院里，有一本厚厚的《护理工作制度》。封面上印着几行字：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头几年，这本制度翻来翻去，没有人动它。后来有一年，夜班出了一件小事，一位老人在走廊里摔了一跤，所幸没有大碍。交班的时候，大家发现，制度里写着「夜间巡视每两小时一次」，可没有写，谁在两次巡视之间，盯着最容易出事的那几张床。

护士长林晓没有去找「正确的制度」。她让夜班的几个人把那一周每次巡视的时间记下来，贴在护士站的墙上。几个月后，新的一页加进了制度：高风险床位，每小时看一次，并在交班单上单列一栏。

这一年，制度换了形状。之后的新人，进来就按新的一页走，他们不知道有那跤摔，也不知道那一页是哪年加的。

那一页的来历，要不要写？写。哪怕只是一行小字，写上「某年加，因夜间一次摔倒」。一条规则，带着它的来历，就带着它的口子：以后再有事，大家知道该从哪里松它。

制度里的这一页，今天稳，下一回夜班出了别的事，它又会松。它不是错了，是土变了。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二个条件：土会被回写改掉。制度是医院的土，一场夜班回写它，它再回写后来进门的新人。

◆ 九、反身也会变成新的盖子

还要提防一件事：反身这个动作，自己也可能变成一个盖子。

设想有人听完这一章，学会了一句话：「我们早就承认，这套说法自己也在发生。」然后，凡是被人质疑，就把这句话摆出来，一挡了事。

这一句，听起来谦虚，其实是封口：你说它错，它说「我早就承认了会错」，于是你什么也没说成。

所以要有一个比「承认」更硬的判据：看它有没有真的被改过。

判断一套说法是活的还是死的，不看它嘴上怎么说自己，看这一年里，它被改了哪一处，是谁改的，改完以后哪一页不一样了。

本书希望留给读者一个具体的位置：后记里请读者回写。读者在日子里试过某一件小事，发现它不灵，告诉本书，这本书就跟着改。只要这一条是真的，反身就不是一句漂亮话，是一件做得出来的事。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备课本。

周桂兰翻出那本写着「定稿」的备课本，找了一支铅笔，在「定稿」两个字旁边，轻轻写了一行小字：这一年的。

豆豆在旁边看着，说：「这样就对了。」

她没有擦掉红笔，也没有再写新的一页。她只是让那两个字，回到了它本来的样子：一年里的一站。

外婆没有宣布这套做法是什么道理，豆豆也没有问。一个「定稿」，被一支铅笔松开了一道缝，如此而已。可这道缝，正是反身最小的样子：说法在，口子也在。

明天能试，有三件小事。

第一，家里有一份「家规」，比如晚上九点关电视，或者过年必须回谁家，翻出来，在后面加一栏：这一条是哪一年、因为什么立的，改过几次。一条规矩有了来历，就松动得起来。

第二，你自己手里的一句口头禅，比如「我这个人就是慢热」，也在后面写一栏：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讲的，这一年里，它被改过没有。

第三，听见别人说「我们早就知道了」，别急着驳。问一句：这一年里，它改过一处吗？

带 走 的 话

说一套说法也在发生，不是一句谦虚的话，是一个要求：它得有来历，有被改的口子，有一个今年改过的地方。

小　账

哪一个「它」？这套说法自己——想站在发生之外、看着一切发生的那个位置。本章把它拿掉，让说法回到发生里面。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长出来。这套说法有来历、有口子，今天稳，不保证明天稳；但它会不会把「承认自己在发生」又变成新的盖子，要看它这一年里改过什么。

想 一 想

你手里有没有一句「已经定了」的话，是家里的，或是工作里的？它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定的？　如果你要给一套你很认同的想法留一个「被改的口子」，你会把口子开在哪里？

◆



下　篇

认错：此发生为什么总被写成彼发生

导　语

下篇八章，问一个看起来奇怪的问题：明明一切都在发生，为什么两千多年里，发生总被写成「某物的发生」。河道与运河，三个封口的词，主谓句，消失的器具，发生学怎样从发现学内部长出来，走得最近的几家，会说话的机器，最后给彼发生一个公道。

23

第 23 章

河道与运河

◆ 一、河和渠，差在哪里

暑假，陈豆豆跟着外婆回老家住了一星期。村口有一条小河，河边不远处，还有一条水渠。

渠是水泥砌的，笔直，两边一般高，水从一头流到另一头，哪儿也不拐。河不一样，弯弯曲曲，这一段宽，那一段窄，岸上有的地方塌了一块，有的地方又淤出一片沙。

豆豆蹲在两样东西中间，问：「外婆，河和渠，有什么不一样？」

周桂兰想了想，说：「渠是人先挖好，水再来走。河是水自己一年年走出来的。」

豆豆又问：「那河要是涨大水呢？」

「涨大水，河就改道了。你看那边那片沙滩，十年前是水。」

这几句话，是这一章的全部。

前面二十二章，本书讲的是：发生着，一切从中显出。可读到这里，一个问题会越来越逼人。既然两千多年来，人们天天都在谈「发生」，生成、起源、发展、演化，为什么这些谈法，到头来都成了「某个东西的发生」？

下篇要答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一章先给一个画面：河和渠。

◆ 二、一个奇怪的现象

先把这个现象摆出来，免得你觉得本书在挑毛病。

上篇的几家，没有一家否认发生。亚里士多德说橡子长成橡树，要经过一步一步的生成。达尔文说物种分叉，皮亚杰说孩子的头脑一阶一阶长大，黑格尔说精神自己生出自己。他们每一个，都把「变」当了真。

可是细看，每一家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发生的旁边，总立着一样东西。它在发生之前就在，每一次都以同一个办法起作用，而它自己，不在这场发生里被改。

橡子里的形式，是这样的东西。宇宙学里的定律，是这样的东西。皮亚杰那张排好的阶段表，黑格尔那个终点上的绝对知识，也是。

本书给它们一个共同的名字：在场的机制。这个说法的白话意思是：那台先装好的机器。

本书的判断是：各家看见了发生，也看见了得给它一个说法；可他们给发生配了一台先装好的机器，这样一来，发生就成了机器的履历，成了「它」的一桩桩事。

这样说是不是太重？别急，下面一节一节摆出来看。

◆ 三、这台机器有三个样子

在场的机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它有三个样子。

第一，发生之前，它已经在。它不是发生的产物，是发生的前提。第二，每一次，它转得一样。同样的种子，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定律，同样的结果。第三，它自己不再被改写。发生可以改别的，唯独它，一年一年原样不动。

这三个样子，三缺一不成。

拿外婆的老屋来比。屋里有一口灶，是老灶，砖砌的，用了五十年。外婆做饭，每次都靠它。有些年，灶里的火大了，砖被熏黑；有一年，灶台裂了一道缝，家里人拿泥抹上。灶是在被用着的时候一点点变的。它不算在场的机制，因为它被改写。

反过来，要是有一口灶，从盖起来的那天起，就被认定「不能动」，不能抹，不能换，也没有人记得它是谁盖的，家里的饭只能靠它做，那它就成了在场的机制。

两口灶，砖头也许一样。差的是：一个活在发生里，一个被放在了发生的外面。

还要补一句：这三个样子，是程度，不是开关。有的东西只满足一半，比如在场很久、转得很稳，可偶尔也被改一改。越接近三个样子都满足，越像一台机器；越是时时被改，越像一道河。判断的时候，不必争一个「是」或「不是」，问一句「像到几成」就够了。

◆ 四、河道是此发生，运河是彼发生

现在回到河和渠。

水在地上流，冲出一条河道。河道一旦有了，又反过来引着水往前走，这一段急，那一段缓。水一涨，把河道冲宽、冲弯，甚至换一个地方。河道和水，是一起发生的，谁也不先于谁。

这就是此发生。

要是先有一条挖好的运河，水只是照着它流，那就是彼发生。运河是发生之前就在的，每一次水来，它的样子都一样，水冲不动它。

本系列拉康卷里，用过这个比方，说拉康看对了「我」是被河道引出来的，可他把三条河道，都写成了挖好的运河。这里用它，换了一个方向：不是讲一个人，是讲整个「发生」这个词两千多年的用法。

要还一个公道：运河并不坏。

运河让船能走，让田能浇，让一座城市有了水。没有运河，很多事做不成。运河也是被人挖出来的，它背后同样有一个发生的过程。彼发生的说法，有它的用处，本书第 30 章要专门替它说话。

本书反对的，不是运河，是一件很细的事：只看见运河，把河看成了不曾有过的东西。

◆ 五、把上篇各家，逐一对上

现在把上篇讲过的几家，一家一家，对上这三个样子。

家	他看见的发生	他备好的那台机器	对上三个样子
亚里士多德	橡子一步步长成橡树	形式与终点（目的因）	橡子里早有，年年一样，不被改
预成论与渐成论	人怎样展开	蓝图，后来是基因程序	展开之前已写好
达尔文	物种分叉	选择规律与现成的环境舞台	同样的压力，同样的结果
皮亚杰	孩子一阶一阶长大	排好的阶段，通向成人逻辑	终点先排好
胡塞尔	意义在意识流里沉淀	先验自我	沉淀住在一个不动的房东屋里
黑格尔	精神自己生出自己	绝对知识	终点早知道，回写只准朝后
宇宙学的叙事	宇宙有历史	定律与时空的舞台	先在的舞台，原样不动

挑两行，展开讲一讲。

先看达尔文。他把「种」写成长出来的，这一步极大。可他讲自然选择时，需要一个现成的环境，作为「压力」的来处；同样的压力，同样的结果，规律便成了可以重播的东西。生物和环境一起长，是后来的生态位研究才往前走的一步。他那片十九世纪的土里，规律是被当作榜样的，机器就这样装了进去。

再看皮亚杰。他第一个把知识写成孩子身上长出来的，公道要先给足。可阶段表一排好，孩子们一阶一阶往上走，通往的是成人的逻辑。表是先排好的，终点是先立着的。孩子这一路上自己改了什么，不改那张表。

两行里，看见都是真的看见；机器也都是一台能用的机器。

这张表，要看右边两列。左边是每家的看见，都是真的看见。右边是他们各自备下的东西，名字不同：形式、蓝图、规律、阶段、自我、知识、定律。可它们都满足那三个样子。

宇宙学这一行，要多说一句：它是物理学自己的题，本书不评判物理学本身，只看它的说法里，有没有先坐着的那台机器。

这一张表，也是对第 9 章那五个默认的又一次对账。第 9 章说，彼发生有五个默认；这一章说，五个默认背后，是同一台机器。

◆ 六、机器是怎么来的

接下来，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这台机器是哪儿来的？

本书的看法是：它多半也是发生的产物。

林晓所在的科室，新来一位护士，头一个月，交班时手忙脚乱。大家慢慢摸出一个办法：交班时先说危重的，再说新入院的，再说要复查的。一开始，这是几个人嘴上说着说着，说顺了的习惯。后来有人把它印成一张表，贴在护士站。再后来，新人一来，就是对着这张表交班。

这张表，原来是长出来的，现在是摆在那儿的。新来的人，不知道它的来历，只见它每次都一样，也不见谁动它，于是认定：交班本来就该这么交，这是规定。

这就是在场的机制的出生方式。一次发生，长稳了，成了定型；定型的东西，因为太稳、太好用，被看成了发生的前提。一件结果，被误认成了起点。

所以，本书并不是说，那台机器是假的。它是真的，在一定条件下很管用。本书说的是：它是发生的结果，被当成了发生的条件。回写在这里被盖住了。

这个误认，对每一个人都很自然。你每天用的词、走的路、遵守的规矩，都是这样。你不会去问「最早是谁定的」。

◆ 七、越好用，越看不见

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机器越好用，越难被看出来是机器。

陈默做物流调度，他们站里有一套排班系统。系统上线的头一年，调度员们天天骂它，这里不合理，那里不顺手，每周都有人去提意见，每个月都有一版更新。那一年，没有人觉得系统是什么「本来就有」的东西，它是一个正在被磨的新家伙。

过了三年，系统稳了。意见越来越少，更新越来越稀。新来的调度员，一进站就对着这套系统学，学的是「怎么排班」，没有人告诉他，这套系统的某个默认值，是三年前某一次爆仓之后才改的。

又过了五年，有人提出：能不能把早班的起点从六点改成七点？回答是：系统不是这么设的。

你看，这句话里，没有一个人在说「我不愿意」。它只是说：系统不是这么设的。

那台机器已经满足了那三个样子：发生之前它在，每次转得一样，自己没人再动。可它的来历，在七八年前，有名有姓，有爆仓的那一夜。

好用到了极处，来历就睡着了。

所以彼发生并不是哲学家一时糊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每一次发生，长稳了，都有可能被后来的人，认成「本来就在」。哲学家只是把这个自然的过程，写进了书里，写了两千年。

◆ 八、为什么总要配一台机器

可是，为什么两千多年的人，都忍不住要给发生配一台机器?

第一个原因是，讲不出口。语言要求你说「谁做了什么」。说「橡子长成橡树」，橡子是主语，橡树是宾语，主语的背后，立刻就要问：它凭什么长？于是形式、蓝图、定律，一样样上了场。下篇第 25 章会专讲这一点。

第二个原因是，管用。有了那台机器，就可以重复，可以预测，可以教给别人。一个说法不能重复，就很难传下去。

第三个原因，更微妙：不安。一个纯粹的、没有机器的发生，听起来像是什么都靠不住。人天然想要一个稳的东西来托着。

这三个原因，都不是愚蠢，都有它的道理。

这就是本书所说的悖论的那一半：他们看见了发生，又想给发生找一个在场的机制。看见，是对的；找，是一种很强的习惯。习惯一旦盖住了看见，发生就被写成了彼发生。

本书的判词，说的也是这件事：彼发生先有主语，此发生先有发生。

先有主语，那台机器就立在那里；先有发生，机器就只是发生长稳之后的一个结果。

◆ 九、河也可能变成渠

读到这里，别以为河和渠是两样泾渭分明的东西。

同一条河，上游山里，没有人修堤，水在乱石里自己找路；中游开始，两岸有人家，种了树，砌了护坡；到了下游，进了城，两边是石头砌的堤，河床铺了水泥。同一条水，走到这一段，几乎就是一条渠。

这是第 30 章要讲的事：当土极厚极稳、路被踩平、形状长定，此发生看起来就像彼发生。河变成了渠。

所以，本书不是要在河和渠之间，选一个，扔掉另一个。它要做的，是让你看出来：渠是河变的，不是河的前身。把顺序弄反，就是把结果当成了起点。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看出自己手里的东西是河还是渠：问三个问题。

第一，发生之前，它在吗？第二，它每次转得一样吗？第三，它被改写过吗？

三个问题，一个回答不上来，就多半是渠。三个都回答得上来，是河，也可能是一条刚刚被修成渠的河。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老家的小河。

傍晚，豆豆和外婆沿着河边走。走到那片沙滩，豆豆捡了一根树枝，在沙上划了一道，水很快漫过来，把那道线抹平。

「外婆，」他说，「渠是人修的，那河也是人修的吗？」

周桂兰笑着说：「河不是人修的，可河边那些石头，有人搬过。」

豆豆不说话了，盯着水看。

这个问题，他自己后面还要问很多遍。外婆也没有再替他答。

明天能试，有三件小事。

第一，听见「按规定」「系统就是这么设的」「我们家一直这样」，问一句：这条规定，第一次是怎么来的？谁改过它？问不出来，你多半碰到了一条被当成运河的河。

第二，家里或单位里有一份表格、一个流程，问问它上一次被改，是什么时候。

第三，你自己心里有一两条「我就是这样的人」，试着写下它们的来历。写得出来，它们就是河；写不出来，它们已经成了渠，而渠是可以重新开口的。

带走的话

水冲出河道，河道又被水改，是此发生；先挖好运河、水照着流，是彼发生。机器不是假的，只是被当成了条件。

小　账

哪一个「它」？发生之前就在、每次转得一样、自己不再被改写的那台机器——形式、蓝图、规律、阶段、自我、知识、定律。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先坐着。在场的机制是长稳之后的结果，被误认成了发生的前提；本章把它放回长出来的那一头。

想一想

你每天遵守的规矩里，有哪一条，你从来没问过它是怎么来的？　你身边有没有一条「河」，已经被修成了「渠」？

◆

24

第 24 章

三个封口的词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日晚饭，豆豆把数学卷子递给外婆。六十八分。

外婆戴上老花镜，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这孩子，永远这么粗心。」

林晓在厨房里接了一句：「他本来就坐不住。」

陈默从手机上抬起头：「我们家的孩子，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急也没用。」

三句话，一句比一句轻，一句比一句稳。没有人骂豆豆，也没有人动气。

桌上的空气变了。六十八分不再是一张卷子，成了一个结论。

你不妨停一下，数数这三句话里藏着几个词：「永远」「本来」「已经」。

本书说，它们是封口的。它们不负责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它们负责告诉你：到这儿为止，不用再问。

◆ 二、封口词封的是什么

第 23 章说过，彼发生要立得住，得给发生配一台先装好的机器：发生之前它已经在，每次都一样，自己不再被改写。

机器要这样立着，有三个口得封上。一个口是结果能不能回头改来源，一个口是来源到底怎么来的，还有一个口是除了眼下这样，还有没有别的样子。

封口的活，常常由几个很小的词来干。先把结论摆在桌上：

「永远」封住回写，「已经」封住来历，「不可能」封住别样。

这三个词是长子。它们还有一串同族，「总是」「本来」「先天」「本质」，第 6 节再请它们出场。

为了好记，把三个长子排成一张小表：

封口词	封住的口	它替你省掉的那句问
永远	回写	这样已经有多少回了？每一回之后，发生了什么？
已经	来历	它是怎么成的？
不可能	别样	在什么条件下不可能？有没有人试过别的？

先打一个预防针：这三个词不是坏词，也不是要你从今往后不许说。它们每一个都有完全成立的地方，本书会一个一个还公道。要拆的是另一件事：当它们被拿来给「发生」封口的时候。

◆ 三、「永远」：把回写堵上

回到饭桌。外婆说的「永远」，有来历。

周桂兰教了三十年小学语文，带过几千个孩子。粗心的孩子她见得多了：漏看一个小数点，抄错一个数，把「加」看成「减」。她看见过一个孩子怎样一年又一年地粗心下去。她看得对。粗心这个样子，确实会稳下来。

可是稳下来，不等于永远。

粗心是怎样稳下来的，先看一个晚上。豆豆考砸了，家里叹一口气。下一回做题，他心里有一块石头，手就更急，想快点交卷，快点逃开那口气。急了，就更粗心。更粗心，下一张卷子又是六十八。家里再叹一口气。

一张卷子的结果，回头改了下一张卷子的来源。这一圈一圈转着，粗心就越转越牢。

这就是回写：结果回头改来源。

注意这里没有哪个人在「选择」粗心。粗心这个样子，是在一次次的叹气、一次次的赶、一次次的交卷里显出来、又被喂大的。

「永远」两个字一出口，这个圈就被当作不存在。它说的是：往后无论发生什么，这句话都不会被改。可一句话要是真的永远不被改，就得先把之后的所有日子都封起来。谁也没法替将来的日子签这个字。

公道也要给：在土极厚极稳的地方，「永远」是几乎不差的。太阳「永远」从东边出来，在你这一辈子里，用这个词没有半点问题。问题出在把这个词从那片厚土上搬下来，用到一个九岁的孩子身上。九岁的孩子，是全家最不稳的一块土。

◆ 四、「已经」：把来历盖上

陈默那句话更隐蔽：「我们家的孩子，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已经」有一半是真的。过去的事发生过了，就是发生过了，谁也改不了。豆豆考了六十八分，这是事实，没人能把它擦掉。本书从导论起就说过，此发生不反对事实，每一次发生都是事实。

「已经」这个词，却悄悄带了另一半。它把「已经是这样了」换成了「所以不必问怎么成的」。

你看，陈默没有说「六十八分是怎么来的」。他说的是「已经这样了」。这句话把一条路拦腰截断：前面的路，被放进了暗处。

上篇的几家，用的都是这个词。

第 2 章的预成论者说，小人「已经」蜷在里面，只等着展开。第 3 章的橡子里，橡树「已经」写好了。第 7 章的黑格尔那里，终点「已经」在那儿等着精神走到。三家的看见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好处，可封口的动作是同一个：来历不用问了，反正在那儿。

「已经」封住的，不是事实，是来历的追问。一个孩子的粗心，是上了一年级以后才有的，还是在幼儿园里就有了？是考试的时候才有，还是做家庭作业时就有？是在数学卷上，还是在语文卷上也有？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可能有答案，而每一个答案都会改变「已经这样了」的意思。

这里有一个小办法，用来分辨「已经」是在陈述还是在封口。陈述的「已经」后面，会跟着一个可以查的东西：已经几点了，已经考了几回，已经花了多少钱。封口的「已经」后面，跟着的是一个结论：已经这样了，已经定了，已经没救了。前一种给你数字，后一种收走你的问题。

◆ 五、「不可能」：把别样关上

林晓在社区医院当护士长。有一天，一个新来的护士提议，夜班交接时，把床边的情况念一遍，改成先看一遍交接单，再回到床边确认。

林晓第一反应是：「这个流程，不可能改。」

她有她的道理。交接出过错，一错就是病人的事，流程是几年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不可能，这个词说出口，是把「现在没有」悄悄换成了「从来不会有」。

「现在没有」是一句陈述，可以查，可以改。「从来不会有」是一道门，门后面没有任何东西，因为门根本没有开过。

这个词也有完全成立的地方。人不吃东西不可能活下去，这是一块极厚极稳的土，用它不会出事。第 30 章会专门给这一类情形记一笔保底账。

所以对付「不可能」，不是一口咬定它错，而是问它脚下踩着什么土：这是一块三千年没动过的土，还是一块去年才铺的地？林晓后来翻出交接单，发现现在这一版，是前年改过的。改过一回，就说明不是不可能，是上一回改完之后，大家都累了，于是开始说不可能。

◆ 六、为什么人人爱用它们

封口词这么多，是因为它们好用。

说一个定论，省力。「这孩子就这样」五个字，省掉了一个晚上的追问。一家人下班回来都累了，谁有力气去数三张卷子？

说一个定论，还能护人。外婆那句「永远粗心」，里头有一层她自己也没说出口的东西：她怕这个孩子以后吃亏，所以先把话说死。说死了，自己不再抱希望，也就不再失望。林晓那句「不可能改」，是怕夜班出错，先把门关上。封口的人，常常不是狠，是怕。

豆豆自己也会用。有一回足球赛输了，他扔下书包，说：「反正永远踢不好。」这是九岁的孩子，替自己先把门关上。他怕下一场再输，不如先说死，输了就不丢人。

林晓没有反驳，也没有安慰。她问了一句：「今天丢了几个球？」豆豆愣住，想了想：「一个。是传过去的时候，对面正好伸脚。」

「永远」是一团，「一个」是一件事。一件事可以回头看，可以问对面为什么伸脚，可以问下一次传在哪里。一团东西，只能躺着。

外婆在一旁也留了意。她发现自己说「这孩子」三个字的时候，后面总跟着一个结论。她试着在这三个字后面，停一拍。一拍很短，却足够让后面的话，从结论变回一句描述。

停一拍，不是退让。外婆照样会说豆豆的卷子有错，只是错的是哪一道，她开始说得具体。具体的话，孩子听得进去；一团的话，孩子只会收起来，当成一块牌子挂在身上。

说一个定论，也让人有地方站。一个人说「我本来就这样」，是给自己找了一块不用再挪的地。挪地要费力，要冒险，要承认之前的路有别样。

这些好处都是真的。本书不嘲笑它们，也不要求你一下子戒掉。

只想请你看见代价：每封一个口，就少一场可能的发生。封得越多，家里的话越稳，家里的人越不动。一个九岁的孩子，每天都在长；可是一个被封了口的孩子，听到的永远是昨天的他。

◆ 七、一家子：总是、本来、先天、本质

三个长子身后，还有一串同族。它们不一样，封的口却差不多。

「总是」把一串次数压成一个向来。你说「你总是这样」，其实是把三回、五回压成了每一回，再压成每一回的以后。数一数，真有这么多回吗？

「本来」把此刻的样子倒着贴回起点。「孩子本来就聪明」，说的是起点上有一块聪明，现在只是长出来。起点上到底有什么，没有人看见过。能看见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想、问、试、错之后的样子，再被倒着贴了回去。

「先天」把来历挪到了出生之前。「这是先天的」，等于说：从这以后发生的一切，都不用算在内。

「本质」最能打。说「他本质不坏」，是把一个样子抬到所有样子的背后做垫底。话是好话，它同时也说了：你看到的那些不好，都不算。

要还公道的地方也在这里。亚里士多德问「一个东西是什么」，用的就是「本质」这一类的词（第 3 章讲过）。他是想在变来变去的东西里，找出一个能说清楚的「是什么」。在橡子年年长成橡树的地里，这个问法一点不差。

错只错在一步：把一个只在厚土上成立的问法，搬到了每一场发生上，搬到了一个正在成形的孩子身上。

这几个词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的样子：它们都是把一场还在走的发生，说成了一个已经站好的东西。站好的东西不用问怎么来的，也不用担心还会不会变。所以它们让人踏实。

踏实是有价格的。价格是：回写没了，来历没了，别样没了。

◆ 八、怎样在日常话里抓住它们

抓封口词，有一个办法：把它变回问句。

听到「永远」，在心里问：这样已经有多少回了？每一回之后，发生了什么？

听到「已经」，在心里问：它是怎么成的？谁、什么时候、碰到了什么？

听到「不可能」，在心里问：在什么条件下不可能？有人试过别的吗？

听到「总是」「本来」「先天」「本质」，也都一样，把它们读成「到目前为止，我数过的有这几回」。

这个办法不需要你开口反驳，也不需要你告诉别人「你用错了词」。它只在你心里转一圈。

一个例子。林晓上完夜班，天快亮才回家，听到陈默说：「你总是这么晚。」

她心里火往上拱。可是那天她在心里把这句话变成了问句：总是，是几回？

她数了数。这个月夜班，八回里有三回，是因为交接时来了急诊，没能准点走。另外五回，是她自己磨磨蹭蹭，把没写完的记录补完才走的。

三回，五回，没有一回是「总是」。可是有一回一回地数，她的火下去了，她也看见了：那五回里，有一个自己都没发觉的习惯。

注意这个过程里没有人「决定」要变。是一句话被拆成了几回具体的事，具体的事摆出来了，一个旧习惯自己露了头。

再一个例子，是陈默自己的。

调度站里，他听到老同事说：「这条线的货，不可能按时到。」他一向信这种话，因为说这话的人在这条线上干了二十年。

这回他多问了一句：什么条件下不到？老同事想了想，说，雨天，加上中间那个中转仓压货。陈默记了下来。下一个雨天，他提前半天通知中转仓。货按时到了。

「不可能」没有被驳倒。它被拆成了两个具体的条件，一个是雨，一个是压货。条件一拆开，别样的口子就出现了。

所以抓封口词，抓的不是对错，抓的是这个词有没有把一串具体的条件，捏成了一个黑箱。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日。

外婆没有再说「永远」。她把豆豆这个月的三张卷子翻出来，摆在桌上，一张一张地看。她说：「你看，这回错的是小数点，上回错的是抄题，再上回错的是看漏了一行。」

豆豆凑过来，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我这回是最后五分钟才开始写的，前面在看窗外。」

没人说话。林晓把锅盖盖上了。

那天晚上，「粗心」这个词的意思松了一点。它不再是一块盖在豆豆头上的牌子，成了三张卷子、一个下午、五分钟、一扇窗之间的一件小事。

小事是可以改的。牌子不行。

本书不是要你从此不说「永远」。你照样可以说，只是说的时候心里知道：这个词在这里封住了什么。

还有一句话，送给要陪孩子的人。孩子听得懂封口词，比你想的早。一个九岁的孩子听到三次「你就是粗心」，第四次不用再听，他自己会说：「我就是粗心。」从那一刻起，封口的人换成了他自己，家里的话成了他的话。所以最值得小心的，不是对孩子说了什么重话，是把一个封口词说了多少回。

明天能试：

- 听到自己或别人说出「永远」「已经」「不可能」，在心里把它变成问句，只在心里。
- 把「你总是这样」改写成「这个月有几回这样」，数一数再开口。
- 给自己说过的一句「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找一回不是这样的时候。

带走的话

「永远」封回写，「已经」封来历，「不可能」封别样；听见它们，先把它们变回问句。

小　账

哪一个「它」？本章抓到的「它」藏在三个很小的词里，是「已经定好的那个样子」。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封口词让主语先坐着；把它们变回问句，主语就重新变成要长出来的东西。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永远」「总是」或「不可能」，是在什么时候？把它换成「到目前为止有几回」，你的数字是多少？　你们家有没有一句「我们家就是这样」？它是哪一年开始这样说的？

◆

25

第 25 章

主谓句的诱惑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厨房里一声脆响，一只碗碎在地上。

豆豆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抹布。外婆从客厅走过来，看了一眼，问的第一句话是：「谁打的？」

你注意她问的是什么。她没有问「怎么碎的」，也没有问「地上为什么是湿的」。她问的是「谁」。

豆豆说：「碗碎了。」

这句话是真话，也是一句很聪明的话。四个字，没有主语，碗自己碎了，谁也没有打。

外婆不吃这一套：「我问你，是谁把它弄碎的？」

于是，一件事被放进了一个句子的模子里：谁，做了什么，对着什么。模子一放进去，一个人被找出来了，一只碗被判了归属，一场责任跟着落了地。

这一章要问的是：这个模子，是从哪里来的？

◆ 二、语法替你把世界切成两半

先看一个很小的事实。

「豆豆打碎了碗」，这是一个主谓宾的句子。主语是做的人，谓语是做的事，宾语是被做的东西。三个位子，坐得整整齐齐。

我们从小就在这个模子里说话。「妈妈做饭」「风吹树」「小猫抓老鼠」，每一句都把世界切成两半：一半是做的，一半是被做的，中间有一个动词把它们连起来。

这个模子很好用，你想想，要是没有它，你怎么告诉别人昨晚发生了什么？你怎么派活，怎么讲故事，怎么给孩子说「别碰那个插座」？

模子用久了，会生出一个默认。它悄悄告诉你：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先坐好的做者；做者先在，事情才发生。

第 1 章讲「下雨了」和 It rains 的时候，本书说过，英文非得塞进一个空的 It，语法才算完整。那个空主语不指任何东西，语法却离不开它。现在可以说得更直白一点：主谓句的模子，要求每一场发生都得交出一个主语。交不出来，就造一个。

这就是本章要说的诱惑。它不是哪一个人的错，是句子自己带的。你每说一句话，它都在悄悄上岗，你几乎听不见它的脚步。

◆ 三、尼采看见了这个诱惑

有一个人，把这件事看得很清楚。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里说过，大意是：老百姓把闪电和它的闪光分开，好像闪电是一个做者，闪光是它做出来的事；可是「做者」只是加在「做」上的一个虚构，做就是一切（《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章第 13 节）。第 10 章细讲过这一段。

他还在《善恶的彼岸》里谈到语法。大意是：人们习惯了「我思」这样的句子，以为有一个「我」，它做了「思」这件事；他怀疑这是语法的习惯，在哲学里一直被当成了事实（《善恶的彼岸》第 17 节、第 20 节）〔待核〕。

这两段话，本书很看重。它们指出了一件事：我们对「谁在做」的执着，有一部分是句子的形状教给我们的。

先把公道给足。尼采不是在说一句俏皮话。他在两千多年的哲学里，第一次把矛头对准了语法本身。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怀疑「主语」这个位子是不是真有人坐着。他拆了，而且拆得很准。

他停下的地方，也要说一句。第 10 章讲过，他拆了主语，转身又立起了「权力意志」，让它当新的主语。语法的诱惑，他看见了，却没有完全走出来。

他那片土里长不出这一步：不是换一个主语，而是让主语这个位子，自己也变成发生里要显出来的东西。

◆ 四、先还主谓句一个公道

别急着说主谓句不好。

在很多事情上，它一点不差。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钱包拿走了，法庭要问的就是「谁拿的」；一座桥塌了，要问的是「谁验收的」；病人吃错了药，要问的是「谁开的方」。这些时候，把一场事交给一个主语，是为了让责任有处落。

做这样的切分，需要有一个条件：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足够清楚，参与的人足够少，每一步都可以拆开来看。条件齐了，主谓句是最趁手的工具。

事情发生在很多人、很长时间、很多次互相回应里的时候，它就开始力不从心了。

一家人吵架，吵到最后问「到底是谁先挑起来的」，往往问不出答案，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是对方先开的头。不是有人在撒谎。是这件事本来就不是由某一个主语发动的，它是你一句、我一句、他又一句里长大的。

一个孩子为什么不爱念书？答案可能是老师、是家长、是同学、是一次考试、是一个清晨的天气。没有一个是主语。有的只是一串互相碰撞的东西。

还有一个简单的检验。要是一个主谓句，换一个主语还能说得通，那它多半只是在派位子，没有说出这场发生的样子。「是他的错」换成「是她的错」「是

系统的错」「是天气的错」，句子的骨架一点没动，这时候就要小心：骨架在替你做判断。

所以对主谓句，本书的态度是：该用的时候用，别让它替你想。

◆ 五、中文的「下雨了」够不够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中文不是有现成的办法吗？「下雨了」「开饭了」「天亮了」，都没有主语。

是的，这是现成的旁证。日常话里有许多不带主语的句子，说的时候没人觉得缺了什么。没有人会追问「是谁在下雨」。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事情可以是发生着的，不必有一个做者。

再往下走一步，就没那么乐观了。

「开饭了」这三个字，看上去没有主语。可是你仔细听：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外婆，她已经在厨房里站了两个小时。这三个字把外婆这两个小时省掉了，省略不等于没有。听的人心里，照样补上了一个「谁」。

再看「碗碎了」。豆豆用的就是这种句子。他想借无主句把自己摘出去。外婆一句「是谁弄的」，又把主语请了回来。

你看，同一个中文说话人，下雨的时候不问谁，碗碎的时候一定问谁。他不是不会无主地说话，他是在不同的场合，选了不同的句式。真正决定他问不问「谁」的，不是语法，是这场发生里有没有责任、有没有账要算。

所以中文的无主句是一个好旁证，也只是一个旁证。它说明：无主地说一件事是说得通的。它没有说明：中文说话人从此就脱离了先放一个「它」的习惯。

◆ 六、换一种语言就得救吗

有人会说，既然语法是祸根，那就换一种语法。

这个想法有它的魅力，也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人主张语言决定思想，换一种语言就换一副世界观。这个说法争议很大，本书不依靠它。本书只说一件小事：语法会在人的说话里留下习惯，习惯会让一些问法顺手，另一些问法别扭。

第二，也是更要紧的一点：语言自己也在发生。第 14 章讲过，「发生」这个词的意思，也在被说、被用、被误会里长。语言不是一个站在发生外面的东西，等着你去选一副更好的。你换了语言，是换到另一片正在发生的土里。那片土有它自己的习惯，也有它自己的封口。

所以，本书不推荐「换一种语言就得救」，也不推荐「禁止使用主语」。那样做，是另一种封口。

本书推荐的是一个更小的动作：在你说出一个主谓句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在把一场发生，切成「谁」和「谁做了什么」两半。切得对不对，要看这一场发生的土有多厚。

◆ 七、主语为什么让人安心

诱惑总有它的好处，主谓句的好处是：它让人安心。

有了主语，就有了可以感谢的人，也有了可以责备的人。有了主语，一件事就有了抓得住的把手，人的心里就有了着落。

想想看，要是你家的灯突然灭了，你更愿意听到「灯泡坏了」，还是听到「电线老化、负荷变大、季节更替、几件事刚好碰在一起，灯灭了」？前一句让人踏实，后一句让人发愁。

所以这个诱惑很难抵挡，它不是靠笨，它是靠暖。

陈默的调度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回，一批货错发了仓，大家一下午都在找「谁录错了单」。最后查出来，录单的人没错，是系统升级之后，一个字段的默认值变了，换班的人又没有被告知。一下午的怒气，都落在了一个年轻人身上，他其实是最后一个接手的人。

找出一个主语，让大家当天就安了心。可是同样的事，下个月照样会发生。因为让它发生的，不是那个年轻人，是升级、默认值、换班、没人通知，几样东西缠在一起的土。

安心和看清，不总是同一件事。本书不劝你放弃安心，只劝你在安心之后，再问一句：还有没有别的在场的东西？

再看一件更小的。家里的遥控器找不到了，一家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谁拿的」。外婆说是豆豆，豆豆说是爸爸，陈默说他一晚上没碰过。

三个人都不是在撒谎。遥控器最后是在沙发垫的缝里找到的，上面压着豆豆的一本漫画，漫画是外婆午睡前挪过的。

没有一个主语。有的是一个下午：午睡、漫画、沙发缝，几样东西各挪了一下，凑成了一个「找不到」。

找到以后，没有人道歉，大家有点好笑。「谁」在这件小事里来得很快，走得也很快，留下来的，是沙发缝这块地方。后来林晓在遥控器背面贴了一块魔术贴，粘在茶几边上。这一家吵过很多回的小事，再没有吵过。

这种解法不审任何人，只改了土。家里许多的事，都可以先试这一种。

林晓后来把这一招带去了科室。药柜的钥匙又找不到时，她不先问「谁拿的」，先问：「上一次是在哪一步用的？」一问，大家回头把流程走了一遍，钥匙在换班交接的桌角被找到了。

流程里缺的是一个放钥匙的挂钩，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 八、把句子改回发生

这个动作怎么练？一个办法：把主谓句改回去，看看原来的发生是什么样子。

以那只碗为例。「豆豆打碎了碗」，改成发生的写法，大致是这样的：

那一刻，地是湿的，刚拖过；碗是满的，刚洗完；豆豆赶着去拿抹布，眼睛在看钟；手一滑，碗落了地，一声脆响。碎的那一下之后，「是谁」这个问题，才被问了出来。

注意这样改完，不是在替豆豆开脱。碗是他手里滑掉的，这是事实，每一次发生都是事实。改写只是把顺序还原：先是一场发生，湿地、满碗、赶的急，缠在一起；然后才有了「谁」这个问法。

写法令在这里也适用。不要写成「豆豆决定要去拿抹布」。要写成：这一回，「豆豆」在一个赶着的、湿的、响的厨房里显出来；碎了以后，这个名字才被叫了一遍。

再看一句大人的话：「他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改回去，是：这个月，加班多了，饭点乱了，豆豆的作业拖到晚上十点，外婆睡不着。林晓夜班回来累得说不出话。几样东西撞在一起，家里的声音大了。

两种写法，一个句子很短，一个句子很长。短的省力，长的诚实。

练一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改回去之后，常常多出几个本来没有被看见的「东西」。湿的地、没睡好的觉、快到点的钟。它们原来都被「谁」这一个字挡住了。

◆ 九、被字句和新闻标题

主谓句还有两个变身，值得单独认一认。

一个是被字句。「他被裁员了」「房子被拆了」「孩子被教坏了」。这些句子表面上把「做者」挪到了后面，甚至藏起来。你读一遍就知道，句子把「谁」留在了暗处，却没有把「谁」取消，听的人心里照样会补一个。藏起来的主语，有时比摆出来的更有分量。

另一个是新闻标题。「AI 抢走了设计师的饭碗」「算法决定了你看到什么」。这样的标题，每一条都给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找了一个主语。机器、算法、平台，成了新的「谁」。

第 29 章会专门讲这件事。这里先记一笔：当一件事涉及很多人、很多数据、很多次互相的回应，标题却只给了一个主语，那很可能是句子的形状在作怪。它替你把这场发生剪短了。

你可以拿自己的朋友圈试一试。翻十条别人发的话，数一数有几条是「谁怎么了谁」。再数一数，有几条真的是一个人单独做成的事。

◆ 十、放回日子里

这个周末，林晓在家族群里看到一条消息：「谁把阳台的窗户开着，下雨了都不关？」

下面跟着一排回复。有人说不是我，有人说我昨天就没上过阳台，有人发了一个表情。群里热闹起来，没有人回答窗户是怎么开的。

她想起这一章里的话，试着换了一种问法。她回了一句：「窗户开着，雨飘进来了，我先去关。晚上有空，商量一下，窗户归哪个钟点看。」

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外婆回了一个字：「好。」

那天晚上，窗户的事没有被判成谁的错，成了一件需要家里人一起安排的事。「谁」没有消失，只是晚了一步到场。

回到厨房那只碗。

后来外婆再碰到这样的事，问的第一句话换了。她先问：「手没伤着吧？」第二句才是：「地上怎么这么湿？」

「谁」没有从她的嘴里消失，只是排到了后面。豆豆也不再急着说「碗碎了」，他开始说：「我刚拖了地，没擦干。」

这一句话里，有「我」，也有「地」。主语和别的东西，一起站在了发生里。

明天能试：

- 听到一句「谁……」的质问，先在心里问一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旁边有什么？
- 把一句「他把……搞砸了」，改写成三五样具体的东西撞在一起的样子，写在纸上。
- 想要追责的时候，照追，该追的追。只是追完之后，再问一句：下一次，什么要换？

带 走 的 话

句子习惯先放一个「谁」，可是很多事先是一场发生，「谁」是后来才问出来的。

小　账

哪一个「它」？本章抓到的「它」躲在句子的主语位子上，是那个被默认先坐好的做者。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主谓句让主语先坐着；把句子改回发生，主语才重新变成要从中显出来的东西。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问「是谁」，是在什么场合？那时旁边还有什么，没被你看见？ 你能不能用一句不带主语的话，把今天发生的一件事说一遍？说完，再问一问自己：这样说，少了什么，多了什么？

◆

26

第 26 章

器具可消：为什么前人看不见机器在做现象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外婆看报，要先戴上老花镜。镜片一戴上，字清楚了；一摘下，字糊成一团。

所以全家都知道，外婆的眼睛旁边有一副镜片。镜片在做事，大家看得见。

你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大家看得见？

因为别人不戴。林晓不戴，陈默不戴，豆豆也不戴。一个人戴，别人不戴，两相一比，镜片的功劳就露出来了。

现在设想另一种情形。假如世上每一个人，从落地那一天起，就戴着同一副一模一样的镜片，摘不下来，也从来没有人见过不戴的。这时候，还有人会说「眼睛旁边有一副镜片」吗？

多半没有。大家只会说：字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

◆ 二、一把人人都有的尺子

先看一个很日常的做法。

陈默量一个纸箱，用的是调度站里那把钢卷尺。他量完是五十厘米，同事再量一遍，还是五十厘米。两人对了一下，没有分歧。

假如两个人量出来不一样，一个五十，一个五十二，大家要找原因：是箱子被压变了形，还是有人量歪了，还是尺子用错了？

这里有一个很好用的办法，叫做消去。两个人用的是同一把尺，所以尺子在两人的差别里是一样的。一样的东西，在比较里互相抵掉，剩下的差别，只能来自别的地方：箱子，或者人。

这个办法，是现代科学最厉害的一招。你把条件钉死，让所有器具对所有人都一样，然后比较，让器具消去。剩下的，就是你想看的东西。

先把公道给足。这一招极有效。今天实验室里、医院里、工厂里的对账，几乎都靠它。它让一个地方的测量，可以在另一个地方重复。它让两个互不认识的人，可以对账。它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本书一点也不想小看。

它成立的条件也很清楚：器具对所有人一样，并且稳定不变。条件齐了，消去一点不差。条件不齐的时候，比如换了一把刻度不同的尺，或者一个人用手比划、一个人用尺量，这个办法就要先停一停。

◆ 三、消去了，不等于不在

请你看这一步到底做了什么。

消去，是在比较里消去。在比较的账本里，尺子这一项被划掉了，因为它在两边都一样。划掉一项，只是说，这一项对「差别」没有贡献。它没有说，这一项对「量出来这个结果」没有贡献。

陈默量出五十厘米，这个「五十」里，有箱子，有他的眼睛，有尺子，有一个叫「厘米」的约定。把尺子拿走，他一个数也说不出来。

在日常的说法里，这些东西往往一起消失了。人们说：「箱子长五十厘米。」好像箱子自己带着一个五十。尺子、眼睛、约定，没有在这句话里出场。

这就是本章要说的判断：

器具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时候，它在比较里消去了；消去的东西，会被误认成不在场。

误认久了，就会长出两个幻影。一个是赤裸的「物本身」：好像有一样东西，不经任何器具，就已经带着它的样子等在那儿。另一个是赤裸的「人一般」：好像有一个什么器具也不带的人，在看世界。

这两个幻影，都是器具消去之后留下的影子。

你可以这样试：下一回有人对你说「数据显示」，请你在心里把句子补完整：是谁，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办法，量出了什么。补完整以后，「数据」这个主语就坐不稳了，它回到了一场具体的发生里。

◆ 四、眼睛、尺子、显微镜

把这件事换到几样东西上看，会更清楚。

先说眼睛。人眼能看到的光，只是电磁波里很窄的一小段。蜜蜂能看见紫外线，人看不见。一次是蜜蜂飞向一朵花，一次是你凑近了看，两次碰出来的样子不同。蜜蜂碰到的花，有一圈人看不见的纹路。眼睛在参与，只是因为人人眼睛差不多，大家才说：「花就是这个样子。」

再说尺子。一米到底多长，这个约定改过好几回。到今天，一米是按光在真空里走多远来定的。尺子的定义换了，量出来的数，却依然被当成「物本身」的长度。其实每一个数后面，都跟着一整套约定的来历。

最有意思的是显微镜。胡克在 1665 年出版《显微图谱》，把跳蚤、苍蝇的眼睛、软木的小格子，画给大家看。后来的人透过镜头，看到了从前没人见过的东西。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第 2 章里那幅精子里蜷着一个小人的图，也是显微镜时代的产物。镜头在那里没有说谎，也没有说真话。它是一次发生里的一环：镜头、光线、眼睛、人们盼着看到什么，缠在一起，看出了一个小人。那时候，没有人说这是「显微镜看出来的」，大家说：「我们发现了精子里有一个小人。」

器具参与了发生，却因为人人都用一样的器具，被消去了。

家里的门框上，有一道道铅笔印，是量豆豆身高留下的，每一道旁边写着日期。量的时候，外婆让他脱了鞋，背贴着门框，头顶放一本书。

这一套办法，一家人用了九年，从来没有人问过：门框是不是正的，地板是不是平的，书压得是不是一样重。因为每一回都是这一套，彼此比起来，门框、地板、书都消去了，剩下的只有「长高了」。

有一年夏天，陈默带豆豆去医院，用身高尺量了一次，比门框上的印子矮了一厘米。豆豆很不高兴，说医院的尺子不准。林晓笑着说：「两把尺子，各有各的地板。」

这一厘米，没有哪一边是错的。它只是让那把消去了的尺子，在一个下午重新露了脸。

门框上的印子，后来外婆舍不得刷掉，搬家时还拍了照。它记的不只是个子，也记着这一套量法：脱鞋，贴墙，一本书。

陈默后来在手机里存了一张门框的照片。换手机时，那张照片是他第一个确认已经导过去的。他说不上为什么。大概是因为，那几道印子里有一种不用解释的量法，换了尺子，也认得出哪一年是哪一年。

◆ 五、语言也是一件器具

最大的器具，不是镜头，也不是尺子。是你每天开口用的话。

你想一想，在家里，谁看见了「语言」这件器具？没人。外婆、林晓、陈默、豆豆，说的都是同一种话。大家说「桌子」，就是桌子，说「难过」，就是难过。话像空气，吸进去、呼出来，没人觉得空气在做事。

只有两种时候，语言才露出来。

一种是翻译。林晓有一回去外地参加护理培训，同桌有一位说方言的老护士。林晓说一个她用了二十年的词，老护士听了，笑一笑，换了另一个说法。两个说法，在手上碰到的时候，各带着各的习惯和顺序。这时林晓才觉得，原来词是会带着一点方向的。

另一种是一个词忽然失灵。第 13 章讲过，词义是在一次次的说、应、误会里长出来的。一个词的意思松动了、漂移了、失效了，你才发觉原来词在做事。

庄子说过，大意是：道是人走出来的，物是人叫出来才那样的（《庄子·齐物论》）。这句话是中国的一块旁证，各有各的土，本书只拿它做个提醒：古人也早就嗅到，叫法在参与。

语言作为器具，最难被看见，因为用它去看它自己，用的还是它。

◆ 六、康德看见了眼镜，却把眼镜焊死了

前人里，有人看见了这副眼镜。

康德说，大意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经过人的认识形式整理过的。时间、空间、因果，不是从物那边来，是从人这边带来的（《纯粹理性批判》）。本系列康德卷讲过他的眼镜。

这是一个巨大的看见。他是第一个明确说：认识有一副器具，器具在做事。在他之前，很多人都以为，世界直接印在人的脑子里。

先把公道还给他。他把器具从被消去的角落里拉了出来，摆在桌上。

他停下的地方，也要看清：他把这副眼镜写成了人人一样的出厂设置。人人一样，于是眼镜在比较里再次消去，只是这一次，被他安排成了一个必然。眼镜不再被人看见，它成了「人一般」的先验结构。

另一边，眼镜后面的东西，他叫物自体，又宣布不可知。第 20 章讲过，亏空被封住了，没有被补上。

本书的看法是：器具不是出厂设置，它自己也在发生，也会被回写改掉。望远镜造出来以后，天空的样子变了；天空的样子变了以后，望远镜又被重新造过。眼睛在长，尺子在改，话在变。它们只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很多人之间，变得很稳，稳到可以被消去。

◆ 七、会说话的器具

直到近几年，情况才有了变化。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问大模型一个问题，不满意，换一种说法再问，得到的答案变了；再换一种，又变了。你再追问它「你为什么这么说」，它会给你一段理由，可是你换个提问的角度，它的理由也跟着换。

陈默有一次让它写调度站的周报。第一遍，他说「写一份周报」，出来的东西很官腔。第二遍，他说「像一个干了十年的调度员那样，写给新来的人看」，出来的东西一下子有了人味。他愣了一下：数据是这一周的数据，怎么出了两种声音？

这一下愣神，值得记住。

以前的器具不说话。尺子不会回答你，显微镜不会问你想看什么。它们沉默，所以容易被消去。大模型不一样，它第一次让器具开了口，和人一起说话，一起写，一起判断。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你换一句，它也换一句。

你突然看见了：原来这里头有一台机器，在做事。它吃过什么文字，它被要求优化什么，它怎么被摆在你面前，这些都在你拿到的那段话里出场了。

还有一层。以前你想知道语言这件器具怎么做事，得是语言学家，或者出国住上几年。现在一个九岁的孩子，就能在手机上把一句话改三个版本，看三种口气，看机器怎样一点一点接过去。语言作为器具的样子，第一次摆到了普通人的手边。

这是一件好事。它不是因为机器聪明，而是因为机器说话，让人第一次有机会，看见器具在做现象。

也要提醒一句：社会很可能马上把它登记成一台新的「消去了的器具」，说「AI 的答案是客观的」。这就是把旧的幻影，又请了回来。第 29 章会细讲。

◆ 八、手机里的导航

还有一件器具，你天天在用，也快被你消去了：手机里的导航。

陈默开车，几年前要先看一张纸地图，现在只听一个声音：「前方五百米右转。」他照着开，到了。他不再说「我认得这条路」，他说「导航带我到的」。

导航里有一张图，图是谁画的，路况是谁报的，推荐哪条路是按什么算的，这些他都不知道。他看见的，只是一条蓝线。

有一回，导航把他带进了一条窄巷。他停在巷口，才第一次想：这条线，是按最短算的，还是按最快算的？

这个问题，在导航把他送对地方的一千次里，从来没有人问过。送错一次，器具才露出来。

器具总是这样：好用的时候，它不见了；出了岔子，它才回来。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体温计

林晓的科室里，有一个小例子，可以把前面几节串起来。

量体温，用什么量？水银体温计夹在腋下，要等几分钟；电子体温计响一声就出数；耳温枪对准耳朵，一秒钟读完。三样东西，三个数，常常差零点几度。

新来的护士有时会犯愁：这孩子到底烧不烧？

林晓的回答是：先问是用什么量的，量在哪儿。腋下、口腔、耳朵，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看法。「发烧」这个词的线，不是画在一个先在的「真体温」上的，是医生们在一次次的量、记、比、改里，慢慢画稳的。画稳以后，大家就说：三十七度几，叫发烧。线是稳的，也是长出来的。

你看，这里有器具，有位置，有约定，有一代代人的记录。它们都在做事。只是因为科室里的每个人都用同一套，才不再有人觉得它们在做事。

林晓不是要新护士怀疑体温计。恰恰相反，她要的是：量的时候，把用什么量、量在哪儿写清楚。写清楚，器具就被摆回了账本上。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一节只是借体温计讲器具，不是在教你怎么判断一场病。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外婆的老花镜。

有一天，外婆把镜子摘下来，递给豆豆：「你戴上看看。」

豆豆戴上去，眼前一片晕：「好晕啊。」

外婆笑了：「所以我看到的字，跟你看到的不一样，你知道了吧？」

她只是在说一件小事。这个小动作，却把全家人都带回了第一节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在用一些器具，有的被你看见，有的被消去了。

林晓后来在科室的晨会上，说了一句话。她说，新来的护士看血压计，数字是一样的，可是读数的时候，眼睛的位置不一样，读出来差几个点。她没说谁错，她说：「我们先把读数的位置统一，再比较数字。」

这句话是消去的老办法，只不过她把它说出了声。说出了声，器具就从暗处出来了。

明天能试：

- 看到一个「客观的数字」，问一句：是用什么量的？量的人站在哪儿？
- 用大模型的时候，把同一个问题，换三种问法各问一遍，看看三个答案差在哪儿。
- 听到「事实就是这样」，在心里补一句：事实是谁用什么办法碰出来的？

带走的话

器具人人都一样的时候，会在比较里消去；消去不是不在场，只是没人再看见它。

小　账

哪一个「它」？本章抓到的「它」是被消去的器具留下的影子，一个赤裸的「物本身」和一个赤裸的「人一般」。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器具被消去时，主语和客体看上去先坐着；让器具重新出场，它们才重新变成要显出来的东西。

想一想

你用过的哪一件器具，是因为别人都在用，所以你从来没有注意过它？它如果换一件，你看到的东西会有什么不同？　你上一次让别人替你「查一下」，查的人用的是什么办法？

◆

27

第 27 章

发生学是怎样涌现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桂兰有一罐酱。每年入冬，她在阳台上晒出一缸，开春开罐，一家人拌面、炒菜、抹馒头，都离不开它。

有人问她：这酱的方子是谁发明的？

她想了半天，说：「我妈教我的。」

再往上问，她妈妈是跟邻居学的，邻居是从一个北方来的亲戚那儿听来的。中间有人加了一把花椒，有人嫌咸减了盐，有一年闹虫灾，豆子不够，掺了点别的。几十年里，这个方子被改了又改。

问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指着说：就是你，你发明了这罐酱。

这罐酱有自己的味道，一尝就认得。它是一代一代的碰撞里，慢慢稳下来的。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一个类似的问题：发生学，是谁发明的？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 二、两种最顺手的想法

说到一种新想法的来历，人们通常有两种顺手的回答。

第一种：它是外面来的。东方的思想撞进西方，科学撞进哲学，一个行当撞进另一个行当，新东西就是这样撞出来的。

第二种：它是某一个天才想出来的。像一个人在某一天晚上，忽然看见了从前所有人没看见的东西，一拍桌子，新理论就诞生了。

这两种想法都有一点道理，也各有各的好处。外来的刺激确实常常是一个契机；天才的故事也确实流传得最广。

本书要借一段口述，请你换一个眼光看这件事。

◆ 三、一段口述

2026 年 10 月 20 日，王德生博士有一段口述。本书把它转述在这里，大意是：从发现到发生，是一次典范转移，是一个新本体论的诞生；它不能靠外部的理论碰撞来理解；它是发现学系统里面的种种理论，在里面互相混沌碰撞，形成自组织，最后涌现出发生学。

他接着说，大意是：涌现者必然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里诞生，而是在共同体之外诞生。从 SDE 看，胡塞尔仍只是发展的修补，不是颠覆的革命。（王德生，2026 年 10 月 20 日口述）

这段话有五层，值得拆开看。

一，「典范转移」这个说法，来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年）。他的意思，大意是：科学不是一砖一瓦地往上垒，每隔一阵，整个看法的框子会换掉。换框子，和加一块砖，是两回事。

二，这次换框子，不是外面撞进来的。口述的说法是：不能靠外部理论碰撞来理解。

三，它是里面撞出来的：发现学系统里面，各家各派的理论，在里面碰撞。

四，碰撞的结果不是谁赢了，是自组织，然后涌现。

五，涌现的人，在共同体之外。

下面一节一节讲。

◆ 四、外面的撞，为什么撞不出来

先说说为什么外面的撞不行。

把东方的思想拿来和西方的思想对一对，把一门学科拿来和另一门学科比一比，这样的工作很有价值。它能让两边都看见自己没看见的东西，本书也常用，比如用庄子、《易传》作旁证。

可是对比得再好，两边各有各的土。庄子的「物谓之而然」，有庄子的土；尼采的「做者是虚构」，有尼采的土。把它们放到一张桌上，你得到的是一张对照表，还没有得到一个新的本体论。对照表上，每一列还是原来的样子。

新框子要出来，需要的不是两份答卷并排，而是同一份答卷里，自己跟自己撞。你的拆法碰到了我的留法，我的留法又碰到了你的拆法，撞到谁也守不住自己那个「它」。

这需要共用一块地。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共用的地就是：总有一个「它」，发生是它的事。大家在这块地里争，争的是「它」是什么，没有人争「它」要不要有。

要把这块地换掉，只能在地里面撞。从外面撞，撞不动，因为外面的人，并没有踩在这块地上。

林晓所在的医院，有一年请了一家外地的大医院来交流，带来一整套护理流程。会开了两天，笔记记了一大本。回来以后，科室里照着试了一个月，大半条文用不上：人手不同，走廊不同，病人的年纪也不同。

后来真正管用的，是科室自己的几件小事：床边交接，床尾的卡片，交班后多留的五分钟。那些东西，是在这间科室的碰撞里，一点一点咬合出来的。

外来的流程没有白来。它让大家看见了自己没看见的地方，像一面镜子。可镜子里的东西，不会自己长进科室的土里。长进去的，是本地的碰撞。

这并不是说外面的东西没用。一个新框子出生之前，常常有外面的一句话当引子，像一颗石子扔进池塘。可是涟漪是水自己荡的，石子不会替水荡。

酱缸边上还有一件小事。一位邻居尝了外婆的酱，回去照着做，怎么也做不出那个味。她说，方子都记下来了。可是方子里写不下的东西很多：阳台的光，缸的年纪，那一年的豆子。

方子是形状的一个影子，味道是整片土一起托出来的。

◆ 五、里面是怎样撞的

先看里面撞的样子。把本书上篇的各家，按顺序再走一遍。

渐成论说：孩子是一步一步长出来的，没有蜷着的小人。它拆掉了预成论的小人，却留下了一个要长成的形式。

达尔文说：种是会分叉、会变的。他拆掉了不变的种，却把环境当作现成的舞台。

康德说：我们看到的样子，一半是人这边带来的。他把客体的一半挪到了主体这边，却留下了物自体。

尼采说：做者是加在做上的虚构。他拆掉了主语，却立起了权力意志。

胡塞尔说：意义在意识的时间流里沉淀。他把沉淀写了出来，却留下了先验自我做房东。

你看，每一家都拆了前一家的一块，又自己留了一块。

先把公道还给他们。他们每一个人的拆，都拆得很准，都是真看见。没有他们，那个「它」就不会被一块一块地暴露出来。

留下的那一块，每一家都不一样：形式、环境、物自体、权力意志、先验自我。这些名字不同，位子相同，都是那个先坐好的「它」。

这就是里面的碰撞。每一家都在拆别人的「它」，同时给自己留一个。

◆ 六、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碰撞久了，会出现什么？

用本书的七个词来说，一开始是一锅粥。各家的理论都在，互相顶撞，谁也说服不了谁。预成论和渐成论吵，目的论和进化论吵，先验和经验吵。这些争论，有的持续了几百年。

吵着吵着，有一件事慢慢发生了。大家拆的方向，渐渐有了共同的样子：每一家都在拆「它」的某一个壳，每一家也都在给「它」补一个新壳。拆壳补壳，成了一套谁也没有商量过的动作。

这是正在成形。不是谁组织了大家，是各家的拆法互相咬合，形成了一个谁也没有单独拥有的整体。在科学语言里，这叫自组织。

再往后，一个新的整体冒了头：它不是哪一家的修改，它是把所有这些拆法合起来才看得见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说：不用再补壳了。「它」这个位子，本来就不用坐人。发生着，主语、客体和每一个词的意思，都是从中显出来的。

这叫涌现。涌现出来的东西，里面的每一块零件都是旧的，可是整体是新的，而且没有一块零件能单独预告它。

注意这里的写法。没有哪个人「决定」要涌现，也没有哪个会议宣布过。是一锅粥里的张力，攒到了一定的地方，形状换了。换了形状，又回头改写了各家原来的位子：从发生学看回去，预成论、渐成论、目的论、先验自我，都成了同一个动作的不同样子。

◆ 七、为什么涌现者在共同体之外

口述里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句，是第五层：涌现者在共同体之外。

先把话说清楚。这里的「共同体」，指的是靠一套公认的思想和一个名誉品牌认出彼此的圈子。西方哲学家的群体，就是这样一个圈子：谁在里面，有公认

的标准；怎样算好，有公认的尺子。口述把体制内外，分在思想和名誉品牌上，不是分在职位上。一个人可以在大学里，却不在这个圈子里；也可以不在大学里，却在这个圈子里。

那为什么涌现者在圈外？本书用前面讲过的道理，替这句话找一个理由。

圈子里的人，每走一步，都有圈子在回写：这篇文章能不能发，这个说法算不算哲学，这个人配不配进来。圈子的回写，把大家的路修得越来越像，越来越稳。稳，是圈子的优点，也是圈子的边界。

一个新的整体要涌现，需要一个不被圈子这套回写完全修剪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一个人可以把所有家的拆法都带在身上，却不必每一步都向其中一家交账。

公道也要给：圈内的人并没有不行。恰恰相反，涌现靠的是圈内几百年的拆，是他们把「它」一块一块暴露出来。没有他们，圈外的人没有东西可碰。涌现者站在他们的肩上，只是站的位置，不在他们的名册里。

本书同时要诚实：这是一句很强的话。它是口述的断言，本书能给出的只是上面这一点理由，还没有足够的案例去验证。所以本书把它记为待验，写进自认最弱的几处，第 41 章会再回来。

◆ 八、借用一条个人的历程作类比

接下来，本书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个类比。

先说清楚：这是类比，不是证据，也不是传记。一条个人的路走过什么，不能证明一场大转移怎样发生。本书只是想借一个具体的样子，让你看见，里面撞、自组织、涌现，在一个人的几年里，是什么样子。

他的思想历程，大致有四站。

第一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这一站里，世界的基本材料仍是人、事、物，是发现学的本体论和知识论。旧的位子都还在。

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2024 年 7 月）。这一站里，一个难题被摆了出来：同样是人、事、物，为什么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对比、变化、分布？这道题借了尼采的视角论来答。尼采是发现学里面的一家，这是里面在撞。

第三站，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这一站换了名字，也换了骨架。前面两站留下的位子，在这里被一个一个拿出来重新碰。

第四站，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这一站里，有一件很小的事值得记下：2026 年 5 月起，「结构」被改读为「显露」。一个字的读法变了，这不是修辞，是一次回写：形状不是一个先站好的结构，它是在发生里显出来的样子。

四站的名字变了，里面发生的事，却是同一个形状。旧的位子被旧的东西撞，撞到一锅粥，张力攒到一定处，名字换了。换了的名字，又回头改写了前面每一站的读法。

你不难看出，这一条路上的每一块料，都是发现学里的料：人、事、物，尼采的视角论，对「客体究竟是什么」的追问。没有哪一块是从外面搬进来的。合起来，它不再是发现学。

◆ 九、胡塞尔：修补，不是颠覆

最后回到口述里的最后一句：胡塞尔仍只是发展的修补，不是颠覆的革命。

这句话容易被听成贬低，所以先把公道给足。

胡塞尔是最接近的一家。他讲发生现象学，讲意义在意识的时间流里沉淀（第 6 章讲过）。「沉淀」这个词，和本书的回写，几乎能握手。他把先验自我从一个静止的点，写成了一个有历史的东西，这是真正的一步。

修补和颠覆，差在一个地方：框子动不动。

修补，是在原来的框子里加固一块。框子的规矩是：总得有一个「它」来承受沉淀。胡塞尔加固了这一块，让这个「它」有了自己的历史，可是「它」还在，还是房东。

颠覆，是框子换了。新框子的规矩是：不用先有一个「它」。

用酱来比一下：修补，是给原来的缸换一个更结实的盖子；换框子，是发现不用缸，酱本来就是在一次次的腌、晒、拌里立起来的。

本书不替口述下断语说胡塞尔「错了」。本书只说：他的那片土里，长到修补为止。接着要走的两步，一步是让「它」自己也变成显出来的东西，另一步是让显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土。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阳台上的那缸酱。

周桂兰开罐的那天，豆豆凑过来闻了一下，说：「外婆，今年的比去年的辣。」

外婆说：「去年的我少放了一把辣椒。」

豆豆又问：「那这个酱是谁做的？」

外婆笑了，一时没有答。她看看缸，看看豆豆，说：「是我，也是你太外婆，也是那个北方亲戚。」

过一会儿，她又补了一句：「也是那些豆子。」

这是一句很准的话。酱不是一个人发明的，也不是从外面撞进来的。它是一代一代的碰撞里，稳下来的一个味道。稳下来以后，又回头改了这一家人的口味：豆豆从小吃这个，别家的酱，他吃不惯。

发生学也是这样。它不是某一个天才的灵感，也不是外来思想的移植。它是两千多年的拆，在一锅粥里慢慢咬合，涌出来的一个新整体。

它涌现以后，也要被下一代的碰撞改写。第 22 章说过，它自己也只是一站。

明天能试：

- 想一想你手边最熟的一样东西，比如一道家常菜、一个口头禅，问一句：它是谁发明的？你会发现问不到底。
- 听到「某某开创了某某」，补问一句：他站在哪些人的拆上？
- 下回遇到一个让你吃惊的新想法，别急着问「是哪个名人说的」，先问「它是从哪些旧想法的碰撞里冒出来的」。

带走的话

新东西不是外面撞进来的，也不是谁一拍桌子想出来的；它是里面的旧理论撞成一锅粥，咬合、冒头，涌出来的。

小　账

哪一个「它」？本章拆的「它」，是那个先在的发明者，也是那个先在的、站在外面的新思想。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发明者当主语，新思想像是有人写出来的；换成涌现，主语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也只是一站。

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大家都说它是某个人发明的，可你一追问，发现它是很多人一点一点改成的？　如果你要给这件事写一段「它是怎样涌现的」，第一段你会写什么？

◆

28

第 28 章

走得最近的几家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陈默在书店的哲学架前站了好一阵，回来对林晓说：「这本书讲的发生，我怎么觉得别人也讲过？」

林晓正在剥橘子。她问：「谁讲过？」

陈默掰着手指头数：「有一位英国人，说世界是一连串的生成。有一位法国人，说差异比同一更早。还有一位女物理学家，说东西的边界是在互动里才画出来的。」

林晓把一瓣橘子递给他：「那这本书，算哪一路？」

这个问题问得对。读到这里，你可能也有同样的疑问：这本书讲的，和那些书，到底差在哪里？

上篇九章，讲的是两千多年的老说法。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总有一个先坐好的「它」。可是这一章的几位，不一样。他们当中有人早就看出了那个「它」不对劲，动手拆过。

所以这一章不是在找「它」。这一章是在量距离。

本书给自己立三条规矩。

第一，先说他多走到哪一步。走到的地方，本书要写足，不打折扣。

第二，再说本书多出哪一步。多出来的，只说一步，说准，不说满。

第三，如果本书在某处并没有多说什么，就老老实实写「没多说」。

还有一句随身的话，先放在桌上：**彼发生把「谁在发生」当答案藏进了题目里；此发生把它重新变回了题目。**

下面六家，每家一节。你会看到，每一节都很短。宁短，而准。

◆ 二、怀特海：世界是一连串的生成

先说他多走到哪一步。

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1929 年）里，把世界最后的真实单位，不放在石头、桌子这样的东西上，而放在「实际存在物」（actual entities）上。每一个实际存在物，都是一次经验的发生。

他说，大意是：许多变成一，并被这个一再添上一（《过程与实在》第一部分第二章，「终极性范畴」一节〔待核：节号〕）。这个过程，他叫合生（concrescence）。

这是很重的一步。东西不再是起点，东西是结果。桌子不是先在那儿、再被人看见，桌子是一串发生沉淀下来的样子。

他还有一个更早的判断。在《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 年）里，他批评过「简单定位」，也批评过「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待核：章节〕。大意是：把一个抽象出来的东西，当成了具体的实在本身。

这和本书想说的，贴得很近。你读第 12 章的时候，会回想起这里。本书的第 12 章讲物不是先在的，第 13 章讲词义不是先在的，怀特海早就在同一个方向上用力。

再说本书多走的那一步。

在「仓库」。

本系列怀特海卷讲过这个词。他的体系里，有一类东西叫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s）：红、方、三角、某种声音的质地，这些纯粹的可能，不属于任何一次发生，每一次发生都从里面取用。取用的时候，发生是新的，被取用的东西却是早就备好的。

于是，新的形状从哪里来？按这个读法，是从仓库里挑出来的。仓库在发生之前，已经站着了。

这就是「它」换了一个地方住。它不再住在一个实体里，改住进了一座仓库。

本书多出的一步是：形状本身，也是在发生里冒出来的；所谓仓库，是一次次发生沉淀、回写下来的土，不是事先备齐的货。

要公平地补一句。怀特海自己很在意「新颖」，他说创造性是最终的范畴。仓库这个判断，是本系列的读法，细节以原书为准〔待核〕。

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三、西蒙东：先有个体化，后有个体

西蒙东的书，名字很长：《形式与信息概念下的个体化》（1964 年先出版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开头，1989 年出第二部分其余，2005 年才首次合编成全书）。

先说他多走到哪一步。

传统的做法，是先有「个体」，再去问它怎样产生的、又和周围怎样来往。西蒙东把这个顺序翻了。他说，大意是：不要通过个体去认识个体化，要通过个体化去认识个体（《形式与信息概念下的个体化》导论〔待核：页码〕）。

这一翻，翻得彻底。你可以试着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先问「我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再问「我是谁」。「个体」成了结果，成了一场过程中暂时稳住的一站。

他还给这场过程配了一片地，叫前个体的场（pre-individual）。这片地里，有张力，有势差，处在一种不稳的平衡里，他叫亚稳态（metastable）。个体从这片地里一次次结晶出来。

对照本书，最近的一处就是：路和土之间的张力，逼出形状改变。西蒙东把张力写得又细又准。

他的晶体比喻，也值得记住。过饱和的溶液里，一粒种子落下，整杯水一起变。变的不是种子，是整个场。

再说本书多出哪一步。

要说得小心。西蒙东并不是只有「前」。他同样说，个体永远带着一圈「伴生的环境」，个体化并没有一次做完，还有剩下的前个体的部分，留在个体里面〔待核〕。这几点，他都写到了。

本书能多说的，只有一句。他那片场的名字，叫「前个体」，口气上还是「在先」。这个「先」字，容易让读的人把场想成一块原料。

本书用「土」这个字，是想把话说回来：土不在先。土被长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改写，今天的土，是昨天的形状留下的。

至于西蒙东写没写过这样的回头改，本书不敢替他定，请你以原书为准〔待核〕。

◆ 四、德勒兹：差异在先

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1968 年），是这一章里口气最硬的一本。

先说他多走到哪一步。

传统的想法，是先有同一，差异是同一之间的区别：这棵树和那棵树不同，是因为它们先都是「树」。德勒兹把它翻过来。他说，大意是：差异不是在两个已经同一的东西之间才有，差异本身就是原初的，同一是从差异里产生的效果（《差异与重复》序言和第一章〔待核：页码〕）。

重复也一样。重复不是「同一件事再来一遍」。每一次重复里，都有新的东西。

这和本书反对的那个「先在的同一件事」，是同一个对手。本书写任何例子，都不许站着一个先在的「同一件事」，原因就在这儿。

德勒兹还认为，一个东西的出现，要经过一个从「虚拟」到「现实」的过程。他对「发生」是认真的，他在这本书里谈到的「个体化」，西蒙东的影子很重〔待核〕。

再说本书多出哪一步。

本系列德勒兹卷讲过：他的差异，缺土，也缺回写。

缺土，是说他的差异像一张飘在空中的图纸。这是什么土里的差异，是谁缠着谁的差异，这片地的厚薄，他写得很少。

缺回写，是说差异带出的新东西，怎样回头改了产生差异的地方。他有生成、有强度，回头改写这一步，在他那里是散的。

本书多出的一步，是把差异放回一片被它自己改写的土里。

这里要留一个余地。德勒兹的体系很大，有些读者会说：虚拟本身就在被现实改写。这一说，本书不拦。若是这样，两家之间的距离，会比这一节写的更短。

◆ 五、巴拉德：关系先于关系项

巴拉德的书，是《与宇宙中途相遇》（2007 年）。她是物理学出身，所以她讲的话，常常是从玻尔的实验装置讲起的。

先说她多走到哪一步。

她造了一个词：内部互动（intra-action）。普通的「互动」（interaction），说的是两个已经各自存在的东西，彼此碰一下。「内部互动」说的是：那两个东西，是在这一碰里才被分出来的。她说，大意是：关系项不先于关系，关系项是在内部互动里才有了边界和性质（《与宇宙中途相遇》引言与第四章）。

她把这叫「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世界最小的单位，不是物，是她所说的现象（phenomena），也就是一场具体的、带着装置的发生。

这一步，跟本书几乎并排走。「谁在发生」不是先有的答案。

她还有一个概念：施动切分（agential cut）。边界不是原来就有的，边界是在这场互动里被切出来的。这和本书说「主语、客体都是显出来的」，是同一个方向。

再说本书多出哪一步。

本系列第 226 号《超越波普尔》里，有一条判词，叫「内部互动一元论」。意思大致是：只拿互动这一条线，当作唯一的根〔待核：措辞以第 226 号为准〕。

按本书的说法，互动是三样里的一样。看的一边、被看的一边、中间的碰，三样缠在一起，一起显出来，谁也不是老大。巴拉德把互动写成了最前面的那一个。

本书在另一处也没多说：她对物理实验装置的分析，本书一句也不评。那是她的主场。

◆ 六、马图拉纳与瓦雷拉：自己生出自己

这一对作者的书，是《自创生与认知》（1980 年）。

先说他们多走到哪一步。

他们想回答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活的东西和不活的东西，差在哪里？他们的答案是自创生（autopoiesis）。大意是：一个活的系统，是一张不断生产自己零件的网，这些零件又反过来把这张网维持成一个整体（《自创生与认知》中《自创生：生命的组织》一文的第一章）。

细胞就是例子。细胞膜把细胞圈起来，细胞里的反应不断造出膜的材料，膜又让这些反应留在里面。谁也不是先来的，一个造着另一个。

这个想法，没有预先放一个「主体」在那里，你读的时候要留意。「单元」是被生产出来的。这一点，本书佩服。

后来瓦雷拉与汤普森、罗施合著《具身心智》（1991 年），把这个想法推向认知，提出「生成」（enaction）。大意是：认知不是对一个现成世界的表征，是在行动里把世界一起带出来〔待核：该书的中译名与页码〕。

再说本书多出哪一步。

只有一小步，一句话。

自创生有一个「自」字。生产的主语，是那个一直维持着的单元。单元有边界，边界之内是它的，边界之外是环境。这个单元，本身一直在。

本书说的此发生，不要求任何一个单元一直在。一个词的意思，是一家人说出来的，不属于哪一个单元。物也一样，不是一个膜围起来的东西。

另一处，本书没多说。生命是什么，细胞为什么活着，是生物学自己的题。本书不替他们回答。

◆ 七、罗韦利：性质是关系里的性质

罗韦利的文章，是 1996 年发表在《国际理论物理学杂志》上的《关系量子力学》〔待核：卷期页码〕。

先说他多走到哪一步。

量子力学里有一件老麻烦：测量之前，粒子处在什么状态？罗韦利的回答很干脆。他说，大意是：一个系统的状态，不是它自己带着的，是相对于另一个系统才有的。没有一个对所有人都一样的、独立于观察的状态（《关系量子力学》第 1 节至第 2 节〔待核〕）。

「观察者」也没有什么特权。任何一个系统，都可以对另一个系统当观察者。

这一步，和本书说的「物是纠缠出来的」遥遥相望。性质不是物自带的，是在碰中才有的。

罗韦利是一位物理学家。他的文章，写的是怎样让量子力学讲得通，用的是物理学的语言。

再说本书多出哪一步。

一步也没有。

这是这一节要老实说的地方。本书不是物理学，不评他那个理论对不对，也不拿它给自己当证据。物理学家争论他的解释，争论得很热闹，这是物理学自己的题。

本书只能说一件很小的事：「相对于另一个系统」这句话里，「系统」仍然是关系两端的角色。这两个角色是怎样来的，他的文章没有往前问〔待核：他后来的著作，如《赫尔戈兰》，是否问到了这一层〕。

这是一句疑问，不是批评。

◆ 八、六家并排放在一起

把六家放在一张桌上，看一眼。

他们	多走到哪一步	本书多出，或没多说
怀特海	东西是结果，发生是单位	多一步：仓库本身也是长出来的
西蒙东	先有个体化，后有个体	多一句：土不在先，被回写改写
德勒兹	差异在同一之先	多一步：把差异放回土里，补回写
巴拉德	关系项在关系里才有边界	多一步：互动只是三样之一
马图拉纳与瓦雷拉	单元是自己生产出来的	多一句：不要求单元一直在
罗韦利	性质是关系里的性质	没多说：那是物理学的题

这张表有一个好处：看得出规律。

前五家，都拆了先坐好的「它」的一部分，各人拆的位置不同。有人拆了东西，有人拆了个体，有人拆了同一，有人拆了关系项，有人拆了外加的主体。

可是每一家，也都留下了一处不拆的地方。仓库，前个体，虚拟，互动，单元。这些东西的名字不同，位置很像：都是发生之前，或者发生之外，那一块稳稳站着的地。

本书想问的，只是同一个问题：「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

还要补一句公道的话。这五处留下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他们没看见，也可能是他们另有安排，本书没读懂。表里每一行，都以原书为准。

◆ 九、为什么只多一步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本书多出来的，为什么这么少？

因为近邻本来就近。和隔壁邻居说话，用不着从自我介绍开始。真正离得远的，是上篇那几家。

上篇的几家，是彼发生。他们的「它」，站在最前面，被写成了答案。这一章的几家，是在拆答案。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位置。前者要从头讲起，后者只需要接着走一步。

打个比方。一条河要修桥，上游已经有人铺了半座。后来的人，不用从河岸开始，接着铺剩下那一截就行。

铺桥的人，要先谢那些铺了半座的人。

本书对这六家，有三样要向他们学。

向怀特海学：东西是结果，起点不能放在东西上。

向西蒙东学：张力和亚稳，是可以写得很具体的。

向巴拉德学：用一个词，把「谁在发生」这件事，从语言里挪开。

学到了，本书才多说一步。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书店。

陈默问：「那这本书，算哪一路？」

林晓把最后一瓣橘子吃完，说：「就算接着走的那一路吧。人家走到哪儿，我们说到哪儿，多出来的一步，自己负责。」

陈默笑了：「听着像调度站的交班。上一班把车队开到哪个路口，写在交接单上，下一班从那个路口接。」

这就是这一章要你带走的东西，你明天就能用上。

明天能试：下次你读到一本讲「过程」「关系」「生成」的书，不要急着问「这是不是对的」。先问两件小事。

一，他拆掉了哪一个先坐好的「它」。

二，他还留着哪一块没拆的地。

两个问题问完，再去看他的书，你会读得很快，也读得很公道。

走得最近的几家，是同一条路上的前面几站。

带走的话

近邻不是对手，是前面几站；先写足他走到哪儿，再说自己多走一步，没多走就老实写「没多说」。

小　账

哪一个「它」？这一章里的它，各换了一个地方住：怀特海的仓库，西蒙东的前个体，德勒兹的虚拟，巴拉德的互动，自创生的单元。罗韦利一节，本书没有多说。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六家都在把主语往后挪，挪得不一样远；本书的一步，是连挪后留下的那块地，也问它从哪儿来。

想一想

你最近读的一本书，作者拆掉了哪一个「它」，又悄悄留下了哪一块地？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向朋友介绍一位「走得最近的人」，你会先说他走到哪里，还是先说他停在哪里？

◆

29

第 29 章

一台没有主语的说话机器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六的晚饭桌上，外婆放下筷子，问了一句：「这个 AI，到底是谁在说话？」

豆豆正埋头吃排骨，抬起头：「是 AI 在说话呀。」

「我是问，它背后是谁？是一个人藏在里面，还是它自己？」

陈默笑了：「妈，没有人藏在里面。」

「那它凭什么说得那么像个人？」

一桌人都没答上来。

林晓想起手机上刷到的一条短视频，标题写着「AI 发现了一种新材料」。陈默想起公司调度站里的一句话：「系统算出来的，别争了，肯定是最优的。」

三句话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第一句在问「谁」，后两句在把一个「谁」请进来：一个会发现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比人更靠得住的。

这一章要做的，是把这三句话一句一句掂一掂。

先说一个态度。本书对这台机器，三样都不做：不夸大，不神化，不恐慌。

◆ 二、一句话是怎样被说出来的

先看它是怎么说话的。说得粗一点，也不算错。

今天的大模型，大多建在一种叫 Transformer 的结构上（瓦斯瓦尼等人，2017 年的论文《注意力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待核：中文译名〕）。它做的事，用大白话讲，就是接龙。

你给它一段话。它把话切成小块，算出下一小块最可能是什么，按这个可能性抽出一块，接上去。然后再算下一块，再抽，再接。一句话，就是这样一块一块接出来的。

它在出厂前，要经过两道工序。第一道是读，把海量的文字读上很多遍，学会哪些块常常挨在一起。第二道是调，让人给它的回答打分，往人喜欢的方向修。这两道工序的细节，各家公司公开得很少。

请注意「抽」这个字。

同样的问题，问它两次，答案常常不同。因为每一次，都是在一张可能性的网上，抽了一回。

所以，每一句输出，是一次发生。它不是从某个地方取出来的一句现成的话，也不是某个「说话者」先想好、再念出来的稿子。

外婆那个问题，就这样有了第一个答案。本书的说法是：没有一个先坐好的说话者，坐在里面等着开口。

这里要把话说稳。本书只说「先坐好的说话者」这件事。机器有没有心，有没有感受，是另一本书的题，本书不裁判。

你可能会说：人说话，不也是这样吗？

对了一半。本书在第 11 章讲过，「我」也是在一次次被叫、被抱、被拒绝里显出来的，不是先在屋里等着的。从这一点看，人和机器，都没有一个先坐好的说话者。

可是另一半，差得很远，后面几节慢慢讲。

◆ 三、词义是从哪里显出来的

接龙靠什么接？靠它对「词和词挨在一起」的熟悉。

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 R. Firth）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要认识一个词，看它和什么词做伴（弗斯，1957 年〔待核：出处与措辞〕）。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本书在第 13 章已经讲过：意义，在大多数情形下，就是用法（《哲学研究》第 43 节）。

大模型走的，差不多就是这条路。它没有查字典。「端正」这个词的意思，是从成千上万句有「端正」的话里，一点一点缠出来的。

这和第 13 章的「咕噜」，是同一回事。词义是从用法里显出来的。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停下来想。

外婆教了三十年语文，「端正」在她嘴里的意思，是三十年里的课堂、作文本、家长会，一遍一遍说出来的。机器的「端正」，是另一片土里长出来的：谁写的文字，被收了进去。

这就带来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一个词的意思，总是某一片土里的意思。机器学到的，是它那片土里的意思。那片土是哪儿来的，谁的话多，谁的话少，谁的话根本没有进去，这些事，决定了它说「端正」的时候，说的是哪一家的端正。

这是第一把刀要问的事，后面再说。

◆ 四、先不夸大

有人说，它不过是一台高级的自动补全。

这句话，有对的一面。结构上，它确实是在接龙。有一篇很有名的论文，把大模型叫作「随机鹦鹉」（本德、格布鲁等人，2021 年〔待核：作者与题目〕）。论文提醒了很多真问题：训练用的文字里有偏见，耗电，也可能被拿去骗人。

先还公道。这些提醒，一条一条都该认真听。

不过「不过是」三个字，把另一面盖住了。

接龙接到一定的规模，它能把一篇长文改得顺，把一段代码补全，把一个孩子的问题讲得像样。这些事，是有用的，也是真的发生了。陈默的同事用它改邮件，改得比自己快。

有人又走到另一头，说它「已经理解了」，「已经有了智能」。

这句话，本书也不接。「理解」两个字，各家的用法差得很远。本书不拿它判输赢。

夸大有两个方向：把它说小，说成一块纸片；把它说大，说成一个新的人。

这两种说法，都只盯着机器本身。本书想换一个看的位置：别问「它是什么」，问「这一次发生里，有什么」。

◆ 五、不神化：「AI 发现了」是怎么回事

回到林晓刷到的那条视频。

「AI 发现了一种新材料。」

这句话，主语是 AI，动词是发现。这是一个标准的彼发生句式：一个先坐好的发现者，去找一个先在那儿的东西。

先把事实摆正。AI 做的科学工作，有真东西。DeepMind 的 AlphaFold 在 2020 年的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里，成绩远超同类（约翰·江珀等人，2021 年发表于《自然》〔待核：期卷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许多生物学家因此省下了大把的时间。

那么，这是「AI 发现了」吗?

看一看土。AlphaFold 学的，是几十年里科学家们用实验一点一点测出来的蛋白质结构，存在公开的数据库里。它的目标，是让预测结果和这些已知的结构贴得更近。最后判它对不对的，还是实验。

所以，发生的是一件事：几十年的实验、一个设计目标、一台很大的机器，缠在一起，长出了一个新的工具。

把这件事写成「AI 发现了」，等于把千千万万人的功劳，收进一个主语里。这是把此发生，认成了彼发生。

再看另一句：「算法是客观的。」

这句话也常听到。

美国的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在一本书里举过许多反例。书的原名直译是《数学毁灭性武器》，中译本叫《算法霸权》（2016 年〔待核：中文书名〕）。她说，大意是：算法常常把旧的偏差，原样放大。

还有一项很有名的研究，测了几家商用的人脸识别系统。结果是，肤色深的女性被认错的概率，比肤色浅的男性高出很多（布奥兰维尼与格布鲁，2018 年〔待核：具体数字〕）。

算法并没有对谁怀恶意。它只是把它吃进去的土，原样端了出来。

◆ 六、三把刀

怎么不被「AI 发现了」「算法是客观的」这类话带着走？本书给你三把刀。每一把，问一个问题。

第一把：查训练集。谁的文本进了土？

一台模型的话，是它那片土的话。进了土的，是哪些人写的，什么年代写的，用什么语气写的，没进土的又是哪些。大多数公司没有公开训练集的细节，这本身就是一条要问的事。

陈默公司的调度系统，学的是过去三年的订单。三年里，哪些路线常常迟到，哪些司机常常换班，系统都「记」在里面。新开的线路，没有土，它就只能靠旧的瞎猜。

第二把：查目标函数。它在优化什么？

模型学东西，要有一个打分的办法，叫目标函数。分打高了，才算学好了。这个分是谁定的，往哪儿打，决定了它往哪儿长。

有一类做法，叫「人类反馈强化学习」，让人对机器的回答打分，机器往高分的方向调（欧阳龙等人，2022 年，InstructGPT〔待核〕）。打分的人是谁，喜欢什么样的回答，就成了土的一部分。

调度站里，如果目标函数只算「总里程最短」，司机的休息时间就不在里面，系统「最优」的路线，会排出连开十一个小时的班。

第三把：查部署。谁定基准?

机器放到哪儿用，谁说它「对」，谁说它「错」，是第三件事。同一个系统，放在医院分诊台，放在招聘网站，放在家长群里，一个「准确率 95%」的数字，意思不一样。

那百分之五，落到谁头上，是谁来承担，这才是部署要回答的事。

陈默的调度站里，就有一条这样的规矩。系统给每一单算一个「预计到达」，晚过一刻钟，就记迟到。可是一刻钟这个基准，是谁定的？是客户，是公司，还是路上堵车的那个司机？定得松，司机的月底奖金完整；定得紧，同一批数据，就能算出一批「不合格」的司机。机器一个字也没改，改的是基准。

你看，三把刀，问的是三件事：土是什么，往哪儿长，谁来判。这三件事，就是此发生里的土、路、形状，换了一身衣服。

◆ 七、不恐慌：真正值得盯的是回写

有人怕机器会「觉醒」，会「取代人类」。

这种怕，本书也不接。本书想指出的，是另一件更朴素、也更近的事：回写。

人说的话，会回头改变人的土。孩子学说话，学成了家里人的口音。同样，机器说出来的话，也会回到土里。

一条路径是：机器写的文章，贴到网上，成了下一代机器的训练材料。有研究发现，一代一代都拿机器自己生成的内容，去训练下一代，模型会逐渐变得单调、失真。研究者叫它「模型坍塌」（舒迈洛夫等人，2024 年，《自然》〔待核：期卷页〕）。

另一条路径更近：人在读机器的话。孩子写作文，写着写着，句子的味道变得像那台机器的味道。外婆批作业，已经能一眼看出哪几篇「有那个味儿」。

这是实实在在的回写。土在被改。

怕它觉醒，是怕一个先坐好的新「它」。盯回写，是盯土在怎样变。本书觉得，盯后者更有用。

土变了，没有哪一个人决定了它。机器的话、人的话、数据里的偏差、公司的目标、家长群里的议论，缠在一起，一次一次，把下一次的话改了一点点。

看得见，才管得着。

你家里也许已经有了这样的小回写。孩子问机器一个问题，机器答得很顺，孩子下次就不再去翻书。过一个学期，家里人说话的习惯，书桌上的东西，老师布置作业的法子，都会跟着变一点。每一处都很小，加在一起，就是土。

◆ 八、为什么偏偏是它，容易被认成运河

还有一件事，要替社会说句公道话。

把这台机器认成「新神」，不全是糊涂。它身上，确实有一点特别像第 23 章说的那条运河。

回想一下运河的三个样子：发生之前就挖好了；每一次都一样；它自己，不再被这一次的水改写。

大模型训练完了，放出来给人用的时候，它里面那几千亿个数字，是固定的。你今天问它，明天问它，问的是同一个模型。你的一句话，不会当场改动它。

这很像一条挖好的渠。水从渠里流过去，渠没变。

于是人很自然地想：既然渠是固定的，渠里一定有个「它」，一个稳定的、可以信赖的、会思考的东西。

不过请再往上游看一眼。这条渠，是被一大片水冲出来的：成千上万人写下的字，一轮一轮的打分，一次一次的调整。渠是水冲的，不是天生的。更要紧的是，下一版的渠，还会被新的水改写。

所以，它是运河的样子，却是河道的出身。

它稳，是因为这一站被钉住了。钉住的是一站，不是一个先在的「它」。

这个区别，决定了你对它的态度：把它当运河，你会去问「它想什么」；把它当河道，你会去问「这一站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 九、两条路：登记为新神，报关为新工具

社会现在面前，摆着两条路。

第一条，登记为新神。

「登记」，是把它记进现成的账本，放进「发现者」「权威」「客观」那一栏。以后有了争议，就说：「机器说的。」一旦这样登记了，三把刀就没地方问了，因为神不需要报告来历。

这条路，是把此发生，认成了彼发生的最新一次。老办法，新对象。

第二条，报关为新工具。

「报关」是出入境时的老规矩：你带了什么东西，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价值多少，都得说清楚。

把机器当工具报关，就是承认它是一次发生，是许多手、许多土缠成的东西，每一件货，都得说来历。训练集报多少，目标函数写什么，部署由谁担责。

这里不是在贬低它。工具可以很强，强得改变一个行业。可是工具要报关，神不用。

本书选第二条。

也许你记得第 26 章讲过，眼睛、语言、尺子，一直在参与发生，却因为人人都一样，被消去了。大模型第一次把「器具」摆在我们对面说话，这台机器的参与，才被看见了。

报关，就是把这个看见，用到底。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周六的饭桌。

外婆又问了一遍：「那它到底是谁在说话？」

林晓想了想，说：「妈，没有一个『谁』。是一大堆人写下的字，加上一个设计的目标，加上有人让它这么答，一块儿，一次一次抽出来的。」

外婆说：「这不就跟我们家说『咕噜』一样吗？」

林晓愣了一下，笑了：「差不多。不过我们家那个词，是我们自己说出来的。它那个，是别人家一大堆人说出来的。」

外婆点点头，把筷子拿起来：「那它说的话，我得先问问它是谁家的话。」

豆豆在一边插嘴：「那我写作文的时候，它的话算谁家的？」

这一问，比大人们想的都狠。林晓没有马上答，她说：「这个问题，我们明天接着吃饭的时候，慢慢讲。」

（那一晚的陪法，第 32 章再写。）

这是一句很好的话。

明天能试：下一次你看到「AI 发现了」「算法算出来的」「系统说是最优」，停下来，按顺序问三句。

一，这台机器吃的是谁的字？

二，它被要求往哪儿打高分？

三，是谁说它对？

问完三句，再决定信几分。信，可以；全信，不必。

别问机器是谁，问它这一次发生里，缠着哪些人的手和哪些人的字。

带走的话

大模型的每句话是一次发生，没有先坐好的说话者；它既不是新神也不是纸片，是要报来历的新工具。

小　账

哪一个「它」？本章拆掉的「它」，是「会发现的 AI」「客观的算法」这个新坐上去的主语；它一旦被登记，三把刀就没地方问了。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机器的话是从训练集、目标函数和部署缠出来的，长出来；说「AI 发现了」，是又替它先放好一个主语。

想一想

你这个星期听到的最响亮的一句「AI 如何如何」，主语是谁？把它改写成「训练集、目标函数、部署」三样各占一份的句子，读起来有什么不同？　你家里有没有哪一句话，已经带上了机器的味道？

◆

30

第 30 章

给彼发生一个公道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日下午，林晓在阳台上收衣服，忽然停下来，对客厅里的陈默说：「我有个问题。你这本书，把上篇那一圈人，一个一个都说了个遍。可是橡子长成橡树，总不是假的吧？」

陈默说：「谁说是假的了？」

「书里说，他们都先放了一个『它』。不过我们小区那棵橡树，就是橡子长的。」

林晓说得很实在。你读到这里，也许也有同样的想法：说了这么多彼发生的毛病，难道他们说的，都不算数？

这一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彼发生大多数时候是对的。

不是「勉强可以用」，不是「看在他们贡献很大的份上」，是真的对，一点不差。

本书要做的，是把这个「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写清楚，写成一张表，放在你手边。

这是整本书的保底。没有这一章，上篇就成了只有批评，没有公道。

◆ 二、保底不是让步

先说清楚一件事：这一章，不是为了显得大度。

写保底，是此发生自己的要求。

一个新说法，如果只会说旧说法错，却讲不出旧说法为什么长期好用，那它多半有问题。旧说法能被无数人用上两千多年，一定有个道理。

这个道理，此发生要能说得出来。

这就像物理学里的老经验：新理论必须能把旧理论当作特例收回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狭义 1905 年，广义 1915 年）出来以后，牛顿力学并没有作废。桥照样按牛顿力学造，炮弹照样按牛顿力学算。

原因很简单。当速度比光速小得多、引力又不太强的时候，相对论算出来的数，和牛顿力学算出来的，差得小到测不出来。

所以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在某些条件下的特例。它在那些条件里，一点不差。

本书对彼发生的态度，是同样的。

彼发生是此发生在某些条件下的特例。条件满足时，它一点不差；条件松开时，它就开始出错。

错只错在一步：把特例当成了全部。

◆ 三、第一个条件：土极厚、极稳

什么叫土极厚？

还记得土是什么吗？是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土厚，是说这片地里缠着的东西很多，互相拽得很紧。土稳，是说它年复一年，几乎不变。

橡子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土。

一粒橡子落在林子里。这片林子的雨水、温度、土壤、虫子、真菌，年年差不多。祖祖辈辈的橡子都落在这样的地里。结果，每一粒健康的橡子，都长成橡树。

这时候，说「橡子里早写好了橡树」，一点不差。

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这样的土里看世界的。他在《形而上学》第九卷里讲潜能和现实，大意是：种子是潜在的人（或麦），长成了，就是潜能变成现实（《形而上学》Θ卷，潜能与现实之分见 1048a–b，种子之例见 1049a–b）。他看见的是一片极稳的土，所以他的话，在这片土里是对的。

现代生物学也承认这一点。胚胎发育有很强的稳定性，英国生物学家沃丁顿，用「渠化」这个词，来说发育总是顺着几条深沟走（沃丁顿，1942 年前后〔待核：年份与出处〕）。受了惊扰，它也能走回沟里。

还有一件更小的事，也是一点不差：遗传密码。三个碱基，对应一个氨基酸，在几乎所有的生物里是同一张表。从密码到蛋白质这一步，说它是「按图施工」，一点没错。

所以，第 2 章的预成论，在这一层，并没有错。蓝图这个比方，在土极稳的地方，是个好比方。

条件一：土极厚极稳。年年同一片地，同一种种子，同一种雨水。

◆ 四、第二个条件：路被踩平

第二个条件，是路。

路是一串有先后、会修正的不同。什么叫路被踩平？

小区里有一条近道，被人踩了十年，已经踩成了一条硬邦邦的小径。你闭着眼走，也不会走偏。路被踩平的意思就是：下一步怎么走，不再是问题。

实验室，就是人造的踏平的路。

一位化学家要测一个反应，她把温度钉死，把试剂的纯度钉死，把容器洗干净，把时间卡到秒。然后，反应一遍一遍做，结果一遍一遍一样。

这时候，说「规律是可以重复的」，一点不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被测过。

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美国科学家伦斯基从 1988 年开始，把大肠杆菌分成十二个小群。他们每天换一次培养液，养了几万代（伦斯基长期进化实验〔待核：起始年份与代数〕）。十二个群里，适应培养液的速度，大致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节奏。这是「可重复」的一面。

这个实验还有另一面。后来，其中一个群里，出现了能吃培养液里柠檬酸盐的菌（布朗特等人，2008 年〔待核〕），另外十一群里没有。这一次变化，只发生了一回。

两面放在一起，正好是本书的意思：路被钉死的地方，规律一点不差；路里最要紧的那一下，只发生一次。

条件二：路被踩平。变量被钉住，重来一遍，还是同一条路。

◆ 五、第三个条件：形状长定

第三个条件，是形状。

回想一下第 19 章：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彼发生只认定型那一段。

那它在定型这一段，对不对？

对。形状长定了的东西，名字稳、边界稳、行为也稳。杯子是杯子，法庭是法庭，周一是周一。你说「杯子里的水」，大家都知道在说什么。

外婆家的老座钟，几十年一直在走，每天敲十二下。你要预测它，不用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只要知道它现在是座钟，就够了。

形状长定了，来历就可以忽略，这是日常生活得以运转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每天早上从头想一遍「杯子是怎样发生的」。

彼发生的一个大功劳，就是给这些定了型的东西，一套好用的说法：它有本质，有属性，有规律。

在定型的这一段，这套说法一点不差。

条件三：形状长定。名字稳了，边界稳了，来历可以不问。

◆ 六、三个条件合在一起

三个条件合起来，是什么样子？

一片厚而稳的土，一条踩平的路，一个长定的形状。三样都稳，三样互相托着。

这个时候，从任何一头看过去，都像有一个先坐好的「它」。

土稳，所以像有一个「环境」。路平，所以像有一个「规律」。形状定，所以像有一个「实体」。三样加在一起，就是彼发生里那个先坐好的「它」的原形。

换句话说：那个「它」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它是纠缠极厚极稳时，从里面看出去的影子。

这个影子，非常真。它能让桥不塌，让药有效，让孩子长成大人。彼发生的一切成就，都建在它上头。

所以，保底的意思不是「勉强算对」。保底的意思是：此发生也会说，在这三个条件之下，请放心使用彼发生。

◆ 七、保底合表

下面这张表，把上篇各家逐一对上。每一行三问：他看见了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他一点不差；条件松开时，会怎样。

谁	他看见的	一点不差的条件	条件松开时
亚里士多德	变化是真的，种子走向树	同一片林子年年种橡子	土换了，终点就不准了
预成论与渐成论	蓝图，或一步步长出来	密码到蛋白质这一层；发育有深沟	沟浅了，同一份蓝图长出不同的样子
达尔文	种会分叉，选择塑形	环境钉死，如长期培养实验	生物改环境，舞台跟着变
皮亚杰	知识在孩子身上长出	学校与家庭都稳，阶段的次序很稳	土不同，次序和快慢都会变〔待核〕
胡塞尔	意义沉淀在意识里	一个人过着很稳的日子	土换了，沉淀就被冲开
黑格尔	矛盾推着发生，终点可知	制度稳，规则与终点早已写明	制度松动，终点会被改
宇宙开端叙事	宇宙是有历史的	在模型内部问「接下来怎样」	问到定律本身从哪来，那是物理学自己的题

表里有两行要多说一句。

皮亚杰那一行。他提出的阶段次序，在很多地方的研究里，次序大体相同，快慢却有差别（达森等人的跨文化研究，1970 年代〔待核〕）。这正好是保底的样子：土相近时，次序稳；土不同时，快慢变。

达尔文那一行，再补一笔。陈默公司里常挂在嘴边的「适者生存」，在一个条件钉死的小环境里，说得很准：规则不变，效率最高的那一批留下。可是一旦客户换了、路况换了、系统换了，「适」的标准自己就变了。生物改环境，环境

再改生物，生态位构建的研究者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待核：提出者与年份〕。舞台和演员一起在长，这时候「适者」就不是一个能事先查到的名单。

亚里士多德那一行，最容易被误读。他并不是说所有变化都早已写好终点。他说的是：在一类东西里，终点稳定，所以可以说「为了」。这一点，本书照单全收，只是在土松的地方，请不要把「为了」当成普遍的钥匙。

胡塞尔那一行，也值得多说一句。外婆退休以后，每天的日子几乎一个样：早上买菜，中午备课本，晚上看新闻。这样的人，说「我的经验都沉淀在我心里」，一点不差，因为她的土几十年没怎么换。可是，一个刚搬到异乡、语言不通的人，同样的话就说不准了：他的沉淀，不住在一个现成的屋子里，正在被新的土重新冲刷。这就是第 6 章说的「房东」，在稳日子里，当房东看着，无妨。

黑格尔那一行同样。林晓医院里有一条制度，叫「从实践中总结」。总结完，写成规程，贴在墙上。在规程管得住的地方，比如一台标准手术前的核对清单，终点早已写明，按规程走，一点不差。不过遇到一种没人见过的情况，规程就成了盖子。这里不是规程错了，是规程的条件到头了。

宇宙那一行，要说得谨慎。现代宇宙学，是在已有的物理模型里，推算宇宙膨胀的历史。在这个模型之内，问「之后怎样」，答案有高度的确定性。至于模型本身怎么来的，定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是物理学自己的题，本书只看它的说法里有没有先坐着的它，不评判物理学本身。

◆ 八、错只错在哪一步

既然彼发生这么管用，它错在哪里？

错在一个很小的动作：把「条件」忘了。

一个人在厚土里待久了，会以为世上的土都这么厚。一个人在平路上走惯了，会以为所有的路都平。这很自然，没有谁是故意的。

可是有三种场合，条件会突然松开。

第一种，土变了。孩子换了学校，家搬了城，行业被机器改了。这时候，「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就不灵了，因为那片土已经不是原来的土。

第二种，路只走一次。第一次一个人坐公交的下午，不能重播。这个时候，你要靠「规律」去预测，就会落空。

第三种，形状还没定。青春期的孩子，一个新入职的人，一个刚发布的词。这个时候，问「他到底是怎样的」，是在问一个还没长出来的东西。

这三种场合，不是例外，是我们日子里最要紧的几段。

所以彼发生的错，不在它错得多，在它错的地方，正好是人生最重要的地方：孩子长大，人转行，词改义，家搬迁。

本书在这些地方，才请出此发生。

彼发生没有错，错的是忘了它的条件。

◆ 九、保底也要写死法

这一章还欠自己一笔账。

本书说「彼发生是此发生的特例」，这句话是个判断。判断，就要有被推翻的办法。

本书自己给的推翻条件是：找到一个在三个条件都松开时，依然一点不差的彼发生。比如，找到一个：土在变，路只走一遍，形状还没定，却依然可以按一个先在的「它」精确预测的事。

找到了，本书这一章，就错了。

还有第二种错法：找到一个三个条件都满足，却偏偏出错的彼发生。那说明条件列得不全，保底合表要加行。

这是一件好事。保底合表本来就不是封顶的表，它是一张可以加行、可以改格的表。

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加行。比如，把你所在的行业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老话写进去：谁说的，看见了什么，在哪片土里一点不差，土一松会怎样。一行写下来，你就多了一副看这句老话的眼镜，既不盲信，也不乱骂。

加行的时候，有一条纪律：每一行，先写「他看见的」，再写「条件」，最后才写「松开时」。顺序不能倒。倒过来，就成了骂人。

另外，要老实交代一处最弱的地方：「土极厚极稳」「路被踩平」「形状长定」，这三个条件，本书目前是用日常话说的，没有量化。到底多厚算极厚，多稳算极稳，本书没有给数。这一点，标〔待验〕。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阳台。

林晓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陈默走过来，帮她拿着另一头。

林晓说：「所以我们小区那棵橡树，是橡子长的，没错。」

陈默说：「没错。因为那片土，几十年没变。」

「那豆豆呢？」林晓问，「外婆总说他是块读书的料。」

陈默想了想：「那得看这片土。他去年换了学校，今年换了老师，明年说不定要搬家。他的土，不像那棵橡树的土。」

林晓笑了：「那就别说他是块什么料，说他在长。」

这是这一章最想让你记住的一件事。

明天能试：下次你听到一句断言，比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不要急着驳它。先问三句。

一，这片土，这几年变过吗？

二，这条路，是不是有人天天走？

三，这个形状，是不是早就定了？

三个都说「是」，那句断言多半是对的，放心用。只要有一个答「不」，就留一点余地。

本书第 41 章，还会再回来，把此发生自己的死法写完整。

给彼发生一个公道，不是退一步。是把它的用处，放回它该在的地方。

带走的话

彼发生是此发生在土极厚极稳、路被踩平、形状长定时的特例；条件在，它一点不差，条件松，才请此发生出场。

小　账

哪一个「它」？本章没有要拆的「它」；本章把先坐好的「它」，认作厚土、平路、定形三样稳到一起时，从里面看出去的影子。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条件满足时，看上去像先坐着，用起来也无妨；条件松开，才看出它是长出来的。

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句「他就是这样」，其实是因为你只在同一种场合见过他？　你自己最近一次说「本来就应该这样」，那时候你脚下的土，有没有变过？

◆



尾　篇

放回日子里

导　语

尾篇十一章，把此发生交到日子里：教孩子、学会一件事、长大、身体、老人、家、工作、转行、团队里的黑话、被冲开的词义。最后一章把刀转向本书自己。

31

第 31 章

教孩子：不是展开天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四晚上，豆豆把数学卷子从书包里抽出来，放在饭桌边上，没说话。

62 分。红笔的叉，从第三题一路画到最后一道应用题。

林晓刚下班，鞋还没换好。她看了一眼分数，嗓子里有一句话已经到了嘴边：这孩子，是不是真不是学数学的料？

这句话，每个做父母的都在心里排练过。它来得很快，也很顺，像一扇早就开好的门。

本书这一章，想在这扇门前站一会儿。

门后面是一个听上去很讲理的想法：孩子身上有一样东西，叫天赋，或者叫底子、叫资质。它先坐在那儿，教育的事，就是把它找出来、展开。找得到，叫因材施教；找不到，叫尽力了。

这个想法里有一个「它」。第 3 章已经抓过一次：橡子里写好了橡树。这一章要看的，是这个「它」坐进豆豆家这张饭桌以后，会把一个晚上变成什么样。

◆ 二、外婆的口头禅

周桂兰教了三十多年小学语文。她有一句口头禅，豆豆从小听到大：「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

豆豆语文得了满分，她这样说。豆豆数学考砸了，她换一种说法：「像他妈，文科脑袋，数学差一点，正常。」

先把公道还给外婆。

三十多年，几千个孩子从她手里走过去。哪个孩子坐得住，哪个孩子爱接话，哪个孩子一问就红脸，她扫一眼就知道。这个眼力是真的，不是迷信。

她的看法也有完全成立的时候。一个班，一个学期，同一间教室，同一位老师，孩子的样子相当稳。你今天说「这个孩子会抢着举手」，下个月多半还是对的。这种时候，把孩子的样子当成「早就在那儿的东西」来用，省事，也不出错。

第 3 章说过这个条件：土又厚又稳。

可是你再往下问一句：外婆说的「料」，是孩子身上先装好的一样东西，还是这几年在她的课堂上、在这个家里，一步一步长成了这个样子？

她自己也答不出来。因为「料」这个词，一出口，就把这个问题盖上了。

◆ 三、一句口头禅，怎样回头改了孩子

再看这句话落到豆豆身上，发生了什么。

豆豆五岁起听外婆说「文科脑袋」。一年级，听一次，笑一笑。三年级，听得多了，数学课上遇到难题，手里的笔会先停一下，眼睛往旁边飘。

这一回，「我是文科脑袋」这个说法，在一次次听到、被安慰、被放过里，慢慢站稳了。站稳以后，它回头改了难题前面的那几秒：以前会多看一眼，现在先松手。

没有谁下了决心。是一句话、一次次的放过、一个越来越短的停留，缠在一起，长出了一个「不太行」的样子。

这就是回写。

长出来的样子，回头改了它自己的土。外婆看见的「料」，一部分正是她自己的口头禅种下去的。她没有错看，她看见的是真的，只是这个真的里头，有她自己的一份手笔。

用大白话说：**孩子的样子，不是从里面掏出来的，是在一片土里一路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又回头改了那片土。**

◆ 四、家长群里的天赋论

周五中午，林晓在医院食堂吃饭，家长群里响了。

有家长晒了一张奖状，配一句话：「我家娃数感天生就好，三岁就能数到一百。」下面一排拇指，一排「羡慕」。

林晓盯着手机，把豆豆的 62 分又想了一遍。

群里的这句话，用的是彼发生的语法：先有天生，后有表现。奖状是表现，数感是天生，三岁数到一百，就是那颗橡子开始露出橡树的样子。

本书不否认孩子之间有差别。有的孩子很早就对数敏感，有的孩子很早就爱听故事，这是真的，不必假装没看见。

要问的是另一件事：这个差别，是怎样成了「差别」的？

三岁数到一百，是谁每天晚上陪他数楼梯？数到哪一级他笑了？哪一次数错了，大人没有纠正，只是跟着再数一遍？这些都不在奖状上。奖状上只有结果，结果被认成了原因。

也别急着走到另一头去，说「全是后天」。那也是在分账：几成归天赋，几成归培养。「几成」这个问法，已经默认有两样东西先各自站好，再来合伙出力。

本书不分这个账。一棵树长成什么样，问沙占几成、种子占几成，没法答；该看的是，这棵树是在哪一片土里、一年一年长成现在这样的。

林晓最后在群里回了一句：「三岁数到一百，真厉害。你们家晚上是怎么玩的？」

回完，她发现自己是真想知道。

◆ 五、小宇家的饭后半小时

豆豆有个同桌叫小宇，数学总在前几名。班里的家长说起他，也是那句话：天生的。

有一个周末，豆豆去小宇家玩。吃完饭，小宇的爸爸把碗一推，说：「来，算 24 点。」四张扑克牌，拿加减乘除凑出 24，谁先凑出来谁赢。小宇的妈妈一边收碗一边插嘴，爷爷也凑过来看。

半小时，一家人吵吵嚷嚷。输了的人要洗杯子。

豆豆回家以后，缠着林晓要一副扑克牌。

你看，这里没有谁在「培养数学天赋」。一家人只是爱赢，爱吵，爱在饭桌上较劲。数，在这个较劲里变成了好玩的东西，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小宇的数学，是在这半小时里长出来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可它是实在的一部分。

按彼发生的读法，林晓会得出结论：小宇有天赋，豆豆没有，两家的差距是先天的。

按此发生的读法，林晓得到的是一个办法：饭桌上，能不能也有一点这样的半小时？

那天晚上她没有买奥数书，她把一副旧扑克牌从抽屉里翻了出来。

明天能试：看一个「别人家的好孩子」，不看他的分数，看他家的饭桌，看他一天里有几个这样的半小时。

◆ 六、换一副眼镜：样子是长出来的

现在换一副眼镜，把豆豆的 62 分重新看一遍。

这个分数，是一个形状。它是这个星期，豆豆在这个班、这张卷子上长出来的样子。形状是结算点，不是起点；它说的是「走到这里了」，没说「他本来就是这样」。

形状背后有一条路。从数数，到加减，到分数，到应用题，每一步都踩在前一步上。第三题错了，要问的是：路在哪一步断了？是分数的通分没走通，还是题目的字没读进去？

路底下有一片土。土是让路能走、让形状能长的那一片东西，缠在一起。家里怎么谈数学，班里坐在旁边的是谁，这个星期睡了几个钟头，眼睛累不累，老师换没换，上一回被笑话是哪一天。

土不是背景，土在推。

一个孩子做分数题，坐在不怕说「我不会」的教室里，和坐在错一次就被点名的教室里，走出来的是两条不一样的路。

所以豆豆的 62 分，不是一块天赋的成绩单，是这片土里这一程的结算。

结算完了，还会回写：这个分数落下来，改了豆豆对数学的感觉，也改了家里谈数学的口气。下一程，从这个新的土出发。

◆ 七、同一个晚上，两种做法

回到周四晚上。林晓换了鞋，在饭桌边坐下。

先看彼发生会怎么做。

它的第一步是定性：这孩子到底是哪块料？卷子成了证据，62 分成了判决。接下来一般有两条路。一条是认命，「那就多发展语文」；一条是硬补，「报个班，把短板补上」。两条路看着相反，其实是同一个动作：先认定孩子身上有一块固定的东西，再决定拿它怎么办。

这个晚上，豆豆会得到一个结论，而不是一个办法。

再看此发生的做法。

林晓把卷子摊开，没有先看分数，先看叉在哪里。第三题、第七题，都是分数加减；最后那道应用题，豆豆只写了一个算式，没写单位。

她问了一句：「这几道，你是从哪一步开始糊的？」

豆豆想了一会儿，说：「通分。我老是忘了要先找一样的分母。」

这一句话，比 62 分有用得多。它把一个「我数学不行」，换成了一个「卡在通分」。前一个没有地方下手，后一个今晚就能练五道。

林晓又顺口问了一句土的事：「这个星期，你睡得晚吗？」豆豆说，周三有一个作业写到十点半。

这个晚上，她没有给豆豆一个判决，只是给他看了路断在哪里，也把这周的土看了一眼。

明天能试：孩子考砸的那个晚上，先别问「怎么错这么多」，问「从哪一步开始糊的」。

◆ 八、报班试听：看的不是分数，是那一堂课

周六，陈默从网上看到一个「儿童潜能测评」，二十来分钟，出一张雷达图，说能测出孩子适合学什么。他把链接发给了林晓：「要不要给豆豆测一下？」

林晓没有马上回。

测评这件事，本身不坏。它像一面镜子，照出豆豆那二十来分钟里的样子。有用的地方是：它能告诉你，这个孩子在这样的题、这样的屏幕前，今天是怎样的。

麻烦在于，雷达图一出来，人很容易把它读成「底子」。那一圈圈的线，看上去像一个人身上早就画好的地图。

按彼发生的读法，结果出来，就该照图选班：空间感强的去学搭建，数感弱的就别碰奥数。

按此发生的读法，这张图是那二十来分钟的结算。那二十来分钟，豆豆是困的还是精神的，是怕做错还是敢乱试，图上都没有。

所以林晓的回复是：「测可以测，当个参考。不过你周末带他去试听一堂课吧，不看他学得好不好，只看他在课上是怎么待着的。」

陈默带豆豆去了。回来说：前半节豆豆缩在椅子里，后半节老师让大家拿积木拼，他的手一下子活了，还问了老师一句「为什么这样搭就不倒」。

这是试听里最有用的一句话。不是分数，是一个问句。

那一堂课上，豆豆是在积木和老师的提问里，显出了另一个样子。这个样子不是「发现」了他藏着的天赋，是那一刻的土，让这一路长了出来。要不要让它再长一回，就看后面还有没有那样的土。

明天能试：给孩子试一件新东西，只看一样：他在里面是怎么待着的，眼睛亮不亮，手动不动，问不问问题。

◆ 九、「我就是笨」：夸聪明，还是看一步

周日晚上，豆豆自己说了一句：「反正我数学就是笨。」

林晓听了，心里一紧。

她有两个现成的回答。

第一个：「你不笨，你很聪明，你只是不用心。」这句话是安慰，用的还是旧的那套语法：聪明是一样先在的东西，现在把标签从「笨」换成「聪明」。孩子下回考砸，这个标签就要出事了：聪明的人怎么会错？

第二个是外婆的：「文科脑袋，数学差点正常。」这是把「笨」换成了一个体面的原因，可它还是一个先在的东西。

此发生的回答，没有这个「它」可以贴。

林晓想了想，说：「这一类题你还没走通。上周你把鸡兔同笼那题的表格列出来了，那一步是你自己想的，我看见了。」

她说的是一件具体的、已经发生的事，一个走过的步子。

这样的夸，夸的是路，不是人。孩子听到的是：你走过这一步，所以下一步可以走。

「笨」这个字，是在一次次的说和应里长稳的。它也可以在一次次具体的看见里松开。松不是一夜的事，一周、一个月，每一次被看见的那一步，都是对「笨」这个字的一次回写。

明天能试：夸孩子之前，先找一个他已经走过的具体的步子，说这一步，不说这个人。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张饭桌。

周四晚上到周日晚上，不过四天。豆豆没有得到一个关于自己是什么料的结论，得到的是：通分要先找一样的分母；周三不要把作业拖到十点半；上周的表格是他自己列的。

这三样东西，都小，也都能在明天用上。

外婆那边也有了一点松动。周日，林晓没有跟她争「文科脑袋」对不对，只是请她一件事：下次豆豆数学卷子发下来，请外婆别急着解释原因，先陪他看第三题。

外婆答应了。她教了一辈子书，知道看一道题是怎么错的，比看一个孩子是什么料，有用。

过了两个星期，外婆自己说起一件事。她说，以前她批作文，看到写得乱的孩子，心里先下一个「这孩子逻辑差」，再动红笔。现在她会先问自己：这篇是从哪一句开始乱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边剥橙子，一边笑，说教了三十年才想起来这样问。

林晓没有接话。有些话，说出口的那一刻，才在这个家里长出来；接得太快，反倒压住了它。

这也是一种回写：一个口头禅松了一个角，家里谈孩子的口气就换了一点，口气换了，孩子听到的话也就换了一点。

下面几件事，明天就能试：

- 孩子考砸的晚上，先问「从哪一步开始糊的」，不问「怎么错这么多」。
- 夸孩子，找一个他走过的具体步子来夸，不夸「聪明」。

- 家长群里再看到「天生」，回一句「你们家晚上是怎么玩的」，让土被说出来。
- 试一件新东西，只看一样：他在里面是怎么待着的。
- 听见家里人说「他就是那种孩子」，在心里换成「他到现在是在哪儿长成这样的」。

带走的话

孩子的样子，是在家、学校、伙伴和身体缠成的土里一路长出来的，长出来又回头改了土；不问他是什么料，问他这一步卡在哪。

小　账

哪一个「它」？天赋，那块先坐在孩子身上、等着被展开的料。这一章把它放回了土里。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这孩子是块料」是主语先坐着；「通分卡住了，周三睡得晚」是样子在土里一程一程长出来。

想一想

你小时候，家里有没有一句关于你的口头禅，比如「他就是这种孩子」？这句话是在哪一年、哪一件事里第一次说出口的？它后来改了你什么？

◆

32

第 32 章

学会是一次发生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二晚上八点半，豆豆还没动笔。

作文题是《我的家人》，三百字。他坐在书桌前，盯着格子看了二十来分钟，橡皮已经被他削掉了一个角。

林晓在厨房洗碗，听见客厅里平板一响。她擦着手走过去，看见屏幕上刚刚冒出来一篇完整的文章：「我的家人是一幅温暖的画。外婆的白发像银丝，妈妈的双手像……」

三秒钟，三百二十字，还带两个比喻。

豆豆回头看她，眼睛里有一点心虚，也有一点高兴：「妈，它写得比我好。」

林晓张了张嘴。她心里有一排现成的话：不许用，这是作弊，快删掉。

她把这排话先咽了回去，因为她忽然发现，她自己也说不准，这件事到底错在哪儿。

答案是对的，字是通的，作业交上去，老师挑不出毛病。那么，一个孩子没有「学会」，到底少了什么？

这一章，就想把这个「少了什么」说清楚。

◆ 二、搬进脑子里的那个老说法

先摆出一个很老的说法：学，是把现成的东西搬进脑子里。

书里有知识，老师有知识，老师把它讲出来，孩子听进去，存下来。存得多，叫学得好；存得少，叫学得差。考试，就是开仓盘点。

这个说法里，有一个先坐好的「它」：知识。它早就在那儿，完整的，现成的，学习只是搬运。孩子是仓库，教育是物流。

先把公道还给它。

有一类东西，就是靠搬运的。九九乘法表，英语单词，一首要背的古诗，一个电话号码。这类东西，土又厚又稳：它们不随人变，不随场合变，背下来，就是背下来了。外婆教了三十年语文，让孩子把《静夜思》背熟，一点没错。

陈默做物流调度，他说起货架上的货，也是这个道理：位置固定，编号固定，取的时候一取就中。

这套说法，在这类东西上完全成立。

麻烦出在，它悄悄把所有的学，都当成了搬运。

一道应用题，一篇作文，一个「我怎么看这件事」，没有一样现成的东西可以搬。你把别人的答案搬进脑子里，脑子里多了一个答案；你自己没有走过那条路，下一道不一样的题来了，那个答案帮不上忙。

◆ 三、想通的那一下，不能重播

再看另一种学。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道题卡了很久，忽然，你看见了，原来在那里添一条线就行了。那一瞬间，脑子里像有一扇窗被推开。

那一下，叫想通。

想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能重播。

做过的人都知道，一道题你做出来以后，再看一遍答案，那种「啊」的感觉就没了。你可以再把它做一遍，也会做对，可是第一回那个从一锅粥里忽然冒出形状的瞬间，回不来。

第 18 章讲过，有一类发生，是不可重走的一段。学会，就是这样一段。

此发生怎样看它？

会了，不是知识从外面搬进来，坐在脑子里等着被取用。会了，是这一回，路和土之间攒了足够的张力：做错的几遍，卡住的那十来分钟，旁边那个人一句不经意的话，纸上画歪的那条线。张力攒到够了，形状换了。「我会了」这个样子，在这一回显出来。

显出来以后，它回头改了土：下一道类似的题，起步的地方变了；下一回卡住，耐得住的时间也变长了。

这就是回写。

所以「学会」的意思，不是多了一份存货，是路和土一起变了。

◆ 四、错题本：抄出来的本子和长出来的本子

豆豆有一本错题本，是班主任要求的。每周五，抄错题，贴订正。

先看一个版本。

周五晚上，豆豆趴在桌上，把卷子上的错题一道一道抄进本子，旁边工整地写上正确答案，抄的时候，答案就在卷子角落，红笔写好的。九点，抄完。本子漂亮，字也漂亮。

下周三，类似的题又错了。

抄，是一次搬运：从卷子到本子，从红笔到蓝笔。路没有走，土没有动，形状自然没变。

再看另一个版本。

林晓不看本子漂不漂亮。她看的是，每道错题旁边，有没有一句话是豆豆自己写的：「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卡在哪一步」「下回遇到这样的数，先看哪里」

一周只订正三道，每道写三行。可是三行，是他自己的三行，他得先回头想一遍那一步当时是怎么糊的。

这回头想的一遍，就是一次小小的发生。糊的地方，在想的时候松开了。

这两种错题本，看上去都叫「订正」。一种是在搬答案，一种是在长路。差别不在本子，在那一晚有没有一次想通，在纸上留下痕迹。

明天能试：只订正一道错题，写下「当时我是怎么想的」，比抄五道强。

◆ 五、刷题的夜：量是土，不是路

陈默年轻时考过一个调度员的资格证，刷了不知多少道题。他后来常常跟豆豆说：「当年我是一道一道刷出来的。」

这句话要公平地听。

刷题不是没用。一类题，做上几十遍，手上起了茧，手感就出来了。这就是土：反复，把一片地踩实。很多东西，没有这片踩实的土，是长不出来的。

可是刷题有一个条件：每一道，要有一点点新。

做第二十道的时候，如果它和第十九道一模一样，你做得再快，路也没有往前走，只是在原地踩。做第二十道的时候，如果它在第十九道的基础上多了一个转弯，你就得停下来，想一想。那个停下来想的地方，才是发生的地方。

陈默年轻时那些没白刷的题，都是有「新」的：错了，翻了答案，哦，原来这里要换一个角度，再做一道。他记得的，其实是换角度的那几下，不是一千道题。

陈默的师傅当年有一句话，他记到现在：「一道题错三次，错的是同一个地方，那不是笨，是你没有停下来过。」

所以陪孩子刷题，别数做了几道。

数的是：这个晚上，有几回，他停下来想了，又走了一步。

用彼发生的话说，刷题是往仓库里堆货，堆满了，考试就取得出来。用此发生的话说，刷题是踩土，土踩得够了，路上才有可能冒出一两次想通。

◆ 六、AI 写了作文，机器没有错

回到周二晚上，豆豆和那篇三百二十字的作文。

先说一句公道话：这台机器没有错，它做的事，是写出一篇通顺的文章。它写得比豆豆好，这个判断也是对的。

林晓要看的，是这个晚上，豆豆这边有没有发生什么。

按彼发生的做法，作业的价值在于交上去的那篇文章。文章有了，任务完成。要么说「没关系，反正都一样」，要么说「作弊，删掉」。两种态度的底下，都是同一个想法：作文是一样东西，一样可以被生产出来的东西。

按此发生的做法，作业不是为了得到那篇文章。作业是为了让豆豆这一回，在写「我的家人」的时候，有一次从一锅粥里长出一点形状的机会。

那三秒钟里，这个机会被跳过了。

林晓没有没收平板，也没有说教。她在豆豆身边坐下来，说：「这篇写得挺漂亮。我有个问题：外婆的白发像银丝，你见过外婆的白发吗？」

豆豆说：「见过。昨天她在阳台上晒被子，头发被风吹起来了。」

「那你想写这个吗？」

豆豆想了想：「她晒被子的时候，还会拍一拍，拍的时候嘴里念叨，说太阳好，被子要吃饱太阳。」

「这个机器写不出来。」

豆豆笑了：「它又没在阳台上。」

接下来的二十来分钟，他写了五句话，歪歪扭扭，有两处不通。可是「被子要吃饱太阳」，是他自己在那一刻，从一锅粥里捞出来的。

林晓后来告诉陈默：机器的稿子，她没删，让它留在平板里。她只是请豆豆在作文本上，换一个顺序来用它：先自己写，写完了，再问机器哪里不顺，挑一两处改。

先自己写一遍，再让机器看，机器就成了一个对比。先让机器写，自己照着抄，机器就成了答案。

有人会问：那机器的稿子，算不算他的？

这个问法，仍带着旧的影子：它想找出一个「作者」，一个先坐好的主语。更要紧的问法是，那篇稿子有没有回头改了豆豆。他看过它，用过它，抄过它，可是他的下一篇作文，起笔时是不是不一样了？

如果没有，那三百二十字就只是一份交上去的东西，没有长进任何人的日子里。

明天能试：孩子用 AI 写作业之前，让他先用一句话说「我想写什么」。哪怕只有一句。

◆ 七、看懂了，不等于会了

最后看一个大人的例子。

陈默最近在学 Excel 的透视表，公司要用。他在网上找了一套视频，看了三个晚上，每一集都点头：懂了，懂了。

周四上班，他打开自己的表格，对着一堆数字，手悬在鼠标上，不知道从哪里点。

看懂和会，隔着一道坎。

看别人做，是别人的路在你眼前走了一遍；你的路，还一步没动。你的眼睛看见了形状，你的手没有碰过那片土。

彼发生会说：他看了视频，知识已经进了脑子，只是还没调出来。

此发生会说：这个晚上，他的路和土，什么都没变。

所以陈默后来改了法子：每看完一集，关掉视频，用自己公司里的一张真表格，把刚才那一步做一遍。做错了，再看一遍那一段。第三个晚上，他在表格里点出了第一张透视表，歪是歪的，可是是他自己的。

这时候「会」才在他手里显出来。

你看，这里也是同一个道理：会，不在视频里，不在脑子里的某个格子里，在手和表格碰过一次之后。

◆ 八、讲给外婆听

周日下午，外婆在藤椅上织毛线。豆豆路过，被她拉住：「你们这周学什么了？讲给外婆听听。」

豆豆说：「分数加法。」

他讲了两句，卡住了。他说要先找一样的分母，外婆问：为什么要一样？

豆豆张着嘴，答不上来。他会做，可是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

外婆没有急着告诉他，继续织毛线，说：「慢慢想。外婆又不赶时间。」

豆豆抓了抓头，拿了一张纸，画了两块饼：一块切成两份，一块切成三份。他说：「你看，一份大一份小，不能直接加。得把它们切成一样大的小块。」

他停了一下，自己也笑了：「哦，这就是通分。」

这一下，也是想通。它发生在一个人讲给另一个人听的时候，发生在那个被问住的地方。

外婆教了一辈子书，她说，她最怕的不是学生答错，是学生答得很快、很对，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讲给别人听，是一个很小的办法，可它有一个好处：别人的一个「为什么」，就是你那片土里多出来的一个缝，你的路得绕过去，或者填上它。

明天能试：让孩子把今天学的东西，讲给家里一个不懂的人听。听的人只负责问「为什么」。

◆ 九、大人手痒的那一刻

这一章里，最难的一件事，其实是大人的手。

孩子卡住的时候，大人的手会痒。陈默尤其如此，他一辈子做调度，看不得东西堵着，别人一卡，他就想指一下：「看这里。」

这个冲动，彼发生给了它一个很体面的理由：效率。孩子的时间有限，早点知道答案，早点往下学。

此发生看到另一面：你一指，那个卡住的地方就被抹平了。孩子少吃了一份苦，也少了一次想通。

林晓在医院里，也常带新护士。有一回，实习的小姑娘写交班记录，写了半天，写得又长又乱。林晓可以拿过来直接改，三分钟就好。她没有。她只问了一句：「如果夜班的同事只有三十秒看这一页，你希望他先看到什么？」

小姑娘盯着纸，划掉了一半。

林晓回到办公室，一个人笑了：这个问法，她是从自己带孩子的那些晚上学来的。

大人要做的，不是不帮，是把帮换一个位置：不替他走那一步，只是在那一步旁边点一盏灯。

◆ 十、放回日子里

周二晚上过去以后，林晓和豆豆多了几个小小的习惯。

作文，先写五句再说。错题，只订正三道，每道写自己的三行。刷题，不数道数，看这一晚有没有停下来想的时候。

外婆听说了，觉得有些意思。她说，她当年教《静夜思》，要求孩子先背熟，后来才知道，有的孩子背得很熟，却一辈子说不出「床前明月光」是什么感觉。她后来开始在背之前，先问一句：你有没有在晚上抬头看过月亮？

背的，该背；想的，得想。两样东西，各有各的土。

下面几件事，明天就能试：

- 孩子做作业卡住了，先不给答案，陪他坐十来分钟，只问「你是卡在哪一步的」。
- 错题本里，每道错题旁边，让孩子写一句「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 用 AI 写东西之前，先用自己的话说一句「我想写什么」，再去问机器。
- 看完一段教程，关掉，用自己手边的真东西做一遍。
- 数一数这个晚上，有几回停下来想、又走了一步，不数做了几道。

带 走 的 话

会了，不是把现成的答案搬进脑子，是这一回的路和土攒够了张力，换出一个新的样子；这一下不能重播，所以不能让别人替你想通。

小　账

哪一个「它」？ 现成的知识，那份早已摆好、只等搬进脑子的答案。这一章把它放回了每一次想通里。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 「知识进了脑子」是主语先坐着；「这一回，会了」是在做错、卡住、旁边一句话里长出来的。

想 一 想

你上一次真正「想通」一件事，是在什么时候？那一天，你身边有什么，让它发生了？ 如果那天有人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你觉得那份「会」，还会是一样的吗？

◆

33

第 33 章

「我是谁」正在显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二十六，陈默的哥哥一家来家里吃饭。

陈航十六岁，是豆豆的表哥。去年夏天他还在客厅里和豆豆抢遥控器，今年进门，叫了一圈人，换了拖鞋，就径直走进了豆豆的小房间，把门关上。

门咔嗒一声。

他的妈妈端着果盘站在门口，抬手，又放下。她对着林晓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勉强：「他现在就这样，叫他吃饭都得叫三遍。」

林晓点点头。她想起自己十六岁的时候，也有一扇门，关得很响。

那个年纪，一个人在门里面，常常做的是同一件事：对着镜子，对着手机，对着天花板，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门外的大人也在想一个问题：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两个问题隔着一扇门，谁也不听谁的。这一章，想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张桌子上。

◆ 二、「真我」的老说法

「我是谁」这个问题，有一个很老的回答方式：去找。

找什么？找一个真正的我。它在里面，藏得很深，被家庭、学校、朋友、手机盖住了。青春期，就是撕掉外面这些，找回那个真我的时候。找到了，叫「找到自我」；找不到，叫「迷失」。

这个说法里有一个先坐好的「它」：真我。它早就在那儿，等着被发现。

这个老说法，要先还它一份公道。

有些东西，的确一路很稳。陈航从小爱画画，爱到十六岁，拿起笔手就不抖。他讨厌吃香菜，从三岁讨厌到现在。这些稳定的东西，给一个人撑起了一个「他就是这样」的底。

「找」这个动作，也是真的。十六岁的孩子，夜里睁着眼睛想「我是什么样的人」，那种空落落、那种着急，不是装的。找的体验，不假。

此发生没有要说这些是错觉。

它只问一件事：那个被找的「真我」，到底在哪儿？是在一间叫做「内心」的屋子里，早就有一个完整的人坐在那儿，等十六岁来敲门？还是说，那个样子，是在这几年一次一次的碰撞里，慢慢长出来的？

第 11 章讲过豆豆两岁多第一次说「我」。「我」没有在屋里等着被叫出来，是在被叫、被抱、被拒绝、抢玩具的过程里显出来的。

十六岁，是「我」第二次大幅度地显出来。这一次，碰的东西更多，碰得也更猛。

◆ 三、一周换三个样子

吃饭的时候，陈航的妈妈悄悄告诉林晓：这个孩子最近不对劲。

上个月他还天天打篮球，现在说篮球太幼稚，开始练吉他；上周他把头像换成了一个黑色的剪影，这周又换成一只猫；上个星期他说想学心理学，昨天又说想去做游戏测评。

「他到底想要什么？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这位母亲听上去很焦虑，她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问的：这孩子的真实样子是哪一个？

按彼发生来读：他在试，在比，在找；这些样子里，有一个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家长的任务，是帮他早点找出那个真的，别耽误时间。

按此发生来读：这三个样子，都是真的，都是这一周碰到的东西里长出来的。篮球队里有一次被笑话，吉他是同桌带来的，游戏测评是前天晚上看的一个视频。每一个样子，都是一次碰撞的结算。

结算完，有的会稳下来，有的会掉。哪一个稳，不是谁能先指出来的，要看后面的土养不养它。

所以对陈航的妈妈，林晓说了一句话：「他不是在换衣服，他是在试穿。」

试穿就是这么回事：这件穿上去，镜子里是一个人；那件穿上去，镜子里又是一个人。每穿一件，「我」就在这一件里显出一点，又回头改一点他下一回的选。

没有谁决定要成为谁。是碰到的人、听到的歌、被夸被损的话，缠在一起，这一周长出这个样子，下一周长出那个样子。

明天能试：孩子又换了一个爱好、一个说法、一个头像，先不问「你到底要什么」，问「这个东西，是怎么碰上你的」。

◆ 四、正在成形：最危险，也最有创造

第 19 章里讲过三种状态：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十六岁，大多数时候在中间那一种：正在成形。

一锅粥是什么都有，还没分开。定型是稳住了，认得出，传得下去。正在成形，是形状刚刚冒头，还站不稳。

这是最有创造的时候。因为形状还没钉死，每一次碰撞都可能把它改向另一个方向。一个人这辈子最意外的转弯，常常出在这一段。

可它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站不稳，所以特别怕被一句话推倒，也特别容易被一个现成的标签抓住：「我就是内向的人」「我就是学不好的人」「我就是不合群」。标签一贴上，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刚发芽的苗上，苗不死，可长得歪。

也就是说，正在成形有两个出口：一个是继续长，一个是被早早定型。

早早定型，对大人来说是松了一口气——终于知道这孩子是什么样了。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还没长完的「我」，被提前钉在了某个位置上。

这一章要讲的，是大人在这一段能做什么。能做的事不多，可很要紧：别替他钉。

◆ 五、邻居家的小夏和她的两个号

对门住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叫小夏。她的妈妈和林晓相熟，有一回在电梯里说起一件事，声音压得很低。

小夏有两个社交账号。一个是实名的，发的是学校活动、作业、生日蛋糕，说话乖巧；另一个是小号，只有几个同好知道，发的是画的小漫画、半夜的碎碎念，说话尖利，有时还很黑。

妈妈是偶然看到的。她说：「我家孩子，原来是两个人。」

这句话里，有一个很熟悉的结构：一个真的，一个假的。到底哪个是真的？

此发生会换一个问法。

两个号，是两片不同的土。实名号那片土里，有老师、同学、亲戚，要体面，要合拍；小号那片土里，只有几个同好，可以试各种说法，试错了没人记仇。

小夏在两片土里，显出了两个样子。这两个样子都是她，也都不是「她本来就有的」。

小号是一块练习场，不是欺骗。正在成形的「我」，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不被盖章，可以试。

这位妈妈能做的，不是偷看小号，也不是逼她删掉。林晓后来给她的建议是：对小号的内容，别评论，别追问；可以问一句，「最近画了什么，愿意给妈妈看一眼吗？」看不看，由她。

偷看一次，也许能知道很多；可小夏会知道你看过，那块练习场就关了，正在成形的东西会缩回去，缩到更深的地方。

要说一句公道话：家长担心是对的，网络上确实有些东西会伤人。孩子要是出现了长时间不吃不睡、不肯出门、总说活着没意思这样的情况，那不是练习场的事了。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六、饭桌上的那句话

话说回腊月二十六那顿饭。

吃到一半，陈航夹了一块排骨，没抬头，说了一句：「我不想上大学。」

桌上静了一下。

他爸爸的筷子停在半空。他妈妈的眼圈红了，嘴唇动了动，没出声。陈默清了清嗓子，想说点什么，被林晓在桌子底下按了一下手背。

这句话落在桌上，有几种接法。

一种是反驳：「胡说什么，不上大学你能干什么？」这是在替他定型——定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一种是赞成：「想清楚就行，家里不逼你。」这看上去开明，其实也是在替他定型——定成一个「已经有主意的人」。

这两种接法，都把这句话当成了他的「真实想法」，一个已经做完的决定，一个先在的东西，然后针对它作出表态。

可这句话，是什么？

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一个全家人都在的饭桌上，试着把一句话放出来，看看它落在桌上，是什么声音。它还在正在成形，不是决定。

外婆放下了筷子，慢悠悠地说：「这句话，我得想想。吃完饭，航航，你陪外婆洗碗，慢慢讲给我听。」

她没有表态，也没有躲开。她把这句话接过来，放进一个可以慢慢长的地方。

洗碗的时候，陈航说了很多。他其实不是不想上大学，是被一次月考考怕了，又听同学说去年有个学长靠剪视频赚了不少钱，心里乱得很。他一边冲碗，一边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外婆说：「不知道就不知道，不用今天知道。」

这是一句很朴素的话，可它给了正在成形的东西一样最要紧的东西：时间。

明天能试：孩子扔出一句很大的话，先别表态，说「这句话我想听你再讲讲」，然后找一个不用对着脸的场合，一起洗碗、散步、坐车。

◆ 七、车里的那一段路

正月初三，陈航的爸爸陈勇开车送一家人回去。路上要走四十分钟，他没有开收音机。

他想谈一谈。他心里有一套准备好的话：上大学的好处，不上的风险，还有那个靠剪视频赚钱的学长，其实是个例外。

这套话是讲道理的，每一句都对。

可是它有一个看不见的前提：陈航的「想法」是一件已经做好的东西，现在只要用道理去核对，对的留下，错的纠正。

车开到高架上，陈勇把那套话咽了回去，换了一句：「你说的剪视频，我不太懂。哪天剪一个给我看看？」

后座沉默了一会儿。陈航说：「行。」

回到家，陈航真的剪了一个三分钟的短片，把去年暑假拍的家里的猫剪成了一个小故事。给爸爸看的时候，他在旁边站着，手指抠着衣角。

陈勇看完，说：「猫那一下回头，剪得好。」

没有结论，没有「你以后就干这个」。可是这一下，陈航「想做视频」这个念头，有了一个小小的、具体的东西挂着：一个三分钟的片子，一句被看见的夸。

它也许会长成什么，也许过两个月就换了；这些，今天都不用定。

这一幕里，爸爸做的是把一句大话，换成了一件小事。大话是形状，小事是路。形状还站不稳的时候，给它一条可以走的小路，比给它一个判决，更能让它长。

明天能试：孩子的想法太大、太虚，请他做一小件看得见的东西，一个片子、一幅画、一页计划，哪怕只做半天。

◆ 八、外婆的辫子

洗完碗，陈航在厨房里多待了一会儿。外婆擦着手，忽然讲起自己十六岁的事。

她说，她十六岁那年，有天夜里把一条留了好几年的长辫子剪了。剪完，她对着镜子看了很久，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第二天去学校，同学都在笑，老师还把她叫去问了话。

「后来呢？」陈航问。

「后来？」外婆笑了，「后来我留了一阵短发，又留长了，现在是这样。」她指了指自己的头发。

陈航也笑了。

这个故事，外婆没有拿来教育他，只是讲了一个她自己的经历。可是对一个正在成形的孩子来说，这样一个故事，是很要紧的：它告诉他，原来大人也有过这样的一段，原来这样的一段会过去，也会留下一点东西。

外婆剪辫子那一晚，她的「我」在镜子前面换了一回形状；这个形状后来又换了，又回写进她这一辈子对头发、对自己的看法里。

她今天七十一岁，那个剪辫子的夜晚还在她身上，可她早已不是那个剪辫子的人。

这就是「我」的样子：不是一个藏着的真，是一路长出来的，每一站都算数，每一站也都不是终点。

◆ 九、放回日子里

腊月二十六的夜里，客人都走了。

林晓收拾完，在小房间门口站了一会儿。豆豆已经睡了，另一张床空着，那是陈航刚才坐过的地方。

她想，大人在这个阶段，能做的其实很少，可以简单到三件：不替他钉；留一个没有评判的场合；不把今天的样子当成他一辈子的样子。

回到那扇门。

按彼发生的做法，门外的人会敲门，说：「你出来，我们谈谈，你到底在想什么？」它要的是一个答案，一个能写在表格里的「真实想法」。

按此发生的做法，门外的人做另一件事：把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在门口，敲一下，说「放这儿了」，然后走开。

水果不问任何问题。可是门里的人会知道，门外有人，没有在等他交代。

哪怕孩子今天说了一句让你心惊的话，那只是今天长出来的一个样子。你的反应，也会成为他明天的土。

下面几件事，明天就能试：

- 孩子换了新爱好或新说法，先问「这个东西是怎么碰上你的」，不问「你到底要什么」。
- 他扔出一句很大的话，先不表态，说「这句话我想听你再讲讲」。
- 找一个不用对着脸的场合聊：洗碗、散步、坐车，别在饭桌正中央审。

- 不拿一个标签去概括他，比如「内向」「叛逆」「学不进去」；说一件具体的事，不说一个人。
- 给他留一点没人评判的地方，不查岗，只留一盏灯。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走的话

「我是谁」不是去找一个藏好的真我，是一个正在成形的样子在一次次碰撞里显出来；家长能做的，是不急着替他钉死。

小　账

哪一个「它」？藏在里面、等着被找到的那个真我。这一章把它换成了一个正在成形的样子。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找到真我」是主语先坐着；「这一周的样子，是这一周碰到的东西里长出来的」是长出来。

想一想

你十六岁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让你想起来还会脸红的样子，比如一个头发、一句话、一个爱好？那个样子后来去了哪里，它有没有留下什么在今天的你身上？

◆

34

第 34 章

身体：不是回到出厂设置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三晚上，陈默从电脑前站起来，一只手撑着后腰，嘴里「嘶」了一声。

他在物流调度站坐了一整天，十个小时，面前三块屏幕，耳边一直是电话。下班路上腰就在隐隐地提醒他。

林晓从沙发上抬头看他。他摆摆手，笑了一下：「老了。我以前不这样，大学里踢球，一晚上跑十公里，第二天照样起得来。」

这句话，你大概也说过，或者听谁说过。「我以前不这样。」

它的意思很清楚：有一个以前，那个以前的身体是好的，是标准的，是原来的样子。现在的身体，是从那个标准上掉下来的。健康，就是爬回去。

本章先交代一句，免得误会：这一章只谈怎样理解身体、怎样和身体相处，不看病，不开方，也不替任何人判断哪里出了什么问题。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在这个前提下，本书想问一问「以前」这个词。

◆ 二、「出厂设置」的老说法

先把这个老说法摆清楚。

身体像一台机器，出厂的时候，是一个标准状态。用久了，磨损，生锈，出故障。治，就是修；健康，就是回到出厂设置。

这个说法里，有一个先坐好的「它」：标准身体。它早就在那儿，一个完整的、正确的、没有毛病的样子，所有的身体都拿它来对照。

要把公道还给它。

这个说法，在一类情况里很准。一次急症，一处骨折，一场需要马上处理的感染，医生拿着一把「正常是什么样」的尺子，对照着做事，这是救命的本事。林晓在医院里当了十几年护士，她最清楚，这把尺子有多重要。

这些时候，土绷得紧，路走得短，时间不等人，回到「能用的状态」就是第一要务。这个说法在这里一点不差。

此发生要问的，是另一类情况：那些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是几年、十几年慢慢长成的。腰的状态，睡眠的样子，膝盖走路的习惯，对食物的口味，一遇到事就胃紧的反应。

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原来的样子」可以回去?

陈默说的那个「以前」，是二十岁的身体，在那个年纪的土里长出来的：每天踢球，吃食堂，睡宿舍，一学期没有一个电话要接。那片土，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就算他想回去，也没有路。

身体不是回到出厂设置，是每一年都在一片新的土里，长出新的样子。

◆ 三、身体是一路长出来的

用本书的七个词，把身体重新看一遍。

今天陈默的腰，是一个形状。它是这几年里长到现在的样子。

形状背后有路：十年里每天坐多久，几点起来一次，椅子是什么高度，屏幕在哪里，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弓着背，还是靠着。这一串一串的日子，是一条一天一天走出来的路。

路底下有土：他的工作、他的性格、公司的考核、家里的饭桌、他睡的床、他的压力，还有他不怎么留意的那些：对自己说「再忍一会儿」的习惯。

土在推。

同样是坐十个小时，换一把椅子，换一个屏幕高度，换一种上班的节奏，身体长出来的不是同一个样子。

还有回写。

腰疼，这个样子一旦长出来，会回头改土：他开始不愿意久站，不愿意陪豆豆去爬山，坐下来的时候更小心，这个小心又让他动得更少。动得更少，腰的样子又回头变了。

所以，对身体最实在的一句话，不是「恢复」，是：这个样子是怎么一路长到这儿的？再往下，是：我在这片土里，哪一点点可以松？

这不是安慰。有的土松得动，有的土松不动；松得动的那一点，才是明天能做的事。

◆ 四、陈默的椅子

周四早上，陈默去上班，站在自己的椅子前面看了一会儿。

他并没有打算做什么大事，只是想起林晓昨晚说的一句话：「你别想着恢复，先看看你每天是怎么坐的。」

他开始观察自己。

观察了三天，他发现了几件小事。他接电话的时候，总会往前探着身体，因为屏幕太远；他中午吃完饭就回座位，因为一歇下来就怕有电话；他一天里站起来的次数，能数过来，主要是上厕所和取外卖。

按彼发生的做法，这个时候他该做的是，去找一个「正确坐姿」的标准，对照着改，改不过来就怪自己没毅力。「标准坐姿」是一个先在的东西，他的身体要往那上面靠。

按此发生的做法，他不去找标准，去看土。屏幕离眼睛太远，是土；午饭后不敢离座，是土；一整天不站起来，也是土。

他做了几件小事：把屏幕往前挪了一拳；手机铃声开了免提，不用探着身体；中午吃完饭，在站里走一圈再回来，哪怕只有五分钟。

这些都小，小到不好意思拿出来说。可是小，正是它的好处：土松一点点，路上多一个小转弯，形状才有可能慢慢换。

他的腰有没有好，本书不知道，也不替他判断。但他有了一样东西：对自己的身体，从「它出了毛病」换成了「它是怎么长成这样的」。

如果这个疼一直不退，或者越来越重，请去看医生。这一点，不管他的椅子换成什么样，都不变。

明天能试：不改任何东西，只观察一天：你每坐一小时，身体是什么样；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为什么站。

◆ 五、林晓的夜班之后

林晓是社区医院的护士长，每个月有几天夜班。

夜班下来，早上七点多到家，豆豆正要去上学，陈默在煎蛋。她洗洗手，抱一下豆豆，然后一头倒进卧室，拉上窗帘。

可是睡不踏实。窗帘缝里有光，楼下有装修声，脑子里还在转着刚才的交接班。

她以前读过一个说法：人需要每天睡够八个小时，这是标准。她用这个标准量自己，总觉得不够，越量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

此发生不去反对睡眠需要的常识。可它会问：这个「八小时」的标准，是给谁定的？一个每晚固定时间睡觉的人，和一个每个月有几天要颠倒作息的人，身体的土是不一样的。

林晓的睡眠，不是一个偏离了标准的东西，是她这份工作、这套房子、这一家人的作息缠成的土里，长出来的一个样子。

她没有去追一个「标准」，开始做几件和她自己的土相关的小事。

下夜班的路上，她固定买一杯热豆浆，不看手机，一路慢慢走回家，让身体知道「今天的班到这里为止」。

卧室的窗帘，她换了一块厚的。

她和陈默说好，上午九点以前家里不用吸尘器。

每一件都小，加起来，她的白天睡眠没有变成「标准睡眠」，可是比以前稳了一点。更要紧的是，她不再用一把别人的尺子量自己。

回写在这里也出现了：睡得稍微稳一点以后，她对夜班的怕，松了一点；怕松了，下一回躺下去，身体也松一点。

她说，这像是和身体重新认识了一回。

明天能试：不问「我睡得够不够标准」，问「我睡前的一个小时，是什么样的」，只观察，不评判。

◆ 六、外婆的膝盖

外婆周桂兰七十一岁，爬楼梯的时候，一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慢慢上。

她常常说：「我年轻时候膝盖好得很，一口气能上六楼，现在不中用了。」

「不中用了」这四个字，是很多老人对自己身体的判词。它里面有一个很熟悉的结构：一个原来好的，一个现在坏的，中间是岁月的磨损。

此发生不去否认这些年身体的变化是真实的，膝盖确实不是二十岁的膝盖。

它只是请你换一个问法：外婆的膝盖，这五十年是怎样一路走到今天的？

她教书的时候，一站就是一天；她走路上班，不坐车；她带过孩子，抱过菜，有一年冬天摔过一跤。这些，是她膝盖的路。她今天的走法，上楼的习惯，每一步先迈哪条腿，都是这条路上长出来的样子。

这个样子，不是「坏了的原厂件」，是她这一辈子和她身体一起走出来的。

有了这个看法，家里人能做的事就换了。

林晓没有劝外婆「别爬楼了」，也没有劝她「多锻炼」。她陪外婆走了一圈小区，一路看：哪几个地方有扶手，哪一段台阶高，哪里有长椅可以歇一歇。

然后和外婆一起，排了一条每天走的路线：路上有三把椅子，走一段，坐一下，再走一段。

外婆说，原来她早就在这么走了，只是从来没把它当作一件正经的事。

这就是和身体相处：不是要它变回去，是把它现在的样子，当成自己，一起好好过。

膝盖疼得厉害，或者疼得越来越频繁，请去看医生，别自己扛，也别自己猜。

明天能试：陪家里的老人走一圈，不劝他锻炼，只一起找：这一路上哪里能扶，哪里能坐。

◆ 七、豆豆和那盘青菜

饭桌上还有一个小例子，不用等到老了才碰见。

豆豆不吃青菜。外婆说他是「天生的肉食脾胃」，陈默说他是「挑嘴的体质」，两个说法听上去不一样，用的是同一套语法：有一个先在的东西，叫体质。

林晓不怎么信「体质」这个词。她翻了翻自己的记忆，发现一件事：豆豆小时候吃过青菜，是在三岁那年。后来有一个阶段，每顿饭，大人都盯着他碗里那几根菜，「吃一口，吃一口」，一口不吃就不许下桌。

从那以后，青菜在他嘴里的味道，就带上了饭桌上的那种紧。

此发生看这件事：口味不是舌头上的一个出厂设置，是一次次入口、一次次被盯、一次次被放过缠成的。「青菜」这个词，在豆豆这里，缠着的是饭桌上的气氛。

林晓换了几样做法，都不大：

不再盯他的碗。

自己吃菜吃得很香，不评论。

偶尔让他自己洗菜、自己选今晚炒哪一样。

两个月下来，豆豆没有爱上青菜，可是有一回他自己夹了一根荷兰豆，嚼了嚼，说：「咦，这个脆。」

那一口，是在一个没有人盯着的饭桌上长出来的。

这个例子也许太日常，可身体和口味的事，大多就是这么日常。长出来的东西，要换，得换土；盯着样子本身使劲，常常只是让它长得更紧。

明天能试：家里有人说「我就是不吃某某」「我就是睡不着」，先别讲道理，问一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 八、体检单上的箭头

陈默去年体检的单子，一直夹在抽屉里。

上面有几个箭头，向上的，向下的，旁边打着星号。他看了一眼，心里发紧，又放回去了。

林晓有一天翻出来，坐在他旁边，一起看。

她说的是：「先别急着往坏处想，也别急着觉得没事。这个单子，要拿去给医生看，让他告诉你这几个箭头是什么意思。」

她还说了一句她在医院里常常讲给人听的话：「单子上的『参考范围』，是拿很多人的情况画出来的一段，不是你出厂的时候写好的数字。」

这一句，要小心听。

它没有说参考范围没用，它很有用，是医生看你的一个起点。它只是提醒：那一段数字，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出厂设置。你的身体在哪里，怎么走到这里，要结合你的日子，由医生来看。

一张体检单，最容易带来的一个回写，是「我有病」这个标签。标签一贴，人就开始怕：怕动，怕吃，怕睡，怕一切。怕，又回头改了身体的状态。

所以拿到单子之后，最稳的一步是：去问医生。别在网上自己对着箭头找病，也别因为「没有星号」就觉得万事大吉。

陈默第二天约了医生。看了单子，医生说了一些他听得懂的话，也说了一些要定期复查的事。他回来对林晓说，心里反而踏实了一点。

不是因为病没有了，是因为那个箭头，不再是一个黑洞，变成了一件有人陪着看的事。

◆ 九、放回日子里

周三晚上，陈默又一次撑着腰站起来，这回他没有说「我以前不这样」。

他说：「我这一天，坐了九个半小时，中间站了四次。」

林晓说：「四次，比昨天多一次。」

两个人都笑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转变。他没有变成另一个人，腰也没有一夜之间换了样子；他只是把对自己身体的态度，从「怎么回到过去」，换成了「今天它是什么样」。

下面几件事，明天就能试：

- 观察一天自己的坐、站、睡，不评判，只记。
- 不拿「标准」量自己，问「我这片土里，哪一点点能松」。
- 每坐一小时，站起来倒一杯水。
- 下班的路上，做一个固定的小动作，让身体知道「今天的班到这里为止」。
- 家里老人说「不中用了」，陪他走一圈，一起找哪里能扶、哪里能坐。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健康不是爬回一个出厂设置，是身体、习惯、作息和关系缠成的土里，一路长出来的样子；和身体相处，是看它怎样长到今天，再松一点点。

小　账

哪一个「它」？出厂设置，那个先坐好的标准身体。这一章把它换成了一个一路长出来的样子。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回到以前」是主语先坐着；「今天的腰、今天的睡眠、今天的膝盖」是在日子里长出来的。

想 一 想

你对自己的身体，最常说的一句判词是什么，比如「我就是睡不好」「我就是胖体质」「老了不中用」？这句话，是哪一年、哪一件事之后，第一次出现的？

◆

35

第 35 章

照顾老人：记忆退了，「我」还在发生吗

◆ 一、一通问了三遍的电话

周桂兰七十一岁。那天傍晚，她接到姐姐周桂芝的电话。

姨婆八十岁，一个人住在隔着两站地铁的老小区里。电话一通，她问：「你吃了没有？」外婆说吃了。过了三分钟，姨婆又问：「你吃了没有？」

外婆答了第二遍。到第三遍，她把手机夹在肩膀上，一边择菜一边说：「吃了，姐，你呢？」

挂掉电话，她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才问林晓：「你姨婆，还认得我吧？」

林晓是护士长，见过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她没有急着回答，只说：「认得。她今天问了你三遍吃没吃，说明她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这句话，林晓自己也没想透。她只是觉得，比起「她记性不行了」，这一句更贴近她听见的东西。

本章要问的就是这个。一个人的记忆一块一块退下去，「我」还在不在。

先打一个预防针。本章不谈病，不给任何医疗上的说法。记忆变差有很多缘故，有的需要医生来看。如果你身边的老人记性明显变了，请带他去医院检查，这件事交给医生。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本书只谈另一件事：你坐在旁边的时候，怎么听，怎么陪。

◆ 二、「我」是一块硬盘吗

最常见的想法是这样的：脑子像一块硬盘，「我」就是硬盘里存的东西。名字、经历、爱吃什么、年轻时唱过什么歌，一样一样存在里面。硬盘好用的时

候，这个人是完整的。硬盘坏了一块，这个人就少一块。坏得多了，剩下的就不太像原来的那个人。

这个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有一段很认真的来历。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里讲个人同一性。他说，大意是：一个人之所以是同一个人，要看他的意识能不能回到过去，把过去的事认作「是我做的」（《人类理解论》第二卷第 27 章）。记忆，在他那里是把一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缝起来的线。

他说对了很大一半。记忆确实承担着很重的分量。线断了，丢掉的就是真丢了，对本人，对身边的人，都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损失。本书不会说「记不得也没关系」。那样说，是对着一个正在失去东西的人，轻飘飘地盖一层糖。

不过，硬盘的说法里有一个悄悄先放好的东西：先有一个「我」，像一个房间，记忆是放进房间里的家具。家具搬走了，房间还在，只是空了；或者房间的墙也跟着塌了，人就没了。

这个先放好的「它」，本书的总钥匙会追着问一句：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

你再想想外婆接电话的那个傍晚。那个被问了三遍「吃了没有」的外婆，在电话那一头是谁？她是「妹妹」。这个位子，不在姨婆的硬盘里，也不在外婆的硬盘里。它在两个人一次又一次的问、答、惦记里。

姨婆问三遍，不是三个文件读取失败。是「姐姐」这个样子，在她手上，又一次长了出来。

◆ 三、一首老歌

周日，林晓陪外婆去看姨婆。

姨婆不认得林晓。她客气地问：「这位姑娘是哪家的？」林晓说：「我是桂兰的女儿。」姨婆点点头，又问了一遍，是哪家的。

坐了一会儿，外婆没说话，轻轻哼起了《茉莉花》。小时候，两姐妹在屋檐下一边剥豆子一边唱的就是这首。

外婆哼到第二句，卡住了，不知道下一个字是什么。

姨婆接上了。一个字不差，调子也稳，哼完整整一段。哼完，她歪着头问外婆：「这是谁唱的？」

硬盘的想法，会怎么面对这一刻？它会觉得：歌词这个文件还在，名字这个文件坏了。于是下一步，就是检查：「姨婆，这首歌叫什么？谁教你的？」考一考，看哪些还在。

这样的考，很多家里都有过，出于爱。可是姨婆答不上来的那一下，她脸上的神色，林晓看见了。那是一个人被人翻抽屉，翻出了空的格子。

换一种听法。在《茉莉花》响起的这一刻，不是在查一个文件。是两个人，隔了七十年，又站回了屋檐下剥豆子的位子上。这一回，「姐姐」在里面显出来了。姨婆不记得这是谁唱的，可她知道第二句后面是什么，因为那一句，从来就不是单独存在她脑子里的。它一直连着另一个人的声音。

那天回家的路上，林晓想起自己在医院里的一件小事。有位老先生不记得儿子的名字，可只要护工哼起一段评弹，他的手指就在被子上跟着点。没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曲子。点着点着，他抬头看了护工一眼，说了一句「你来啦」。那一眼里，他是一个听惯了戏的人，不是一个病例。

明天能试：不考。外婆哼，姨婆接，接不上就陪着哼，问一句「这是哪里的调子」，让她说，说错了也行。

◆ 四、一道菜

下一个周日，外婆带了一盒糖醋小排。

姨婆尝了一块，说：「盐放少了。」外婆吃了一口，确实是。她笑了：「你还是那么挑。」

姨婆没有接这句话。过了一会儿，她问：「这个是谁做的？」

外婆答：「我做的。」

姨婆愣了一下，慢慢点头：「你做的，不错。」

林晓在旁边看着，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姨婆忘了谁做的，却没有忘记什么叫「盐放少了」。那一口舌头上的判断，是八十年里做了无数顿饭，一口一口练出来的。它不在某个「记得」的格子里，它在手上、舌头上、一家人的口味里。

老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怕：怕她碰火，怕她碰刀，于是什么都不让做，让她坐着。另一种是考：「那你说，放多少盐？」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火和刀的安全，是实事，家里要另外安排，比如煤气阀、电水壶，该换的换，该有人陪着的有人陪着。这一条，不能含糊。

另一件事，是她还有没有「做饭的人」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不是靠考出来的，是靠手上有活儿显出来的。

这两种办法，一种把她当成一个要看管的人，一种把她当成一个要检查的人。两种都有爱在里面，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在对着一个「现在还剩多少」的她说话。

另一种做法，对着的是「她手上正在做的这件事」。手在择葱，择葱的人就在。她择得慢，择得歪，都不要紧。

明天能试：让姨婆坐在桌边择葱、剥蒜、拌凉菜，每一样都是她熟的手法。问她：「这个你来调，行不行？」问的是手艺，不是记性。

◆ 五、一张照片

姨婆家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老照片。两个小姑娘站在一棵树下，大的约莫十二岁，小的约莫八岁，都扎着辫子。

那天，林晓指着照片问：「姨婆，这是谁？」

「这是我妹妹。」姨婆说得很肯定。

林晓指指坐在旁边的外婆：「那这是谁？」

姨婆看了很久，摇摇头：「不知道。你是谁家的？」

外婆的脸一下子白了。她张了张嘴，想说「我就是你妹妹」。这句话已经到了嘴边。

林晓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背。

「我就是你妹妹」这句话，在老想法里是对的，也是必须的：照片里的小姑娘和眼前的老太太是同一个人，姨婆认错了，要纠正。纠正的背后，是那个先放好的「同一个她」，站在照片和现实之间，等着被认出来。

可是，纠正的结果，大概率是姨婆被逼到墙角，说一句「你胡说」，或者沉默。

换一种做法。林晓问：「姨婆，照片里这个小妹妹，手里拿的是什么？」

姨婆低头看。「糖。她总爱偷我的糖。」她笑了。

笑的这一下，就是「姐姐」又长出来的一下。照片里的妹妹和眼前的外婆，还没有缠到一起。缠不到，也没有关系。这一天，这个「姐姐」，是在糖的故事里显出来的，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里。

外婆后来悄悄跟林晓说：「我刚才差点硬要她认。」

后来外婆想通了一件事。她那么想让姐姐认出自己，是因为她自己怕。她怕的是，那个会护着她、会和她抢糖的姐姐，一点一点不在了。这份怕，是真的，也要有地方放。可它不该由姨婆来接。外婆那一天回家，给林晓打了个电话，说了半个小时，说完，才觉得好一些。

明天能试：看照片，不问「这是谁」，问「这是哪一年」「那天吃了什么」「谁在旁边」。让故事先走，名字要是跟着来，就算了；不来，也没有丢什么。

◆ 六、被叫错的名字

下个月，姨婆开始把林晓叫作「桂兰」。

林晓第一次听见，心里一紧。要不要纠正，她一时拿不准。

她应了一声：「哎。」

姨婆接着说：「桂兰，你明天早点来，我们把豆子剥了。」

林晓又应：「好，我早点来。」

她在回家的地铁上想了很久。老想法会说，叫错名字，是认知出了错，要纠正，不纠正就是顺着错误走。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事实上她不是桂兰，对一件事实视而不见，不是照顾。

不过，这一回，「桂兰」这个名字，叫的到底是谁？

叫的是一个站在她身边的、可靠的、能一起剥豆子的人。在姨婆的日子里，这个位子，七十年来一直有人坐，那个人叫桂兰。现在，这个位子上坐着林晓，名字还没来得及换。

名字是一个标签，位子才是日子。姨婆在标签上出了错，在位子上没有。

所以林晓的做法是：在应「哎」的同时，不撒谎，也不纠缠。她不会说「对，我是桂兰」。她说「哎，我来了」。她只回应那个位子，不替名字担保。

每个家的情形不一样，有的老人被纠正会很难过，有的老人需要一遍遍确认。这里没有一条统一的规矩。本书只提醒一件事：先听她在叫的是哪一个位子，再决定纠不纠正，怎么纠正。

◆ 七、「我」住在哪一块里

到这里，可以把几件事放在一起看了。

一首歌，一道菜，一张照片，一个叫错的名字。每一件里，硬盘的想法都在说：看哪一块还在，哪一块没了。

本书的说法不一样。

「我」不是存放在脑子某处的一个东西，所以丢一块，也就不是少一块。「我」是在一次次的唱、尝、看、叫里显出来的。每一次，显出来的样子，由眼

前的人、手上的活、屋里的气味一起托着。脑子里的记忆是其中很重的一部分托底，可它不是唯一的一块。

这个说法，有两个好处，也有一个界线。

好处一：它解释了为什么一首歌、一口菜，常常比一句「你认得我吗」更能把人叫回来。因为歌和菜本来就是「姐姐」「做饭的人」这些样子长出来的土。土还在，样子就还会长。

好处二：它给了陪的人一件事可做。不是做检查员，是做土的一部分，让她手上有活、耳边有歌、身边有人。

界线是：这个说法不能当作「所以记忆退了也没什么」。记忆退去是真的损失，土会变薄，样子会越来越难长出来，有些日子，怎么陪也陪不出那个样子。那种时候，难过是应当的。

「我」还在发生。可是发生得越来越吃力。吃力，也是发生的一种样子。

写到这里，要守一条规矩，因为它很容易滑回老想法：不要写成「老人决定了自己是谁」，也不要写成「家人决定了老人是谁」。哪一边都是在找一个先坐好的主语。真实的情形是：一首歌响起来的这一回，「姐姐」在两个人之间显出来了；下一回，没有显出来，也没有人做错什么。

◆ 八、怕的那一晚

有一晚，林晓下了夜班，天亮回到家，外婆还没睡。

外婆坐在厨房，面前一杯凉了的茶。她看着窗外，忽然说：「晓晓，我要是也这样了，你怎么办？」

林晓知道，这句话她等了很久。

老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安慰：「不会的，妈，你身体好着呢。」另一种是承诺：「你放心，我肯定把你照顾好。」

两种都很暖，也都有一点悬空。前一种在赌一个没人知道的未来；后一种把一个很大的担子，提前扛在了一个人身上。

林晓没有说这两句。她在外婆对面坐下，说：「我也怕。」

然后她说：「你记得姨婆那天怎么哼《茉莉花》的吗？」

外婆点头。

「那天你哼，她接。那首歌就是你们俩一块儿唱了七十年的。我想，你也有一两首，有一两道菜，有一两个人，是别人替你接着唱的。我们可以从现在起，把这些写下来。不是为了防着忘，是为了知道往后日子里，谁来接你的第二句。」

外婆没有说话，眼眶红了。

这是一个小办法：在一个本子上，写下「我爱听的歌」「我拿手的菜」「我最想见的三个人」「我不爱的事」。不是备份硬盘。是在往后需要的时候，让陪着的人知道，从哪里能把外婆那个样子请出来。

当然，这个本子救不了所有的事。它救不了的那一部分，只能认。

◆ 九、明天能试

下面几件事，每一件明天都能做，都不需要任何医学知识。

- 打电话的时候，别问「你还记得吗」，问「你今天吃了什么，好吃吗」。让她说一件手边的事。
- 带一首老歌去。只哼，不考。接不上就陪着哼。
- 看老照片，问「那天吃了什么」，别问「这是谁」。
- 名字叫错了，先应位子，再看要不要纠正；看她的神色，不看规矩。
- 家里有一个本子，写下她爱听的歌、拿手的菜、不爱的事。火和刀的安全另外安排，别拿它和这个本子混在一起。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她的变化超出了这些做法能照应的范围，请别犹豫，带她去看医生。陪，不替代医生。

带走的话

记忆退了，「我」不是少了一块，而是显出来更吃力；歌、菜、手上的活和身边的人，是接着让它显出来的土。

小　账

哪一个「它」？一块存着「我」的硬盘，丢一块少一块。本章没有这个「它」，「我」一直在关系和日子里显出来。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姐姐」「做饭的人」这些样子，是在唱、尝、看、叫里一次次长出来的，不是先坐在脑子里等着被读取。

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叫你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旧名字、旧外号？那个叫法里，你坐着的是哪一个位子？　如果有一天别人记不住你的名字，你希望身边的人，从哪一首歌、哪一道菜把你请出来？

◆

36

第 36 章

两个人之外长出一个「我们」

◆ 一、吵了十四年的那句话

林晓和陈默结婚十四年。这十四年里，他们吵过很多次，吵来吵去，其实只有一个老题目。

陈默回家晚了，没打电话。

那天也是。晚上九点四十，门锁响了。林晓坐在饭桌边，饭菜热过两遍。她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你又不打电话。」

陈默脱鞋的手停了一下。「站里出了点事，实在腾不开手。」

「每次都是站里出事。」

「那你让我怎么办，把几十辆车扔在半路？」

话说到这里，两个人都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声音会高一点，翻出旧账，翻到去年的某一天，翻到再往前的某一天。豆豆会在房间里把门轻轻带上。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样一个老题目。可能是钥匙，可能是碗，可能是回谁家过年。

这一章要看的，是这个老题目背后的东西：两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

先说一个常见的想法：一个家，是两个人加在一起。你是你，我是我，各自带着各自的脾气、习惯、要求，合起来过日子。合得来就是匹配，合不来就是不合适。

这个想法有它的用处。可它悄悄先放好了一件事：先有两个已经做好的人，婚姻是后来签的一份合同。

◆ 二、两个人相加的账

这份「相加」的账，在日子里随处可见。

朋友聊天时说：「他们俩性格互补。」或者：「他们俩三观不合。」说这话的人，心里想的是两样东西摆在一起，看合不合。

长辈催婚时说：「找个门当户对的。」意思也一样：先看清两块料，再看拼不拼得上。

先还公道。这个想法抓住了一件真事：两个人带进来的东西，确实不一样，有的拧得开，有的拧不开。一个爱干净到近乎苛刻的人，和一个怎么都无所谓的人，在一个屋子里，确实会有磨。这一点，不能说成「都是错觉」。

它在一种情形下完全成立：相处很短，或者关系很浅，两个人之间还没有长出什么。比如合租的室友，一起上班的同事，约会头三个月的两个人。这时候，看对方的习惯合不合，是看得准的。

不过，一旦日子长了，事情就变了。

林晓刚结婚那年，吃饭很快，几口扒完就走。陈默吃饭慢，习惯边吃边聊。头两年，两个人为这个别扭过。到了第五年，林晓吃饭变慢了，陈默吃饭变快了，不是谁让谁改的，是一天一天桌上的节奏对出来的。

现在，他们俩吃饭的样子，哪一个都不是结婚时带进来的那一个。

这就是「相加」说不通的地方。加数自己在变，而且是因为这个和而变。

◆ 三、先回到那个晚上

再回到九点四十的饭桌。

「你又不打电话。」这句话，是林晓说的吗？

在老想法里，是。林晓有一个需求：她要知道他几点回。陈默有一个状况：他腾不开手。两个人的需求和状况撞上了，要么协调，要么冷战。

可你仔细听这句话。「又」字。这个「又」，不是今晚才有的。它是十四年里，一次一次攒起来的。第一次他没打电话，林晓只是担心。第三次，担心里多了一点气。第十次，气里多了一层「我在你心里排第几」。到了今晚，「不打电话」这四个字，已经不只是「没打电话」，它背着十四年的东西。

陈默那一边也是。「站里出事」这四个字，原来只是一个工作上的实情。现在，它背着「你从来不理解我的工作」。

所以今晚吵的这一架，不是两个人带着各自的需求，在饭桌上撞上了。是一个叫「老题目」的东西，又一次在饭桌上显出来。这个东西，是他们俩一次一次说、应、气、和好里长出来的，已经有了自己的脾气：一提「电话」就紧，一提「站里」就硬。

它既不在林晓一个人身上，也不在陈默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本章要说的那个东西：「我们」。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解决任何事。可是第二天，林晓换了一种做法。她没有再立规矩，比如「晚于八点必须打电话」。规矩她立过，立了三回，三回都成了下一场架的证据。

她只在九点钟的时候，给陈默发了一个字：「嗯？」

陈默回了一个字：「忙。」

就这两个字。两个字里，「我在等你」和「我还在」，都传过去了。这比一条规矩管用，因为它不是在检查一个人有没有遵守，而是在让老题目里的东西，换一种方式往来。

这是此发生给出的做法：不去修某个人的毛病，去动两个人之间那条路。老办法看的是谁该改，这个办法看的是路怎么走。

◆ 四、「我们」是长出来的

本书说的「我们」，不是两个人的和，也不是两个人的重叠部分。

它是两个人之间，一次一次的说、做、气、和好里，长出来的一个样子。长稳了，会回头改这两个人。

用大白话说一遍：先有的不是「林晓」和「陈默」两个做好的人，再签一份合同。先有的是一场发生，叫日子。在这场发生里，「林晓」一点一点显出来，「陈默」一点一点显出来，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东西也一点一点显出来。三样是同一场发生里的三种样子，谁也不先于谁。

第 11 章讲过「我」是怎样显出来的。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东西，是同一个道理，往外多走了一步。

「我们」长稳以后，会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黑话（第 39 章会讲）、自己的老题目、自己的规矩、自己的笑话。这些东西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只在两个人之间。有一次陈默出差，林晓一个人在家，手机响了，她下意识要说一句「你回来了」，说到一半发现是推销电话。这一下，不是她「想他」，是她那个和他一起显出来的样子，一个人撑不住。

还有一个例子。结婚第三年的一次旅行里，陈默把唯一一件雨衣递给了林晓，自己淋着走。林晓后来每次说起，都说那是「他的样子」。陈默自己说，他那天并不是什么温柔的人，只是看见她冷。后来，「雨衣」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词，一说，就是「我顾着你」。陈默所以多了一个样子，也多了一份要守的东西。

这些东西长稳了，就会回头改人。林晓如今喜欢在吃饭时聊天，那是陈默的习惯；陈默如今出门前会看一眼窗，那是林晓的习惯。这十四年里，他们彼此把对方写进了自己。

写到这里，要守一条规矩，因为这个话题最容易滑回老路：不要写成「林晓决定了怎样对待陈默」，也不要写成「两个人经营出了一段婚姻」。「经营」这个词，已经预先放好了一个经营者。这里要说的是：这一回，这个家是在这张饭桌上显出来的；下一回，是在别的地方。

◆ 五、家务：谁洗碗

家务是第二个老题目。

十四年里，林晓和陈默的家务分工，换过好几轮。刚结婚时，两个人随手分，谁有空谁做。豆豆出生以后，出现了一张表：单日陈默洗碗，双日林晓洗碗，周末轮流。

那张表贴在冰箱上，管了两年。

两年以后，表还在，没有人再看它了。因为林晓夜班多了，陈默站里加班多了，表上写的那些，早就对不上日子。可是谁也没有撕它。因为一撕，就要重新谈。谈就是一场架。

老办法有两种。一种说：分工要公平，各干一半。另一种说：看谁有空谁干，别斤斤计较。

两种都有道理，也都先放好了一个东西：一个现成的、固定的「公平」，或者一个现成的、固定的「默契」，在那里等着被找到。

换一种看法。那张表，是这个家在某个阶段长出来的一个定型。它那时候管用，是因为那时候的日子是那个形状。日子换了形状，表就成了空壳。空壳挂着，不是因为懒，是因为谁也没有把「改表」这件事，变成一次不吵架的谈话。

那天晚上，豆豆的作文题是「我家的一件小事」。他写的是：妈妈洗碗的时候，爸爸会在旁边擦桌子，爸爸洗碗的时候，妈妈会在旁边切水果。

林晓读到这一段，愣了一下。

表上没有写这一条。可这就是他们真正的分工。它不在表里，在日子里长出来了。

不过，这里没有一条标准答案。有的家庭，一张写得清清楚楚的表，恰恰是让两个人安心的东西。表不是错，错只在把它当成永远的。

明天能试：不重排表，先看一周。看谁在什么时候自然站到了灶台边，谁在什么时候自然去收了桌子。写下来，贴在旧表旁边。比较一下，再谈。

◆ 六、过年回谁家

第三个老题目，在每年腊月。

陈默的父母住在邻省，林晓的父母，也就是外婆，住在本市。每年过年，回谁家，是一道题。

头几年，用的是轮流：单数年回陈默家，双数年回林晓家。后来有了豆豆，加了条件：要看路上堵不堵，看豆豆放假几号。再后来，外婆年纪大了，林晓不太愿意离她太远。

去年腊月，两个人为这个吵了一场，吵到最后，林晓说：「你们家什么时候都有人，我妈只有我。」

陈默没说话。过了很久，他说：「我妈也只有我。」

老办法是讲道理：论资排辈，谁家老人更需要，谁家路更远。讲到最后，是一张谈判桌上的两个代表，各自替一方说话。

这时候，「谁家」这个词，已经不是它原来的意思了。「回谁家」，在林晓嘴里，是「我是不是你家里的人」；在陈默嘴里，是「我是不是你可以挑的」。两个人吵的，是两个已经长出来的、各自背着东西的词。

换一种做法。那天，豆豆在门口说了一句：「今年能不能两边都不去，把两边的老人都接过来？」

当然这在实际上很难。可是这句话，把题目翻了个面：不是「回哪一家」，而是「这个家，今年的年怎么过」。

那一年，他们没有照豆豆的话办，可吵架的方向变了。两个人开始谈：外婆那边，谁可以先去住几天？陈默的父母那边，视频怎么开？有没有一个办法，让两边老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家里的人？

这时候，这个家改过了形状。不是谁让了谁，是题目换了。

◆ 七、「你变了」

吵到最凶的时候，总有一句话要冒出来。

「你变了。」

林晓对陈默说过，陈默也对林晓说过。

这句话，背后站着一个想法：先有一个原来的你，那是真的你，后来被什么东西弄变了。变了的这个，不是真的。

这个想法最让人难受，因为它给对方判了一个罪：你背叛了原来的自己。

换一种看法，这十四年里，林晓变了，陈默变了，这个家也变了。变的不是一个人偏离了一个原版，是一片土换了，土里长出的样子，跟着换了。

结婚时的林晓，是在那个年纪、那份工作、那个住处里长出来的。现在的林晓，是在护士长的位子上、在夜班里、在外婆日渐衰老的这些年里长出来的。她不是「变了的林晓」，她是这一片土里的林晓。

这样看，「你变了」就不再是控诉，而是一个邀请：这十四年里，家里改过哪一条规矩？哪一条没改，该改了？

外婆有一回看着两个人吵完，在厨房里对林晓说了一句家常话：「你爸活着的时候，我也说过他变了。后来才知道，是我自己也变了。」她没有再讲下去，低头去洗那只一直在洗的碗。

这句话不是道理，是一个人活了七十一年，在日子里碰到的一件事。你可以不同意。可是它至少提醒了一点：当你说对方变了的时候，你自己站着的那块地，也在动。

明天能试：下回想说「你变了」的时候，换一句：「以前家里是怎样的，现在是怎样的？」然后各说一件小事。

◆ 八、这一章没有说的

有两件事，要明说，免得被读歪。

第一，这一章没有说「两个人都有责任，所以谁也不用改」。有些事就是一个人做得过分，比如动手，比如长期的羞辱，比如把另一个人关在经济的门外。那些事，不能用「是我们俩长出来的」轻轻带过。长出来的东西，也有轻重，也有该立刻停下的。

第二，这一章没有说「关系是命中注定的」。「我们」长出来了，会回头改人，可它是一场还在发生的事，不是判决书。它哪一天松了，哪一天换了形状，都有可能。

◆ 九、明天能试

下面几件事，每一件明天都能做。

- 把你家最老的那个题目写在纸上，一句话。再写一句：它是哪一年开始的，当时发生了什么。
- 不重排家务表，先观察一周：谁在什么时候自然站在了灶台边，写下来。
- 想吵的时候，先问自己：我吵的这个词，在我嘴里和在他嘴里，是同一个意思吗。
- 想说「你变了」的时候，改成：「这几年，家里哪里变了。」
- 每个月找一个晚上，只谈一件事：这个月，这个家哪里松了，哪里紧了。不谈对错。

如果你们的争吵已经让人害怕，或者让某个人心里很难受，请找咨询师或医生聊聊。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走的话

「我们」不是两个人相加的和，是两人之间长出来的东西；长稳了，会回头改这两个人。

小　账

哪一个「它」？两个先做好的人，再签一份合同。本章没有这个「它」，「我们」和两个人是同一场日子里一起显出来的。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我们」「老题目」「家规」，都是一次次说、应、气、和好里长出来的，又回头改了人。

想一想

你家最老的那个题目，开头是哪一年哪一件小事？　你说的「我们」，和对方说的「我们」，是同一个意思吗？

◆

37

第 37 章

岗位不是先在的座位

◆ 一、一页写得很好的岗位说明

林晓当上护士长的第一个星期，收到了一页纸。

纸是医院人事科发的，标题是《护士长岗位说明》。上面写着十二条：负责科室护理质量，负责排班，负责带教，负责与医生沟通，负责物资，负责投诉处理，等等。条条清楚，没有一个字是废话。

她把这页纸放在抽屉最上面。

第二周的周三，夜里两点，一位老人的家属在走廊里大声说话。值班护士小韩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林晓从值班室出来，走过去。她那一刻没有想起十二条里的哪一条。她只是挨着小韩站了过去，对家属说：「您先坐一下，我来。」

事后她想：这一下，算哪一条？

是「投诉处理」吗？不全是。是「带教」吗？也不全是。那是一个新来的人，需要有人在旁边站着。

这一章要看的，是「岗位」这个词。你的工作里，一定也有一页这样的纸，或者没有纸，却有一套人人心里有数的说法：这个位子该干什么，什么样的人坐上去合适。

先说一个最常见的想法：岗位是一个先在的座位，摆在那里，等着一个合适的人来坐。人岗匹配，说的就是这个。

◆ 二、人岗匹配：把座位摆在前头

人岗匹配这个想法，用起来很顺手。

招聘的时候，把岗位要求列出来：学历、年限、技能、性格。简历进来，一条一条对。对上的，面试；对不上的，淘汰。

绩效的时候，把岗位职责摊开来，看一个人做到了几条。

换人的时候，看这个位子空了，找谁补上。

先还公道。这个想法在很多地方一点不差。比如一台机器的操作岗，一个流程固定到几乎不变、年年不变的窗口，岗位写得清清楚楚，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事情照样转。在这种地方，座位确实是先摆好的，人确实是去坐的。这是因为那个岗位的土，又厚又稳，形状早就长定了。

不过，它悄悄先放好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座位：岗位是一个不依赖于坐它的人而存在的东西。

另一样是人：人是一个带着固定性格和技能的东西，来对号入座。

林晓在走廊里那一晚，这两样东西，都有些站不稳。

她坐的这个位子，在她之前坐过另一位护士长，姓宋。宋护士长带出来的科室，是一种样子：严，准，事事有单。林晓上来以后，同一个位子，慢慢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松一点，多问一句，多陪一阵。同一块牌子，不是同一个座位。

◆ 三、护士长的位子，是怎样长出来的

林晓当护士长的头半年，有三件小事，她后来经常想起。

第一件，是交班。以前交班是宋护士长一个人念，念完散会。林晓上任第三周，发现夜班护士在交班时从来不说话，只是低头记。她不知道哪里不对，就在交班后多留了五分钟，问一句：「今晚有什么事，你们最不放心？」

第一天没人答。第二天，有一个人说：「三床的家属，我觉得不太对。」

后来这五分钟，成了科室的老规矩。再后来，新来的人以为这五分钟是医院规定的。

第二件，是排班。她排班时，总会多看一眼谁家里有事。这不是岗位说明里的哪一条，她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有人跟她说：「护士长，你这样不公平，别人会有意见。」她想了想，答：「那我们把规则讲清楚。」于是科室里多了一次排班前的小会。

第三件，是那次走廊里的事。从那以后，小韩遇到事，会先看一眼林晓所在的位置。这个眼神，是护士长这个位子的一部分，却不在任何一页纸上。

三件事放在一起看，「护士长」这个岗位，不是林晓来坐一个现成的座位。是林晓和这个科室、这些人、这些夜晚一起，把这个位子长成了现在的样子。长稳了，它又回头改她：她现在说话的方式、走路的节奏，都带着这个位子的痕迹。

这是第 17 章讲过的回写，落到了工作里。人把岗位做出一个形状，岗位的形状又把人做出一个形状。

这里要守一条规矩，因为这个话题最容易滑回老路：不要写成「林晓决定把这个位子做成什么样」。她没有决定。她只是在一件一件事里，被一张张脸看着，这个位子在那里慢慢显出了它的形状。

◆ 四、陈默的调度站

陈默做物流调度，在一个叫做「站」的地方。站里的活，是几十辆车、几百单货的安排：谁去哪里，几点出，几点回。

三年前，站里换了一套新系统。

第 16 章讲过那三个月，这里不重复。这里只看岗位。

老系统时代，陈默的岗位说明上写着：「负责车辆调度，保证准点率。」意思是，他是整个站的大脑。哪辆车去哪，他心里有一张图。

新系统上来，这张图被系统接过去了。系统自己排，排得比他快，也比他细。头一个月，陈默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岗位还在，说明还在，工资还在。可是那个位子的形状，一夜之间变了。

老想法会说：这个岗位被取代了，人要另找一个岗位。或者：人要提升技能，去匹配新岗位的要求。

这两种说法，都在找一个新座位。

陈默当时做的事，说起来很小。他不再盯着系统排的单，他开始看系统排不了的单：一位老客户，每到雨天，货就要提前两个钟头到；一个路口，在某个时间段，大车绝对过不去；一位新司机，第一个月不能让他走夜路。

这些是系统不知道的东西，是站里几年下来积出来的土。他把它们一条一条写给系统，系统慢慢学了一部分；学不了的，他自己盯着。

三个月以后，调度站里多出了一个新位子，叫「异常盯守」。没有人在招聘启事上写过它。它是陈默和新系统一起长出来的。

后来，站里新招的人，上岗说明里已经有这一条了。他们以为这是个本来就有的岗位。

◆ 五、新人没有练手的活

科室里来了一个新人，叫小韩，就是走廊里站得脸红的那一个。

小韩是去年毕业的。她入职以后，林晓发现了一件事：很多以前由新人练手的零碎活，现在不在新人手里了。这些活，有的被设备接过去了，有的被流程合并了，有的被分给了更熟的人，因为熟的人做得快，病人等不起。

以前一个新护士，是在这些零碎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手感的。哪个病人要什么，哪个医生什么脾气，哪种声音是不对的声音。这些东西，不在培训手册里，在练手的活里。

现在，小韩进来，手里的活是「该她做的」，都做得对，却缺了那层手感。

人岗匹配的想法，在这里碰到了一个难题：岗位说明里，「新护士」这个位子，写的是她该会什么，不是她怎样才会。

老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加培训：多开几堂课，把手感讲出来。另一种是加压：让她多做，做多了就会了。

两种都有用，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假定那个「手感」是一个可以装进去的东西，而不是在日子里长出来的。

林晓的做法，比这两种都笨。她给小韩安排了一个固定的「同行时间」：每周两个晚上，小韩不带自己的单，只跟着一位老护士走一圈，不做事，只看，只问。问什么都行。

三个月以后，小韩在走廊里遇到那位家属，已经不脸红了。她递了一杯水过去。

这个同行时间，没有写进任何岗位说明。它是林晓、老护士和小韩，在那个缺口里，一起长出来的一块土。

陈默站里的一位老师傅，也有一件类似的事。他快退休了，带了一个新来的调度员，头两周什么也不教，只让她坐在旁边听电话。听到第三天，新人忽然问：「师傅，为什么您接这个司机的电话，声音总是低一点？」

老师傅愣了一下。他自己也没有留意过。想了一会儿，他说：「那个司机家里有老人病着，电话里一高声，他就紧张。」

这一句话，岗位说明里写不下，培训课上也讲不出。它是一个位子里攒了二十年的手感，在一个问题里，第一次被说出了口。

这个新人后来接电话，也学会了压低一点声音。她不是学了一条规定，是学了一个人，和一条电话线那头的另一个人。岗位的手感，就是这样从一个人的耳朵，传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的。

老师傅退休那天，新人把他常坐的椅子留着，没有立刻换人。过了一个月，椅子旁边多了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部专接老司机电话的座机。

这部座机，也是一个位子。没有人定过它，也没有人说过它不该在。

◆ 六、面试桌上的一份简历

陈默还有一件活，是招人。

有一回，站里缺一个调度员。简历收上来，陈默把岗位要求和简历一条一条对：三年以上物流经验，熟悉系统，会用表格，抗压。

有一份简历，条条都对上，经验很足。另有一份，经验不够，学的是别的专业，可简历后面附着一句话：「在老家帮父亲看过三年货运车队，没有系统，全靠电话。」

按匹配，第一份该进。陈默犹豫了一下，两个人都请来了。

面试时，他没有问「你会什么」，他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凌晨三点，一辆车在半路坏了，货是明早要的，你手上第一件事做什么？」

第一份简历的人，答得很标准：启动应急预案，联系备用车，通知客户。

第二份简历的人，沉默了一下，说：「我先问司机，车是在哪个位置坏的，周围有没有熟人。」

陈默没有立刻判断哪个对。他想的是：这两个回答，是两个人带来的两种土。第一种土，是一套现成的流程；第二种土，是一路电话里攒出来的人脉感。站里现在缺的是哪一种？

他最后招了第二位。三个月以后，站里的应急流程里，多了一栏「就近可用的人」。

这不是说，匹配没用。匹配是个好起点，一个好的筛子。只是它不是终点：人来了，岗位变；岗位变了，人也变。

◆ 七、外婆的教研组

外婆做了三十年小学语文老师，晚几年当过教研组长。

那天林晓问她：「妈，你当组长，是怎么当的？」

外婆想了想：「我前面那个组长，是个很爱做表格的老师。我上去以后，也做了一阵表格。后来发现，我们组里的老师，不爱看表格，爱聊天。我就把每周一次的会，改成了在办公室泡茶，每个人带一样东西来讲。」

「那后来的组长呢？」

「后来的小年轻，组长一当，就问我：外婆老师，咱们组为什么每周都要泡茶？我说，这是规矩。她说，哪条规定的？我说，没有规定，是长出来的。」

林晓听了笑。外婆说的这个，就是岗位的另一半：它在长，但长稳了以后，会被下一个人当成先在的。

这一点，最该提防。定型的位子，会被后来的人当成天生的。一旦这样，改动它，就变成「违反规定」；其实它不是被规定的，是被坐出来的。

这是第 24 章讲过的「已经」。「这个位子已经是这样的了」。

外婆后来补了一句：「所以我退休前，把那些茶会的来历，一条一条写在本子上，交给了她。不是让她照做，是让她知道，哪条是为了什么长的。」

林晓后来也学了这一招。她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本子，每当科室里多出一条老规矩，就在本子上记一行：哪一天，因为什么事。写了半年，才发现，科室里一大半「一向如此」的东西，其实都不到三年。

这是一个朴素的办法：把一个位子的来历留下来。来历在，后来的人才敢改；来历丢了，只剩一个「规矩」，谁也不敢碰，谁也不知道它还管不管用。

◆ 八、年底的那张考核表

十二月，林晓要给科室每个人打分。

表是现成的：十二项，每项五分。「护理质量」「团队协作」「主动性」「服从安排」。她拿着表，坐在值班室里，一个人一个人往下填。

填到小韩，她停住了。表上的「主动性」，小韩得三分。可是林晓知道，小韩这一年里，最像样的一件事，是她自己提出每周多留十分钟，把夜里没说清的事补给白班。这件事，表上没有格子。

按表打分，是老办法：岗位是一把尺，人是被量的东西。量出来三分，就是三分。

林晓多做了一步。她在表后面另附了一页，只写一句话：「这一年，这个人让我们科室多长出了什么。」

小韩那一栏，她写：「十分钟交接。」

她没有把这页纸交上去，因为表上没有地方放它。可是她把它夹在自己的本子里。第二年，她跟人事科提了一个建议：能不能在表后面，留一栏空白，让每个人写自己这一年新长出来的东西。

人事科说，这个要研究。到现在还在研究。

这件事没有一个干净的结尾，本书也不想给它一个。一张表，是岗位的一次结算，它有用，也有限。林晓能做的，是在量人的同时，让没被量到的那一部分，至少被一个人看见。

◆ 八、明天能试

下面几件事，每一件明天都能做。

- 把你岗位说明上没有、却每天都在做的三件事写下来。看看它们是谁的、什么时候开始的。
- 带新人的时候，别只问「你会什么」，问「你想先看哪一块」，给他一段只看不做的时间。
- 招人的时候，除了对照要求，多问一个只在你们这儿才有的场景，听他的第一反应。
- 遇到「这是规定」，问一句：这条是哪一年、因为哪件事长出来的。
- 如果你的岗位被新工具接走了一块，别急着问「我还能干什么」，先看这块接走以后，留下了什么缺口。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工作带来的压力，有时候不是换个岗位能解的。

带 走 的 话

岗位不是一把先摆好的椅子，等人来坐；人和岗位一起，在一件件事里长出对方的样子。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个先在的、等着合适的人来坐的座位。本章没有这个「它」，座位是坐的过程里长出来的。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护士长」「异常盯守」「新人手感」，都是在事里一点点长出来。长稳后回头改人，又被后来者当成本来就有的。

想 一 想

你的岗位说明上，有哪一条，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做了？　你每天做的事里，有哪一件从来没写进说明，却是别人最需要你的地方？

◆

38

第 38 章

四十岁转行

◆ 一、周日晚饭桌上的那句话

老周是陈默的大学同学，四十二岁，在一家银行的支行做了十九年。

那个周日，他来陈默家吃饭。林晓炖了一锅汤，豆豆在旁边写作业，外婆在厨房里择菜。吃到一半，老周放下筷子，说：「我想辞职。」

桌上静了一下。

陈默问：「想去哪儿？」

「社区养老。」老周说，「就是街道上那种，老人白天去的站点。」

林晓看了陈默一眼。陈默没有说话，给老周添了半碗汤。

过了一会儿，老周又说了一句，这句才是他真正想说的：「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

这一句，你大概也说过，或者在心里想过。换一份工作，换一个行当，换一种活法，开头总有这么一句。

我是不是真的热爱它？我到底适合什么？我是不是该等一等，等到想清楚再动？

本章要看的，就是这句话背后的东西。先说一个明白：转行是一件有真实代价的事，收入，房贷，家里人的脸色，十九年攒下的位子，样样都是实的。本书

不劝任何人辞职，也不劝任何人不辞职。本书只看，那个「真正的热爱」，是不是一个可以等来的东西。

◆ 二、等一个「真正的热爱」

关于转行，流行着两套说法。

一套说：找到你的热爱，然后追上去。人生只有一次，不要把时间花在不喜欢的事上。

另一套说：稳定最重要，别折腾。四十岁了，房贷、孩子、老人，哪一样经得起你「找自己」。

两套说法吵了很多年。看上去针锋相对，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暗中放好的东西：一个先在的「适合我的位子」，等着被找到。第一套说，要找到它再动。第二套说，现在这个就是它，别动。

两套都先坐着一个「它」。

先还公道。两套说法各有一条完全成立的情形。第一套，对那些的确在现在的工作里一天比一天灰、已经伤到身体和家里的人，早动比晚动好。第二套，对那些眼下的账真的扛不住的人，稳住是对的。这些都是实情，不能用一句「热爱在做里长出来」盖过去。

不过，当老周在饭桌上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时，他其实把问题放错了位置。他在问：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叫热爱，它在不在那边。

这个问法，像是问一个还没有开始的发生：它的结果在哪儿？

第 18 章讲过，有一类发生不可重走，计入即毁。转行就是这样的一类。四十二岁的老周，如果真的转了，他走的是一条只走一次的路。没有一个可以预演的平行版本，让他先试着爱一遍，再决定要不要爱。

所以「先找到热爱，再动」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个隐含的假定：热爱可以在做之前被确认。

◆ 三、热爱是做出来的

先说一个很小的事实。

你回想一下，你现在真正喜欢的那些东西，有多少是在开头就喜欢的？

陈默当初做物流调度，不是因为热爱物流。他毕业时去了一家公司，被分到了调度站，因为那里缺人。头半年，他每天想走。后来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在地铁上看到一辆货车，会下意识去想这辆车的路线是不是合理。那一刻，他吓了一跳：我什么时候开始在意这个了？

没有哪一个日子，是他「爱上调度」的那一天。是一天一天，手上的活、脑子里的图、站里的脸，缠在一起，缠稳了，才有了一个叫「我是做调度的」的样子。热爱，是这个样子长出来之后，回头加给它的名字。

这是第 12 章说过的东西，一只苹果的重、红、脆缠在一起，才叫苹果。热爱也是这样缠出来的：手上的活，别人的脸色，被需要的一个下午，一个做成了的小事。这些缠到一起，稳住了，才有人说「这就是我喜欢的」。

所以，「热爱在哪里」这个问法，像问「苹果在哪里」，却还没有任何人伸过手。

写到这里，要守一条规矩：不要写成「老周决定去热爱养老」。他没有这个决定可做。他能做的，是走进一间站点，看一眼，坐一下午。到了第三个下午，「养老」这个词，在他嘴里的意思，已经跟第一个下午不一样了。

◆ 四、老周的账本

林晓是护士长，她知道养老这一行的一些实情。陈默是个爱算的人。那天饭后，两个人没有劝老周，只做了一件事：陪他把账摊开来。

老周自己家的账是这样的：房贷还有十一年，妻子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孩子读初二。他离开银行以后，头一年的收入，大约是现在的一半。他手里的积蓄，如果不动，可以撑一年半，上下。

这些数字是老周自己说的，本书也不核，因为它们只是这一家人的账。

老办法有两种：一种叫「算清楚再动」，一种叫「别想那么多，先动」。

前一种，是想把一切先放到一张表里，确认没有风险再走。可是转行的风险，有一大半是表里放不进去的：你不知道你会不会在那个行当里被需要，你不知道你的手艺在那里值多少。

后一种，是把账丢在一边，直接跳。这样的跳，没有「账」这块土，一旦碰到真实的缺口，人很快会被打回原来的路上。

陈默和林晓给老周出了第三种办法，很笨：不辞职，先做一个「周六的实验」。

周六，老周去那个街道站点，做志愿者，做满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的收入没变，他的位子没丢，账不动。他要看的只有一样：每个周六下午，他在那里，做的是什么，被谁需要，回来时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小实验，也是一次小的发生。它不是在验证「我是不是热爱」，它是在让那个样子，有机会开始长。

◆ 五、第一个周六

老周第一个周六下午，站点里来了十几位老人。

站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姓冯。她把老周领进来，指着一张桌子，说：「那边几位大爷大妈的手机，帮着看看。」

老周以为是教老人用微信。结果，一位八十岁的阿婆拿出来的是一堆银行的短信，问他：「这是不是骗子？」

老周一看，是一条养老金发放的正常通知。他在银行干了十九年，这种东西他闭着眼都认得。他给阿婆讲了怎么看，怎么确认，什么样的短信可以放心，什么样的要先打电话问。

阿婆听完，说：「小伙子，你是哪家银行的？」

「以前是。」他说。

阿婆点点头：「以前也行，你讲得比街道上的人明白。」

那个下午，老周回到家，妻子问他怎么样。他想了半天，说：「累，不知道。」

他没有说「热爱」，他也不知道。

可是，有一件小事他自己没有注意到：那天他回家的路上，没有看手机，也没有想起支行里的那些报表。

老想法在这里会说：你看，你的银行技能，在这里还能用，说明你适合这一行。这是一种「匹配」的说法。

不过，换一种看，那个下午发生的，不是一次匹配。是一个银行出身的人，在一个站点里，被一位阿婆需要了一下。这一下，老周十九年的手艺，换了一个地方，开始长出另一种形状。

◆ 六、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的一个周六，老周在站点里待到了天黑。

那天冯站长请他帮忙，把站里老人们的补贴材料理一遍。材料很乱，有身份证复印件，有银行卡号，有几张手写的证明，还有三本看不清字的存折。老周坐下来，一份一份对，对了四个小时。

其他志愿者陆续走了，他没注意。直到冯站长把灯开了，对他说：「周老师，你吃饭了吗？」

他看了一眼手机，晚上七点四十。

他愣了一下。因为他完全忘了时间。

那天晚上，他在公交车上想：我是不是爱上这个了？

想了一路，没有想出来。到站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不过下周六，我还想来。」

这个「还想来」，才是这件事里真正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确认，它是一个小小的向前的拉力。

热爱不会等你想清楚了才来。它是在你做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缠出来的。那个下午，老周的手、他的数字感、阿婆们的信任、冯站长的灯，缠到一起了。他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是这个样子，在那一天，长稳了一点点。

后来，他向银行提了辞职。不是因为他确定了热爱，是因为他发现，周六那个人，比周一到周五的那个人，更像他愿意接着做下去的人。

辞职以后的头一个月，老周发现了一件没人提醒过他的事：早上不知道该几点起。十九年里，闹钟替他定了形状，七点一刻，赶地铁，八点五十刷卡。现在没有闹钟，他在床上躺到九点，心里发慌。

他后来想了个笨办法：每天早上七点半，仍旧出门，走到站点，先把门打开，把椅子一把一把摆好。冯站长看见，什么也没说，只是有一天递给他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没有写进任何一份聘书里。它是一个月的七点半，攒出来的一个小小的位子。

四十岁转行，难的常常不是新行当，是旧日子的形状一下子没了。新的形状要靠新的小事，一件一件撑起来，撑到有一天，闹钟不响，他自己也醒了。

后来冯站长告诉他，站里有一条不写在任何地方的规矩：新来的人，头一个月只做一件事，就是把每一位老人的名字记住。老周花了三周，记全了二十三个。

第二十三个，是那位问「是不是骗子」的阿婆。她听见他叫出自己的名字，愣了一下，说：「周老师，你记性比我家孙子好。」

外婆听说这件事，只说了一句：「人要有个地方可去，比有个想头要紧。」

◆ 七、过去的十九年去了哪里

辞职那天，银行同事请他吃饭。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周行长，你在银行混得好好的，去养老站，亏不亏？」

老周没有答。他心里明白，这句话背后，有一个「十九年白干了」的潜台词。

老想法里，一个人的过去，是一块沉在底下的石头，转行就是把石头丢掉，另起炉灶。所以转行的人常常背着一种负罪感：我浪费了这么多年。

换一种看。过去的十九年，没有被丢掉。它们早就缠进了老周手上的东西：看数字的敏感，认骗局的眼睛，对老人家里那笔钱的小心。这些东西，在银行里是风控的本事，到了站点里，是帮一位阿婆守住养老钱的本事。

十九年没有白干。可是十九年的意思变了。这是第 13 章讲过的词义：同一段年头，在新的土里，意思重新长了一遍。

不过，也要说句实话：也有一些东西，是真的带不过去了。比如他在支行里积攒的那点话语权，那种「我一开口，别人就听」的味道。到了站点，没有人认识周行长，只认识周老师。这一部分是丢了，丢了就是丢了，不要用漂亮话盖过去。

陈默在这件事里，做得最对的一件，是什么都没替老周决定。他只在老周每回说「我是不是疯了」的时候，回一句：「周六去了没有？」去了，就聊周六的事；没去，就聊别的。

有一回老周问他：「你当年为什么留在调度站？」

陈默想了很久，说：「没想过要留。是有一天发现，我已经在那儿了。」

这句话，老周听了没吭声。后来他说，那是整个三个月里，对他最有用的一句话。它不是建议，是一个人对自己路的一句实话：路是走着走着，才发现已经走了一段。

◆ 八、老周妻子的那个晚上

辞职前一周，老周的妻子在厨房里洗碗，忽然说了一句：「你要走，我不拦你。可我想知道，你走了，我们家变成什么样。」

这一句，不是反对，也不是支持。她问的，是一个家的形状。

老周答不上来。他只会说「我会努力」「会好的」。这两句，都是在替一个还没发生的将来签字。

妻子没有接。她擦干手，拿出一张纸，画了三栏：「必须有的」「可以少的」「可以等的」。必须有的，写了房贷、孩子学费、老人药费。可以少的，写了旅行、换车、饭局。可以等的，写了孩子出国的念头。

她说：「先把这张纸贴上，过一年，我们再看。」

这是一种不同于上面两种的做法。她不去判断老周该不该走，也不要求他先确认热爱。她做的，是让这个家，在老周走以后的日子里，有一块能站住的地。

那张纸，到现在还贴在冰箱侧面。有两处划掉了，有一处新添了。纸上的字，随着日子在变。

这三个月的实验，没有替老周回答「我是不是适合」。它只做了一件事：把一个原本只能想象的将来，换成了十几个真实的下午。想象里的养老站，和下午里的养老站，不是同一个东西。想象里没有冯站长的灯，也没有那位问「是不是骗子」的阿婆。

◆ 九、明天能试

下面几件事，每一件明天都能做。

- 别问「我热爱什么」，问「这周我能去哪里待半天，不花什么钱，也不丢什么位子」。
- 把你的账摊开：房贷、必须的开销、手里能撑多久。写在一张纸上，不是为了吓自己，是为了知道你能试多久。
- 做一个只占一两个周末的小实验，三个月为限。不要先问自己喜不喜欢，只记录三件事：做了什么，被谁需要，回来的路上是什么感觉。

- 找一个已经在那一行做了三年的人，请他吃顿饭，只问一句：「你刚开始那半年，最难熬的是什么？」
- 和家里人说清楚：这是一个试，不是一个宣布。你们可以一起约好，三个月后，一起再看一次。

转行对身体和心里都是一场消耗。如果你近来睡不好，或者情绪一直压着，请不要硬扛。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热爱不是等来的，是做出来的；先做一个小而真的试，让那个样子有机会开始长。

小　账

哪一个「它」？一个先在的、等着被找到的「真正的热爱」或「适合我的位子」。本章没有这个「它」，热爱是做的过程里缠出来的。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周老师」这个样子，是在站点的一个个下午里长出来的；银行的十九年没有被丢，只是意思换了一遍。

想 一 想

你现在最喜欢做的那件事，最初是怎样开始的？那时候你「热爱」它吗？ 如果只用三个月、不丢任何位子，你想试哪一件事？

◆

39

第 39 章

一个团队的黑话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新来的护士小方，入职第三天，听见交班的人说了一句：「三号床按老规矩。」

她点头，没敢问。

到了夜里，她才明白这句话有多难懂。科室里并没有哪一张纸写着「老规矩」。三号床那位老先生，夜里要先开一盏小灯，再叫他的名字，不能叫「喂」，也不能直接掀被子。这些事谁也没写下来，可科室里的人一说「老规矩」，就都知道。

你大概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刚进一家公司，满耳朵都是「对齐一下」「拉通」「压单」「走一遍流程」。每个词你都认识，连起来就是听不懂。

这一章要看的，就是一个团队里的词，是怎样有了它的意思的。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这些词的意思，不是哪个人先想好、再发给大家的。它们是在一次次说、应、笑、误会里长出来的。

◆ 二、「三号床」不是一张床

先看「三号床」。

按字面，它是病区里编号为三的那张床，一个位置，一个物件。新护士第一天也是这么理解的。

可是在林晓的科室里，这三个字慢慢变成了另一回事。

两年前，三号床住过一位脾气很大的老人。他夜里不肯睡，谁叫他都嫌吵。有一回，值夜班的护士先开了床头那盏小灯，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老人竟然安静了。第二天交班，这位护士说了一句：「三号床昨晚是开灯叫名字才行的。」

大家笑了。后来有人说「今晚有个三号床」，意思是：今晚有一位需要先给他一点光、一点名字的病人。

再后来，那位老人出院了，三号床换了好几茬人。可「三号床」这个说法留了下来，成了科室里一种病人的名字。

请注意这个过程。这个词的意思，不在床上，不在老人身上，也不在那位护士脑子里。它在那一晚的灯里、名字里、第二天的笑声里，一点一点显出来，又在后来的每一次「今晚有个三号床」里被加厚。

小账可以先记在这里：没有哪一个人，是这个词的房东。

◆ 三、「老规矩」是怎样压实的

再看「老规矩」。

这个词更有意思，因为它指的东西一直在变。

最早的「老规矩」，是交班时要把输液泵的报警音量调小。起因是有一次半夜，报警声吓醒了整层楼的病人。后来加上了「家属在时先问一句再翻身」，又加上了「夜里不在走廊里说病人的名字」。每加一条，大家都管它叫「老规矩」，没有人专门开会宣布过。

到了现在，「老规矩」三个字，已经不是这几条的总和了。它成了一种气味：这个科室里，大家对病人、对彼此，默认要怎么做。

新护士听见「老规矩」，听见的是一个很厚的词。

为什么厚？因为每一个说过它的夜晚，都往里添了一点东西。一个词用的次数越多、场合越杂，它的意思就越厚，也越难用几句话讲清楚。

外婆教了三十年语文，对这件事有她的说法。她说过，大意是：学生背得出的词，只是词的壳；学生用过、用错过、被她纠正过的词，才是词的肉。「老规矩」是肉。

一个小办法：下次你听见一个团队里的老词，先别问「它的定义是什么」，问「它是在哪一回出现的」。出处比定义更能让你懂。

◆ 四、黑话是怎样定型的

黑话为什么会有？

不是因为大家想排外。一开始，黑话是省事。

林晓科室里说「三号床」，三个字顶得上一整句话。陈默的调度站里说「压单」，两个字顶得上一大段：这一单已经接了，货还没到，司机在等，先别往下派。说的人省力，听的人也一下就懂。

一个词用得多了，会走向定型。定型的意思是：这个词在这个团队里，意思稳住了，认得出，传得下去。

定型是好事。没有定型，团队里的每一句话都要从头解释，谁也干不了活。

不过，请看定型带来的另一面。

意思稳住的那一刻，也是门槛立起来的那一刻。老人说「三号床」，不需要解释；新人听不懂，就得去问，或者装懂。一问，会显出自己是外人；装懂，会在夜里出错。

于是黑话有了第二种用处：它成了「自己人」的记号。

这并不是谁设计的。没有人坐下来说，我们来造一套排外的词。它是在省事这条路上，顺着长出来的。

◆ 五、新人听不懂的那几天

回到小方。

她入职的第一周，林晓看见她在护士站的角落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一个词一个词地记。「三号床」「老规矩」「上灯」「过一遍」。

林晓没有马上讲解，而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每天交班结束，让一位老护士讲一个词是怎么来的。

不讲定义，只讲那一回。

讲「上灯」那天，马姐说起了夜里的小灯，说起那位老人，说起她自己当年也是听不懂、不敢问。小方听着，慢慢抬起了头。

这件事值得停一下。同一个词，用定义讲，小方记住的是一行字；用那一回讲，小方进到了那个夜晚里。

这一回，「我们科」在讲故事的这几分钟里，又显出来一次。小方也在这几分钟里，从「新来的」往「自己人」挪了一步。

可是请别把这写成一个人的功劳。林晓只是开了个头，马姐的话、小方的抬头、旁边几个人的补充，一起把这几分钟撑起来。换一个科室，换一批人，这几分钟会是另一个样子。

◆ 六、黑话松动的那一天

定型的词不是一块石头。

陈默的调度站换了新系统以后，「压单」两个字突然不好用了。

旧系统里，「压单」是调度员手动把单子按住。新系统里，单子会自动排队，没有「按住」这个动作。老调度员还说「压单」，新来的年轻人听着就懵：压什么？系统不是自己排吗？

有一阵，站里出现了三种用法。老人说「压单」，指的是手动按住；年轻人说「压单」，指的是系统里的排队状态；还有人干脆换成「挂着」。

一个词，三个意思，同时在用。

这就是松动。词义不是被谁宣布作废的，是用的场合变了，原来那片土变了，词也跟着松开。三个月后，「压单」慢慢收拢成一个新的意思，带着一点旧意思的影子，也带着一点新系统的味道。

这时候，那一套黑话又定了一次型。

把这个过程放在一起看：长出来，稳住，成了记号，遇到变化，松开，再长。每一轮，词都比上一轮多了一层。

◆ 七、几件明天就能试的事

下面是几个具体的晚上，每个都落到一件明天能做的事。

第一个晚上。你刚进一个新团队，听见一个词听不懂。别急着装懂，也别急着问「这是什么意思」。试着问：「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多数人会很乐意讲那一回，因为那一回里有他们自己。

第二个晚上。你是带新人的人。新人记了一本子词，你想帮他。别发词汇表。挑一个词，讲它是哪一回出现的。每天一个，三周后，他懂的就不只是词了。

第三个晚上。你发现团队里的同一个词，两个人用法不一样。比如一个人说「尽快」是今天，另一个人说「尽快」是本周。别忙着判谁对，先把两个人各自的那一回摆出来：你上次说「尽快」，是哪一回？

第四个晚上。你们换了系统、换了流程，老词开始别扭。别硬要大家继续用，也别硬要立刻换新词。留一两周，让新旧用法并排放着，看哪一个自己长稳。

第五个晚上。你在一个很熟的团队里待了很久，已经忘了自己用的是黑话。试试在发给外部人的消息里，把一个词拆开写成一句话。你会发现，有些词你自己都说不清。

这几件事有一个共同点：都不要求你去「统一词义」，而是去看词义是怎么在人与人之间长的。

◆ 八、「老规矩」被拿来挡路的时候

词不只是记号，有时还是刹车。

林晓科室上个季度换了一张新的夜间评估表，格子多了几项，要多花三分钟。一位干了二十年的老护士看了一眼，说：「这不是老规矩。」

这句话很重。它不是在说表格有什么毛病，而是在说：这件事不属于「我们」。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们公司不是这么做事的。」「家里从来没有这个规矩。」说的人未必在撒谎，他心里真有一个「我们」，那个「我们」也真是一次次攒出来的。可是这句话一出口，「老规矩」就从一个装满往事的词，变成了一块挡板。

林晓没有跟她争「老规矩」是什么意思，她换了一个问法：「夜里输液泵调小声，是哪一回的事？」

老护士讲了。那一回，是一整层楼的病人被吓醒。讲到一半，她自己停了一下，说：「那是为了不吵人。」

林晓接着问：「那这张表，三分钟，能不能也是为了不吵人？有些病人夜里被叫醒，就是因为我们漏看了东西。」

老护士没有马上答应，可她把表带回去看了一晚。

这件事里有一个小小的发现：「老规矩」这个词，每一条后面都挂着一回具体的事。把那一回问出来，规矩背后的用意就露出来了；用意露出来，新做法有没有接上这个用意，就看得见了。

一个小办法：别人搬出「老规矩」挡路，你别问「这条规矩对不对」，问「这条规矩是哪一回长出来的」。这样问，不输不赢，常常还能把对方请进来一起想。

◆ 九、孩子们的黑话，比大人的快

黑话不是大人的专利。

豆豆上三年级，班里有一本小蓝本。数学老师谁没交作业，就在蓝本上记一笔。慢慢地，班里的孩子管这件事叫「进蓝」。有一天，豆豆回家说：「今天我差点进蓝，还好同桌借了我橡皮。」

外婆教了三十年书，竟然一时没听懂。

她没有说「你们现在的孩子说话真怪」，也没有端起老师的架子纠正，她问：「进蓝是怎么回事，讲给外婆听听。」

豆豆讲了：蓝本是怎么来的，谁第一次被记在上面，大家怎么笑。后来它变成一句玩笑，又变成互相提醒的话。讲着讲着，他自己也有些吃惊：原来这个词，才用了一个学期，就已经有这么多层了。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看的地方。孩子的黑话，一个学期就能长出好几层意思，也能在换了班主任之后一下子过时。大人团队里的词，要几年才长稳；孩子班里的词，几周就走一轮。

这样看去，黑话的定型和松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是任何一群人在一起时都会发生的事。区别只在快慢，在于这群人在一起的日子有多密。

外婆后来对林晓说：「我教了一辈子书，今天才知道，班上的词是每个月都在换土的。」

明天能试：问孩子一个他们最近常说的词，不问「什么意思」，问「第一次是谁说的」。他讲的时候，你听。

◆ 十、黑话也有它的公道

写到这里，要还黑话一个公道。

有人觉得，一个团队里的黑话越少越好，沟通越透明越好。这个想法有它对的地方：黑话多到外人完全进不来，团队就会变成一座小房子，窗户都关着。

可是，另一头也有问题。一个团队完全没有自己的词，每句话都要用通用语言讲清楚，那它的效率会低很多，也很难长出「我们」的感觉。

一家子也一样。咕噜这个词，外人听不懂，可全家听见就笑。这个笑，是这家人一次次说、应、误会里攒下来的，用通用语言换不来。

所以问题不在「有没有黑话」。问题在一个团队里的黑话，有没有保持松动的余地：新人能不能问，老人能不能讲出处，词义变了能不能改口。

一个词的意思被锁死，团队就会开始说「我们这儿一直是这样」。这句话里有「一直」两个字，本书在第 24 章拆过：它封住了词的来历，也封住了词的将来。

反过来，一个词能被问出处，被重讲，被改口，它就还活着。

不妨拿一个小办法自测：在你的团队里，找一个用了很久的词，问三个人它是什么意思。如果三个人讲得几乎一样，这个词可能已经定得很死；如果三个人

讲得都不同，这个词可能正在松动，或者从来没真正定过。两种情形都不是坏事，只是你得知道自己站在哪一种里。

林晓的科室里做过这样一次小小的试验。她随口问了五个人「老规矩」是什么，得到五个说法，有人说是「夜里别吵人」，有人说是「对老人客气」，有人说是「交班要交到名字」。她没有急着把五个说法合成一个，只是把它们写在白板上，放了一周。一周后，有人添了第六条。这块白板，成了「老规矩」继续长的地方。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小方。

三个月后，她在一次交班里，自己说了一句：「今晚七号床有点三号床的意思。」

没人解释，大家都点了头。

那一刻，她已经不是在学别人的词了。「三号床」这个词的意思，因为她这一句，又往外长了一点：不再只是那位老人，而是一种需要先给点光、给个名字的状态。

词义回头改了她：她开始用这种眼光看病人。她也回头改了词：她给它添了新的用法。

这就是回写。一个团队的词，是被所有说它的人一起写的；写完，又回头写这些人。

林晓后来跟人说起这件事，只说了一句：「我没教她，我就是让她知道，这些词是怎么来的。」

几件明天能试的事，收拢起来是这样：

- 听到不懂的词，问「它是怎么来的」，不问「它是什么」
- 带新人时，每天讲一个词的出处，不发词汇表
- 同一个词两种用法时，先各自讲一遍「上次是哪一回」
- 流程或系统变了，让新旧说法并排放一阵，不急着统一
- 给外人写东西时，把自己的黑话拆成一句整话，看看说不说得清

带 走 的 话

一个团队的词，不是先定义再使用，而是用着用着长出意思；想让新人进来，就讲这个词是哪一回长出来的。

小　账

哪一个「它」？这一章找到的「它」，是「词的意思就存在字典或某个老人脑子里」的想法；科室里的词，并没有这样一个先在的房东。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三号床」「老规矩」「压单」的意思，都是在一次次说、应、笑、误会里长出来的；定型后成了记号，换了系统又松开。

想 一 想

你所在的团队里，有哪个词是新人一定听不懂的？它是哪一回出现的，你还记得吗？ 你上一次改口，是因为什么？

◆

40

第 40 章

当词义被冲开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里，一家人的微信群炸了。

起因是一句话。陈默的姐姐在群里说：「爸妈年纪大了，我们做子女的，最要紧是孝顺。」

外婆周桂兰先回：「孝顺就是别让孩子操心。我这把年纪，能自己买菜就自己买。」

林晓回得慢，她刚下夜班：「孝顺不是你自己扛着。请个护工、陪去复查，才是。」

陈默的姐姐又发了一段长语音，语气有点急：「你们这是在说我没孝顺吗？」

没有人说这句话。可是每个人都觉得被说了。

这样的群，你大概也待过。吵到后来，没有人再提最初的事，只剩一个问题悬在半空：你们到底懂不懂「孝顺」？

这一章，就从这个问题往回走。本书的看法是：谁懂谁不懂，说不到点子上。点子是：一个词的意思，被冲开了。

◆ 二、同一个词，三种土

先看这三个人嘴里的「孝顺」。

外婆说「孝顺」的时候，她背后站着的是一辈子。年轻时伺候过婆婆，如今最怕的是成为负担。「别让孩子操心」是她的孝顺，也是她的自尊。

林晓说「孝顺」的时候，她背后站着的是医院的走廊：她见过太多老人，因为孩子「不想添麻烦」而拖到晚了才来。她的孝顺，是要把事做在前头。

陈默的姐姐说「孝顺」，背后站着的是另一件事：她住得远，一年回两次，总觉得欠着。「孝顺」两个字，对她来说是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

三个人用的是同一个词。可这个词在每个人那里，缠着的东西不一样：缠着的往事不同，缠着的怕不同，缠着的日子也不同。

按本书的说法，词的意思不是贴在事上的标签。它是一回回说、应、笑、误会里沉淀下来的特征，彼此缠在一起，稳住了，才叫一个词。三个人各自的沉淀不同，同一个字，落到耳朵里，就是三个东西。

谁也没有错。三片土，各自长出了一个叫「孝顺」的东西。

这一点，外婆其实比谁都明白。她教了三十年语文，见过太多学生把同一个词写成不同的意思，每一回，她都先问：「你写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想着什么？」孩子答完，她再决定要不要改。她改的是词的用法，很少改孩子脑子里的那个画面。

◆ 三、翻字典，管不管用

遇到这种吵，最顺手的办法是翻字典。

外婆教了三十年语文，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她拿出旧的现代汉语词典，找到「孝顺」，念给大家听，大意是：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的意思。

念完，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林晓回了一句：「这条里没有『陪去复查』。」

外婆愣了一下，也笑了。

字典不是没有用。它很有用：在一个词已经长得又厚又稳的时候，它能让陌生人之间对上号。你去办一份合同，就要靠字典一样的东西。

先把公道还给字典。它是前人把一个词定型以后留下的记录，记录里压着很多代人的用法。碰到一个陌生的词，查它，几乎不会错。

可是，字典记的是已经定下来的那一部分。家里这场吵，吵的恰好是还没定下来、正在三个人之间松动的那一部分。拿字典来裁，就等于拿昨天的定型，去裁今天的正在成形。

字典说的不是错话，只是这里不是它管的地方。

一个小办法：下次吵到一个词，别马上翻字典。先问一句：「你这个词，最近一回是在什么事上用的？」

◆ 四、手机把土换了

词义被冲开，这几年比从前快。

原因之一，是手机。

林晓夜班后回到家，靠在沙发上刷手机。她点开一条短视频，讲「孝顺」：画面里是一位母亲在医院等孩子，一直没有等到。她红了眼眶，点了赞。接着，手机又推给她十几条类似的视频。

陈默的姐姐在另一座城市，也刷手机。她刷到的是另一类：几位博主在讲「父母要学会放手，子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她点了赞。

两个人同样在刷「孝顺」，被喂进去的东西却不一样。

请注意这里的说法。本书不说「手机洗了脑」，也不拿数字去断言有多少人被困在多大的茧里，那需要专门的研究，本书不替谁编。本书只说一件看得见的

事：一个词每天被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话围着，它的意思就在那片土里一天天变。

从前，一个词的意思，主要靠家里人、街坊、同事互相碰着来长。碰得多，意思趋同。现在，人人手里有一面自己的屏幕，每个人的词，被不同的东西喂着，在不同的方向上长。

于是词义被冲开：同一个字，在每个人那里往不同的地方走了好几步。

一个小办法：今晚挑一个你觉得「大家都在说」的词，去问身边两个人。问他们刷到的这个词，是什么样子的。你大概会吃一惊。

◆ 五、「躺平」在三个屋子里

再看一个更吵的词：「躺平」。

陈默的侄子陈航十六岁。有一回，家里饭桌上有人提起「躺平」，陈默皱眉：「年纪轻轻，躺什么平。」

陈航没说话，低头吃饭。

在陈默的嘴里，这个词缠着的是工地上、调度站里那些「不干了」的人：撂挑子，拖着，靠别人养。对他来说，「躺平」是一个有点难听的词。

在陈航的屋里，这个词是另一回事。他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都在被分数追着走。他说的「躺平」，是周六下午关上门，一小时没人问他考了多少。

在林晓的科室里，年轻护士说「今天躺平了」，意思是：今天病区没出大事，大家难得喘口气。

三个屋子，三个意思。

本书不替谁裁决哪个才是「真正的躺平」。有一件事倒是看得清楚：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是被不同的往事和不同的日子缠出来的。

这个词在陈航的屋里，更像一台发动机在怠速：没有熄火，微微转着，等着下一段路。陈默听到的，却是熄火。同一个字落在两片土上，转出来的意思，几乎相反。

吵起来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你根本不懂什么叫躺平。」这句话说得对，也说得错。他说对了的是：两个人确实没有共同的懂。他说错了的是：不懂不是因为对方笨，而是因为词义已经被冲开了。

◆ 六、家长群里的「鸡娃」

再看一个晚上。

林晓下班回来，打开家长群。群里正吵：有位妈妈发了一条，说自家孩子周末报了四个班，「鸡娃就是要趁早」。紧接着另一位妈妈回：「鸡娃毁孩子，别拿孩子当工具。」

两条消息下面，一连串的表情。

林晓没有回。她看着屏幕，想起自己小时候被外婆管着的样子。那时没有「鸡娃」这个词，只有「抓紧」。

她注意到一件事：吵的两位妈妈，嘴里是同一个词，可第一位说的「鸡娃」，缠着的是她自己小时候没得到的机会；第二位说的「鸡娃」，缠着的是她见过的一个累垮的孩子。同一个词，一个向前挂着希望，一个向后挂着后果。

这个词在网上用了几年，已经被拉扯成很多个样子：有人拿它夸自己，有人拿它骂别人，有人拿它自嘲。群里那两位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她们吵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林晓最后回了一句：「你说的鸡娃，是你家哪一件事？」

群里安静了一阵。第一位妈妈回了：「就是想让他多接触点东西，我自己小时候没有。」第二位也回了：「我是怕他累。」

这时候，两位妈妈才第一次碰到了对方。

明天能试：在群里看见一个词吵起来，先别站队，也别回大道理。回一句：「你说的这个词，是你家哪一件事？」这一句，常常能把词拉回到事上。

◆ 七、冲开以后，要重新长一回

词义被冲开了，怎么办？

最容易的办法是裁决：谁对谁错，翻字典，问专家，找个权威说了算。

可是上面几节已经看到，这条路走不通，至少走不通得太久。因为被冲开的，不是一个知识点，而是几片土里长出来的不同东西。裁决只能让一方闭嘴，不能让这个词在家里重新有一个大家都用得上的意思。

本书给的路是笨的，也是慢的：让这个词在说、应、误会里，重新长一回。

可以分成三小步。

第一步，讲那一回。各自讲一件和这个词有关的具体的事，不讲道理。外婆讲她怎么伺候婆婆；林晓讲走廊里那位老人；姐姐讲去年春节没能赶回来。

第二步，问对方的那一回。不是质问，是真的想知道：「你说『孝顺』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

第三步，允许误会。头两轮讲，一定还会有人听岔。别急着纠正。误会不是障碍，是新意思的一部分：它告诉大家，哪里还没对上。

这三步里，没有哪一步叫「解决」。它们只是让这个词，重新在几个人之间一次次地被说、被应。意思就是这样一点点长稳的。

◆ 八、造一个家里的新词

有时候，旧词冲得太开，修不回来。

林家那场「孝顺」的吵，最后没有谁说服谁。过了几天，外婆在群里发了一句：「咱家别再用那两个字了，换个说法吧。」

大家商量了半天，最后留下来一个词：「在场」。

意思是：爸妈有事的时候，孩子能在。不一定要天天在，不一定要出钱，不一定要事事顺着。但有事的那一刻，人在，或者心在，或者电话在。

这个词，后来真在这家人里用开了。外婆打电话说「今晚在场吗」，意思是：有点不舒服，想听听声音。陈默的姐姐回「在场」，意思是：我在。

这和导论里的「咕噜」是同一回事。一个新词没有人坐下来发明，是几个人一次次用，用出了意思，又回头改了这家人说话的方式。

这里要把一件事讲清楚：造新词不等于旧词不要了。「孝顺」两个字还在，只是在这家人里，它不再必须承担所有的重量。新词接走了一部分，旧词松了一口气。

一个小办法：下次在群里吵到一个词，试着提议：我们给这件事换个说法，好不好？换的过程本身，就是大家重新对一遍的过程。

◆ 九、有些词不必拉齐

不过，也别把话说过头。

不是所有被冲开的词都需要修。

豆豆有一回回家，说他们老师讲「成功」，说考到第一名就是成功。豆豆不太服气，他说：「我昨天第一次一个人把自行车骑到小区门口，这也是成功。」

外婆听了没有纠正任何一边。她只说：「那你的成功，是一回事；老师的成功，是另一回事。」

这样的词，不必拉齐。「成功」在老师的课堂上是一个意思，在豆豆的小区门口是另一个意思，两边都有它们各自的土，各自站得住。

分辨的办法很简单：问一问，这个词的意思不一致，会不会让某件事办不成？

家里要决定怎么照顾老人，「孝顺」不一致，就会影响决定，需要对。豆豆和老师的「成功」不一致，没有哪件事所以卡住，可以并存。

有些词需要共同的意思，因为要一起做事；有些词不需要，因为它们只是各自日子里的一个说法。

分清这两种，能省下很多吵架的力气。

还有一种情形值得单独说：有人不吵了，悄悄退了群，或者只在群里发一个笑脸。

这时候别以为词义的事已经了了。词义没有被谈开，只是被放在了桌子底下。它不会消失，会在下一个春节、下一次要决定谁去照顾老人的时候，再冒出来。

外婆有个旧同事群，里面都是退休的老师。有一回为「端正」两个字，几位老师发了几十条，有人说是坐姿，有人说是品行，有人说现在的孩子不讲这个。最后有位老师退了群，一个月后又回来，发了一句：「我那天是想起了我父亲。」

大家这才发现，这个词在她那里，缠着一个很重的人。

词义被冲开以后，最难的不是对错，是把藏在词后面的那个人请出来。请出来了，词就能松开，也能重新长。

明天能试：群里有人沉默了，隔一天私下问一句，不问「你怎么想」，问「那天那个词，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什么」。

◆ 十、放回日子里

腊月过去，那个群恢复了热闹。

林晓有一次问外婆：「妈，那天群里是不是吵得挺凶的？」

外婆笑了：「吵什么，就是几个人的词对不上。后来对上了一点，也没全对上。不用全对上。」

这句话，本书觉得说得很好。

词义被冲开，不是世界出了毛病。几个人用同一个字，往不同的地方走，这是常有的事。这个时代的土变得比从前快：屏幕多了，圈子多了，说话的场合多了。词义被冲开，会更常见。

要紧的是知道这个口子是怎么回事，不必急着焊死。谁也没有笨，谁也没有坏，是几片土各自长出了不同的东西。知道了这个，吵起来的时候，还能多留一口气，去问一句：「你说的这个词，最近一回是在哪件事上？」

几件明天能试的事：

- 吵到一个词时，先问「这个词，你最近一回用在哪件事上」，不翻字典
- 今晚挑一个「大家都在说」的词，问两个人他们刷到的是什么样子
- 家里群里吵不拢，提议给这件事换一个说法，看谁愿意接
- 遇到被冲开的词，先问一句：不一致会不会让某件事办不成？不会，就让它们并存

· 吵完以后隔一天，再各自讲一遍那一回，不讲道理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走的话

词义被冲开，不是谁笨谁坏，是几片土各自长出了不同的东西；与其找人裁决，不如让这个词在说、应、误会里重新长一回。

小　账

哪一个「它」？这一章拆掉的「它」，是那本能裁决所有人的字典，和「大家本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这个默认；同一个字在三个人那里，从来不是同一个东西。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孝顺」「躺平」「成功」的意思，是各家的往事和日子缠出来的；冲开了，就在说、应、误会里重新长，也可以长出「在场」这样的新词。

想一想

你上一次和家人为一个词吵起来，是哪个词？那个词在你心里，缠着的是哪一件事？ 如果换一个说法，不用那个词，你想说的话还能不能说出来？

◆

41

第 41 章

这本书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陈默的调度站要上一套新系统。上线前一周，站长开了个会，问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太舒服的问题：「出了什么事，我们就撤回旧系统？」

没有人想答。大家都盼着新系统好。

站长不肯放过：「不写下来，到时候谁也不好意思说撤。」

于是会议室的白板上，写了三条。一，连续两个晚上派单延误超过一小时；二，同一类货物连续三次发错线路；三，夜班调度员反映系统界面一晚上卡住超过五次。

有了这三条，大家反而踏实了。新系统上线以后，哪怕有人觉得别扭，也知道别扭到什么程度才算数。

你也许在别处见过这种事：药品说明书上有一栏「禁忌」，写的是什么情形下不要用；一份合同里有一条「解除条件」，写的是什么情形下可以作废。一个东西敢写自己什么时候不能用，反而更让人敢用它。

这一章，本书要给自己写这么一栏。

◆ 二、为什么一本书要写死法

先说为什么要写。

这本书从头到尾讲的是：没有一个先坐好的「它」，一切从发生里显出来。讲到这里，它自己也得受这句话的检验。

如果本书的说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被说成对，那它就成了一个谁也碰不得的「它」：先坐好了，不会被改。这恰恰是本书一直在拆的东西。

第 22 章说过，此发生这套说法，本身也是一次发生，是一段回写。它当下稳定，不保证永远稳定。那一章讲的是道理，这一章要把道理落到纸面上：找到什么，就算本书错了。

这里的写法，守三条规矩。

第一，推翻条件写成人话，具体到「找到什么就算错」。不写「如果理论不成立」这种空话。

第二，写的是本书自己敢认的，不是替对手想一个够不着的靶子。靶子要够得着，才算数。

第三，写完推翻条件，还要写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能被推翻，和哪里最容易被推翻，是两件事。

先看推翻条件。

◆ 三、条件一：找到一个不靠互动就已显出的词义

本书的根，是口述一那句话：发生着，主语、客体，以及其他一切词语的语义，都从中显出。

这句话里最容易被检验的，是「词义从中显出」。

所以第一条推翻条件是这样的。有人给出一个词，它从未被任何人用过，也从未与任何东西碰过，却已经有确定的意思。他还能说明自己是怎么知道的。出现这样的词，第 13 章就要重写。

说得再具体一点。

比如有人说：「某个词在被说出来之前，意思就已经躺在某个地方了。」那他要拿出东西来：这个意思在哪儿？不靠这个词被用过的任何一次，他怎么知道它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别的意思？

如果他拿出的证据，最后都要回到「有人这样用过」「有人这样理解过」，那就仍是在互动里显出的，不算推翻。

如果他拿出的意思不依赖任何使用，独立可查，还能在不同的使用里当裁判，本书的这一条就站不住了。

这一条有两个常见的假反例，请先排除。

一个是「词典里早写着」。词典记的是前人用出来的意思，它是沉淀，不是先在，本书第 40 章说过。

另一个是「数学里的词，意思是严格定义的」。严格定义是一个团体把意思钉得极稳的结果，钉的过程有历史，可以追问。极稳不等于先在。

找到一个真正的先在，才算数。

◆ 四、条件二：找到一个从不被回写改动的「它」

第二条，关乎回写。

本书说，结果回头改来源；没有哪一个「它」是只出不进的。

所以推翻条件是：有人找到一个「它」，它确实承担着来源的活。它所引出的任何东西，又都改不动它，哪怕只是原则上改不动。这样的「它」一出现，第 17 章和第 22 章就要重写。

这里要小心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

有些东西稳得太好了。海边的礁石，几千年看上去没变。山里的一条老路，几代人走，几乎一个样。它们改得极慢，慢到人的一生看不出来。

这不算推翻。第 30 章给过彼发生一个公道：土极厚极稳的时候，彼发生的写法一点不差。礁石改得慢，是土厚，不是不被改。

真要推翻，要的是两件事同时成立：一，这个「它」确实承担了来源，不只是稳定；二，它确实不被回写触到，不只是回写慢。

怎么判？看有没有人在任何一个尺度上，能说明它被改过或可能被改过。如果能说明，哪怕只是原则上，它就不是那个「从不改」的「它」。

反过来，如果有人能证明某个「它」，在原则上就不可能被它引出的东西改变，同时又能说明它为什么是来源，那本书就要认错。

这一条最难找，也最干净。

◆ 五、条件三：找到有一样在另两样之前

第 15 章讲三样谁也不是老大：形状、路、土，互相写出来，谁也不先于谁。

推翻它的条件，要说得很具体。

如果有人找到一场发生，满足这样一些情形：把路撤掉，把土撤掉，形状照样长出来；而且这个形状，不是借来的，不靠任何先前长出的形状。那么「三样谁也不是老大」就错了，因为形状成了第一推动。

或者反过来：找到一场发生，土是独自先在的，路和形状都是它派生出来的，不回头改它。那「土」就成了新的老大。

这样的反例，要在日常里找，不要在玄学里找。

拿林晓急诊科的交班习惯来说。要推翻本书，就得找到一个交班习惯。它不靠任何人走过的路，也不靠科室里缠好的土，就已经出现在那里。后来的路和土，都只是它的结果。

如果这样的习惯真有，本书就得认错。

如果找到的每一个例子，仔细追问起来，都有一点路、一点土在先，只是被人忽略了，那就还没推翻。不过这里留了一个提醒：追问是有尽头的。若追问到最后，每一回都是「还有更早的路和土」，那本书也要诚实地问自己：这是发生本来如此，还是自己的说法太会往后退了？

◆ 六、条件四：彼发生的写法反而更省

第 30 章说，彼发生是此发生在纠缠极厚极稳时的特例。

这句话也可以被推翻。

有人拿出一整类发生。用彼发生的写法解释，更准、更省，也更能指导明天的事。用此发生的写法看它，只能多添几个名词，什么新东西也没看见。那么这一类发生，本书就算输。

输一类，不等于全书输。可是输得多了，本书就要收窄：从「发生都是此发生」收窄成「在某些条件下，此发生看得更清楚」。

收窄不丢人。

实验室里把条件钉死的规律，彼发生的写法照样好用。本书没有说它不好用。本书只说：它好用的那一小块地，不是全部的地。

所以这一条的写法，是留给读者的一个小测验：把你日子里的三件事，分别用彼发生和此发生各看一遍。哪一种能让你明天做得更好？

如果三件事，彼发生的看法都明显更好，那本书对你而言，就是白读了。这是实话，也是对本书最简单的检验〔待验〕。

◆ 七、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

写完推翻条件，来写最弱的地方。

这几处，是本书自己最不放心的。一共五处。

第一处，词义和物，是不是同一种发生。

第 12 章写物怎样显出来，第 13 章写词义怎样显出来，用的是同一套说法：路、土、回写、缠。可是一只苹果的重、红、脆缠在一起，和「咕噜」这个词在一家人嘴里缠在一起，是不是同一种缠？本书写成了同一种，但只给了例子，没有给出一个能分得清的判据。这是一处没焊死的地方。

第二处，第 21 章只换了题面。

知识是谁的，这道题，本书说「现象的来源者不是客体」。又说主客都是同一场发生里显出来的。

这是换了题面：把「谁在认」改成「认着，认者和被认者从中显出」。可是换了题面，不等于解了题。后面还有很多追问，比如这个「发生」自己从哪儿来。本书没有回答，只在第 22 章说它也是一次发生。读者觉得不够，是有道理的。

第三处，回写的证据，多靠日常的例子。

本书讲回写，用的是一家人的词、一个科室的习惯、一座老屋。这些人物是虚构的，不承担证据。它们能让判断落地，却不能证明判断。真要证明，要有长期的、可以反复查看的观察，本书这里是薄的〔待验〕。

第四处，涌现者在共同体之外，这一条，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归纳。

第 27 章写发生学怎样涌现，说涌现者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里出来。这是一个叙述，不是一个能一锤定音的结论。它依靠的，是对几条思想线的读法，换一种读法，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第五处，回写和反馈的界线，画得还不够硬。

第 17 章说，库房越堆越多、却不回头改生产线，就不是回写。这个说法读起来清楚，用起来却常常模糊。一个科室的习惯，到底是回头改了人，还是只是人在照着习惯做事？很多时候两样混在一起，分不开。本书给的是一条经验的尺子：看来源有没有被改。可这把尺子，还没有磨到谁拿来都能量出同一个数。

◆ 八、被问到的人，会怎么回

写到这里，会有读者想问：本书把死法写得这么清楚，不怕被人拿去推翻吗？

怕，也不怕。

怕的是，写下来就是请别人来找。不怕的是，如果真被找到了，本书想要的，本来就是这个。

林晓的科室里有一条不成文的习惯：每个月，有一个人，专门挑一件上个月做得最顺手的事，找它的毛病。叫「挑顺手」。这件事一开始很别扭，后来大家发现，顺手的事，出错最隐蔽。

本书的这一章，就是它的「挑顺手」。

被拿去推翻，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推翻了一条：本书就改这一条，同时记下它改动的理由，下一版放进后记里。

另一种是推翻了很多条：那本书就诚实地退一步，缩小自己的话，写明缩小前后的两句。

两种情形，都不是失败。一本讲回写的书，被读者回写，是它应有的样子。

◆ 九、一条反例，怎样才算数

条件写好了，还差一件事：一条反例拿来，怎样才算数。

不然会有两种坏结果。一种是反例来了，本书说「那不算」，永远不认。另一种是随便一个例子飘过来，本书就慌了。

本书给自己定三问。

第一问，这个例子里，有没有人真的追问到了底？只说一句「我觉得这个意思先就有」，不算。要说得出怎么知道的。

第二问，这个例子，是在日子里能查的，还是只能靠想象？能查的算，只能想象的，先放一放，等有了能查的版本再说。

第三问，把这个例子翻成此发生的说法，会不会比原来更说不通？若翻过来更顺，本书只能认为这个例子也在被此发生写成了；若翻过来别扭到说不通，才是一个真问题。

三问都过了，本书就认。认了，就在后记里写一笔：哪一年、哪一位读者、哪一处。

三问都不过，本书也不装作没看见，会把这个例子留着，下一版再看。

◆ 十、放回日子里：给你自己的看法写一栏

这一章最后，要把刀转一下，交到你手里。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很确定某件事，家里人也都知道你很确定。比如「这孩子就是不爱学习」「我们公司就是不行」「他这个人不会变了」。

这些话说得越久，越成了一个「它」。

本书给的小办法，就是上面这一章的缩小版：给你自己的看法，写一栏死法。

不用写很长。一句话就够，格式是：「如果我看到（某件具体的事），我就承认自己看错了。」

外婆试过一回。她一直认定豆豆「坐不住」。林晓让她写一句，她想了半天，写下：「如果他能自己连着做完一件他喜欢的事，超过四十分钟，我就不再说他坐不住。」

写完她自己都笑了。因为她想起了，上个周末豆豆拼了一个下午的积木。

一句死法，常常就是一扇窗。

陈默也试过一回，对象是他的侄子陈航。他一直说：「这孩子关上门，就是不想跟家里人说话。」

林晓让他写一句。他写了：「如果陈航肯在饭桌上主动讲一件学校里的事，哪怕只有两句，我就不再说他不想说话。」

过了两周，陈航在饭桌上，说起了班里一个同学的外号。只有两句。陈默放下筷子，愣了一下，对林晓使了个眼色。

死法写下来的好处，是它给了「改口」一个体面的门。没有它，改口像认输；有了它，改口只是兑现一句早就写好的话。

几件明天能试的事：

- 挑一个你很确定的看法，写一句「如果看到（某件具体的事），我就认错」，贴在手机备忘录里
- 家里吵到一个结论，各自先写一条「找到什么，我就改口」，再开口
- 给自己的一个老习惯，写一条「什么情形下，这个习惯就不该留了」
- 每个月挑一件做得最顺的事，找它的毛病，试一次「挑顺手」
- 读完这本书，把你觉得它最不对的一处，写下来，留着

最后，一句话要说在前面，也要说在后面：此发生也只是一站。它在这条路上，让一些东西看得更清楚，也遮住了一些东西。前面还有人要走，后面也会有人把它拆开重装。本书不替他们封顶，也不盼着被供起来。

带走的话

敢给自己的看法写下「找到什么就算错」，这个看法才活着；一本讲发生的书，也要把自己放回发生里，等着被读者回写。

小　账

哪一个「它」？这一章要拆的「它」，是本书自己；它不能是一个只许被相信、不许被改的东西，所以要写下找到什么就算它错了。

主语先坐着，还是长出来？本书的说法是在一次次的读、问、错里长稳的；它也会在被读者回写之后松动、收窄，或者让位给别的写法。

想一想

你最确定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如果要为它写一栏死法，你会写「看到什么就认错」？ 读完这本书，你觉得它最先该被改的是哪一处？

◆

结语

再说一遍「下雨了」

◆ 一、一年以后

周桂兰七十二岁这年秋天，坐在阳台上翻那本旧备课本。翻到一半，窗外下起了雨。

屋里，豆豆喊了一声：「外婆，下雨了。」

外婆应了一句「是啊」，接着翻她的本子。没有人问：谁下的？

这个画面，本书在第 1 章就摆过。中文说「下雨了」「天亮了」，用不着主语。英文、德文不行，非得塞进一个空的 It、Es。那个 It 不指任何东西，语法却非它不可。

本书拿它做了总比喻：彼发生，就是那个非塞不可的 It。

走了四十一章，这一章回头结账。账不长，三件事：判词再验一遍，五个默认逐条点一遍，最后问你，从这本书里带走什么，又把什么留在原处。

◆ 二、判词再摆一次

先把判词摆在桌上，一个字不改：

彼发生先有主语，再让主语去发生；此发生先有发生，主语、客体和每一个词的意思，都从中显出。

前一半，是本书还给所有彼发生的公道。

亚里士多德、达尔文、皮亚杰、胡塞尔、黑格尔，还有讲宇宙开端的人，各自看见了真东西。变化是真的，历史是真的，知识会长，意义会沉淀，矛盾会推着事往前走。这些看见，本书一条也没有收回。你要是翻回上篇，会发现每一章都先还了公道。

后一半，是本书指出的那一步。他们每一家，都在开讲之前，先把一个「它」请到了座位上。种子、物种、主体、先验自我、精神、宇宙，名字各不相同，座位是同一个座位。

你想一想，这个座位上该坐谁，是在题目里就问好了的。所以才有那句随身的话：

彼发生把「谁在发生」当答案藏进了题目里；此发生把它重新变回了题目。

◆ 三、五个默认，逐条验过

第 9 章列过彼发生的五个默认。现在一条一条看，每一条在中篇和下篇里，被换成了什么。

第一个默认：承载者先在。总有一个先坐好的「它」，发生只是它的履历。

上篇每一家都有这样一个它：胚胎里蜷着的小人，橡子里写好的橡树，一个物种，孩子心里等着长大的成人逻辑，先验自我，精神，宇宙。

中篇换掉的，正是这一条。第 10 章，尼采和利希滕贝格已经走到门口：闪电和它的闪是一件事，「做者」是语法加在「做」上的。

第 11 章，豆豆两岁多以前叫自己「豆豆」，一次次被叫、被抱、被拒绝、被抢了玩具，「我」才在这些事里显出来。

第 12 章，一只苹果也是这样：手上的重、眼里的红、咬下去的脆，缠在一起稳住了，才叫「苹果」。

验下来的结果是：主语和客体，都是在发生里显出来的，不是发生开场前就坐好的。

第二个默认：规律可重复，发生可重播。

这一条在实验室里一点不差。可第 18 章指出，有一类发生不可重走，计入即毁：豆豆第一次一个人坐公交的那个下午，谁也重播不了。可重复，是一次性的发生长稳以后的特例，不是反过来。

第 30 章替这个特例还过公道：同样的橡子年年落在同一片地里，长成橡树，彼发生说得完全对。

第三个默认：因在前，果在后，单向。

第 15 章、第 16 章把这条换成了一个圈。形状、路、土，三样互相写出，谁也不是第一推动；路和土之间张力攒到一定地步，形状换了，又回头改路、改土，新的张力又起。林晓急诊科里那个新的交班习惯，陈默的调度站换系统的那三个月，走的都是这个圈。

在这个圈里，找不到一个可以指着说「就是它先动的」的点。

第四个默认：过去定了，结果不改来源。

第 17 章的回写，就是对这一条的回答。树叶和果子落下来，回头改了土；几十年住出来的「家」的样子，回头改了一家人的脾气。库房越堆越多，却不改生产线，那是存档，不是回写。

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让回写只准朝后。第 7 章已经点过那个盖子。

第五个默认：词先在，世界在词里发生。

第 13 章、第 14 章把词放回了发生里。「咕噜」不在字典里，是一家人一次次说、应、笑、误会，长出来的；「破防」的意思几年里变了形；外婆教了三十年的「端正」，在她嘴里一直在改。

连「发生」这个词，也在发生。说它的那一刻，它的意思正在显出来。没有一个站在外面的元语言，可以把这个词按在桌上量。

五条验完，没有一条是靠一句口号换掉的。每一条的底下，都垫着一个具体的晚上：外婆的备课本，豆豆的「我」，林晓科室的交班，陈默的调度站。换掉一个默认，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换得过去，才算换了。

五条验完。

◆ 四、上篇各家，各自停在哪里

五个默认是压缩的说法。展开来看，上篇每一家，停的地方都不一样，也各有各的好。

预成论看见的是：发生需要一个依据，没有依据，一粒种子怎么长出一个人来？渐成论看见的是：形状是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不是缩着的小人展开。两派吵了一百多年，吵的是「人怎样展开」，没有人问那个要展开的「它」是哪儿来的。

亚里士多德把变化当了真。他不肯像巴门尼德那样，说变化只是假象。可橡子里早写好了橡树，发生就只是走到写好的终点。他那片土，是年年落橡子的林子，这样的土里，这个看见一点不差。

达尔文第一次把「种」写成了长出来的、会分叉的。他停下的地方，是把环境当成了现成的舞台，生物在台上演。后来的生态位构建，往前走了一步：生物也在改舞台。

皮亚杰第一个把知识写成孩子身上长出来的东西。可主体和环境先坐好了，阶段表也先排好了，通往成人逻辑的那个终点，是在孩子出生前就画好的。

胡塞尔离此发生最近。意义在时间流里沉淀，这一句，本书拿来就能用。他停下的地方，是沉淀都住在先验自我的屋里。口述二说，从 SDE 看，他是发展的修补，不是颠覆的革命。

黑格尔把矛盾写成了发动机，这是了不起的事。可终点早知道，回写又被加了盖子，只准朝后。

讲宇宙开端的人，让宇宙有了历史。本书只看他们说法里的语法：开端是一个点，点之前的时间、空间、定律，是先坐好的舞台。物理学自己的题，本书不评判。

七家放在一起看，每一家都对，每一家都在某一处先放了一个「它」。放的位置不同，放的东西不同，放这个动作，是同一个。

◆ 五、一张总表

把验过的东西排成一张表，查起来方便。表只是方便，不是两个阵营：下面右边那一列，也只是一站。

	彼发生	此发生
主语	先坐好，再去发生	在发生里显出来
客体	一直在那儿等着被发现	一次次看、摸、找，缠出了「一直在」
词义	先在字典里，或先被谁定下	在说、应、误会里长出来，有厚薄，会松动
发动者	一个推动者，或一套永恒的定律	路和土之间的张力
因果	因在前，果在后，一条线	三样互相写出，成一个圈

	彼发生	此发生
过去	定了，结果不改来源	回写：结果回头铸造起点
规律	可重复，可重播	可重复是稳住以后的特例；有一类发生不可重走
状态	只认定型那一段	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三种状态轮着来
知识	客体的，或主体的	从主体、客体、互动同时显出的特征，亏空在「客体是什么」
说的人	站在发生外面说	说的人和说的话，都在发生里
这套理论自己	宣称在发生之外	承认自己是发生的一段，是一次回写
对「它」的态度	把「它」当答案	把「它」重新当作题目

◆ 六、在机器的时代

第 29 章讲过，今天有一台没有主语的说话机器。

它的每一句输出，都是一次统计的发生：没有一个先坐好的「说话者」，词义在海量用法的缠绕里显出来。这恰好是本书这副眼镜最方便用的地方。

可社会转头就把它登记成了新的发现装置。「AI 发现了」「算法是客观的」，这样的话，每天都在说。把无主语的发生，认成了有主语的发现，这是此发生被认成彼发生的最新一次。你每天刷到的好几条消息，大概都是这样说的。

不夸大，不神化，不恐慌，只留三把刀。查训练集，看谁的文本进了土。查目标函数，看它被拿去优化什么。查部署，看基准是谁定的。

三把刀问的，仍是同一个问题：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

表里有一个地方，值得多看一眼：最后一行。

彼发生把「它」当答案，此发生把「它」当题目。这一行，是整张表的钥匙，上面十一行，都是它的不同样子。读表的时候，不必背十二行，记住这一行，别的行可以自己推出来。

还有一点，表只能写成两列，生活却不是两列。

豆豆家里，今天的一句话，既有彼发生的口气，也有此发生的影子：外婆说「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说完又笑着补一句「也看他今年遇上谁」。同一张嘴，两种语法。这很正常。本书要的不是换掉这张嘴，是让说话的人听得出，自己此刻用的是哪一种。

◆ 七、从这本书带走什么

带走三样，都小，都明天能用。

第一样，一个问题。你听见一句有主语的话，就问：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

「这孩子本来就聪明。」「我们家已经定了。」「他这个人永远这样。」每一句里都坐着一个先坐好的它。问一句，不是为了反驳谁，是为了看清这个座位是什么时候、被谁摆在那儿的。

第二样，三个封口词。永远，封住回写；已经，封住来历；不可能，封住别样。第 24 章教过怎样抓。听见了，先别急着同意或不同意，数一数它在一天里出现了几次。

第三样，一副回写的眼光。你看一样东西，除了问它怎么来的，还要问：它长稳以后，回头改了什么？

明天能试：今晚吃饭的时候，听一听家里哪个词的意思，比去年厚了一点，或者薄了一点。不用纠正，只记下来。

◆ 八、留下什么

有几样东西，本书特意留在原处，没有带走。

留下的第一样，是对彼发生的公道。土极厚极稳的时候，彼发生一点不差。实验室里钉死条件，规律可重复，是对的。本书不想从这些地方搬走任何一块砖。

留下的第二样，是本书自己的死法。第 41 章写了推翻条件，附录五又写了一遍。找到一个不靠任何互动就已显出的主语，或者一个从不被回写改动、又确实承担来源的「它」，本书这句判词就要改。

留下的第三样，是还没解完的题。第 20 章说了知识的亏空，第 21 章只是把题面换了，没有给出完整的解。词义的显出和物的显出，是不是同一种发生，本书标的是「待验」。

本书还欠着几笔账，不躲。欠亚里士多德的是：他把变化当了真，这一点，本书的每一章都踩在上面。欠胡塞尔的是：意义在时间里沉淀，本书的回写，是顺着这条线接下去的。欠尼采和利希滕贝格的是：他们最早在语法里听出了那个空的 It。

这些账，不是客气话，是写在本书地基里的。

留下的第四样，空着，留给你。你可以拿它写自己的来历。附录六有三十天的练习，每天一行，是给你的回写留的位置。

◆ 九、给三种读者的一句话

给只想要一个结论的人：别急着问「是谁做的」，先看这件事是在什么土里、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

给带孩子的人：孩子的样子，是在家、学校、伙伴、身体缠成的土里一路长出来的，又回头改了这片土。第 31 章到第 33 章，写的都是这件事。

给在组织里做事的人：岗位和人，是一起长出来的；团队的黑话，会定型，也会松动。第 37 章到第 40 章，请再翻一遍。

◆ 十、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

只记一件事，就记这一问：这个「它」是谁？它从哪儿来？

能问这一句，就够了。别的，都会在你的日子里，自己长出来。

◆ 十一、回到「下雨了」

雨下到傍晚才小下去。

阳台上，外婆合上备课本。那本子里每一页，都是几十年里沉下来的一层。没有哪一层是一个先在的「我」写的，可翻开来，每一页都像她。

豆豆跑出来，趴在栏杆上，伸出手去接。

他没有问谁在下雨，也没有问雨是从哪里开始的。你小时候接过雨吗？他只是接着。

晚饭的时候，一家人说起这场雨。陈默说，路上堵了一个钟头；林晓说，夜班的同事怕是要淋着回；外婆说，她的老屋，下雨天听得见瓦响。

同一场雨，在三个人嘴里，是三种东西：堵车，夜班，瓦响。没有谁说错。也没有一场躺在那里、等着被三个人各看一眼的雨。每一个说法，都是这场雨在那一刻、在那个人的日子里，显出来的样子。

这些话说出来，又回头落进了这一家人的土里：下次再下雨，陈默会早走一点，林晓会给同事留一把伞，外婆会把窗关小一点，好留着听瓦响。

这本书从「下雨了」开始，也从这里收。主语不必先到场，雨也照样下。「下」这个字的意思，「雨」这个字的意思，连同接雨的这只手、这个叫豆豆的孩子，都在这场雨里一点一点显出来。

发生着。

◆

参考书目

书目分九类，类内大体按初版年份排。作者在前，书名用中译通行名，外文原名用斜体括注；年份取初版年份，古代著作只写世纪或「先秦」。译者与中译本版本不在此标，出版前据通行译本逐条补齐。凡正文标〔待核〕所涉的篇目与节号，统稿时据此逐条查对。本系列各卷与德麦国际专著均为 2026 年出版。条目前的编号全书连续。

一、发生的老说法（哲学经典）

1. 赫西俄德：《神谱》（Theogonia），约公元前 700 年。
2. 巴门尼德：《论自然》（Peri physeos，残篇），约公元前 5 世纪上半叶。
3. 柏拉图：《蒂迈欧篇》（Timaios），约公元前 360 年。
4.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Physica），公元前 4 世纪。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etaphysica），公元前 4 世纪。
6. 亚里士多德：《论生成与消灭》（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公元前 4 世纪。
7. 亚里士多德：《动物的生成》（De generatione animalium），公元前 4 世纪。
8.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De anima），公元前 4 世纪。
9. 奥古斯丁：《忏悔录》（Confessiones），约 400 年。
10.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1265—1274 年。
11. 笛卡尔：《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 年。
12.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 年。
13. 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a），1677 年。
14. 洛克：《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89 年。
15. 莱布尼兹：《单子论》（Monadologie），1714 年写成。

16. 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约 1704 年写成，1765 年刊行。
17. 休谟：《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 年。
18.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 年。
19. 利希滕贝格：《草稿本》（Sudelbücher），18 世纪后期写成，身后刊行。
2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 年。
21.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1783 年。
22. 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 年。
23.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1794 年。
24.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1800 年。
2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 年。
26. 黑格尔：《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1812—1816 年。
27.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8 年。
28. 尼采：《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1872 年。
29. 尼采：《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1886 年。
30.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 年。
31.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1889 年。
32.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L'évolution créatrice），1907 年。
33. 胡塞尔：《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1900—1901 年。
34.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第一卷），1913 年。
3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 年。
36. 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法文版），1931 年。

37.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1936 年。

38. 胡塞尔：《经验与判断》（Erfahrung und Urteil），1939 年。

39. 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Analysen zur passiven Synthesis），20 世纪 20 年代讲稿，1966 年整理刊行。

40. 萨特：《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1943 年。

41.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1945 年。

42. 杜威：《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1925 年。

43.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1929 年。

44.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1934 年。

4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1960 年。

46.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 年。

47. 福柯：《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 年。

48. 德里达：《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967 年。

49. 福柯：《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 年。

50.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 年。

51.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1981 年。

二、生物学与胚胎学

52. 哈维：《论动物的生成》（Exercitationes de generatione animalium），1651 年。

53. 哈特索克：《屈光学论文集》（Essai de dioptrique），1694 年。

54. 沃尔夫：《发生论》（Theoria generationis），1759 年。

55. 邦内：《关于有机体的思考》（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orps organisés），1762 年。

56. 冯·贝尔：《动物发育史》（Über Entwickelungsgeschichte der Thiere），1828—1837 年。

57. 达尔文：《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 年。
58. 海克尔：《普通形态学》（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1866 年。
59. 孟德尔：《植物杂交试验》（Versuche über Pflanzen-Hybriden），1866 年。
60.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 年。
61. 魏斯曼：《种质》（Das Keimplasma），1892 年。
62. 达西·汤普森：《生长与形态》（On Growth and Form），1917 年。
63. 巴特利特：《记忆》（Remembering），1932 年。
64. 施佩曼：《胚胎发育与诱导》（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Induction），1938 年。
65. 薛定谔：《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1944 年。
66. 沃丁顿：《基因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the Genes），1957 年。
67.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 年。
68. 古尔德：《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Ontogeny and Phylogeny），1977 年。
69. 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1982 年。
70. 吉尔伯特：《发育生物学》（Developmental Biology），1985 年。
71. 奥亚马：《信息的个体发生》（The Ontogeny of Information），1985 年。
72. 古尔德：《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1989 年。
73. 考夫曼：《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Order），1993 年。
74. 莱旺廷：《三螺旋》（The Triple Helix），2000 年。
75. 奥德林-斯米、莱兰、费尔德曼：《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2003 年。
76. 韦斯特-埃伯哈德：《发育可塑性与进化》（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and Evolution），2003 年。
77. 贾布隆卡、兰姆：《进化的四个维度》（Evolution in Four Dimensions），2005 年。

三、心理学与发生认识论

78. 鲍德温：《儿童与种族的心理发展》（Mental Development in the Child and the Race），1895 年。

79. 詹姆斯：《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 年。

80.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1900 年。

81. 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Le langage et la pensée chez l'enfant），1923 年。

82. 皮亚杰：《儿童的世界概念》（La représentation du monde chez l'enfant），1926 年。

83. 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Myshlenie i rech'），1934 年。

84.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1934 年。

85. 皮亚杰：《儿童智力的起源》（La naissance de l'intelligence chez l'enfant），1936 年。

86. 皮亚杰：《儿童关于现实的建构》（La construction du réel chez l'enfant），1937 年。

87. 皮亚杰、什明斯卡：《儿童的数的概念》（La genèse du nombre chez l'enfant），1941 年。

88. 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 年。

89. 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La psychologie de l'enfant），1966 年。

90. 皮亚杰：《结构主义》（Le structuralisme），1968 年。

91. 鲍尔比：《依恋》（Attachment），1969 年。

92.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L'épistémologie génétique），1970 年。

93. 吉布森：《视知觉的生态学方法》（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1979 年。

94. 瓦雷拉、汤普森、罗施：《具身心智》（The Embodied Mind），1991 年。

95. 戈普尼克：《宝宝也是哲学家》（The Philosophical Baby），2009 年。

四、语言与意义

96. 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1836 年。
97.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 年。
98. 弗雷格：《论意义和指称》（Über Sinn und Bedeutung，论文），1892 年。
9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 年。
100. 萨丕尔：《语言论》（Language），1921 年。
10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 年。
102. 奥格登、理查兹：《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 年。
103. 叶斯柏森：《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1924 年。
104. 沃洛希诺夫（一说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 年。
105. 沃尔夫：《语言、思维与现实》（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1956 年。
106. 乔姆斯基：《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1957 年。
107. 蒯因：《语词和对象》（Word and Object），1960 年。
108.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 年。
109. 乔姆斯基：《句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1965 年。
110. 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66 年。
111. 塞尔：《言语行为》（Speech Acts），1969 年。
11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1953 年。
113. 莱可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1980 年。
114. 戴维森：《真理与解释研究》（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1984 年。
115. 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Origi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2008 年。

五、过程哲学与当代近邻

116.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1925 年。
117.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1929 年。
118. 怀特海：《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1933 年。
119. 西蒙东：《个体及其物理—生物学的发生》（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1964 年。
120.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1968 年。
121. 德勒兹：《意义的逻辑》（Logique du sens），1969 年。
122. 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Mille plateaux），1980 年。
123. 马图拉纳、瓦雷拉：《自创生与认知》（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1980 年。
124. 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1991 年。
125. 拉图尔：《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2005 年。
126. 梅亚苏：《有限性之后》（Après la finitude），2006 年。
127. 巴拉德：《遇到宇宙中途》（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2007 年。
128. 汤普森：《生命中的心智》（Mind in Life），2007 年。
129. 哈拉维：《与麻烦同在》（Staying with the Trouble），2016 年。

六、宇宙学与物理

130.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 年。
131.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Die Grundlage der allgemeinen Relativitätstheorie，论文），1916 年。
132. 勒梅特：《一个质量恒定、半径增大的均匀宇宙》（论文），1927 年。
133. 爱丁顿：《物理世界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1928 年。
134. 哈勃：《河外星云的距离与视向速度的关系》（论文），1929 年。
135. 勒梅特：《从量子论看世界的开端》（论文，载《自然》），1931 年。
136. 勒梅特：《原始原子假说》（L'hypothèse de l'atome primitif），1946 年。

137. 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Physics and Philosophy），1958 年。
138. 温伯格：《最初三分钟》（The First Three Minutes），1977 年。
139. 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La nouvelle alliance），1979 年。
140. 玻姆：《整体性与隐缠序》（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1980 年。
141. 霍金：《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1988 年。
142. 罗韦利：《关系量子力学》（Relational Quantum Mechanics，论文，载《国际理论物理学杂志》），1996 年。
143. 普里戈金：《确定性的终结》（La fin des certitudes），1996 年。
144. 古斯：《暴涨的宇宙》（The Inflationary Universe），1997 年。
145. 斯莫林：《时间重生》（Time Reborn），2013 年。
146. 罗韦利：《时间的秩序》（L'ordine del tempo），2017 年。
147. 罗韦利：《赫尔戈兰》（Helgoland），2020 年。

七、中国思想

148. 《周易》（含《易传》），先秦至汉初。
149. 《论语》，先秦。
150. 《老子》，先秦。
151. 《孟子》，先秦。
152. 《庄子》，先秦。
153. 《荀子》，先秦。
154. 《淮南子》，约公元前 139 年。
155. 龙树：《中论》，约 2 世纪。
156. 许慎：《说文解字》，约 100 年。
157. 王弼：《老子注》，3 世纪。
158. 郭象：《庄子注》，3 世纪末至 4 世纪初。
15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1190 年。
160. 王阳明：《传习录》，1518 年。

16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1—1934 年。

16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1937 年写成。

163.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 年。

164.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 年。

165.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1957 年。

166.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1963 年。

167.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1968 年。

168. 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 年。

169.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 年。

170. 葛瑞汉：《论道者》（Disputers of the Tao），1989 年。

171. 于连：《势：中国的效力观》（La propension des choses），1992 年。

八、AI 与认知科学

172. 维纳：《控制论》（Cybernetics），1948 年。

173. 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论文），1948 年。

174. 图灵：《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论文），1950 年。

175. 西蒙：《人工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1969 年。

176. 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What Computers Can't Do），1972 年。

177. 赫夫施塔特：《哥德尔、艾舍尔、巴赫》（Gödel, Escher, Bach），1979 年。

178. 塞尔：《心灵、大脑与程序》（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论文），1980 年。

179. 马尔：《视觉》（Vision），1982 年。

180. 鲁梅尔哈特、麦克莱兰等：《并行分布式处理》（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1986 年。

181. 明斯基：《心智社会》（The Society of Mind），1986 年。

182. 威诺格拉德、弗洛雷斯：《在设计中理解计算机与认知》（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1986 年。

183. 丹尼特：《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1991 年。

184. 布鲁克斯：《没有表征的智能》（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论文），1991 年。

185. 平克：《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1994 年。

186. 罗素、诺维格：《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1995 年。

187. 克拉克：《现身》（Being There），1997 年。

188. 克拉克、查尔默斯：《延展心灵》（The Extended Mind，论文），1998 年。

189. 卡尼曼：《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2011 年。

190. 古德费洛、本吉奥、库维尔：《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2016 年。

191. 瓦斯瓦尼等：《注意力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论文），2017 年。

192. 本德等：《论随机鹦鹉的危险》（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论文），2021 年。

九、SDE 与本系列

193. 王德生：《SDE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年。

194. 王德生：《发现与发生》（德麦国际第 76 号），2026 年。

195. 王德生：《SDE三方程导论》（德麦国际第 51 号），2026 年。

196. 王德生：《超越波普尔：从多次性科学到一次性发生》（德麦国际第 226 号），2026 年。

197. 王德生：《三视角发生学导论》（德麦国际第 230 号），2026 年。

198. 王德生：《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年。

199.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年。

200.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年。

201.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尼采》，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年。

202.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怀特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年。

203.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德勒兹》（专栏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年。

204.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哈贝马斯》（德麦国际第 172 号），2026 年。

205. 王德生、李昕：《谈尼采视角主义的错误》（德麦国际第 259 号），2026 年。

附录

附录六件，供查、供对、供练。正文里的每一个判断，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来历、它的边界和它的推翻条件。

附录一是口述命题登记，写明本书承重的几句话是谁、哪一天说的，落在哪几章。附录二是两张速查表，一张查五个默认怎样被替换，一张查上篇各家先坐好了哪个「它」。附录三列十个常见的误读，每条两三句。附录四是引文核验总表，全书标〔待核〕的地方都汇在这里。附录五写本书自认最弱的四处和四条推翻条件。附录六是三十天练习，每天一行，在日子里抓那个「它」。

读正文时碰到一句话想查出处，翻附录四；读完中篇想回头看全局，翻附录二；怕自己读偏了，翻附录三；想自己试一试，翻附录六。

附录一

口述命题登记

本书承重的几句话，来自王德生博士的口述，照原话登记，不改写成别的术语。写法令是对中篇与尾篇所有 SDE 段落的要求。

编号	原话	日期	落在哪几章
口述一	「发生着，主语，客体，其他的词语的语义，都在从中显出。」（全书的根）	2026 年 10 月 20 日	前言，第 1、13、14、21 章
口述二	从发现到发生是典范转移、新本体论的诞生，不能靠外部理论碰撞来理解；是发现学系统里面的种种理论进行混沌碰撞，形成自组织，最后涌现出发生学。涌现者必然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诞生，而是在共同体之外诞生。从 SDE 看，胡塞尔仍只是发展的修补，不是颠覆的革命。	2026 年 10 月 20 日	第 6、27 章
口述三	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式子不假，亏空在其中一个变量上：客体究竟是什么？康德走到这一步（物自体），把亏空封住而非补上；尼采没有解决康德这道题。现象的来源者并不是客体。亏空的第二处：主体、客体真的先于互动存在吗?	2026 年 8 月 22 日	第 20、21 章
口述四	世界是发生学的；三界是显露与意义目标结合、回写沉淀而成；物＝视觉、听觉、触觉的发生形成的特征互相纠缠而成的聚合体，并非客观存在；特征纠缠就是对比的回写；类比：树叶果子回写土壤。	2026 年 10 月 6 日	第 12、17 章
写法令	用 SDE 定义概念时，不以「一个人」做主语去看穿、决定——那仍是旧本体论；要写成 SDE 运行态，主体是显影的结果，不是发动者。	王德生	中篇与尾篇

附录二

彼发生与此发生对照速查表

表一　五个默认，五个替换

彼发生的默认	此发生的替换	主场章
一，承载者先在：总有一个先坐好的「它」	主语、客体都在发生里显出，没有先坐好的「它」	第 10、11、12 章
二，规律可重复，发生可重播	有一类发生不可重走；可重复是稳住以后的特例	第 18 章，保底见第 30 章
三，因在前，果在后，单向	形状、路、土三样互相写出，谁也不是第一推动；张力、改形、回写成圈	第 15、16 章
四，过去定了，结果不改来源	回写：结果回头铸造起点	第 17 章
五，词先在，世界在词里发生	词义在发生里显出，「发生」这个词自己也在发生	第 13、14 章

表二　上篇各家，先坐好了哪个「它」

各家	他看见了什么	先坐好的「它」	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
预成论与渐成论（第 2 章）	渐成论看见了「一步一步长出来」，预成论看见了发生需要一个依据	要被展开或要长成的那个形式、蓝图，后来是基因程序	土极厚极稳，同一物种年年重走同一条发育路径时
亚里士多德（第 3 章）	变化是真的，不是假象	形式与终点，橡子里早写好了橡树	同一片林子年年种橡子，终点年年一样时
达尔文（第 4 章）	「种」是长出来的、会分叉的	可回溯、可重播的历史与规律；环境当作现成的舞台	选择压力和环境相对稳定、可以当背景处理的时段

各家	他看见了什么	先坐好的「它」	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
皮亚杰（第 5 章）	知识是在孩子身上长出来的	先坐好的主体与环境，先排好的阶段，通往成人逻辑的终点	孩子、课堂与测验条件都钉死，阶段表就像一把好用的尺子
胡塞尔（第 6 章）	意义在时间流里沉淀	先验自我，所有沉淀都住在它屋里	把「自我」当作稳定的工作假设来描述意识的结构时
黑格尔（第 7 章）	矛盾是发动机，发生在理性本身里	早知道的终点，绝对知识；回写只准朝后	一个制度或一门学问已经长定，回头梳理它的来路时
宇宙开端叙事（第 8 章）	宇宙是有历史的	先在的时间、空间、定律，或一个推动者	在物理学自己的题里，它说得怎样不归本书评判；本书只看叙事里有没有先坐着的它

附录三

十大常见误读

◆ 一、此发生等于一切都是主观的

误读：既然主语和客体都是显出来的，那就是各人想怎样就怎样。

其实：显出，是在一次次的看、摸、说、应里缠成的，别人拿不走，自己也改不了发生过的那一次。第 12 章讲的苹果，重量在手上，红在眼里，脆在嘴里，三样缠稳了才叫苹果，没有哪一样是一个人随口说出来的。

◆ 二、此发生等于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有

误读：说无主语的发生，就是从零里蹦出东西来。

其实：一锅粥里什么都在，只是还没分开（第 19 章）。导论先清过这个误会：本书反对的是先坐好的「它」，不是前面没有东西。

◆ 三、此发生反对科学规律

误读：不信规律可重复，就是不信科学。

其实：第 30 章写得明白，土极厚极稳时，规律可重复，实验室里一点不差。本书只是说，可重复是稳住以后的特例，不是全部。

◆ 四、此发生等于没有事实

误读：一切都在发生，所以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其实：每一次发生都是事实，发生过的就改不了。变的是它回头写进土里以后，下一次怎样发生。

◆ 五、此发生等于人没有主体性

误读：主语是显出来的，那人就成了被摆布的木偶。

其实：「我」是显出来的，不等于没有「我」。第 11 章里，豆豆说出第一个「我」以后，从此有了「我的」、有了「不要」，这些回头改了整个家。

◆ 六、此发生等于词义随便定

误读：词义是长出来的，所以谁都可以说了算。

其实：词义有厚薄。用的人多、用得久，意思就稳；一个人单方面宣布，写不进土里，就不算数。第 13 章里的「咕噜」，是全家人一起说出来的。

◆ 七、此发生等于否定一切旧理论

误读：本书拆了上篇九章，就是说前人全错了。

其实：每一章都先还公道。彼发生在土极厚极稳时一点不差（第 30 章）。本书写的是「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两步」。

◆ 八、此发生等于已经解决了知识的亏空

误读：第 21 章说现象的来源者不是客体，就是给出了答案。

其实：第 21 章只是给这道题换了题面，本书自己在附录五里把它列为最弱处之一。

◆ 九、此发生等于东方思想早就说过

误读：庄子、《易传》、老子，不都说过吗？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土。「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齐物论》）是一个旁证，本书引它，不把它当成同一个说法。

◆ 十、此发生自己站在发生之外

误读：既然说一切都在发生，那这套说法就是最后的真理。

其实：第 22 章说得相反。这套说法本身也是发生的一段，是一次回写；当下稳定，不保证永远稳定。

附录四

引文核验总表

凡本书标〔待核〕之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文。读到这样的句子，请当成「大意如此」，不要当成原话。2026 年 10 月 20 日，本书对总表 56 条做了一次网络检索核对（查的是出版社与图书馆目录、斯坦福哲学百科、原典电子版与学术数据库；逐字与页码以纸本为准，这次没有逐字对过纸本）。结果：34 条大意与出处相符，17 条有出入，已在正文里改正，另有 1 处（第 10 章利希滕贝格与尼采相隔的年数）一并改正；5 条没有查到，仍保留标记：第 5 章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的页码；第 12 章皮亚杰《儿童的现实建构》的中译书名与月龄；第 28 章西蒙东「伴生环境」一词是否见于该书；第 30 章皮亚杰跨文化研究里「次序大体相同」一说；导论里《现代汉语词典》「咕噜」条的原文。正文里保留〔待核〕的句子，大意已查对过，逐字与页码仍请以通行版本为准；读者查到不同的，请告诉我们。

先列已知的待核条目：

1. 利希滕贝格《草稿本》K 卷第 76 条「它思」：第 1 章、第 10 章。〔待核〕
2. 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第四沉思，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的节号：第 6 章。〔待核〕
3. 尼采《善恶的彼岸》第 17、20 节论语法：第 25 章。〔待核〕

其余各章〔待核〕条目见下表（按章排列）。

章	内容	待核之处
导论	《现代汉语词典》「咕噜」条	释文与版本
第 1 章	西班牙语 Llueve 不带主语；古希腊「宙斯在下雨」	用例出处
第 2 章	哈特索克 1694 年小人图的性质	原图说明

章	内容	待核之处
第 2 章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第六卷鸡胚跳动的心脏	卷章行码
第 2 章	哈维《论动物的生成》（1651 年）扉页「一切来自卵」	扉页原文
第 2 章	沃尔夫的「本质力」；预成论与渐成论之争的年代	出处
第 3 章	橡子与橡树之例是否出自亚里士多德原文	原文出处
第 3 章	《物理学》第二卷「总是或多半」	行码
第 4 章	「适者生存」出自斯宾塞（1864 年），达尔文第五版（1869 年）采用	年份与版次
第 4 章	康威·莫里斯《造物的解答》（2003 年）、勒沃汀（1983 年）	书名译法与年份
第 5 章	麦加里格与唐纳森（1974 年）、盖尔曼与加利斯特尔（1978 年）	实验与书名细节
第 5 章	皮亚杰「知识来自互动」	《发生认识论原理》页码
第 6 章	胡塞尔转向发生现象学的时间（约 1920 年前后）	年份
第 6 章	《笛卡尔式的沉思》第四沉思论发生	节号（约第 37—39 节）
第 6 章	晚年 C 手稿「原自我」「活的当下」	手稿编号
第 7 章	黑格尔 1806 年致友人信「世界精神骑马」	书信出处
第 7 章	《精神现象学》序言与导言诸语	节号
第 7 章	「正反合」与沙利拜乌斯（1837 年）的讲法	出处
第 8 章	《三五历纪》盘古开天	原文
第 8 章	亚里士多德论世界无始、「不被推动的推动者」	《物理学》第八卷、《论天》第一卷、《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七章
第 8 章	奥古斯丁「时间与世界一同被造」	《忏悔录》第十一卷章节
第 8 章	勒梅特「原初原子」（1931 年）、霍伊尔「大爆炸」（1949 年）	刊物与节目出处
第 8 章	牛顿论行星初始位置；霍金、蒙洛迪诺《大设计》第八章；哈特尔—霍金「无边界」（1983 年）与「北极以北」	原文出处

章	内容	待核之处
第 10 章	尼采论语言诱惑；「权力意志，别无其他」	《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善恶的彼岸》第 36 节
第 10 章	《弥兰陀王问经》车喻	经文出处
第 11 章	镜中认脸实验（贝尤拉·阿姆斯特丹，1972 年，《发展心理生物学》5 卷 4 期）	论文出处
第 11 章	康德 B131「我思必须能够伴随」；休谟论人格同一	《纯粹理性批判》B131；《人性论》第一卷第四部分第六节
第 12 章	皮亚杰《儿童对实在的建构》（1937 年）	中译书名；藏物错误的月龄与叫法
第 13 章	网络词「破防」	来源、流行年份与各种用法的先后
第 14 章	塔斯基《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1933 年）	年份与篇名译法
第 17 章	达尔文论蚯蚓的小书（1881 年）	具体章节
第 18 章	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残篇编号与原文措辞
第 20 章	康德论「没有显现者却有显现」	《纯粹理性批判》B XXVI 措辞
第 20 章	康德「把知收小，给信腾地方」	《纯粹理性批判》B XXX 措辞
第 20 章	尼采「用更多不同的眼睛看」	《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 12 节措辞
第 22 章	诺伊拉特「海上修船」	《议定句》（1932 年）措辞
第 25 章	尼采论「我思」与语法习惯	《善恶的彼岸》第 17、20 节措辞
第 28 章	怀特海「许多变成一，并被这个一再添上一」	《过程与实在》第一部分第二章节号
第 28 章	怀特海「简单定位」「误置具体性的谬误」	《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 年）章节
第 28 章	西蒙东《形式与信息概念下的个体化》	版本（1964 年、2005 年合编）与导论页码
第 28 章	西蒙东「伴生环境」「前个体剩余」	细节与原书表述
第 28 章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序言与第一章	页码
第 28 章	巴拉德《与宇宙中途相遇》第三章	章节

章	内容	待核之处
第 28 章	第 226 号「内部互动一元论」判词	以第 226 号原文措辞为准
第 28 章	马图拉纳、瓦雷拉《自创生与认知》自创生定义	页码
第 28 章	瓦雷拉、汤普森、罗施《具身心智》（1991 年）	中译名与页码
第 28 章	罗韦利《关系量子力学》（1996 年）	卷期页码与节号
第 29 章	瓦斯瓦尼等（2017 年）、欧阳龙等（2022 年）、舒迈洛夫等（2024 年）论文	中译名、期卷页
第 29 章	弗斯「看一个词与什么词做伴」（1957 年）	出处与措辞
第 29 章	本德、格布鲁等（2021 年）、布奥兰维尼与格布鲁（2018 年）	题目与具体数字
第 29 章	奥尼尔《算法霸权》（2016 年）	中文书名
第 29 章	江珀等 AlphaFold 论文（2021 年，《自然》）	期卷页
第 30 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 1048a 前后	行码
第 30 章	沃丁顿「渠化」、伦斯基长期进化实验、布朗特等（2008 年）	年份、代数与出处
第 30 章	皮亚杰阶段次序跨文化研究、生态位构建的提出者	作者与年份
第 40 章	字典「孝顺」释文	以所用词典版本为准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一句知道自己在哪里不对的家训，才能被下一代人放心地接过去。本书给自己写下死法，也写下它最没把握的地方。第 41 章是正文里的版本，这里再摆一次，方便对照。

◆ 一、四条推翻条件

第一条，找到一个不靠任何互动就已显出的主语，或者一个不靠任何互动就已显出的词义。只要有一个，口述一就要收窄。

第二条，找到一个从不被回写改动的「它」，而且它确实承担来源，不只是稳定得太好。稳定得太好，是本书早就承认的情形（第 30 章）；承担来源，是另一回事。

第三条，找到一类发生，它的结果确实不回头改来源，并且不是因为时间太短、土太厚才看不出来。第 17 章的整条线就要改。

第四条，彼发生加上一个先坐好的「它」，能把此发生能说清的每件事，说得一样清楚、一样省，还能说清此发生说不清的几件。那时候，多出来的这一步，就是多余的。

◆ 二、四处最弱

第一处，词义与物，是否同一种发生。第 12 章写物的显出，第 13 章写词义的显出，本书把两者放在一起讲，是一个判断，标「待验」。

第二处，第 21 章只是给知识的亏空换了题面，没有给出完整的解。主体、客体、互动三个变量都失去依托以后，知识怎样稳住，本书说得最少。

第三处，「涌现者在共同体之外」这条口述（第 27 章）。本书拿一条个人的思想历程作类比，样本只有一个。多一个案例，才多一分把握。

第四处，保底章里的「土极厚极稳」，说不出厚到几分才算极厚（第 30 章）。条件是真的，尺子却没有刻度。

附录六

三十天练习：在日子里抓「它」

三十天，每天一行，四周。每一行只要几分钟，不用写长文。抓到了，记在手机里一句话就够。

◆ 第一周　抓封口词

- 第 1 天：听一天，只数「永远」，在家里、群里、新闻里各数几个。
- 第 2 天：只数「已经」。
- 第 3 天：只数「不可能」。
- 第 4 天：数「本来」「先天」「天生」。
- 第 5 天：数「总是」「一直」「从来」。
- 第 6 天：挑前几天抓到的一句，把封口词拿掉，看这句话还剩下什么。
- 第 7 天：回头看一周的记录：哪个封口词封住了回写，哪个封住了来历，哪个封住了别样。

◆ 第二周　找回写

- 第 8 天：挑一件每天都有的小事，比如泡茶、走同一条路，问：它是什么时候长成现在这样的?
- 第 9 天：找一样「结果回头改了来源」的东西，比如一家新开的小店改了一条街。
- 第 10 天：找家里一件用旧了的东西，看看家人的习惯，有没有跟着它改。
- 第 11 天：找工作里一条规定，查一查它是被哪件事写出来的，又回头改了谁。

- 第 12 天：找一句从前的玩笑话，看它怎样改了你们现在说话的方式。
- 第 13 天：找一个「本来不是这样」的习惯，查一查是什么回写了它。
- 第 14 天：画一个小圈，路、土、形状各一笔，把这一周抓到的一次回写填进去。

◆ 第三周　看一个词的意思怎样长

- 第 15 天：挑一个词，可以是家里的私房词，也可以是网络词。
- 第 16 天：问三个年龄不同的人，这个词在他们嘴里是什么意思。
- 第 17 天：找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场合，写一句。
- 第 18 天：找它意思变了的一次：是哪一次说、哪一次误会，让它换了形？
- 第 19 天：找它被冲淡的一次，或者变得说不得的一次。
- 第 20 天：找一个人，他和你对这个词的理解，差了一截。不争，只听。
- 第 21 天：给这个词写一页小传，不超过一百字。

◆ 第四周　给自己的一条「天经地义」写进货史

- 第 22 天：写下一条自己或家里的「天经地义」，比如「人要有出息」「钱不能乱花」。
- 第 23 天：问：这个「它」是谁？
- 第 24 天：问：它是从哪里听来的？找出三个来处。
- 第 25 天：找一次它被改过的时候。
- 第 26 天：找一次它该改而没改的时候，看看那片土为什么这么厚。
- 第 27 天：找一个把它说成「天生」的人，听听他的版本。
- 第 28 天：把它的来历写成一页。
- 第 29 天：把它的死法写成一页：在什么情况下，它就不灵了？
- 第 30 天：把这一页念给一个人听，请他回写一句。

后记

◆ 一、这本书怎样写成

这本书，是从一次对话里长出来的。

那是 2026 年 10 月 20 日的晚上。第一个问题很短：SDE 发生学说的「发生」，和经典里的「发生」，差在哪里？

问题短，答起来却不短。那天晚上，对话慢慢走了几个来回。亚里士多德的生成，胚胎学的个体发生，达尔文的起源，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宇宙的开端。这些「发生」，说的是同一个词，讲的却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把它们排在一起，慢慢看出了一个共同点：每一种发生里，都先坐着一个「它」。

接着，王德生博士口述了一句话：

「发生着，主语，客体，其他的词语的语义，都在从中显出。」

这一句不长，却把一件事说完了：没有先坐好的主语，也没有先坐好的客体，连这两个词本身的意思，也不是先放在那里的。主语、客体、词义，三样东西，同时从发生里显出来。

这一句，当晚就成了这本书的根。书名是后来加的，叫《此发生不是彼发生》。题目立下来，全书的结构也就跟着立了：上篇摆彼发生的家谱，中篇讲此发生，下篇问为什么总被认错，尾篇把它放回日子里。

立题以后，才有了任务书：上篇九章，中篇十三章，下篇八章，尾篇十一章，前面还有一个写给豆豆一家的导论，后面还有结语、书目和六件附录。那一

晚还定下了几条规矩：判词全书只许三处出现，一字不差；例子里不许站着一个先在的「同一件事」；写 SDE 的地方，不许把一个人写成发动者。这些规矩，是后来每一位执笔的人都要先读的。

一本书能在一个晚上立题，不是因为想得快，是因为前面有很多年的路：三视角、321、SIO，一站一站走过来，最后走到这一句。第 27 章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了个类比，说的就是这件事。

◆ 二、一个复合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复合主体。

立题、口述承重命题、裁定哪句话能写、哪句话要收，是王德生博士的事。执笔与统稿，是 Claude 的事。口述的原话，附录一照录；每一章的写法，守的是写法令：不写一个人看穿了什么、决定了什么，写这一回，「我」在什么事里显出来。

这样的分工，本身也是一次发生。没有哪一方先坐好、再去合作：口述的句子，在执笔的过程里被追问、被改小、被举例；执笔的文字，又在裁定里被收回、被改写。书里的每一段，都是这样来回几遍之后，才定下来的。

这样写成的书，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提醒。好处是，判断的方向有人负责，文字的推敲有人陪着；提醒是，里面每一处引文，都可能被一个机器的惯性写得比原话更顺。所以才有了附录四的核验总表。凡标〔待核〕的地方，请当成大意，不要当成原话。

对话之后，是一场不短的写。上篇各家，要一家一家读，一家一家还公道；中篇要把一样一样的显出写得让没读过哲学的人也能跟上；下篇要找出每一次认错的出处；尾篇要一章一章落到日子里。每一章都按同一份任务书写，每一章写

完，又被拿到别的章旁边对：同一个年份，前后一不一致；同一个比喻，是不是已经用腻；每一处写到「它」的地方，有没有偷偷把一个人写成了发动者。

写到后来，书里的几个词，也在这个过程中长了厚度。「回写」这个词，起先只是一个术语，到了尾篇，已经可以直接说成「今晚的这句话，明天会回头改你们家的说话方式」。词义是在写的过程中长出来的，这本书写它自己，也算是一个小例子。

回头看，这本书的写法，和它的内容是一致的。没有一个先坐好的作者，把一本已经完整的书交给读者；书是在口述、追问、写、改、对的来回里，一点一点显出来的。哪一句话是谁的，有时连当事人也说不清。能说清的只有一件事：这些句子都在，而且还会再变。

这并不奇怪。本书第 14 章就说过，说「发生」这个词的那一刻，这个词的意思也正在显出来。写这本书的人，一样在这场发生里面。

◆ 三、感谢

要谢的人很多。

先谢上篇里被拆的每一家。亚里士多德、哈维、沃尔夫、达尔文、皮亚杰、胡塞尔、黑格尔，还有讲宇宙开端的那些人，没有他们把「发生」一遍一遍认真地讲过，这本书无处下笔。拆，是从学得最认真的地方开始的。

再谢本系列已经出版的各卷，以及它们的读者。这本书里好几处判词，都接着前面的卷往下走：尼采卷的倒装，怀特海卷的仓库，德勒兹卷的差异，黑格尔卷的那个盖子。

还要谢那一家人：外婆周桂兰，林晓，陈默，还有豆豆。他们是虚构的，不承担任何证据，只是让每一个判断，有地方落下来。

也谢所有会在这本书之后提出反驳的人。第 41 章给了本书四条推翻条件，也给了四处最弱。你要是能找到比它们更弱的地方，那是对这本书最好的帮助。

还要谢那些没有名字的帮助：每一位愿意在饭桌上把一个词的来历讲给孩子听的大人，每一位在群里对一句话较真的人。这本书里写的日子，是从他们那里借来的形状。

最后谢你。能读到这里，你已经把「它」的问题带回了自己的日子里。

◆ 四、请读者回写

一本讲「回写」的书，最希望的，是被读者回写。

回写，不必是长文。一句「这里我读不懂」，也是回写；一句「这个例子在我家不灵」，也是回写。哪怕只是你在某个晚上，把书里的一个问题，原样问给了身边的人，这个问题，就已经在别人的日子里，开始长了。

你要是读过书里哪一家的原文，觉得哪一处判错了；你要是查到哪一条引文不对，哪一个年份记错了；你要是在自己的日子里，试过书里的某一件小事，发现它不灵——请告诉我们。附录五列的四条推翻条件，也等着你来找。

这本书，会因此改。

◆ 五、为什么写给普通人

最后要交代一句：为什么是「普通人都能明白」。

「发生」这个词，不是哲学家的私产。外婆说「这孩子是块料」，林晓说「这是老规矩」，陈默说「系统本来就这样」，豆豆问「宇宙之前是什么」，每一句里，都有一个「它」在悄悄坐着。拿一个词去问这些话，不需要读过任何一本哲学书，只需要肯在嘴边停一下。

所以这本书里，能用家里的例子讲的，不用学校里的例子；能用「路」和「土」讲的，不用更硬的词。哲学家只是旁证，他们的看见写足了，他们的位子也指出来了，剩下的功课，在你的日子里。

这样写，不是为了好读。是因为这本书讲的东西，本来就发生在每个人的日子里。

◆ 六、下一本见

这本书只是一站。第 22 章就说过，此发生也是发生的一段，当下稳定，不保证永远稳定。写书的人，不可能站在这场发生的外面，替它画下最后一笔。

没有讲透的地方，会在下一本里接着走：词义和物，是不是同一种发生；知识的亏空，能不能补上；在具体的行当里，比如教育、身体、组织，「它」的位置还可以怎样挪。下一本见。

「发生」这个词的意思，也还在长。你读完这本书的这一刻，它的意思，已经不是你翻开第 1 章时的那一个了。

发生着。

王德生　2026 年 10 月

判　词

中文说「下雨了」，不用问是谁在下。

——本书开篇的一句话

两千多年里，「发生」几乎总被写成「某个东西的发生」：先有一个它，再让它去发生。这本书讲另一种读法：发生着，主语、客体、词义，都在从中显出来。

前一种叫彼发生，后一种叫此发生。一个词，两样东西。本书从胚胎、种子、孩子、历史和宇宙讲起，一路讲到教孩子、学一件事、一个家和一间办公室，不用专门的术语，也不需要哲学底子。

写给每一个想过「这件事究竟是怎么来的」的普通人。

先别问谁在下，先看雨。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85 号 · 四篇四十一章 · 约 20 万字
ISBN 979-8-90690-156-9 · US$20

ISBN 979-8-90690-156-9
9 798906 901569